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 主編

彭剛直公（玉璽）奏稿

俞樾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彭剛直公

奏稿全書



序

彭剛直公以豐功偉略亮節清風由諸生起家而登八座負海內重望者垂三十年雖窮海絕徼無不震懾其名雖邱里細氓亦知倚之以為重咸望同治以來諸勳臣中始終壓服人心無賢不肖交口稱之而無毫髮遺憾者公一人而已公雖以戰功顯而翰墨固其所長敏歷中外幕無僚友上而

朝廷章奏下而與友朋書札皆手自屬稿不假手於人光緒十六年公薨於里第余命孫陞雲往弔得其奏疏若干篇以歸公一生戰績及其出處大概具見於斯是不可不傳之於後世余乃粗為排比釐作八卷其中數篇已見曾文正集中蓋當時公與文正會奏者或疑此殆由文正主稿宜從其難余謂不然

國家定制凡朝臣會議之摺摺尾必聲明云此摺係某衙門主稿若疆臣會奏初不聲明篇中臣某臣某各陳己見在當時既未嘗以某人主稿明告

君父則後人何能臆斷為某人之筆乎若必削而不列則兩集皆不宜載而此文竟無可入之集矣文字不存事迹湮沒後人何從徵信乎又有謝

恩諸摺照例用四六文者或謂亦可不存余又謂不然體雖駢儷而感激之意出於至誠忠憤之氣溢於詞翰豈他人捉刀者所能道乎余見近時諸名公奏疏尋常例報之摺備列無遺公皖撫江督力辭不就故此等例摺無一焉然則又何刪乎至於每摺所奉

論旨他集或有載人者給緯之書附錄於後竊謂非宜唐宋人奏議亦無此例故未敢同也公晚得風疾言語不清每發一摺稿成於臆而口授於人或猝不能曉發憤以手擊案又咄啣而授之稍涉繁冗職此之由悉仍舊文不敢增損每讀其文至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未嘗不肅然起敬又云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繫風俗之盛衰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而在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大哉言乎自古名臣奏議未有見及此者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剛直公之文歟

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冬十月德清俞樾

謝授廣東按察使 恩摺

遵議苗逆剿辦事宜并再辭院撫摺

會商防剿苗逆情形摺

謝授兵部侍郎 恩摺

會奏克復葉縣等三城并攻奪沿江要隘摺

會奏克復林陵關等要隘摺

會奏集縣小柱銅城兩要隘摺

會奏再克葉縣等三城摺

謝黃 文宗顯皇帝御製全集 恩摺

謝賞黃馬褂 恩摺

辭署漕督并請開兵部侍郎缺摺

請開缺回籍守制摺

遵 旨暫緩回籍片

批選大破運赴衛州片

詳酌水師事宜摺

為水師提督請開缺養病片

請開回籍養病摺

詳安微恐無請仍留水師副將摺

三辭沈撫并陳明不能改歸陸路摺

謝以兵部侍郎任職 恩并陳防剿事宜摺

會奏迎剿上黨賊匪獲勝摺

會奏克復太平蕪湖並全桂關東梁山要隘摺

會奏水陸援勝力保各要隘摺

會奏攻克東關銅城兩要隘摺

會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摺

會奏復水陽等隘及高灣等四城摺

謝賞世職並加太子少保銜 恩摺

再辭署漕督并請開侍郎缺摺

謝准開缺回籍 恩摺

遵 旨暫緩回籍摺

批閱長江摺

長江水師不兼習弓箭片

謝著兵部侍郎 恩并陳明未能到任摺

謝准開缺 恩并遵 旨每歲巡江摺

奏報巡江并定每年巡閱章程摺

額請節哀摺

謝賜剿平粵匪方畧 恩摺

請補於江忠源等片

奏報巡江起程摺

覆奏水師宜練陸戰片

保舉人材摺

遵 旨酌度分駐處所摺

遵 旨酌度摺

卷之二

奏報巡江起程摺

籌辦焦山以下江陰以上海防片

遵查兩江總督參數摺

請署兩江總督并請開巡江使使摺

謝京察優叙 恩摺

會商海防事宜摺

請於前辦未盡事宜片

遵查湖北操防營兵丁滋事摺

遵查湖廣總督參數摺

奏報巡閱事宜摺

敬陳管見籌自強之計摺

會商江防情形摺

請附祀吳城堯片

遵查吳口情形摺

遵 旨整頓水師預籌布置摺

遵 旨調撥兵輪船片

奏報巡江并會操兵輪船摺

請造小輪船片

力阻鐵路請造小輪船片

復奏加意籌備片

請籌費造小輪船片

再辭江督并請明差使摺

會覆侍講張佩倫海防事宜摺

遵查兩江管務處故參各員摺

保舉將才片

密陳善畫片

辭兵部尚書摺

奏報赴粵部署大畧摺

請飭賑會通商各國片

奏報到粵布置摺

設儲備局請免抽米釐片

會奏派營駐守瓊州摺

指結暹羅穀販西貢摺

謝賜福字并荷包等件 恩摺

會奏廣東團練捐輸事宜摺

籌防瓊廉并省城門戶片

卷之三

會復欽廉邊兵摺

會奏籌防瓊州摺

力阻和議片

會奏廣東積弊摺

請接濟劉永福片

密籌選羅布置片

密籌補救越南片

會奏為前總督請卹摺

謝賜 御書匾額 恩摺

密奏軍情片

請飭湖南巡撫應付軍需片

請撥軍餉片

遵旨加意鎮定片

會復潘衍桐請用土兵摺

奏復鄧承勳請捐資吏摺

遵覆所請各節片

會奏派將出補摺

進紮虎門外要隘摺

籌防廣東守禦情形摺

安插投誠台匪片

再陳廣東積弊摺

緊要事件亟加諷密片

遵旨覆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

會查兩廣總督參政摺

會復長江太和改用輪船摺

奏復龍湛霖出奇制勝片



飭總兵回任片

請撥月餉摺

代陳海防管見摺

會奏大舉規越摺

謝賞德字及荷已等件 恩摺

謝京察優敘 恩摺

嚴備戰事以應後患摺

報銷軍餉摺

改建船山書院片

奏留丁憂知縣片

請開缺專辦粵防摺

會奏廣東後桂獲勝及遊 旨羅兵摺

請收實馮子材李秉衡摺

卷之四

會議廣東開姓摺

創設廣安水軍摺

海防善後事宜摺

密保海防將才片

飭道員回地片

遵查廣東藩司參故摺

請撤防開缺銷差摺

會查營弁參故摺

會查副將知府參故摺

飭道主事回京供職片

為病故弁勇請卹摺

為廣西出關病故弁勇請卹片

請以李宗義事蹟付史館片

為奏職臺弁勇請獎片

報銷節賞及補給行糧片

長江水師不宜改用輪船摺

謝賞假回籍調理 恩摺

為五水章請卹摺

報遺留營勇事竣由粵起程摺

飭道知縣回原省片

奏報廣安水師現已成軍片

安頓金滿片

請郵差維賢片

會查廣東學政來教摺

學防報銷完竣遵旨回籍摺

扶病起程巡江摺

巡江事竣請開缺開除差使摺

巡江事竣再請開缺開除差使摺

奏報回籍日期摺

會請已故藩司優卹摺

報銷第二起軍餉摺

請開缺并開除差使摺

謝賜人使恩摺

假滿未愈扶病巡江摺

謝開缺並暫免巡江恩摺

五ノノノノノ

一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一

謝授廣東按察使 恩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 咸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接奉湖廣督臣行知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諭廣

東按察使者彭玉麟補授欽此竊臣楚南下士知識愚庸於咸豐三年隨同督臣曾國藩管帶水師營蒙 慈

賞錄及微勞由知縣升 歸放浙江金華府知府廣東惠潮嘉道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均因水

師軍務瀟留未能赴任方以鯨鯢未靖莫展尺寸之功豈期督馬無能更荷 九重之寵 命之下感悚

難名竊念粵東乃嶺海要區臬司為刑名總匯整好則盡責重事繁 議淺力微大懼弗克勝任惟有學以廣才

勤以補拙環戈敵愾常充四奇四正之兵嘉石連飛兼斷五刑五刑之律所有微且 感激下忱謹附兩江督臣奏

報之便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 奏

辦妥後巡撫請仍督水師剿賊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聖鑒事 茲十月十三日承准湖廣

奏為恭謝 天恩 滬陳下情仍請督辦水師親赴下游剿賊恭摺仰祈 聖鑒事 茲十月十三日承准湖廣

督臣官文咨開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安徽巡撫著彭玉麟補授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

未到任以前仍著曾國藩理欽此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竊臣衡陽一諸生父母素養終鮮兄弟孑然一身少

時操習舉業不知鉅鈔亦無博擊之勇徒以逆賊猖獗激於義憤遂從帥 曾國藩於軍旅之中天念故賊初時

創之水師曾國藩以巨租有贖議飭臣同今福建提督 楊敷福製造礮船編立營哨候習風濤沙水之性久而

稍諳駕駛與賊轉戰湖相屢獲危險幸不覆沒此皆仰賴 聖主威福諸將帥精心維持士卒用命非微臣之

力所得與也中間疊荷 天恩超擢不次每一除授臣必具稟帥 自陳材力粗疎不諳地方公事請為代奏

開缺曾國藩亦深諒 愚衷非止矯激屢請留辦軍務皆蒙 俞允不圖 恩命有加無已臣亦何心敢自

外於 高厚生成伏念封疆大吏有節制文武之權鎮撫軍民之責措置一有未當必致上負 朝廷下誤

多 月 日 奏

蒼生以臣起自戎行久居職任茲逢夜日與水東馳工馳達於巨履惡浪之上一旦身膺難奇進退百億問刑  
多不知問錢穀不知譬之疏者行生僻之路其為艱難不待履蹈坎坷而後知也且臣不學無術禍患成性十年  
工上身受履履筋骨痛疼心血虧損憂忘多病更虞不勝重任連日與督臣熟商浼其代為陳情督臣以向來無  
此體制且辭不受 命跡近沽名必獲 謹責臣再四思惟與其勉強負荷終貽誤於 國家不若冒昧

陳其見原於 君父為此籲懇 聖恩准開 缺 飭放賢明精幹大員接任查檢巡撫整頓吏治兵  
革使得以一意辦賊努力前驅感戴 皇仁實無既極所有 臣叩謝 天恩懇陳下情緣由謹具摺專

差陳奏伏乞 皇上聖訓示 臣無任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遵議苗逆剿辦事宜并再詳擬撫摺

奏為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督臣曾國藩咨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  
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奏甲三奏苗逆攻破壽城仍復求撫當經諭令彭玉麟等酌量情形辦

理嗣據官文等奏已遵派提督成大吉等帶兵馳赴霍山六安一帶扼要駐紮與壽州聲勢聯絡復諭令該大臣  
等應機應剿若商具奏昨日據嚴樹森奏稱苗練於破壽城後擬分竄西竄一由三河夫直撲光固一由穎太沿

沙河直撲陳郡進窺汴梁實錄株守穎城已成生困成大吉等雖赴霍六進紮備苗逆由穎西趨未能迎截現在  
楚境肅清諸飭官文等或撥隨州兵勇取道豫境由信羅光固前進或撥黃州兵勇取道麻城由商固前進均由

三河夫馳獲穎郡規復壽州並令彭玉麟親統而行各等語臣等詳由沛霖自破壽州查圖西竄已據曾錄具奏惟該君  
撫在穎因守甚嚴一籌若穎郡有失則楚豫均受其害嚴樹森派兵前往尚未能迎頭截剿如果苗沛霖以承

撫為名冀緩我師自當合力痛剿豈可坐失事機若真悔罪輸誠亦當解裝實羽以孤其勢庶幾緘得以存我不  
至任其要挾著重文曹國藩彭玉麟等悉心籌商彭玉麟現在安慶是否能由楚境援護黃郡隨州之師

是否可以分撥務當統籌大局商酌覆奏不可稍涉大意致有違誤等因欽此十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奏

是日

甲三奏苗沛霖願求撫而另摺又稱剿無兩難已諭知素甲三將應剿撫速行的研官文等惟當飭令帶兵各員與素甲三商定辦理彭玉麟身任統撫應將此事悉心籌商等因欽此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賈臻奏稱苗沛霖自入壽城後殺害大戶不少若同書所奏苗沛霖求撫各情乃係博崇武等受意把持非翁同書之所欲苗練現回下蔡留軍二千餘人占據壽城探聞傳集逆黨先攻臨淮次攻穎郡又有分據蒙城占取穎上之信並令阜東各圩悉眾東下勝保能抽身一到數旬即可底定等語苗沛霖就撫情形本因皖省兵力不敷暫為一特權宜之計昨據素甲三陳奏各情狀亦洞鑿其毫無把握是以嚴旨切責現在賈臻所奏該練有先攻臨淮次攻穎郡分撲蒙城占取穎上之信是該練臨張情形以乞撫為援兵之計已可概見前經迭諭官文等當商令彭玉麟或帶隨州黃郡之兵由三河尖馳援穎郡現在彭玉麟能否前往未據奏覆該撫有地方之責設任苗練占踞臨淮穎上則將來辦理愈形棘手自應酌度情形倘苗練尚可就撫即當速為聲援俾知畏懼兵威如情形反側亦宜迅速進兵與素甲三會合攻剿其駐紮霍六之提督成大吉等既與壽城相去甚近能否即移師前往並著官文會同藩彭玉麟李續宜妥為籌商相機辦理另片奏首先投苗之守備趙森保為賊內應之遊擊朱浪分都司柏雲錦千總吉玉成外委朱准潮均著交彭玉麟查辦刻將黃鳴鑼是否被苗練戕害並著彭玉麟查明具奏等因欽此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諭苗沛霖心懷反側勢日熾張雖口稱待撫而攻奪附近各圩焚掠自如此時淮北兵力較單設為苗練乘虛襲踞則豫東兩省均為該匪侵擾將益滋蔓延曾國藩彭玉麟均有地方之責著即迅速籌商仍遵前旨由彭玉麟統帶楚師馳赴穎阜一帶嚴扼北路要隘相機辦理如果苗練萬不可撫即與駐紮霍六楚軍分路進攻並約會素甲三李世忠各軍東西夾攻為一鼓殲除之計彭玉麟身任統撫貴無旁貸該能遵奉諭旨迅速統兵北上也著因欽此伏念臣前奉 恩命擢授皖撫尚在湖北途次旋回至安慶具摺恭謝 天恩仍請督水師赴下蔡剿賊並請 俯准開缺另簡各情於十月二十四日專弁奏陳嗣聞豫捻梗阻未知曾否到京茲送奉 寄諭飭臣等商苗沛霖應剿撫親赴穎阜一帶嚴扼北路要隘相

機理仰見

聖諭屬違訓示周詳屬為欽悚臣查苗沛霖自咸豐六年結練勇剿捻為詞裝旗據糧其行為

與捻匪無異經勝保倡議招撫素甲三翁同書均具摺保投送加超擢該練達扶制官府以顯優其權煽惑鄉愚以漸增其黨馴至今日並未為國家克復一城而反佔踞懷遠霍邱壽州形勝之區自為犄角並未為

國家專打一賊而反勾通陳玉成張樂刑各股之逆肆行竄擾叛迹昭著巢穴已成始終皆誤於撫之一字本年

苗沛霖初圍壽州託名報仇迨孫家恭奏時中徐立壯各家先後屢戮獻級以快苗逆之心而圍攻如故張學臨博索武等開說萬端餉錢輸送而圍攻如故直至攻陷壽城殺戮淫擄慘酷異常而反以不叛為詞逮堅踞壽城

窺伺臨淮圍賊穎郡而反以求撫為詞近接各路探報苗沛霖勾結髮逆陳時永率黨萬餘人上竄將由商固以

犯湖北之羅田麻城等語是彼並無願撫之心而我猶存竊賊之說必為該逆所竊矣用兵之道貴先明順逆以彰國威決禁據掠以定民志皖北民風強勁非不可用惟陷溺日久正氣不伸苗沛霖皆國如此慮民

如此而尚復謀撫則逆黨愈以得志良民誰不寒心若不准再撫則未從苗者必齊團以自效已從苗者將畏罪

而來歸苗逆之應剿不應撫可一言而決矣惟苗沛霖現恃勇逆為與援廬州要地尚為狗逆所據楚師分屯於桐舒霍六廬江無為運漕等處暫不能越廬樂而攻壽州臣等悉心籌商必俟廬州攻克南路局勢穩固然後可

盡撤各防併力攻苗以期一鼓殲滅其詳細情形應由督臣官文王福會同曾國藩李續宜與臣另行覆奏

臣謹奏 聖恩奉任皖撫無旁貸本應恪遵

指示親赴穎阜一帶先因北路相機援剿無如臣從軍八

年專帶水師未曾募練陸師亦未曾在陸路打仗久習江湖之性舍此良非所宜日居戰艦之中接受撫篆紛多未便現在長江上下千有餘里水師船隻千餘艘自楊載福假旋後督率布置未可遽離將來楊載福回營如

下剿蕪湖金陵臣與楊載福分路督剿如皖浙之賊再竄江西湖北臣與楊載福當一駐下游皖江一帶上游鄂江以資控扼就皖省大局而論形勢則陸多於水軍情則北重於南為皖撫者必須有素能得力之馬步大隊

調派應手方足以利攻戰而防北竄穎州一帶距臣江面水營不下七八百里實有鞭長莫及之勢前剿黃州之

成大言等軍本保李精宜之部已進營山六安劉隨州之別派昭一軍本歸廣東調度已由施南順道入  
蜀臣即一旦棄舟而陸無一旅一料供其指揮若會符召募賊必致僥倖若強統又軍恩信又難相干臣聞

命以次日夜懷惶頃自運漕回至安慶與督臣曹國藩劉源會商亦以水師責任重大楊勳福尚未設旋  
臣不可令水而就陸臣素性愚魯固知趨避亦無絲毫矯飾惟晚撫直帶陸兵微臣雖離水營不得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伏懇 聖主鑒察微臣固知仍令督水師進剿另簡督臣接任防剿北路調阜一帶下騰懇  
切待 命之至臣前由安慶下駛池州無為秋港運漕東關察看前敵水陸各營十二月初始回安慶黃陂火

光營是以續奏指混合併聲明所有汪奉 諭旨欽遵覆陳各緣由謹專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  
鑒訓示謹 奏

三辭統撫并陳明不能改歸陸路摺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聖鑒事竊臣於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奏為欽奉 諭旨再行飛陳下榻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苗練跋是督經諭令彭玉麟速善馳援頭勇苗練素甲三奏苗沛霖未  
能帖然歸順已派員前赴六安迎探楚師約會夾擊繼回前次寄去明發諭旨並稱賞錢才不勝任兼係病軀彭

玉麟現在安慶到任自必迅速請飭該撫幫辦軍務請身各軍悉歸調遣各等語已明降諭旨令彭玉麟幫辦素  
甲三軍務矣檢首承辦刑欲度淮河經素甲三諭令苗沛霖截剿未肯允從其存心巨惡顯而易見該大臣已密

派大員由間道馳赴六安約會楚師夾擊應已辦有眉目彭玉麟身任皖撫現復幫辦素甲三軍務於剿辦苗練  
軍且責無旁貸善即遵照前旨設法馳赴請乘會同素甲三妥為辦理並多帶楚勇以資得力曹錕既才不勝任

兼之多病自應即行撤任惟所帶兵勇現在乏人統率一俟彭玉麟到穎州後派有委員接辦一切即行覆奏以  
便明降諭旨飭令該布政使送部引見再有人奏安徽按察使張寧 鵬福建汀漳龍道徐曉峯所得軍功多係曹

濫發軍餉以知縣帶勇赴和的銀捐并知府與苗沛霖結拜兄弟委曲逢迎不顧大局以致叛賊張徐曉峯帶



滿洲攻今家圩三月之久未獲一匪迨該匪遠竄後該員即以攻破賊圩斬獲千餘級具稟等語軍營人員冠扣  
餉銀官粟邀功最為可恨至張學鵬如有逢迎苗沛霖以致該練日益橫行之事尤應嚴加根究者素甲三彭五  
麟將該二員破奉各款密速查明從嚴恭辦毋許稍涉徇庇原奏著抄寄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固封  
守德名責實之至意聞 命之下兢惕莫名臣前奉 旨并授統籌當經具摺懇陳下情專并奏送進京嗣

迭奉 寄諭飭臣馳援賴善復將苗沛霖等屬剿辦統籌宜帶陸師赴臣 難離水營各情於十二月初七日由  
驛具 奏在案伏念臣 自咸豐三年隨同督臣曾國藩創造水師轉戰湘鄂江皖各省積有微勞荷蒙  
文宗顯皇帝擢至司道我 皇上訪落之初又蒙簡膺疆寄際茲 國家多難兩宮皇太后親裁庶務擇人

任使中外臣工罔不竭智盡忠及時報効臣 雖至愚極陋而以一諸生忝竊至此具有天良何敢自外 生成  
稍存謙抑惟目下之苦情與將來之局勢有不能不披瀝上陳者 臣 久帶師船於風濤沙水之性船礮攻守之機  
稍能諳習若改任統籌辦素甲三軍務則必舍舟而登陸似屬專長而用短 諭旨令臣 多帶楚勇以資得

力凡帶勇之事必須親自兼練恩信素洽調度方靈無論水勇改為陸勇其勢斷不可行即換他人之陸兵強練  
數月 之部下亦不能得其死力今日楚勇聲名較著者如多隆阿李續宜鮑超會國全諸軍皆稱得力然各有防  
剿之要地各有分帶之編裨勢難多撥與人上年都興阿揚州之行奉 旨七次募兵半年而卒之所撥不滿

千人即其證也若使東撥一隊西分數哨雜湊成軍何足濟事苗沛霖所踞皆形勝之區所部多兇狡之黨而又  
南逼粵逆西勾捻匪一經交手斷非一年半載所能了事又其弱將派軍所可制勝 諭旨以素甲三奏令額  
壽之軍悉歸該處臣 聞壽州兵將多與苗練暗通請州一軍人數無多驕疲更甚臣 即隻身往統其眾有兵與無

兵等徒長苗練偏弄之氣反累 朝廷知人之明此臣 目下無陸兵可帶之情形也楚軍水師血戰數年俸祿  
江西千餘里之地近歲以來大股賊匪分路上犯 臣 與提 臣 楊載福分投截剿跟蹤不遺現在楊載福請假歸籍

臣 固不可遽離水營明春楊載福回營以後若陸軍進剿金陵蘇常臣 與楊載福當一赴下江一留上江若賊匪

臣 固不可遽離水營明春楊載福回營以後若陸軍進剿金陵蘇常臣 與楊載福當一赴下江一留上江若賊匪

回觀江西湖北臣與楊載福當一提鄂江一留皖江江路太長實非一人所能照料況此後剿蘇浙以太湖為重  
剿廣州以巢湖為重剿苗捻以淮水為重剿蕪湖寧國以丹陽石臼各湖為重長江而外又處處不可無舟師臣  
若不改歸陸路効力之處尚多報 國之日方長此 臣將來難離水營之局勢也反復思維殊無長策惟有仰

懇 皇上天恩收回幫辦軍務 成命另簡督員接任統轄俾 臣得效命江干殺賊圖報不勝犬馬佈懼之  
誠至按嚴按察使張學醇福建汀漳龍道徐曉奎皆久在素甲三軍營應經保擢其被奉各情謹以 臣平日所聞  
略相符合應由素甲三查明恭辦所有欽奉諭旨再行遵陳下個各緣由謹專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

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會商防剿苗逆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奏為遵 旨會商防剿苗逆情形恭摺 奏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奉准部咨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昨日據官文等奏遵派成大吉等統率馬步官軍馳往霍山六安地方擇

要駐紮與壽州聯絡聲勢各等語所辦其為妥協前因苗市霖攻破壽城謁見城內各官尚聲稱求撫朕因是

正當攻剿喫緊之時苗市霖如可就撫則兵力得以專顧髮給是以諭令彭玉麟李續宜酌量情形辦理昨據

錄奏稱苗市霖自破壽城後意圖西竄豫豫欲分股撲犯陳州光固等處雖係探聞之詞已諭嚴樹森嚴密堵剿

現在成大吉等已抵霍六等處李續宜想亦仍遵前旨駐紮楚皖之間均與壽州相距不遠如果該練尚有可撫

之機見我兵威較盛則克誠自裁素甲三等辦理撫事亦可較有把握若仍肆反覆即可會商素甲三等世忠

連進兵會合夾擊著官文等飭令帶兵各員酌量情形妥籌辦理其曹國荃多隆阿兩軍如果辦理得手並著催

令前行相機協剿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又奉 聖諭苗市霖應剿應撫著官文曹國荃彭玉麟

李鴻章妥為商辦等因欽此又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苗市霖攻破壽州剿撫情形著總

諭令官文等妥為商酌辦理令彭玉麟或帶隨州黃郛之兵由三河尖馳援額部現在彭玉麟能否前往未據覆

長該撫有地方之責設任苗練占據臨淮額上則將來辦理愈形棘手自應酌度情形倘苗練尚可就撫即當遣  
 為營援俾知畏懼兵威如情形反側亦宜迅速進兵與袁甲三會合攻剿其駐紮霍六之提督成大吉等既與苗  
 械相去甚近能否即移師前往並著官文曾國藩彭玉麟李續宜妥為籌商相機辦理或乘苗沛霖赴下蔡即將  
 壽城攻克奪其所恃並解散其黨羽則無均易得手於皖省必有裨益等因欽此仰見 聖心憂勞顧念大局  
 之至意臣等跪誦之餘欽佩莫名竊以苗逆包藏禍心傾危反側會屬最大惡極惡毒之後猶復挾制弱同黨說  
 言不無藉為緩兵之計亟宜臚列罪狀殄滅兇渠以伸 天討臣等續宜前已將應剿情形恭摺 奏在案  
 臣官文因川匪竄路來虜上游情形喫重劉啟昭一軍原係入川之師克隨州後已飭其順道馳往剿辦雖屢經  
 督軍曾催調赴蜀尚須乘萬事竣方能進行且楚北義勇諸軍各郡縣接檢不時須伺應力籌捍禦而頭頭是  
 道各路防師均礙難抽調即駐紮霍六之成大吉蕭慶衍將擬學等軍一以屏蔽鄂疆門戶一以防守六安使苗  
 黨無從窺威藉得解脫物從軍其利難推各處留防以至兵力未厚刻難遽行前進多隆阿一軍留防桐舒三河  
 已商同相機規取廬州先清皖北祇以備多力分兵力不敷前經派員回楚添募勇丁尚未成軍又曾國藩自克  
 毋為運糧東關等處在在皆須設防近攻樂縣賊潰而復聚因遞難分兵守禦節節連剿業經臣國藩飭令回湘  
 添募勇丁尚未到皖臣王麟部下尚止水勇別無陸路之兵近因楊載福請假回籍尚未營長江天營臣王麟  
 統籌籌辦礙難送離此楚皖各軍現在分別防剿之實在情形也臣官文臣國藩等任返函兩決計剿苗特是進  
 兵機宜顧大局不敢不通籌善畫以期慎密方操勝算就此時地勢賊情行軍次第細加籌察自應以全力先  
 剿楚逆皖北之楚逆一清則苗勢已孤剿辦亦易為力蓋討叛之表在明順逆而不爭強弱用兵之道在善全局  
 而不尚近功擬俟多隆阿抽機動旅圖復廬州曾國藩等勇回皖規取和含皖北稍清使髮捻二逆無由勾結則  
 我軍聲威倍振即當飭令成大吉等各軍會剿苗逆直搗下蔡進奪正陽合圍壽州務期殲厥渠魁並即分師東  
 征合謀掃蕩俾金陵蘇常駐期得手以仰副 皇上軫念大局之至意所有 臣等會防商剿苗逆緣由謹會同

幫辦軍務荊州將軍多隆阿繕摺由驛六百里覆 奏伏

謝以兵部侍郎候補 恩拜陳防剿事宜摺 咸豐十一年

奏為叩謝 天恩兼陳水師防剿事宜恭摺仰祈 聖

鑒奉咨開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

經俯允所請降旨以水師提督記名遇缺題奏惟該員本屬

庸武職轉恐不足以資統率彭玉麟著以兵部侍郎候補欽

調叩頭謝 恩託伏念臣自奉皖撫 簡命迭蒙

袞選起之誠惶拜表即行之誼自今當獲 嚴謹乃崇

實不欺之 衰諫臣之木陸真直也而有善商人材薦賢

於卿貳之班尊 臣以統率之任深維 寵遇彌切悚慙臣

選以後營防九江湖口一帶聯湖北之聲援以前營防安慶

含山縣之海子口分巡東關白馬嘴等處以右營駐無為州

銅陵縣之大通鎮總率定相兩營分巡上下數百里江南遇

淮陽水師互相防剿分段守禦長江幸尚無虞臣自帶中營

商軍務仍不時親赴上下江梭巡湖河港汊等處察看各營

勾結突犯要隘戰事方殷無論何處有警臣即當親赴前敵

微臣 感激下忱兼陳水師防剿事宜繕摺專奏具奏恭謝

謝授兵部侍郎 恩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二月十二日准兩江

上諭兵部右侍郎著彭玉麟補授彭玉麟原在水營著李春榮署理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材識庸庸難勝大任前經疊次具疏懇陳下情仰祈 聖慈俯從微志卸皖疆之重寄躋樞部之清

班曾未報於涓埃正抱慙於衮影逆復仰承 恩詔虛拜真除替九伐之洪猷陪六卿之末秩重叨 寵遇

祇益悚惶臣惟有勉竭血誠俯膺戰士常枕戈而待日誓擊楫而渡江日進無疆快領周宣南征之什風利不泊

願獲王藩東下之勳所有 感激下忱恭摺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迎剿上竄賊匪獲勝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一日

奏為水師迎剿沿江上竄賊匪獲勝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粵逆盤踞東西梁山等處時圖上犯臣

王麟前經督飭各路水師分段守禦並親赴各營指授諸將相機防剿二月初三日東梁山偽愛王西梁山偽親

王裕漢口偽善王糾合雜家鎮榮天福板天安雙天福諸逆共率黨六千餘人分三股由無湖等處上竄一至五

顯殿一走水家村一撲湯家溝官帶水師正右營福建漳州鎮總兵李成謀飛商各營四路迎剿健捷營副將左

光培帶所部礮船沿江而下新右營總兵李朝斌帶所部礮船由三山飛擊過江一同駛至五顯殿分隊登岸由

下而上抄賊後路賊眾大駭紛紛狂亂適率成謀率親兵左營朱將何昌登正後營都司郭仕林各派水師作早

隊是為左路從白茅嘴江邊迎頭擄擊賊無路可逃撲湖亂奔溺斃無算維時中路進剿之新前營副將羅進

賢親率水勇會合德字營五品軍功戴德祥練勇登岸列陣賊由水家村直前拒敵屢戰逾時抵死不退戴德祥

分隊見水過港出賊不意攔腰衝入將賊隊截而為二兩軍奮力合攻擊斃紅衣賊目一名陣獲偽傳宣王勝富

一名賊始敗竄檢斬尤多其迎剿湯家溝之副中營總兵李濟清與親兵右營副將彭楚漢帶同團練卡勇為右

路甫經出隊見賊沿堤布列勢甚兇悍當即排隊施槍悉力轟擊賊亦往來盪決自辰至午相持未下彭楚漢帶

同練勇下隊繞出田坪大呼陷陣該逆前隊不料我軍猝至懼歸路倉皇欲遁其後隊經李濟清乘勢擊勇騰

蹕而前賊即潰亂不復成隊前後砍斃義勇一百餘名追殺數里餘匪仍竄回雍家鎮裕溪口一帶是役也我軍

四路獲勝賊尸枕藉大受懲創計各營生擒髮賊一百餘名內有賊目傅宣互相指揮軍政使等偽官四名概行  
正法並呈繳偽印二顆偽憑多件每獲積糧四百四十餘面大小槍九十餘桿刀矛劍又一千餘件該處團勇亦  
繳首級三十二顆旗矛多件據李成謀等稟報前來臣等查梁山等處賊匪各率悍黨分股上竄其氣甚銳經此  
次痛剿洵足以寒賊膽而沮狡謀除傷亡弁勇查明另行辦理外所有水師迎剿沿江上竄賊匪獲勝緣由理合  
繕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克復巢縣等三城并攻奪沿江要隘摺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為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攻奪銅城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沿江四要隘恭摺馳報仰  
祈 聖鑒事竊自逆匪分踞江岸以北上援廬州下衝金陵全恃分布堅城據守險要以通上下之氣而阻進  
兵之路江蘇布政使曾國奎到防以後與水師營總兵李成謀成發翔等熟商以為欲制賊命必先從巢縣下手  
欲攻巢縣必先從銅城關下手因分撥陸隊會合水軍剋期進取三月十五日曾國奎自率十二營由林台過河  
以信巢縣東北一路令劉連捷副後函後等營赴望城岡堅修營壘以扼巢縣正南一路復令朱寬義朱惟堂朱  
洪章楊鎮南馬步各營助之詎營壘甫築數尺巢城之賊繞出田梗分股來撲我軍排隊迎戰賊方少却把總鄭  
安威張興富衝賊過猛殞於陣中朱洪章馳斬賊酋劉連捷朱寬義等僅軍縱擊斃賊四百有奇餘悉清走我望  
城岡之營駐紮既定曾國奎派京莊連鴻之陳澆謙等四同憲堂等往約記名總兵成發翔帶內河師船暨王東  
華蔡東祥等帶淮揚師船夾剿銅城關之賊惟時成發翔先撥數營駛入清溪河而親率所部同淮揚後營蔡東  
祥前營賴榮光右營成東友中營陽利見來會於銅城關渡口十八日議以水師攻關東石壘陸軍攻關西土壘  
我軍齊進賊即出扼戰不逾時成發翔陽利見帶隊登岸繞壘大呼眾勇抽刀環刺遇者概斃賊乃棄壘嚴石  
壘既破土壘亦平立將該鎮克復銅城關之前則有雍家鎮為焦湖之鎖鑰亦巢縣之外藩水陸兩軍謀於十九  
日乘勝進取陳澆分制字營趨鎮之南蔡東祥及親兵營分旱隊趨鎮之北仍以戰艦數十密排水次為敵同轟

警徹天半總兵李成謀李朝斌彭楚漢羅進賢等帶外江水師由白茅嘴飛擊而來分路登岸四面環攻岸上賊眾悉遁入船河中賊划悉擊入水僅脫之賊十不及一此三月十五日擊退望城岡賊十八十九等日攻復銅城關羅家鎮之情形也先是雍家鎮一隘尚在攻而本下曾國荃親率陸師星夜渡河已至崇縣之背連營旗山鼓山放望岡一帶王東華水師亦由清溪河進次崇縣之東門外至是成發翔陽利見各率駁划先後駛抵河下併力奮攻時至夜分城上更鼓忽絕城中煙燄橫飛旋獲賊譚訊供逆酋偽顧王吳于孝偽封天義徐同江恐崇北陸師進而合圍歸路已斷焚屋燒糧圖向含山宵遁曾國荃急令劉連捷朱洪章朱寬義朱惟堂等營協同水師於二十日辰刻會復城地而自將張勝祿武明良李成典等十三營及楊鎮南所部騎卒三路跟追緝軍截剿伏尸數十里乘勝馳抵含山城外該城守賊甫見敗賊之狂奔旋駭官軍之踵至聞風喪膽不敢拒戰相率竄奔各軍遂入含山縣城搜獲賊糧逾二十石棋設餘匪近三百名會以日暮雨集徹夜不停次日駐軍少息二十日曾國荃拔營疾進行未中途偵知巢舍漏網之三賊渠收集醜黨尚在鎮魚嘴過江乃以偏師向鎮魚嘴而以正兵進襲和州逆首偽象天義劉惟久偽伺天安尹賢端未及糾眾交鋒各營哨以火毬火箭環城壘而轟乘賊譁亂克城毀壘立復和州殺斃甚眾得礮械米穀尤多乘勝追賊至鎮魚嘴合軍劃洗江流盡赤此二十日連復崇縣含山二十二日克復和州之情形也北岸要區悉為我所未得者裕溪口而外尚有西梁山為第一重險二十三日曾國荃統全勝之師循江而上將與各水營共設攻取之謀乃師次木橋鎮忽遇雲匪七八百眾排列洲上呼舟爭渡即派信字仁字釐字三營及馬隊一營繞出洲前圍而殺之無一得脫維時李成謀外江水師成發翔內河水師及蔡東祥淮揚水師早至西梁山下令水勇各執長炬鎗斷截江鐵索飛駕師船環轟不下比曾國荃一軍馳至見該處倚山為險深溝高壘礮眼層列勢難仰攻商令水師扼江面以擊賊船陸師布長圍以因賊雲南甫定之陳混蕭孚泗亦引軍來助具述彭毓楠周惠堂等於本日會同蔡東祥成東友成俞卿等水軍攻裕溪口克之隨戰於江心洲殺賊無算賊向北岸下游而竄乃知我軍在木橋鎮洲上圍殺一股即裕溪口

逃出之賊也是夜曹國奉曹雨結營營壘而陣另挑銳卒守要路以杜交攻旋有數賊持書自投詭稱賊目偽銳  
天義徐漢程已偷渡南岸餘願寧成亡落曹國察知情偽姑執之以觀其變二十四日黎明賊乘猛雨火器不  
恣竟走眾踰壘而出向江洲一路衝走水師陸師爭起堵擊該逆先有降約後有退志眾心紛亂引頸受誅尸駢  
洲次罕有脫者遂奪取西梁山撥軍駐守此二十三日攻取裕溪口進剿江心洲二十四日旋克西梁山之情形  
也臣伏查長江天塹久為賊踞自進兵北岸以夾攻旬之間連克巢谷和州三城並克要隘四處西梁山古稱天  
險該逆所恃為金陵門戶茲以輕兵卒獲此關實足恃 天討而快人心除曹國全不敢仰遺議叙外此次尤  
為出力之提督銜福建漳州鎮總兵李成謀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 旨簡放提督銜浙江  
處州鎮總兵李朝輝請 交部從優議叙經靖鎮總兵李濟清記名總兵成發翔左光培均請 旨加提督  
銜總兵銜副將彭楚漢羅進賢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德先副將鄧萬林請  
賞給二品 封典儘先副將何昌登請 賞給勇號儘先游擊郭仕林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選用五  
品童功前總兵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請 賞戴藍翎加守備銜候補道劉連捷請 賞加按察使銜提督  
銜記名總兵張其棟請 交部從優議叙副將蕭開印武明良朱寬義朱惟堂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  
出請 旨簡放花翎副將蔡秉世王秉華均請 賞給勇號花翎參將成東友韓榮元均請以副將歸兩江  
補用參將朱洪忠李臣典孫鎮南均請以副將儘先推補道銜候補知府陳浚請以道員歸部遇缺即選花翎知  
府彭毓楨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 旨簡放花翎遊擊陽利見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  
賞加副將銜花翎遊擊銜都司成命柳請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請 賞加參將銜陣亡把總鄭安國張興富  
請 交部從優議叙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各 旨開單奏獎出自 恩施所有水陸官軍克復兩縣一州  
攻營沿江各要隘賊由謹詳揚會同大學士湖廣總督 官文安嚴巡撫 臣李綏宜恭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  
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克復太平無湖並金柱關東梁山要隘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奏為水陸各軍渡江夾剿克復太平府城無湖縣城並克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自逆匪竄踞金陵以無湖為屏障以東西梁山為鎖鑰尤以金柱關之偽城為關鍵官軍既克北岸之西梁山賊  
於南岸三處防守尤嚴 臣玉麟與曾國荃定計必從金柱關入手則無湖與金陵老巢橫中截斷賊勢乃孤遂飭  
總兵李成謀於四月初五日會督各營師船由儀真竄駛近采石磯江口焚船毀壘乘勇登岸突薄金柱關偽城  
萬礮轟擊將得手以東梁山援賊大至整隊而還 臣等知該處地險城堅非水陸併攻不能制賊死命乃將上  
游水師悉調赴裕溪口以下二十日曾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自西梁山駕舟南渡近逼金柱關下沿堤結營 臣玉  
麟恐銀臺未固賊將援我陸師乃派李朝斌帶外江新右營營哨使任星元王吉內河水師三營從上游奮攻  
以躡賊後派成發鄧萬林帶內河左右營營王明山馮化林郭明整唐學毅外江水師四營黃翼升陽利見陳  
東友張元龍成俞卿楊宏勝王東華蘇東祥淮揚水師八營從下游環擊以逼賊前曾國荃立營既定料金柱關  
之賊有水軍查制不暇顧及太平府一路乃率各營哨潛分隊伍捲旗疾馳遙望賊在北門修卡立即揮軍掩襲  
斬卡突進賊方駭走入城閉關不及我軍擁進北門羣逆狂奔驅出南門截獲三百餘級遂復府城蓋賊不料官  
軍趨無湖而先攻金柱關尤不料甫抵金柱據賊即城此四月二十日克復太平府城之情形也是復水師眾營  
輪攻金柱關並未收隊二十一日王明山率外江四營先赴下游鎮魚嘴一帶 臣玉麟親率成發鄧萬林李朝斌任星  
元王吉張元龍等備周視布壘若垓中峙協城維互數里未易猝攻旋又瞻見曾國荃一軍已繞出三汊河上  
游渡對河而陣慶戰方酣遂相率還營分水師為三隊以一隊守定江路以一隊衝入內河且偏塔下以一隊擊  
破登陸環城而奔趨北棟折屋瓦皆飛賊亦矢石如雨蔽空而下時近夜分黃翼升李朝斌成發鄧萬林等為炬指  
揮督戰陽利見王吉帶同弁勇馳行而進將越濠溝外委王有章中槍殞命眾軍愈戰愈奮群以火箭飛射西門  
哨樓賊於列隊中衝突而出各水軍躍上隄堤短兵擊刺精液滿渠即時攻復金柱關而分撥黃翼升成發鄧萬林

榮光舉東祥張光春王東華楊宏勝張元龍等數營乘風上駛往襲東梁山時值曾國全陸軍擊退內河西岸之賊引軍來助兩將偽城及三汶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毀平復大賊二百七十餘輩旗幟刀矛萬餘件而謀者又報東梁山經黃翼升成發翔等一戰而下已移軍進次蕪湖此二十一日連克金柱關東梁山之情形也先是蕪湖賊目陳星斗沈國萬陳太和黃品來等經選用同知曾貞幹密令黃程昌設法招撫本有大兵臨境舉眾內應之約至是金柱關東梁山相繼攻援無賊已成孤注正可乘其自疑而圖之二十二日曾貞幹自率所部將領及周萬傳劉祥勝新後祥後等軍循江而進偏壘立營並會商李成謀決闕隄岸駛入小划四面合圍適黃翼升成發翔所統淮揚內河各水師自金柱關乘勝飛棹而來萬礮同轟聲震天半群賊內亂奮勇潰奔圍而殺之幾無脫者城賊惶惶失措悉向官陵門渡家店而逸維時曾國全親督部隊躡賊至戴橋地方聞蕪湖已復搗該賊逆出之賊必折竄而東一面令彭毓楨設伏於薛鎮渡口一面以輕騎追及於費家灣乘賊半濟突起奮截殺斃其夥生擒近二百名賊乃轉走據駕墩掠舟偷渡李朝斌帶各哨舢板自小花洋橫出截之簿暮鏖戰至三更水師傷亡甚多李朝斌不肯稍退比及黎明賊趨薛鎮渡口適為彭毓楨伏兵所改除殲斃溺斃外生擒至七百五十餘名之多釋放面有刺字者餘皆誅黃翼升擊賊於清水河俘賊亦以千計蕪湖東梁賊黨漏網無幾此二十一日克復蕪湖縣城並追賊登勝之情形也王明山所帶四營之赴蕪魚嘴若二十二日抵烏江鎮該鎮對岸有烈山石壘二座對九洲洲為犄角之勢王明山帶各船渡江偏壘攻擊逾時壘中旗亂我師各船分泊上下兩岸俟賊出壘登岸截擊擒斬無算立破壘卡其九洲洲之上面又有大勝關賊壘一座礮船護之王明山環攻逆壘未幾得手萬化林將江中賊船全行焚燬賊大震奔路狂奔我軍四面圍之刻半逆壘棄棹極多此又王明山等攻克太平以下兩卡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太平府屬要於蕪湖一城尤宜重於金柱關一隘自攻奪此關未逾三日上下名城要隘悉為我有從此全局一振上而真國下而金陵均有可乘之機除曾國全曾貞幹不敢仰邀議叙外此次尤為出力之員相應繕具清單懇懇 恩施以昭激勸陣亡各將弁俟查明另單請卹其

餘在事出力勇升兵勇可否容臣等查明奏獎之處恭候 訓示遵行所有水陸官軍連克府縣兩城沿江各  
要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克復株陵關等要隘摺

奏為官軍水陸並進克復株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圍逼金陵駐軍雨花臺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

水師陸師渡江夾剿攻克太平並湖兩城江岸數隘臣等於五月初三日會奏在案旋報丹陽鎮大股賊黨因詳  
鎮戰敗焚糧甯通江蘇藩司曾國全於四月二十八日率所部各營乘勝前進破固村十遠駐江甯鎮之板橋地  
方熟察形勢必從大勝關三汊河下手陸師乃有運糧之路水師乃有立營之所然橋距三十里外尚有株陵一  
關環水勢崎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賊備未嚴是可襲而取之五月初一日曾國全引軍馳抵關下毀  
礮殺賊無前守關賊酋汪伍登尚彪周蘭等率眾截關得驛馬二十一匹收降卒四百餘人餘悉解散仍  
飛飭前隊十二營進大定坊繞出三汊河後緊逼大勝關橋木作橋為誌朝進攻計初二日曾國全派撥軍士先  
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旗疾進將謀合圍賊見我軍抄後懼為長圍所困乘夜縱火奮棄而逃公守敏守義守  
長勝等營踰橋追襲賊數百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此五月初一二等日攻復株陵關大勝關三汊河  
之情形也維時臣玉麟駐師金柱關聞曾國全擊軍深入恐其為賊所乘急約提督王明山率水師各營分截和  
州守卒渡江東應南由烈山駛近頭關逼曾國全亦於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薄關下暮眾水勇於狂風巨浪中  
排礮仰擊無或少休陸師乘之立拔頭關過此以往則為江心洲堅大石壘倚洲雙簷對岸賊眾如麻臣玉麟會  
同王明山親督萬化林王吉成發期郭明馨唐學發陳百嚮喻俊明彭楚漢等八營直逼洲次飛礮入壘賊亦六  
糧運擊群子蔽天而下士卒傷亡累尸更進戰至日曠各勇挾火具登岸蛇行虺叢中偏壘縱火燒及蘆葦一片  
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我軍振臂齊呼躍入賊營燒燬雜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賊船百餘艘賊數百尊悉

為我有登岸水勇仍上師船鼓棹飛行並辱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曾國全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  
偏紮雨花臺距城不及四里賊數來窺犯賊行擊卻此初三日連復頭關江心洲蒲包洲之情形也臣等查金  
陵城大而堅未易猝拔前向榮和春等屯兵七萬歷時八年師老無功此次水陸兵數僅逾二萬雖濱江重險先  
後攻奪尚難遽為仰攻之策應俟曹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防再籌大舉所有出力將弁兵勇可否各  
等請於太平無湖案內擇尤保獎出自 恩施所有水陸各軍疊復沿江要隘圍偏金陵緣由謹會同大學士  
湖廣督 臣 官文安徽巡撫 臣 李續宜由驛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水陸獲勝力保各要隘摺 自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奏為水陸各營屢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等處水陸防守及九月十八日之捷臣國藩已將大概

內犯北據金陵南擾甯國中犯蕪湖金柱關所有金柱關等處水陸防守及九月十八日之捷臣國藩已將大概  
軍情兩次具奏在案先是偽護王陳坤善等首擁眾四五萬突入太平府之張公橋圍犯金柱關橫斷甯國金陵  
之氣臣王麟以該隘下達高溝深水上通濠洲為中段第一關鍵閘八月十三日飭成發翔鄂萬林等於各  
營中挑集未病勇舢板十船會合唐修已外江水師一營王可陞周萬俛羅逢元朱南桂陸師數營軍賊於花  
津護駕城五戰卻之退避許鎮十八日謹報賊以戰艦數百由東壩拖壩而出布滿圍城南潯兩湖臣王麟親率  
王吉左光培等各駕飛划入湖迎擊詭詐鎮之賊師延鼠潛約賊船衝尾而西環泊花津上駟渡之下臣岳斌  
一聞此警當羅進營單化林水軍於大勝關幫助金陵陸師而自帶丁泗瀆彭楚漢等五營力病赴援金柱關適  
羅逢元朱南桂等陸軍先在姚老圩毀賊浮橋獲勝一次得此水陸依護賊乃數日不敢過河九月初五日賊糾  
大股至龍山橋先以排礮拒我師船遂於淺流中結筏偷渡朱南桂率三哨馳擊賊無逾時羅逢元帶隊突至直  
搗賊心王明元力戰死之朱南桂斜刺而入截賊數段縱橫掩殺未及酒者悉驅入河不謂賊又增軍數千倚河  
築壘形若貫珠以翼來聞再逞初六日賊以大隊進逼金柱關水營各船齊開排礮逆眾稍退復合營帶親兵前

營郭明齋與副後營丁泗瀾等帶勇營岸奮擊賊遂里許慶戰方酣郭明齋突被洋礮子打穿左喉即時殞命幸  
 得丁泗瀾等奮力衝突敵退賊眾搶護忠骸回船初八九等日朱南桂張定憲商令守蕪湖之周萬倬吳坤修等  
 各率新後團防等營分巡查家灣梅塘嘴一帶而於十二日自率勇士涉流而渡盡焚隔河賊營擊斃數十人羣  
 賊始遁往魚壩此間八月十三至九月十二等日水陸禦賊晝夜嚴防之情形也臣國藩時以金陵事急調向守  
 蕪湖之王可陞先拔三營往援金陵而調向守廣州之梁美材三營填駐蕪湖水師之由安慶下駐者則有巡湖  
 副中兩營其由上海折回者則有正前副右新右三營兵數較增可以一戰於是諸將并會商十八日水陸大舉  
 周萬倬帶所部並團防兩營哨由查家灣渡河朱南桂朱寬義帶吉左營羅逢元帶振字營由龍山橋渡河曾泗  
 美以右營戰船扼橋下兼分水勇登岸助陣丁泗瀾胡俊友率副後親兵前營水師由星子橋決隄駛入攻賊之  
 後營國祥嚴定國彭楚漢率巡湖正左親兵右營水師由三汊河攻賊之前營修己分船守太平府護定吉左張  
 字老營仍親帶礮划同往三汊河會剿天甫向曙分道並進賊於花山兩鋒相交喊聲雷動鏖戰數時賊不少  
 挫周萬倬一騎當先所向辟易曾泗美同團防兩營哨橫躍入陣力予環刺賊不能支且戰且走朱南桂羅逢元  
 帶隊從九山埂上壓下朱寬義張定憲從九山左右兩路抄出賊益震懼不知所措爭向上駟渡紛紛竄遁殊不  
 料彭楚漢嚴國祥等攻破三汊河釣魚臺賊卡後早與丁泗瀾胡俊友唐修已嚴定國各水營衝入上駟渡斬斷  
 浮橋賊船五十餘號悉非所有該逆碎屍折舟沈回戈轉鬪眾軍合力圍殺攔刃而死者半橫河而溺者半棄  
 尸駟積河水不流自上駟渡至龍山橋賊賊不下萬餘無一存者奪馬三百餘匹旗械倍之此九月十八日整賊  
 大勝之情形也龍山橋上駟渡之賊雖一鼓剪除而塞頭護駕燒大小花津官圩青山等處延袤百餘里尚為賊  
 踞臣王麟復飭成發翔喻俊明水師梁美材周萬倬吳坤修陸師暨王可陞留守蕪湖之二營於二十日進次馬  
 音街約會吉左振字等營及水師李朝斌楊友德李助發等十營於二十一日裹飯備餐侵曉出隊先用礮船渡  
 陸師過三汊河毀平塞頭數壘王可陞梁美材等即由中路搜剿官圩大龍口朱南桂羅逢元等腹由右路搜剿

青山周萬倬吳坤修等同水師運取護駕墩各水勇登陸  
後與賊搏鬪移時周萬倬困入重圍適王可陞汲美材等  
周萬倬立刃數賊突圍躍出三面夾攻遂破花津兩岸賊  
馬音街而朱南桂羅逢元兩隊亦盡洗青山踞賊以歸二  
四日風雨轉猛至晚稍霽議於次日攻洞陽象山之賊王  
分兩翼傍河而進李朝斌各水營自太平府東徂隄而洪  
官洪得勝縱轡衝入往東盪擊賊盡披靡正欲圍而截之  
周萬倬見洪得勝中槍墜馬馳救不及輒復躍入賊陣亡  
亦自洞陽振旅而來合軍擗襲既焚象山賊館並將米之  
翔喻俊明聞高瀆賊船出石臼湖聚泊小丹陽之背以維  
親帶左營定相營進湖雕刺破壘殲賊成發翔得船十一  
存留無幾距蕪湖金柱關六十里內無一賊矣此九月一  
金柱關一隘與蕪湖輔車相倚此次偽護王等既由陸攻  
營之糧路安危得失關係至鉅幸仗天威大彰捷茂  
士苦戰五旬始終不懈可否俟金陵賊退後容旨等謹奏  
勇巴圖魯郭明懿中勇性成英毅罕匹咸豐六年克復力  
南陵賊圍十一年攻克安慶收復池州本年攻打運漕無  
戰功最著茲因登岸殺賊中破捐軀實堪憫惜合無仰懇  
勅又花翎游擊銜都司洪得勝擬保守備藍翎千總王明

忠魂所有水陸各軍叠獲仗力勝保無湖金在關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合詞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會纂舉縣小挫銅城關兩次獲勝摺 旨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官軍攻克連漕鎮後進剿舉縣小挫旋在銅城關兩次獲勝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北岸官軍攻克

連漕鎮臣國藩兩次具陳梗概聲明緒奏戰狀在案嗣據各營稟報仇對王一枝聚聚舉縣分據西梁山總周忠

堂節次督軍剿退後遂踞連漕銅城關東關各隘偵知無為州產米最富守兵又單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擁

三四十眾撲近州城北門外李昭慶率樹字等營開城迎戰曾泗美帶水師右營從新河口橫出擊之適劉連捷

亦自金陵來會賊乃負創而走越數日臣國藩所調之蕭慶行毛有銘兩軍先後馳至議以毛有銘所部嚴備築

縣東關之賊蕭慶行所部專攻連漕銅城關之賊十二月初九日臣玉麟令右營定滿營師船駛抵連漕上游二

里許渡蕭慶行陸師過河築寨未及盡濟乃該鎮逆糾股突出傷營而陣圍聚數重我軍在水次燃礮仰轟仍

分舢板數號接渡後濟之軍環起縱擊殲獲頗眾毛有銘正帶兩隊渡黃維河履勘形勢一聞運漕礮聲飛騎助

戰賊知不敵敗遁歸巢初十日我營修築既成臣玉麟飭曾泗美右營喻俊明定湘營護定陸師向運漕自上攻

下親督成發翔左營王吉嚮導營唐敏義登海營向三汊河自下攻上該處有三石卡一大石壘堅峙街心未易

攻取成發翔帶飛划由水路進王吉帶水勇登陸由北岸登岸敏義帶水勇登陸由南岸進戰不兩時遂斷浮橋

悉焚卡壘賊之攔刃墜河而死者不止數百人臣玉麟自三汊河引軍西上與曾泗美喻俊明過乃知大馬頭一

橋二壘亦就毀平蕭慶行督率馬步等營四面縱火斬隘直入縱橫抄殺立復連漕一鎮乘勝躡賊直至黃墩誅

斬無算餘匪歸併銅城關而去此十二月初十日水陸各軍會克連漕鎮之情形也連漕既復而後毛有銘率親

兵馬隊回駐石湖率即於十三日部勒各營出哨東關見賊對河列陣止與曾泗美礮划往來拒敵急派湘右營

渡河夾擊斬賊二三十級賊仍縮入卡內連日增築修壕堅伏不出毛有銘知東關之未可遽圍也不如還取舉

縣以為取心之計二十日就各營中抽撥六成隊伍越美谷嶺進剿有五千餘賊在前由山崗揚旗吹角  
張兩翼抄出毛有銘隨令信中溥左溥右三營禦左路相中相右二營禦右路兩鋒相交曾不少却乃以馬隊橫  
掠賊陣賊始披靡我軍奮力進賊馳逐一里許正思撤隊回營詎林木間鼓聲忽起疑賊疑擁而來徑抄信  
中溥右兩營頃刻合圍彭星占與諸弁勇左右馳突入垓心胡得勝陳東祥謝海倫呂鴻榜李春生等力戰死  
之彭星占情急填膽自傷決戰手力數賊並死於陣毛有銘飛飭相中相右兩左營營台軍併擊賊漸解退比見  
劉義勝匹馬衝入中槍而殞該逆仍復回戈轉圍且却且前各軍以糧餉乏絕擊賊斃前鋒數百人乘賊隊散亂爭  
相駁奔之際遂拿獲彭星占尸骸而遂此二十日毛有銘一軍在美谷嶺擊賊小挫之情形也其銅城關一路賊  
於要衝築四卡以阻我陸師又築一水卡以阻我舟師蕭慶衍先於十四日移軍黃墩張家渡旅派營勇平渡口  
土埂俾利戰船駛擊十九日臣王麟飭令喻俊明成發翔王吉唐敏義等攻破水旱諸卡隨結小划為橋渡過陸  
師全隊二十一日蕭慶衍令趙太和率為左營郭鵬程率為右營攻南家嘴第一壘洪致祥率為中營胡發連率  
強石營攻南家嘴第二壘復令朱吉玉率為右營蕭恆書率為前營攻大甲即賊壘仍自率貞中營及劉長槐之  
元左營為各路策應天甫向曙諸道並進賊正欲出壘迎拒我軍已環偏遠遠大器飛擲燃及哨棚賊勇於列隊  
中躍過溝溝摩肩而上一壘既破各壘盡亂賊斃盈千並斬偽安燕福文姓黃姓諸酋水師亦分隊連獲沿堤數  
卡乘勢進取岷山崗逆壘賊皆惶遽失措踰牆欲遁蕭慶衍即率直進立焚二壘擒斬尤多遂繞出銅城關後巷  
攻石壘以援賊應集相持未下二十二日蕭慶衍派趙太和朱吉玉蕭恆書劉長槐四營於近接該關之黃龍  
口地方相度營寨分隊移營又派洪致祥胡發連郭鵬程三營親帶貞中一營駐紮以為之備不移時而關中群  
賊糾合南家嘴關門鎮銅城關洋獅營新塘街五顯集百旺市東關各股分三路來犯蕭慶衍率各營縱兵抄擊  
少挫凶鋒中路之賊敗過關口左右兩路之賊退聚關後眾軍乘之賊又從關後出兩大股一走關西堤埂一走  
岷山崗之東蕭慶衍令蕭恆書朱吉玉堵住東路蕭連洪致祥郭鵬程趙太和等分伏黃龍口村內而以劉長槐



胡祿達等隊赴關口誘賊賊果欺我兵蜂擁齊出劉長槐胡祿達等軍伴退後賊撲過村口伏兵突擊亂刀交刺該逆無心接戰衝出重圍維時關東一股聞風竄遁關西一股亦經水師擊走我軍日暮收隊略有擄折此二  
 十一二等日請慶行一軍進攻銅城關設法獲勝之情形也 旨等查賊在鎮縣應縣等處踞守數隘營在分靈皖  
 北郡縣冀解金陵之圍此次克復運漕進規銅城關苦戰兩日尚屬得手惟滿慶行毛有銘兩軍不滿八千人兵  
 單賊眾未能盡期掃蕩現飭諸軍駐守各城隘俟春水稍漲再行水陸會剿恢復要區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擬請  
 酌保數員附入額西剿擒案內彙求 恩施外總兵彭厚占數年征剿嚴明勇敢報險不辭臨陣捐軀深堪憫  
 惻應請照總兵立功後陣亡例從優 賜卹都司銜監翎守備胡得勝監翎守備劉義勝陳東祥監翎千總謝  
 濟儒監翎把總呂連榜監翎外委李春生同時陣亡並請 敕部各照本職本銜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攻克運  
 漕分道進戰各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 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攻克東關銅城關兩要隘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會克東關銅城關兩隘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偽忠王李秀成在六安州解圍下獄旋  
 起跟蹤追擊即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劉連捷彭毓楠蕭慶符等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之東百國潘於  
 四月十二日附陳大槪在案惟是欲圖巢縣必先力取東關銅城關以毀其門戶初五日臣玉麟商令蕭慶符彭  
 毓楠等專攻銅城關派水師曾泗美會合劉連捷毛有銘專攻東關踞者為偽關天安蕭逆高崇深滿權眾  
 堅守劉連捷知該隘之未可力爭也乃於初六夜令師船由蟹子口進潛渡陸師緣陵埂而進伏於九峯山下方  
 派護國泰帶勇士數十人從東關近處以木盆偷渡設柵越濠突逼臺下肉薄而登賊以礮石外擊密若飛蝗胡  
 德雲石太和從煙滾中架梯直上中礮死之劉連捷遂督副後兩營奮力繼進曾泗美從水際列礮環轟聲  
 徹天半臺賊惶遽欲遁九峯山下伏兵齊出合軍衝殺立破石臺遂於五更克復東關黎明七陳村打鼓山南水  
 坳之賊一齊來援劉連捷令護國泰守定石臺親率副後等營由九峯山斜刺而入賊乃却走我軍以賊未受創

必將復至遂於石壘之旁增修一壘以為犄角嚴陣以待之俄報賊又從林頭鎮吳家村揚隊而來毛有銘隨令  
為清泰向南水塢進自率湘右營繼之劉連捷今率瑞二向打鼓山進自率副將營繼之王載泗向九峯山進劉  
秉珩向七陳村進分道並進擇驛移時王載泗等聞南水塢打鼓山之兵已將得手即帶部卒搶上九峯山曹四  
美率船板從河曲中出斷賊歸路擒斬甚眾盡焚各賊卡賊壘而還此四月初七日攻克東關並奪遺獲賊之情  
形也其陸師之分攻銅城關者蕭慶行彭毓楨等軍於初六日由黃墩渡河過八角廟下寨會約喻俊明成發翔  
張錦芳唐敏義水師四營營攻一日夜賊但堅修老巢伏匿不出並於南北兩街各本四處為員端死守計時值  
河水泛溢圩田皆成巨浸臣王麟於初七日令喻俊明成發翔等率開土境師船從決口駛入南北兩圩直薄賊  
寨之下更番擊之初九日各軍會商留彭毓楨所部扼守八角廟分蕭慶行所部移對百旺市五顯集一帶光清  
銅城關之後路分軍為三百旺市接戰正酣三汶河羅家鎮兩又亦至遂將兩處卡壘一律平毀振旅而旋水師  
之入南北圩者乘勢猛攻環賊壘之三面皆有船板小划拋擲火球陸軍亦萬槍齊發五更時踞南街土壘遂  
攻破銅城關一隘賊尸塞道無脫者而林頭鎮另股亦旋為水師擊走此四月初十日續克銅城關之情形也  
臣等查賊踞北岸以巢穴為根本以東關銅城關為屏蔽據重險計甚堅仰賴 聖主威福將士同心數  
日而下兩隘從此絕起攻其北劉連捷扼其南蕭慶行彭毓楨圍其東巢穴必有可克之機此次力戰陣亡之藍  
翎千總彭振華把總曾彩雲把總胡德雲石太和等應請 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會克東關銅  
城關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再克巢穴等三城摺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奏為水陸各營會克巢穴等三城摺助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官軍克東關銅城關後遂由望城

岡攻復梁縣自國藩於四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板在案先是銅城關既克劉連捷與蕭慶行彭毓楨謀欲以巢穴  
必自進兵望城岡始十六日劉連捷率所部各營會彭毓楨師成發翔水師分道並進行不數里調和黃集

彭則直公高

十一

山麓伏有賊股劉連捷為所乘姑駐軍以觀其變俄而賊已大至一枝由陳村來一枝由新龍崗來旌旗迷目  
布滿原野我軍整隊禦之賊恃眾悍往朱橋撲數次互有損折旋分賊騎掠陣而過劉連捷知有狡謀麾兵拘退  
賊已半抄後路適賊艇連檣駛至彭毓楠亦帶馬步六營從斜徑刺入三路合圍擒斬賊劉連捷來賊戰敗遂  
於營箕山擒獲營總彭毓楠驅賊至七八里外仍回駐迎珠塔下十八日蕭慶衍率師來會遂於十九日進次洪  
家山輕騎至滄城岡履勘形勢適見賊於巢湖口岸跨水為壘水際密排賊划阻我進兵之路成發翔曾泗美會  
極澄海清江左右四營決開圩境灌水入圩更擊圩內大堤將移船板以入巢湖賊乃增壘築堤百計撓我卒不  
得遂二十日蕭慶衍劉連捷兩軍拔赴望城岡未及下寨賊即擁眾過河成發翔俟賊半渡令各水營由決口飛  
縱進圩由圩達湖抄過賊後賊方追迫却顧我舟師已橫截圩中萬礮齊轟斷其歸路成發翔曾泗美等又分水  
勇乘勢登陸四出漏剿賊酋蕭王將梟悍絕倫左營裨將李宏試縛而斬之羣賊奪氣不知所為我軍水陸交攻  
襲破二十一壘壘中壘外積尸若阜早有賊者此四月十六日大戰營箕山二十日偏營望城岡堵剿獲勝之捷  
形也望城岡既紮定則巢縣之南賊無竄路陸師可清城而營水師亦可繞湖而陣二十一日彭毓楠由迎珠塔  
拔隊進紮東門外之雲廟地方蕭慶衍檄軍護之次日水師成發翔唐敏義從南侵入五聯圩轉攻西門張賜芳  
攻五聯圩堤上之石卡曾泗美喻俊明同攻東門石壘並約陸師彭毓楠移偏城根揚隊搗賊據城壘矢石交  
下我軍且却且前相持竟日二更後水師環攻城壘悉焚湖中賊划毀其浮橋大砲橫擲入壘火箭飛射入城噴  
聲鼎沸劉連捷亦自河南飛馳馳至共破雲廟沿河六石壘賊競向東門進城曾泗美喻俊明即躡踪從東門  
而入成發翔等從南門攻入適砲超亦派數營自廢都西來遂於二十二夜克復漢縣二十三日砲超由柘皋營  
軍出清溪鎮擊賊勝之略地而東是晚蕭慶衍亦截尾賊於林壘圩旋合劉連捷彭毓楠等營渡河前進於二十  
四日與賊會師合山而賊已有遁趣趨蕭慶衍等以賊去未遠星夜往襲和州比入州境天甫曙也但見賊旗  
靡靡不絕於道而水師成發翔約駐泊銀魚嘴之楊占發已駛入和州港內城賊逃遁不及半聚壘中約聲震

行與水師環擊攻賊大怖出壘已降萬餘人從者而斬其頭自以拘於是各整部伍入城稍息所獲遺器甚多  
此二十二日攻克樂縣二十四日渡黃河合山和州之情形也臣等查賊渡北岸由和州而合山而渡力爭  
要地取蹙數月意將西渡鄂省北犯淮甸舉動上游之令屬萬幸全隴之重圍幸仗 天威大張獲仗四日之

內迭下三城從此進取江浦九洲州或可剪其枝葉圖拔金陵此次古戰數月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成傑  
翔功績最偉應如何優加獎勵之處恭候 聖裁按察使銜記名道彭毓楠請 賞給勇號記名提督蕭慶

行請 賞給提督應得封典記名總兵張錦芳副將李宏斌均請 賞給勇號副將曾泗美請 交軍機處  
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總兵銜儘先副將劉長槐朱吉王趙太和均請以總兵記名請 旨簡放

並 賞加提督銜副將唐敏義請 賞加總兵銜其餘出力人員各員等查明擇尤酌保備題 恩施以  
資鼓勵至力戰陣亡之花翎副將銜春祥陳邦榮楊繼隆傅堂春花翎游擊鄭梅祥藍翎游擊劉春福都司丁文

彬藍翎守備張彪藍翎外委屈傳芝騎降許奎連勝及因傷身故之花翎副將黃福田花翎遊擊潘宏勝二員均  
請 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水陸會剿迭復三城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等處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乘為水陸各軍會克江浦浦口二城官軍峽燕子磯等數隘并力破九洲洲一關江面一律肅清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欽合和三城相繼攻克旋破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巨等於五月十二日陳奏在案厥後賊超

與蕭慶行劉達捷等在和州壘軍數日正擬席捲東下查據報賊中以雨花臺連破石壘恐官軍大舉攻城又  
以蕪新既克恐恐大舉圍剿季秀成與諸偽王紛紛改圖議由江北渡援近救金陵遠救蘇州於是天長六合

來安等處次第解圍群醜南渡而賊之分進橋林小店者亦於五月初五日冒雨掠舟紛紛搶渡江面人聲喧闐  
不絕蕭慶行渡江浦浦口各賊股將無固志矣乃遣騎隊襲之行未中途聞浦口之賊先已棄城遁走江浦之賊

多川直公高

獻書請營已降鮑超劉連提察知其詐於初九日引軍疾進蕭慶衍出烏江與各水營會師約戰適李朝斌統太湖水師將赴滬上亦於是時道出金陵初十日李朝斌派部將鄧桂芳李助發江福山等師船由大江衝下先駐浦口以扼忠酋餘黨之未渡江者臣王麟自率定湘港海清江三營臣岳斌自率鎮江兵左後護衛等營並調正中副後副右親兵前四營同入內河詎師次江浦而賊又聞風宵遁遂會合陸師將江浦浦口一併收復仍沿途追剿抄過逃賊之前賊王竄併九洲洲上偽城之賊不納我舟師截江圍擊賊不得渡爭向蘆葦中駭竄不知蘆葦處水深丈許或數丈昔道光年間備夷之擾張國樞擊賊之澤及群賊歷年添修之濠溝港縱橫人馬紛逐一蹴即溺死者駢積以數萬計至十一日餘賊飢啼江邊既為新開河所隔不得仍回北岸又為大江所阻不得徑渡南岸各水師分隊登陸盡日輪攻礮刀就戮者半墜江自沈者半惟新中營副將鄧桂芳飛檣前驅徑登洲隘中礮死之此五月初十日克復江浦浦口兩城之情形也二浦既復我軍將有事於九洲洲會國奎乘夜至新江口與臣王麟臣岳斌會勦該洲在濠流急湍之中高峙偽城巨礮層列對岸有礮江礮中關諸石壘又有草鞋峽下關七里洲礮子礮十數毀礮賊船刻與為倚護斷非陸師所能飛越亦非水師所易猝攻計葦如先取南岸數隘庶撤其藩蔽而九洲洲乃有下手之處十二日派丁泗濱許雲發楊明海胡俊友等四營為頭隊從下關遣派喻俊明唐敏義陶樹恩嚴定國羅宏裕楊占馨等六營為二隊從草鞋峽進更派彭楚漢傅敏才顏海仙張錦芳等為三隊以應之臣岳斌仍與李朝斌往來督戰臣王麟親督成發翔任星元兩營據九洲洲上游作欲攻不攻之勢使洲賊不暇兼顧南岸調派既定十三日天未曙明丁泗濱喻俊明彭楚漢等仍循南岸飛駛而下將逼賊巢賊竟為礮齏碎不得近其壘我軍預以枯草灌油縱火江上先焚其舟數百賊艦一時俱燼賊勇乘勢燒壘有緣牆而上者有從礮眼中槍險而入者遂平下關草鞋峽入賊壘移師轉向中關該關內倚小河水濱大江水流箭急師船不能上駛胡俊友舍舟連陸突出壘下方將一躍而登勿為槍子洞腹遠瀆於陣陶樹恩許雲發檣樓搏戰復裹重創士卒亦損折過激回軍暫息乃於次日分兵襲破燕子磯賊賊毀壘而還此三十三十四等

日暮之下關草鞋峽燕子磯三隘之情形也先是臣岳斌詢諸土人知江濱蕞莽中有堤埂一道可達九洲洲賊  
 濠之外至是商令陸軍劉連標楊鎮南數隊由堤埂跌處覓水而進派彭楚漢傅敏才賴海仙三營從洲尾攻上  
 派張錦芳成發翔任星元三營由洲頭攻下派喻俊明唐敏義嚴定國等及李朝斌所部之李助發周正林江福  
 山等營各駕舢板繞洲奮擊另飭丁泗濱羅宏裕楊占盤等由南岸分領水師直趨中關十五日昧爽兩岸並舉  
 人人皆殊死戰賊之在中關者自恃附城為壘卒不稍動其賊踞九洲洲者下有賊划上有偽城千礮環轟片刻  
 不覺又於東西南三路分伏洋槍隊伺隙出擊擄我精銳幾不可以數計彭楚漢唐敏義負創角戰誓得此隘  
 而甘心戰至日晡賊少怠兵乃於初更時謀之成發翔喻俊明賴海仙張錦芳等乘月色昏暗中移船逼近賊壘  
 會西南風大作眾軍以火箭擲射立焚水中拖曳數隻風引火猛燒及洲上卡房喻俊明李朝斌慶軍員上成發  
 翔任星元張錦芳在左彭楚漢賴海仙傅敏才在右各率弁勇大呼岸丁泗濱亦自中關鼓棹而來躍過重濠  
 肉薄營前鋒既殲後者更進前者被殺踐尸復登竟以二更後越橋撲入聚殲群醜無一脫者遠尋九洲洲偽  
 城一座並獲大礮數百尊牛馬旗械無數此又十五日力克九洲洲之情形也臣等查九洲洲為大江關鍵與金  
 陵相倚用實逆首所必爭之地幸賴 天威震疊奪此要隘北岸盡為我有江面一律肅清從此圍攻金陵較  
 有把握諸戰士酷暑屢兵血戰至五晝夜之久傷亡至二千餘人之多實亦可嘉可憫此次尤為出力之提督銜  
 浙江定海鎮總兵喻俊明浙江黃巖鎮總兵丁泗濱記名總兵彭楚漢楊明海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  
 督缺出請 旨簡放彭楚漢一員臣國藩曾於堪勝水師總兵案內特保應請先權總兵實缺記名提督浙江  
 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因赴滬之使竭力助攻應如何 加恩之處恭候 聖裁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  
 成發翔前於克復樂縣案內推為首功此次應如何酌獎仍候 聖裁總兵銜副將楊占盤李助發嚴定國副  
 將賴海仙羅宏裕傅敏才周正林李宏誠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楊占盤並  
 賞給提督銜李助發賴海仙羅宏裕傅敏才並 賞給勇號記名總兵張錦芳請 賞給提督銜已保總兵

銜副將唐敏義請 賞給勇號副將銜恭將許雲發陶樹恩均請以副將儘先補用並 賞給勇號許雲發

並加總兵銜游擊江福山請以參將儘先選用並加副將銜其餘出力人員可否由臣 等專摺奏請出自 天

恩至總兵銜副將郭桂芳副將胡復友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請照總兵陣亡例從優 賜卹以慰忠魂此外

陣亡各員弁容俟查明彙案奏卹所有官軍克復各城隘及九洲洲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巡

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全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 文宗顯皇帝御製全集 恩摺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奉為恭謝 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咨稱奉 旨頒發 文宗顯皇帝 御製詩文全集

一册共六本經送到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頌欽惟我 皇上孝思維則文命祇承 橋山

之弓劍未忘緩行 慶典洛水之圖書已出先煥 天章製六為七之經考本十一年之競業成五登三之

聖學開億萬世之治安澤 呈極之敷言 命史臣而校上 詩兼風雅頌非韓毛齊魯所能銓 文

蹟夏商周禮義軒唐虞而尚友虹飛繞室湖孔門絕筆之年龍負渡江是以氏錫疇之後遂使秘笈頒於天球寶

書落於人間臣衡陽下士饒岸諸生蒙刻夙愧於雕蟲班聯倖躋於司馬窮年操甲皆 先皇教澤所陶成

擇日拜讀亦微臣平生之結習惟當書萬本而誦萬遍襄平准入蔡之勳協八音而誦八風上墮山翁河之頌所

有微臣 感激下忱謹附兩江督臣專差之使緝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奏復水陽等隘及高淳等四城摺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

奏為水陸各軍剿撫兼施查復水陽新河莊東塘等隘高淳國運平梁水四城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

官軍攻克水陽新河莊並復高淳東塘等城隘臣國藩於十月十二日附陳大猷在案方炮起進軍仙人橋王可

陞進軍東門渡出金寶圩之南將并攻新河莊臣王麟以該處地窄勢險未可以用眾也因率喻俊明唐敏義水

師兩營並約吳仲修劉祥勝傅家桂等陸師六營出金寶圩之北將有事於水陽臣岳斌亦率李濟清羅宏裕王

仁和等戰船來會師次塞塞見有堅大石壘礮眼層列能越水陽等處而遙擊我軍九月二十六日風雨蔽天賊  
備少懈喻俊明唐敏義乘夜連礮過河密排洲次徹夜礮轟比曉石壘半圮遂合別洋勝等故礮而前李濟清吳  
坤修亦駕小划入亮院門平圩堽數礮併攻水陽破之其南路則有成發翔張錦芳等帶舢板進南湖毀天津兩  
卡即於次日衝過新河莊從油榨溝倒擊而下時賊起浮橋木成弗克東渡王可澄偏師獨進正與賊相持各  
水勇十岸大呼踰濠競入力攻新河莊又破之水陽迤北曰清溪距清溪十餘里曰塘溝為直達高溝之要路臣  
王麟於二十九日合吳坤修萬化林往取清溪營水師及盧家桂等陸師襲取塘溝進塘溝數里曰高溝湖口  
東西兩島礮礮阻我陸軍進步十月初一日唐敏義王仁和於檣子如雨之中會台各舟師疾駛而進據其  
隘壘又數里曰長鎮鎮街市之中賊在石城礮臺柱旗迷目我軍略不停槩衝入湖心忽梗一橋洋槍集於橋下  
喻俊明羅宏裕李濟清傍兩岸悉力衝擊唐敏義王仁和爭拔橋木所斷橋梁一躍而上舉火立燬石城該鎮既  
克劉祥勝傅家桂亦渡旱隊來助吳坤修萬化林亦自清溪戰勝而還乃合軍謀進高溝先是高溝賊目楊友清  
乞撫不許至是該賊目遣人通款伏地涕泣自陳臣王麟察其情詞可信令與偽輔王餘慶自相攻闕始許之降  
初二日率師前往受降及至西門外煙燄上騰殺聲未絕楊友清率眾扣馬告曰偽輔王府餘慶有變頃已計斬  
之矣於是入城安撫悉遣降眾是夜略地而東並取固城一鎮此九月二十七至十月初一日水陸連破七隘初  
二日收復高溝縣城之情形也自太平旌德背盟叛去之江中二酋下竄東安鎮圍與偽臣王賴文鴻合股易開  
後以旌德初復賊未遠颺利在遠戰而又慮廣德撫議未成仍為該二酋挾之以叛也乃遣降人彭國鈞間道入  
廣德馳諭招之一面部勒營伍於初三日度環雲嶺將抵東安鎮市口賊館如雲蔽布村落間歐陽廷易致中步  
隊及兩營開騎隊騰躍而入所遇賊踴躍隔岸賊援涉水來爭又得陳裕英等渡河抄擊陳名鈺等沿河兜剿賊受  
大創聞然而清維時留都守將劉松山方揚隊於白果樹灣村何村一帶詢知株木店增賊四五十眾悉自東安  
鎮戰敗而來乃引軍突出截之賊正傳箭將發不虞我兵猝至悉無備志棄卒駭奔劉松山親督各勇驅出廣德



大路旋即移師東營將攻晉國縣城詎賊賴文鴻先經聞風宵遁而易開後所派之陳裕昇等軍適至遂與劉  
 松山會復城池初四日彭國鈞返自廣德引降將鄭魁武部眾萬餘人詣東安鎮軍前乞降易開從曉以大義簡  
 留一營餘則概予資遣惟鄭魁武舉眾來歸廣德一城又為江會義申法喜振黨來處竊據矣此十月初三日收  
 復晉國縣城之情形也初新河莊既克尚有東豐四壘為建平東嶺之樞紐初八日鮑超合馬標周有勝王行慶  
 等七軍潰塘進攻東豐賊恃牆固深堅伏不出馬標摩壘而進手刃悍酋周有勝王行慶等軍抽應勇奮力  
 齊登一壘平而眾軍俱下自是東嶺守賊聚立新等上書水營請為內應建平守賊張勝發等上書降營請獻城  
 池定議建平撫事使馮標任之東嶺戰事則鮑超與王麟同任之初七日王麟率水師八營及吳坤修劉祥  
 勝等軍勇六營馳起亦率馬步十三營合趨東嶺見上嶺高峙三大壘踞後築有偽城橫互數里正議分軍立寨  
 為圍王楊柳谷馳告賊梗命楊輔清為謀主乞速進兵以踐黎立新之約鮑超即令譚勝連李文益鮑鐵生  
 黃海清孫得友等繞壘圍攻王玉麟亦令喻俊明唐敏義等五營依護吳坤修劉祥勝各隊直出壘下逼王麟  
 飛檄而來督令李濟清王仁和羅宏裕等專向水路助陣戰不逾時賊城盈千賊多踰壘而逸者楊輔清從亂軍  
 中敗往深陽而楊柳谷立獻偽城乃克東嶺要隘東嶺復而建平之捷書亦至自馮標入境宣諭張勝發等十二  
 人感極涕零矢志不貳即於是日斬偽王藍仁得擊城以降建平復而深水之降書又至詔深水者為楊其清  
 黨故第餘願隨軍械各散回籍十二日王麟會同王麟試帶隊進城溫詞撫慰肅賞之行不復稍留落款另立  
 勅諭此十月初七至十二等日剿撫兼施克復建平深水二縣及東嶺一隘之情形也伏查江皖接壤之區以東  
 嶺為關鎖仰賴天威震懾匪孽首由日之間收取四城并奪交德重險臣國藩現檄鮑超全軍駐守東嶺保此  
 三省扼要之地即為附近游擊之師徵派王可陞守深水李榕守建平洪谷海守高湯朱品隆喻吉三兩軍分守  
 青陽石埭太平三城易開後劉松山兩軍分守當即旌德涇縣三城此外無一可擬以故廣德一州未能進剿甯  
 國一縣未能置守致皖南不克一律肅清悅款實深諸賊自革面自新有裨全局以官其罪而并錄其功台無

額懇 聖恩准將楊柳谷鄭魁武張勝祿等三人 賞給都司虛銜頂戴楊仁義黃德福李明魁黃勇發江  
元泰陳永爵董明玉湯桂風陳世清周珍全汪保發等十一人 賞給守備虛銜頂戴以昭激勵其餘大小頭  
目可否酌給虛銜此次在事出力人員可否查各官等查明併案保獎之處出自 鴻施逾格至陣亡各員弁均  
俟一併確查彙請卹所有官軍剿撫並籌復入城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賞善馬 恩摺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兩江督臣咨稱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兵

部侍郎彭玉麟督帶水師剿賊江南所向有功本年五月間克復九洲要隘八月間解青陽之圍迭著戰績此

次收復高昌樂水城池及東壩要隘剿撫兼施亦屬甚為得力彭玉麟著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欽此當即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跪伏念臣 謹統舟師未宣凱奏雖會同水陸倖收尺寸之功而規復金陵尚

懷遠近之役消埃莫報夙夜慚慚通荷 優獎特加 聖慈曲被 溫綸下賞且逾筆冢之榮重服仰激噴

壯行衣之色 恩尤至渥感悚難名 臣惟有効助東征冀冀南服督屢軍而益奮鯨鯨浪以昏平三十里天塹

離清更奏掃穴擒渠之捷六五文坤亥元吉長依垂紳正笏之班所有 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賞世職並加太子少保銜 恩摺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兩江督臣咨稱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兵

部右侍郎彭玉麟前在江楚等省屢著戰功及與楊岳斌同領水師擊克魯溪金陵無湖金柱關銅城關東西梁

山等要隘松撫高崇業水陸眾克復東壩清江面曹慶與政有為著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加太

子少保銜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跪伏念臣 早陪勳序謬列戎旂溯歲癸丑之年始

進舟於衛郡甲寅之歲初試戰於湘漕嗣是攻克鄂城長驅田鎮回援楚北馳救江西破湖口之名區剋潯陽之劇寇以治澤兵安慶法策無湖斷鐵鎖於西梁權金戈於東壩三山鎮下九洲頭雖無役之不從寶靡功之可錄荷 兩朝之 恩過躋九列之常班曾未報於涓埃久抱慙於辰夜今年以養寇之南來 臣率舟師而

西上救兵似火稍愆全復會剿之期報捷如飛正值望沼告成之候此蓋 聖主如天之福兼賴諸軍累月之勞 區區何力之有 蒙 宸矜俯照錄微績於 芝綸 溫語優加尚 殊榮於華表大輿世澤

增白屋之光輝四輔曾延陪青宮之僚佐 恩施逾格感悚尤深 臣惟有運籌習勤枕戈勵志兢兢業業常懷冰淵悚惕之懷子子孫孫無忘 高厚生成之德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

太后 皇上聖鑒 奏

詳書清督并請開兵部侍郎缺摺 附治歷年三月初二日

奏為欽奉恩旨恩陳下情并請開兵部侍郎本缺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清運總督命彭玉麟署理等因欽此 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竊惟臣以諸生從

戎十有三年仰蒙 文宗皇帝暨我 皇上逾格恩施擢至兵部侍郎前年蒙 特恩賞穿黃馬褂去歲金陵克復又蒙 賞加太子少保銜并給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自顧何人叨竊寵遇至於斯極夙夜祗懼

若涉春冰茲又欽奉 恩命署理清督以臣之愚再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仰 聖聰者伏查東南轉漕關係 國計甚鉅軍興以來河運久停現身軍務將竣自頃規復舊制本年漕臣吳棠試辦河運三萬石似

因實創酌費經營此後通籌全局重立新章全改海運既無成案之可循盡復河運又無賴船之可用督撫雖各任其責清空寶輿攬其綱紐於斯世全未諸究何可冒昧嘗試貽誤京師此臣之不敢受 命者一也臣於咸豐

十年蒙 恩簡任安徽巡撫自揣才力難勝封疆之任三次具疏力辭仰荷 聖慈屢察改補今職從時粵逆猖獗苗練捻匪交相攝煥皖江南北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臣力專力水師其艱難與皖撫相若區區愚忱

逆猖獗苗練捻匪交相攝煥皖江南北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臣力專力水師其艱難與皖撫相若區區愚忱

為 皇上優容亦天下共諒以目前情形而論漕臣責任雖重較之十一年之安撫應撫則有勞逸之別難易之分若諱皖撫於昔日而任漕督於今時未免得費而就逸舍難而就易既變易乎初心恐貽誤於物議此臣之不敢受人者二也臣本有失血之證軍中時時發久居水次積受風濕傷身筋骨疼痛左手右足老作麻木近來心血過虧遂漸加甚早欲以疾上陳惟新設長江水師上自岳州下至崇明相隔四十餘里中間設汛分官事事創始兩江督臣曾國荃以臣久領水師於風濤水之異宜江面濤汊之歧出較為諳習屢屬擬立章程無可推諉頃於舟中篝燈為火發思稍久即覺心搖搖不能自主執筆在手偶一停頓心手不能相貫往往筆落于几而自不知自訝蒲柳早衰萬難再膺重任此臣之不敢受命者三也總此數端踴躍萬狀惟有仰求 皇上天恩另行簡員署理漕運總督俾臣得稍安愚拙之分不勝幸甚抑臣更有請者臣久失怙恃終鮮兄弟本無妻子室家之戀兼少期功強近之親祖宗邱墓祭少闕如担恨在心時時隱痛早擬營中安置稍安乞身修墓歸廬其旁稍贖十餘年罪疚前此金陵未克不致顧及私室去秋大功粗就欲上陳而 恩施膏澤有加焉已欲周詳則跡涉踴情既拜命則又不敢遽作陳情之請且彼時楊岳斌曾隨臣起程遠歸蘇督臣始終兵事者只臣一人金陵新復裁撤各營不能不暫同彈壓是以未敢引去今幸江南諸事均有頭緒長江水師已由臣規立條目即可與沿江各督撫會同具 奏擬臣身行間濫廁卿貳掾之於心更有未安惟有再乞 天恩俯准開兵部侍郎本缺臣亦不敢遽作歸計容俟營中事件料理清楚再行具摺 旨同籍此後有生之年皆出皇上之賜臣不敢輕率從事亦不敢矯激鳴高所有濼陳下情緣由理合專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訓示謹 奏

再辭署漕督並請開侍郎缺摺 旨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為接奉 諭旨再陳下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初二日具摺力辭署理漕運總督之命并請開兵部侍郎本缺茲於本月十八日兵部火票遵回原摺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仍着迅赴署任毋庸回詳欽此

多 川 王 八 萬 壽

跪請之下周知所措臣上自江寧拜揭後馳裕漢口營次春令木旺舊時失血之症應爾復發較前加甚夜不成寐正調理間復奉諭 諭旨仍令迅赴署任以醫兵木愈之身蒙 君父期望之切身皇病保有不保不再行恐陳者臣本寒儒備書養母感豐三年丁母憂聞恩逆之訖敢於義憤慷慨論兵曾隨着譯來虛譽屢及寓書強令入營臣勉應其招墨綫從戎初次謁見即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而蒙非分之榮者幾躋在品運之初心愧汗洗背然臣餘年求不求保舉而庸破格之獎者已非一次不受官職而蒙非分之榮者幾躋在品運之初心愧汗洗背然臣雖有以自處者分職雖在滿載而辦事尚不離水營應數自知耐而羅至巡撫時巡撫而改補俾即未一日居於其位且從前每轉一階即具稟督臣曾國藩請其代奏延其將地督臣以軍中辦事不能不畧崇名位既未赴任何必因辭故有時以溫語答臣有時以峻詞拒臣除代臣一辭巡撫外餘業均未代奏而臣則始終不敢以寔缺人員自居歷任應請養廉俸報從未具絲毫誠以 恩雖受而官猶虛寄也此次欽奉 恩命署理漕運總督并飭迅赴署任臣自度福急之性迂愚之識羸病之軀斷難勝此巨任若強不能以為能望屬責躬者以舉重命敢者以急行其為願性可立而侍與其債事而追悔何若量分而實陳伏乞 皇上天恩另行簡員署理漕運總督仍准并開兵部侍郎本缺俾臣以間員効力軍中料理長江水師善後應辦事宜實為至幸抑臣更有請者現在粵東淮北兩處防堵均極緊要臣未能迅速赴任吳棠即未能交卸赴粵前次具摺請辭往返已逾半月此次重申前請若 皇上責臣以必行臣惟有罪 再辭在臣因辭官而獲 嚴譴固屬究有應得而兩處軍務未免耽延貽誤實非淺鮮惟有仰求 聖慈曲諒允臣所請庶幾微臣一身幸免隕越之咎而粵淮兩地速得主持之人不勝戰栗屏營之至所有再申下悃緣由理合專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開同籍補守制摺 同治七年六月十八日

奏為臣病勢日深懇請開缺同籍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四年二月十六日欽奉署理漕督之

命兩次陳情力辭並請領兵部侍郎缺由明不敢遽作歸計容將營中各事清理再行具摺請旨俯賜  
鑒察情殊懇摯出於至誠彭玉麟著准其開道應督署缺所有長江水師善後應辦事宜仍著該侍郎妥為辦  
理欽此跪請諭旨感悚莫名茲於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兩江總督臣曾國藩會同臣擬辦補水師長江水師  
晰陳 奏經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覆議具奏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未盡事宜十條及大衙借補小缺章程  
均著照所議辦理等因欽此跪誦之餘仰見 聖慮周詳理盡久遠局勝欽佩惟念臣自出從戎以來與水師  
相始終今幸東南肅清髮捻平靖軍事已完長江水師新設衙署汛地均皆勘定其善後應辦事宜有長江水師  
提臣黃翼升精明強幹練達營務辦理有餘臣之下情苦衷有不能悉陳於 君父之前者臣少孤苦零丁備  
書養母成豐二年丁母憂未幾適遭母之亂義奮所激遂應曾國藩之招墨煙從戎創立水師非敢云移孝作  
忠良以先臣曾受 朝廷一命之榮臣生母亦時以忠義相勸當 國家多難之日義不得顧私情也臣素  
無聲色之好望家之樂性尤不敢安逸右軍十餘年未嘗嘗一瓦之覆一畝之植以庇妻子身受重傷積勞多病  
未嘗請一日之假同籍譚治然年風為矢石之中雖甚病未嘗一日移居岸上誠以親服未終而從戎既難解免  
於不差之罪豈敢復為惜身家之富先入祠廟未成墳墓久缺祭掃每一念及哽咽於懷今荷 聖主如天  
之福東南軍事業已肅清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選闈係處俗之盛衰臣母喪未叙出而從戎專以殺賊為志今  
賊已滅而不歸近於當位長江既設水師提督責有攸司臣猶在此似乎應權臣前奉安徽巡撫曾國藩之命  
自陳才力不逮再三懇請開缺登奉 恩諭有誠實不欺情辭懇切出於至誠之履今忽改易初心懇懇官前  
則前此之辭疑於作偽聖人三子之訓賢愚所同若從軍殺賊猶可曰仰承親心今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  
於忘親曰者有一焉皆足以傷風俗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程而退無仗在  
皇上中興大業正宜秋樹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臣豈敢指犯不遵以傷 朝廷之雅化况人之才力聰  
明用久則竭若不善其始必致轉失所長臣本無經濟之學徒以負任愚誠力精強壯恃勇往直前之氣妄敢

掃蕩賊氛幸荷 聖主福庇保全性命共十六年出入風濤經歷地火自愧性情偏燥又苦才具疏庸無舉事  
 之長才恒揣心而過計思慮傷脾痛急傷肝月積年累遂成怔忡胸膈近年春夏木火司令血不榮筋心空無  
 主同治六年春夏又大病六月二十九日齡血傾盆立時暈倒幾乎不起今年春夏發更劇臣今僅餘殘喘遇  
 事善忘言語多妄舉動常乖右手足曾受砲傷自五十歲當春發痲痛苦難名時近麻木往年狂風狂浪肉薄血  
 飛怡然無懼近年發熱江上稍覺清涼則心神稍寧寤寐心血虧盡不能自主故也危險震撼疾病侵陵精力日衰  
 心氣日耗飲食短少夜不成寐遇事一加思索則恍惚不能貫注自治治人皆覺精神振作不起若再不安心調  
 理必致貽誤 國事古來臣子往往初年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貽譏固由才庸亦其積氣已竭也臣每  
 讀史至此竊嘆其人不知善藏其短又惜當日朝廷不能善全其長是以知進不知退聖人於易深戒之也伏維  
 皇上以孝治天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開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補行終制藉可修理祠墓以請十餘  
 年遠離先窆之憾不致時抱昊天之感靜養病軀得以醫治臣雖至愚感且不朽如果治履元則報 國之日  
 正長斷不敢永圖安逸所有懇陳下情懇請開缺緣由理合專摺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謹 奏

謝准開缺回籍 恩摺同治七年七月十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調任直隸總督臣曹國藩咨稱八月初二日接准吏部咨開同治

七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侍郎彭玉麟奏病勢日深請開缺回籍一摺據稱治軍十餘年身受重傷積勞成

疾咸豐二年間母喪未能終制現在東南肅清髮捻平靖軍事已完懇請開缺回籍等語情辭懇切出於至誠自

應請如所請兵部侍郎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補行守制該侍郎帶領長江水師多年戰事著近年辦理善後

一切事宜悉臻妥協朝廷尚其深著於終制後即行來京陛見聽候 諭旨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

叩頭謝 恩跪伏念臣以書生從戎十餘年來備嘗奇險皆記 朝廷威福無忘為世沐 高厚之恩愧

涓埃之末親屬以水師屢事上疏陳情惴惴焉惟以不得請為懼茲乃仰蒙 聖主曲  
體夫人情使微臣得行其素志况予 聖加褒獎銜銜戰戰 九重特鈔斗 溫綸一字已榮於華衣臣  
何人斯猶茲 異數五中循省感激涕零現在商同自國遠將長江水師沈歸善後各事一一清釐頓緒尚多  
約須時月方得交代清楚既經回籍擬俟到籍後慮資補劑稍贖愆尤如累病體得以就痊即當趨赴 闕廷  
跪聆 聖訓斷不敢稍耽安逸有負 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下執謹媽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道 旨督饒回籍片

再臣正右營提督胡南巡撫臣劉崑崙咨稱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彭玉  
麟奏病勢日深兼米米制懇請開缺回籍當經降旨允准仍令於秋到後來京陛見候旨錄用惟現在曾國瑞調  
任直隸總督長江水師營制係屬初創恐黃翼升一人不足以資控制着彭玉麟於百日後迅赴江皖地方視  
要駐紮兼以養病朝廷仍不異以員缺於該侍郎本意亦屬相符諒該侍郎素性忠義朝廷如此體諒當亦不敢  
再行請請即着劉崑崙知該侍郎於百日後迅赴江皖擇地駐紮兼黃翼升得有商確而各舊部亦有所稟承也  
欽此聞 命之下欽感莫名伏思長江水師事宜本係曾國瑞會同臣一手經理數月來趨將分汛各事一一  
布置約須時月方能收復回籍業於摺內陳明現又欽奉 諭旨慎重江防伏讀再三仰見 聖慮精強體恤周  
至憐臣痼疾已久許為開積之員因臣開歷較深畧資馳驅之效臣雖至愚能不感激奮興圖報為一惟水師業  
程業已大定但能恪守規程即資資從制黃翼升資格最老廉潔勤慎所有補缺各員大半曾隸麾下情誼相聯  
不虞隔閡目前曾國瑞奏 旨調任直隸臣當慎之又慎回籍之期并不以年內為限總須條理精密交代清  
楚俟明春再行起程將來到家後遇有緊要事件儘可寄書商確或須臣親面奉酌亦可較軀東不徑起晚江會  
同料理仰副 聖主履念南服之意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奏



遵 旨暫緩回籍摺同治八年二月初九日

奏為遵 旨將水師分汛事宜布置周妥再行回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奉到十二月初一日 上諭彭玉彭奏回籍起程日期各摺片所陳各節籌畫雖極周密而相距較遠深恐呼

應不靈且責任不專亦不足以資統攝著該侍郎將水師分汛事宜布置周妥明春再行回籍一俟百日期滿即

着標道前督迅赴江皖擇地駐紮用資控制以副朝廷重念江防曲體重臣至意諒該侍郎素矢公忠必不至再

行請置身事外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仰見 皇上慎重兵防體恤下忱無微不至竊長江分標

歸汛諸事宜十條萬緒臣清理數月所夕不遑至歲除幸皆妥帖所放塔哨員弁均於開正陸續抵任各分防守

以專責成臣一介書生素非有經濟才名足膺當世之用方粵賊之興不過一念愚慮豈能遠忘其無官守之責慨

然置身局中至於今日竟受 殊辱清埃未報而反欲置身事外臣雖至愚斷不出此奈稟質屬弱痼疾日深

頭暈心忡神悸目眩一日數起加以咯血之證交春即發近日咯血不已復加氣逆胸滿夜不能寐疲因萬狀年

先於本年正月十五日交卸軍符歸黃翼并總理長江事務布置一切臣亦不敢遽行回籍擬乘暇赴江浙就醫

一次仍返長江巡視察看各標營次上下周歷兩月取勉各員弁無忘操練以備不虞無闕妥逸以儆盜賊無好

酒色以維凡地無會匪化以擾商民縱其勤勞而教誡其不遵上以宣布 朝廷之威德下以申十餘年統帥

之私衷總期合五省水師意洽情融聯為一氣自是以後惟黃翼并一合是聽庶幾仰承 諭旨專責任以責

統攝而不主或有廢弛之端天下事創始實艱而守成亦不易至新舊交代之際尤為動情之所乘除今水師改

勇歸標雖守成實同創始此次交代之後巡視告誠至再至三振作其精神賡絡其恩教諒諸員弁各具天良自

無敢不力加勤奮以圖報効 高厚於萬一臣不學無術僅以副見所能及微力所能到者盡心布置上答

鴻施至見所不及力所不到者重或有疏虞與異時或有富穡救災張之處應請 諭令沿江各督臣撫臣

隨時會商提原精誠籌度請旨施行以資整頓而免廢墜所有臣遵旨將水師分汛事宜布置周妥再行回籍原明理台專摺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前在營刊用兵部侍郎木質開防一額業經銷毀此次發摺借用兩江總督關防台并聲明謹 奏

批選大砲運赴衡州片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再咸豐初年髮逆下窺曾國藩以衡州一府地居上游物產齊備臣等創立水師為規復金陵之計仰蒙

朝廷威德幸賴成功臣查衡州為水師發凡之地實長江上游扼要之區城垣雖堅武備亦少前次髮逆屢次三面

圍攻全仗眾志成城而城上實無大砲殊非經久有備無患之道臣在營歷年製辦洋莊大砲今除分歸長江水

師後領各標外尚有存餘謹批選一千餘斤至六百斤大砲三十尊為衡州防守之用查有江南鎮山鎮總兵王

吉尚未到任現在請假修墓飭委帶同湖南交衡州協副將收存軍裝局以資城守而備不虞理合附片陳明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批閱長江摺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奏再臣於五月十五日在江西途次准署湖南撫臣王文韶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王文韶奏彭玉麟起程日期據情代陳一摺彭玉麟病體未痊殊深屢念該侍郎已於三月十六日因

長江起程渡湖之下即着王文韶傳知彭玉麟將沿江水師各營周歷察看妥善整理並一面加意調治俟簡開

畢病體稍痊即遵前旨來京陛見等因欽此臣向人斯仰蒙 聖慈軫念病軀勉令加意調治仍令疾痊後進

京 陛見凡臣下難違之隱均荷 俯加體恤無微不至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伏念臣自八年開缺回

籍仰沐 天恩得以養病鄉里雖舊疾不致增劇而咯血心忡筋骨疼痛等證每至春夏必發數次至秋後始

漸退長江水師係臣與前兩江督臣曾國藩創辦之事臣雖退職聞居而係懷大局迫維軍事深慮才智短拙既

於創議章程之時未能斟酌盡善又於將弁歸標之時未能逐一訓誡以致頻年以來時招物議夙夜兢兢不勝

抵陞查長巡閱長江整頓水師之 命何敢再以此辭本年春間帶病起程以一葉扁舟渡洞庭經武漢視郵

湖按部查順元東下行抵九江及鄱湖等處恐內閣甚深恐巡閱未能周備仰託 皇太后 皇上福

庇冒暑遠行危備登遠狼山海口統計五省之中上下五十餘里周歷二十四營考校官兵七百數十員一一認

真查辦示以峻厲以戒則指各將弁之庸劣不職者從嚴參劾不敢稍存姑息惟其中有從前打仗立功實係身

經百戰者臣愚難與共知之實確該員等補缺後未能稱職雖未便仍留定任致有遺誤亦不得不酌留虛糜稍

予體恤除於清單內分晰註明外不敢不將微臣剛度苦心直陳於 聖主之前臣抵狼山後因精力疲憊暑

作休意先將參劾各員并定稿後咨送署兩江督臣何璟會銜馳奏一面將以補各員確知遴選專摺奏稱並將

長江水師未盡事宜列核略致再行會商具奏仍俟料理清楚病體稍痊即當啟程北上奏請 陛見跪聆

聖訓以稍持十餘年來懇 闕之忱仍懇 天恩准臣回籍養病稍延殘喘不勝感戴屏營之至所有履

順長江水師事竣緣由理合 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詳酌水師事宜摺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奏為詳酌水師事竣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督辦長江水師所有參劾各員及應補各缺

業經會同各督撫隨時具奏外臣懇在愚昧以介書生隨同前大學士臣寶圖籌從事戎行十有餘年自維材疏

迂疏生平未嘗學問於古人取將治兵之道未能窺見一二徒恃一味撲誠激厲士卒以此稍得其力俾立戰功

極奉 簡命查閱長江仰維 聖慮維縵整頓江防為東南久遠之計而臣智慮短淺深恐無以上副

聖懷伏查長江自荆湖下迄海濱以南北論之則天塹之險也以東西計之又建瓴之勢也而水師一軍據其要

善是司左顧右盼雖視四方惟是地面遼闊卒賢否不齊為統帥者非有深沈大畧而又出以兢業小心至誠

為 國則一時之利或為異時之害是以昔國藩無恙時每與臣論及水師即謂宜隨時變通以防流弊不可

操守成法寬條確有所見臣此次簡閱所至竊見此軍改歸制節甫及五年而弊端已伏不可不慮謹整頓得無

失設軍初議以仰制 聖主願慮東南之意管見所及約有四條用敢分晰盛舉為 皇太后 皇上

陳之一曰將材宜慎選也長江水師管轄五千餘里而提督一人為之統帥必其精神智力無所不及而刑賞

令賞有不出戶庭生制遠近之勢乃為勝任非徒一年一巡循行故事而已也故將材極難其人臣竊謂能當其

任者約有三善者請宏遠天資忠亮其上也秉性剛方威克厥受其次也操行清廉敢懷畏法又其次也前明武

臣中如周繼光文臣中如王守仁此不獨水師可任而寔水師之奇才至技藝之精練情形之熟習則微末而不

足道矣此等人材若不預儲於無事之時而倉猝以求之則必至於擿事而奔以用之殆無異於棄師深可慮也

今自軍興以來謀臣猛將以及中外文武大臣才守兼優為 皇上所真知灼見者自不乏人發擬指使惟上

所用而臣以為尤宜責成統兵大臣及各省賢明督撫隨時得舉將才無論其現為將帥現為偏裨但視其志意

才畧果與前三項略能相應即行密疏保奏 皇上再博加詢問或遇事飭令來京 召見果其所舉不

經隨時不次擢用而又假之以便宜之柄臨之以不測之威務使有才者得以自盡其財不才者不得承乏其間

擇將取將道無過此至於各營弁勇如有心地樸實智慮過人者即責成各鎮將隨時甄錄上之提督及該管各

督撫亦即隨時察看視其可用者次第擢用以儲異時統帥之材庶幾人材日出而折衝禦侮可以惟我指揮矣

一曰繕習宜方險也國家設立水師各營所為者故伐之事所恃者勇敢之氣所服者守苦之役使無其勇而畏

勞則將何以行殺伐乎臣每見前史所載凡在開創之初用兵不多戰功獨偉至於承平既久日益增而益不可

用故粵寇之變至於捨兵募勇者且兵獨弱而勇獨強乎兵有蓄氣而勇無蓄氣故也臣與曾國藩初起義旅湘

軍所向有功其時自將弁以至士卒大抵非書生即農夫也不知有衣服玩好之娛不知有功名勢位之樂不知

有趨踰應對之文當時湘軍所以勝人不遇兩端曰樸曰勤乃數十年來料事漸平鎮將則狃於富貴士卒則習

為恬嬉於是操者以新而流勦者以新而惰是今日之勇又將化為昔日之兵矣豈不可慮哉則居今日而欲整

頓水師之弊亦在統帥之先去穢習而已臣查聞所至所見鎮將以下樸實者尚不乏人而亦時有修飾廚傳講

多可 皇太后 皇上

究應酬者均經臣隨時戒飭甚者至於承刺頗聞每屆巡閱儀節繁瑣沿途迎接開放大砲志至合隊排砲如次  
大敵是但知聲威之壯而不顧火藥之虛糜也業已由臣通飭禁止所到馬頭支搭五色棚帳鼓亭饒吹儀仗甚  
都是徒飾觀瞻之美而不知攤派之難支也且此習一開則儂巧者必因此見長推善者必因此而見短喜怒愛  
憎隨之而轉移即非是實動隨之而顛倒其與承平年間綠營氣習又何以異乎臣於擬派一節業已嚴札申集  
其各營紅白慶弔及祭祀禱賽時有萬不得已之需商之湖廣兩江督臣畧為開款俾資辦公此後再有攤派名  
目應即照例扣軍餉例從嚴參辦所有無名費用徒飭外觀而有損軍實者應請 嚴旨飭下懸為厲禁務使  
上行下效無失樸誠之舊以養勇敢之風庶於水師可以久遠無弊一日軍政宜實講也臣所議慎選將材既可  
以收賢者之用力除積弊又可以開不肖者之心而類將以下中材居多則利弊所在必恃有成法以制之此軍  
政之所宜講也查水師定例用人甚嚴原以風水沙線舟楫器械非熟習江海情形難得力長江水師原奏第十  
五條兵部議定水師缺出不得援用別項水師人員是長江用人之法必須長江水師人員方可補用自曾國藩  
創立水師以來十有八年除已克營官外其勇目以戰功保至參游都守千把外委者人數甚眾現已改為經  
制副將副將參將以下名額為兵其實皆係補人員也臣前與提臣再三定議即以此等兵中之官作為水師候  
補遇有缺出擇其人材可用酌量拔補不得濫收外來人員至二十七員之多各營或三四十員或五六  
十員詢其來由在提標者皆曰自各處荐引在領標者皆云由提督飭送道按冊點名則有向在水師各營因事  
撤革者有向在陸營僅於履歷中聲明暫在某水師效力者并有僅於冊上註一銜名並無出身履歷而懸閱之  
備弁其人者可謂濫已極而一經收標即津貼薪水履勞尤甚日復一日數年之後長江水師必盡雜出不  
備而營制不可問矣惟此項人員收標既久一時難以盡遣臣擬以定制提標並准留三四十員各領只准留  
一二十員其有不妥本分或有嗜好者隨時嚴加沙汰此次嚴定額數俟隨時用竣即不准再收候補人員如  
有出缺專於長江水兵中拔補以免外來別項人員紊亂務使水師人材純歸水師取以符定制其各營兵

以前雖多湘勇查各水師兵丁向由本地招募是以生長且土情形較熟今以凡在水師地面漁戶水勇人等  
如有年力精壯心地樸素諳悉風水沙線者皆可酌量募補且使相軍士享主客並用以杜勾結志為之弊於軍  
政亦有裨益至原奏二十七條不准私設砲船所慮最為深遠而近來民間砲船未能禁絕其行劫巨安往往有  
假冒砲船之事民間各營砲船但有折號並未獲照沙船漁船定例於船梢兩旁大書應刻標列字號盜船私船  
無可分別以致營船之攬私關卡匪船之假冒行劫漫無稽查官民均受其害應飭令各營所有砲船均於船梢  
兩旁大書某營某號第幾號砲船務使併攬收捲之時猶可一目了然遇有攬私滋事即可按號查究則營船不  
敢妄為而盜船亦無從流跡矣一日體制宜復舊也查水陸各營設提督為總轄即設總兵為分轄提督固有所  
制各鎮之提督總兵即有標總一鎮之責是以定制提鎮相見用實主體文移往來一切平行蓋重總兵即所以  
補提督也茲查長江水師提督與所轄各鎮公體初擬用札既而改用照會經臣再三商論始用咨至各鎮之於  
提督則概用申文寔非國家舊制至提督出巡所到各總兵必須迎送出境掛刀謁見尤為禮所未有雖自阜  
屈類出於不肖之徒迎而妄為貴倖亦何以存方面之體統况提督之體尊則總兵之權愈奪適有大事能望  
其引義以諄身用人夫當能望其秉公弗阿乎又長江水師原奏十五條哨官出缺都守千把外委五項應全歸  
提督主政原以統一事權惟委署一事未及分別釐叙長江分凡地段每哨所管汛地或二十里或三十里不等  
該汛官遇有事故而出缺若必由提督委署則如湖南岳州鎮標出缺提督適在江南太平江甯瓜州鎮標出缺  
提督適在湖南岳州上下數千里懸缺久待往返需時萬一本汛出缺勢必無所責成卸汛出缺亦將巧為諛卸  
補條軍機實非淺鮮提鎮皆係統兵大臣即皆有用人責任總兵用人失當提督秉公參劾可也豈宜總兵竟不  
預聞若種缺既由提督主政而總兵不得委署一缺則輕重過甚流弊頗多且亦非提督一人精力所及於營務  
獨有窒礙應請 飭令提鎮體制仍遵 國家定例一切平行其各鎮將弁出缺即由該總兵就近委署再  
行咨明提督請補其提督缺補非人各總兵即行咨明更正則提鎮有相維之勢即提鎮有相濟之功矣右臣所

陳四降就今日水師已見之弊而言而其弊之未形者防微杜漸宜隨時整頓臣等竊謂立長江水師之意原以十數年苦戰賴此一軍奪據長江之險俾賊束手待斃而自賊之士卒之可惜且東有如此一軍居心腹要害之地一旦有事可以無腹背受敵首尾橫決之虞此微意之所不在臣等所慮者受 恩深重既有切見不敢不罄竭以言思必有當伏候 聖裁為此專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此摺係借川兩江總督湖防拜發合併聲明謹 奏

長江水師不兼習弓馬片 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再查長江水師章程第三十條水師以使船為第一義善放炮次之凡考獎糧項今一人實一小則渡江一二次凡考炮糧項今重五炮無走火尾鏡等弊善語並無考核弓箭之說惟內有哨官仍考試技藝以定等差一語以致近年以來提臣開辦操習各營各勇紛紛講求既荒本業兼多廢費其尤為駁誤者時比肄習已前之名因即開登岸陸居之漸查水師陸路居為向來之積習臣與前江督臣曾國藩初次定章嚴行禁止不准陸居像後隨時講誦再三今五年可指端登岸取糧營規况水師人員向不以弓箭為重即赴部考驗亦只試演炮砲並不考弓箭一節所以此意不但長江師不准兼習弓箭即江蘇新之改外海內河水師亦宜專習砲砲不習弓箭則一統既可免旁觀之心亦可杜陸居之弊相應奏明請 旨飭下各該提臣嗣後隨時操演及考校各營均應遵照定章不准再習弓箭以副 聖天子慎重水師名寔相符之意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為水師提督請開缺片 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再長江水師提督臣曾國藩及臣帶兵江上願著戰功同治元年現任直隸提督臣李鴻章統兵馳援江蘇以二海為進兵之路寔係該提督淮揚水師一軍與之偕行厥後攻克江蘇等城無役不從仰蒙 天恩簡授長江水師提督自五年奏定章程各請就地上下江路五千餘里每年循例巡閱

一次前內三曾臣嘗國藩以長江水師關係重要時督飭竭力整頓該提臣亦思振刷精神力圖報稱惟因從前軍營受傷病根早伏精力漸不如前屢欲引疾求退曾國藩未經允許此次臣巡閱至九江與之面晤又由前請並因本年無軍政之年未敢遽爾自行陳奏臣再四籌度長江之責任太重斷非病軀所能整理竊惟 聖主優待下臣凡軍營打仗著有微勞者無不溢遇 恩澤曲予成全我 朝寬大之政寔為亙古所未有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開缺同籍養病出目逾格 恩施所冀員缺應請 旨迅賜 禮部以重職守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謝署兵部侍郎 恩并陳明未能到任摺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六日

奏為恭謝 天恩并一時未能到任緣由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彭玉麟

著署理兵部右侍郎章華毋庸兼署前據彭玉麟奏懇恩於陛見後回籍養病本日召見時復再三陳請彭玉麟

辦事認真深堪嘉尚刺下傷疾已痊精神尚健行令留京辦事用示朝廷倚任之意該侍郎毋得固辭欽此同日

內閣奉 上諭署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前在軍營營著勞績打仗受傷現在留京當差允宜優加體恤着加恩

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由諸生從戎查行 恩施再躋卿貳養病里報稱毫無本年奉 命查閱長

江水師事竣後送 旨入都 陛見 天顏於咫尺荷訓誨之周詳感私衷非可言喻謹復仰承

溫時 褒獎叠加開 命之餘猶深慙悚惟念臣力疾從公甫經入 覲尚須從容調攝能否到任俟

大婚禮成後再行具摺奏 聞所有微臣感激下忱並未到任緣由謹摺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開缺回籍調養摺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奏為懇陳臣病未痊懇 天恩准開缺回籍調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五日欽奉 諭

旨署理兵部右侍郎又蒙 賞給紫禁城內騎馬當即具奏陳謝並將傷疾未痊一時難以到任情形具奏奉

多 旨 旨 旨



旨知道了欽此伏念臣一介書生欣戎鄂皖幸仗 威福江面肅清微臣瀝廁其間曾無寸勞之可錄適蒙

聖恩隆遠 異數頻叨臣之微忱已難瀆報此次進京 陛見又荷 天語褒嘉奉 聖諭何敢固辭惟是臣之

人庸菲 恩眷自當磨頂捐踵稍酬高厚之恩况臣自幼讀書粗知忠義誠如 聖諭何敢固辭惟是臣之

苦衷有不得不披瀝於 聖主之前者臣自十餘年帶兵江上風餐露宿左手右足積受重傷每逢春夏之交

肝氣發動血不歸營稍一用心遂至神識昏迷舉動失措本年奉 命巡閱長江事竣入 覲沿途復咯血

數次因至狼山略作休息始行就道是以臣於起程摺內即陳明 陛見後回里養病追蒙 召見復又陳

請現在秋涼氣爽尚可勉力支持轉瞬及臨春來舊思必恐復發臣於評務本末通曉加以素性鶴急急事不能

含容並事備事之餘即治臣罪而謀公已屬不小與其履而知艱不如量而後入且臣初到軍營自知才短不能

服官與軍士相約不任職守是以咸豐年間歷辦江全華府知府廣東惠潮嘉道廣東臬司之 命俱未履任

迄 皇上御極昇以漕運總督安徽巡撫亦俱具摺謝辭仰荷 生成鑒臣愚懇不忍拂其初志曲允所請

今以衰病之份忽忝卿貳之列是臣之始終不能一轍上不免有取於 君父下無以對江上各營前年臣請

開缺回籍渥荷 恩諭許不昇臣以員缺臣之私計仍欲竊懇 聖慈俯鑒前旨准開署缺俾赴江浙一帶

就訪名醫取道回籍或者枯朽之餘仰託 於全將來長江水師如有廢弛需臣整理之慮拜奉 詔書即

刺就道斷不敢稍有遷延推諉以期仰副 宸廑總之臣邊受兩朝知遇犬馬餘生一息尚存此身無所愛惜

惟願保屏軀而報 國非敢辭高位以沽名若其間田求舍適志山林以為娛老之方臣寔取之區區微忱敢

進 懇鑒所有微臣傷疾未痊請 署缺緣由謹繕摺摺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臣不勝惶悚

屏營之至謹 奏

謝津開缺 恩升選 旨每歲巡江摺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彭玉麟奏傷疾未痊懇請開缺回籍一

摺侍部彭玉麟平日辦事認真勤勞夙著前於陞見時令其署理兵部右侍郎以資倚任茲據該侍郎奏稱帶兵  
江上十有餘年傷疾未痊仍懇回籍調理覽其情詞懇摯姑允所請彭玉麟著開署兵部右侍郎缺回籍調理新  
授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初膺重任一切情形未能盡悉着該侍郎順道馳赴長江一帶會同李成謀布置周妥  
再行回籍嗣後每年着巡閱一次遇有應行參劾及變通之處准其專摺具奏應需辦公經費着兩江湖廣總督  
籌款奏明交該侍郎支領以副朝廷慎重江防至意欽此竊臣猥以菲材備員湖廣曾無報稱員疾五中昨以傷  
疾未痊陳請開缺于會 宸聰無任悚惕乃蒙 聖主察其真誠 俯允所請凡此 宏恩之曲遠定  
非始願所敢期仰荷 生成昌勝感戴伏查咸豐年間原任大學士曹國藩創立水師臣曾從事其間迨江軍  
克復各軍凱撤因此軍糧有益於江防酌立規條留為重鎮不期日久漸有廢弛臣不敢自謂力能整頓而在防  
既久畧識指歸惟有恪遵 聖訓先行會同提臣李自謀妥為布置嗣後每年巡閱一次遇有應行參劾及變  
通之處斷不敢稍涉徇隱以冀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敬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奏報巡江並定每年巡閱章程摺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恭報微臣由浙起程巡江日期及所需公費酌量提用毋須另籌並分年居住上下游各情恭摺奏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彭玉麟奏傷疾未痊懇請開缺回籍一摺侍部彭玉麟  
早日辦事認真勤勞夙著前於陞見時令其署理兵部侍郎以資倚任茲據該侍郎奏稱帶兵江上二十年傷疾  
未痊仍懇回籍調理覽其情詞懇摯姑允所請彭玉麟著開署兵部右侍郎缺回籍調理所授長江水師提督李成  
謀初膺重任一切情形未能盡悉着該侍郎順道馳赴長江一帶會同李成謀布置周妥再行回籍嗣後每年着  
巡閱一次遇有應行參劾及變通之處准其專摺具奏應需辦公經費着兩江湖廣各總督籌款奏明交該侍郎  
支領以副朝廷慎重江防之意欽此 何人斯仰蒙 聖慈軫念病軀准開署缺回籍調理仍令每年巡閱

長江水師一次送有應行參劾事件准專摺具奏 宸廑慮臣公費無出飭兩江湖廣各總督善叙奏明  
文臣支領 天恩高厚無已有加 命之下莫名惶悚深夜退省感涕零旋於十月十六日 陛辭請

訓出京於十二月初八日行抵江南瓜洲江岸適新調長江提督李成謀由福建航海到此面晤臣謹遵

諭旨督同該提督將長江應辦事宜商酌周妥交代而實一切該提督李成謀老成諳練強幹精明所論長江

情形防務均中肯綮以上副 朝廷慎重江防之至意臣因病擬入浙就醫曾經奏明在案此次在途復發

失血乘此暇時即行渡江而東於去年年底到浙江有遊居湖濱養病調理入春以來心忡氣逆筋骨疼痛等証

依然次第無發茲屆春深應行出江巡閱之期未敢以病料為礙延益定於三月二十日由浙江起程自蘇河江

陰一帶巡查浙江流按部西上認真察看不敢姑容臣受 殊恩海深未報惟有盡此血忱寔乃定行以

圖報効 朝廷於萬一惟每年自上游湖南長沙起至蘇省江陰以下止縱橫五省凡湖河之歸長江分防者

均應周歷合之長江程途五十餘里一往一返共萬有餘里須八九閱月始能差竣回籍及抵里調運為日無多

又須出巡姑無論老病年增舊體不支且年年歸途川費似是空虛擬擬自上游本籍出巡到江蘇下游差竣即

在浙江各籍度歲一次次年由江浙下游起程逆江沂流巡至上游湖南長沙差竣即在本籍衡州度歲一次似

此可節省運川費兼免長江經過各營員弁一年兩次迎候之勞臣無家室之累在籍修退省第處三間孤居獨

處擬在浙江湖上亦修葺有葦三間以為巡江往來差蠅調理病軀之所至於巡江公費臣素省儉輕舟減從用

費無多前於八年交卸長江水師兵符回籍時餘有閒款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未敢攜帶分文概行清釐查

交兩江湖廣總督發南北兩鹽道存為修理長江水師提鎮各衙署以及長江辦公要需茲查除修理各衙署已

告竣用去外尚有餘存存兩江生息臣擬每年巡江公費即在此生息項下節省提用以公辦公定為兩便無須

兩江湖廣各總督另籌他款以節糜費而免報銷臣愚昧直不敢稍存欺飾謹將由浙起程巡江日期及所需

公費酌量提用毋須另籌並分年居住上下游各緣由專摺附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報巡江事宜摺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為恭報徽臣巡閱長江水師事竣日期並陳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巡閱長江水師擬從本年

起由下游江南沂沭而上為一周次年由湖南順流而下為一周業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新江省派專摺具奏仰

蒙 上諭准如所議辦理在案臣拜謁後隨即自浙起程入江沿途接營各閱先與長江提督臣李成謀由商

囑其先由太平府啟程上巡不必與臣同在一時擬以後臣如由上江出巡該提臣即先巡下游臣如由下江出

巡該提臣即先巡上游一年之中彼此周巡互相稽察較為嚴密仍與該提臣約每年於長江適中之地晤面一

次會商應辦一切事宜該提臣深知長近年積弊失之於寬此次巡查以嚴厲為主每閱一營掃淨淨文講求寔

際往往親棹輕舟抽點各哨船兵丁不准稍有缺額其營規一切守定曾國藩初次章程不准稍有違背臣所過

之地該提督已巡閱一周察看各營似均深知警備臣又與鎮將營哨各官再三教誨勤慎操防恪守營規恐定

水師立營太遠利弊所苦力除積習惟查長江水師員弁義勇出身者多行伍出身者少不謹細行因知大體者

多恪守官箴晚暢事理者少初莅任途氣質未化若不曲為開導總難期其一律諳練臣於巡閱之次除面行教

勉外又慮其日久懈生特就各員并巡防差操船砲軍火各利弊逐細講求大而忠孝節義細而日用起居不潔

煩瑣求其易知約叙訓言一百條刊刷成本頒發領將以及各營哨員并詳各朝夕展閱以冀互相勸勉日有奮

興氣象並抄訓條咨明兵部備案至此次巡閱遇有應行參劾者隨時咨文提臣李成謀並各督撫彙案參詳上

年參劾留營効力各員并有改過自新仍堪造就者亦咨商該提臣酌量請開復原職權歸一貫對不致參差

臣巡閱長江至湖南长沙事竣後於九月十六日回衡州原籍統計閱歷長江五百水師各營雖較上年均有起

色不敢遽信為可靠惟有殫竭血誠歷久不懈以仰副 聖主慎重江防之至意至巡江經費一欵臣於長江

公款所存兩江生息項下提銀四千兩撥節動支已可敷用前由兩江督臣李宗義胡廣督臣李瀚章奏准籌撥

之一萬兩臣並未提用以節經費而昭核定所有巡閱長江水師事竣日期並陳事宜緣由理合恭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此次拜摺即用奏明刊刻之本質關防合併聲明謹 奏

恭錄節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為叩泣懇陳願懇 聖躬稍節哀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浙江撫臣朱文准禮部咨據閩十二月初

五日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伏地搶呼莫知所措欽維 大行皇帝御宇十有三年孝治克諧規模擴

於無外武功大定聲教洽於羣生凡在臣工靡不涵濡 德澤何期奄棄黔庶遽物 賓天我 皇上寅

紹 丕基至情胞擊當此追攀莫及伏願 聖懷稍節哀傷勉紓悲痛上以慰在天付託之重下以副率土

謳歌之誠臣不勝哀慕翹懇之至為此懇誠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敬陳管見善自強之計摺光緒元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少更憂患長從軍旅近則鋒鏑餘生久擾備瘼自問生平無日不在憂危

困苦之中目睹時局艱難內患外侮伏於無形我 皇上冲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日理

萬幾臣受 恩深重不能稍分 宵旰之憂耿耿此心如負重負每當午夜傍徨為國計民生通籌大局

有亟宜自強不容一日稍緩者然如購備船砲廣儲軍火籌善餉需似自強矣而非自強之根本也論今日之時

勢譬猶大病之後元氣久虛治衣猶須治裏又如樹木欲其枝葉茂盛必先培養根株竊不自揣妄行愚瞶之見

熟籌自強之策請為 皇太后 皇上繕晰陳之一曰清吏治州縣親民之官最關緊要苟不得人即為

地方之害卑劣貪鄙固當參革兇頑庸劣委靡亦當分別降調兵燹以後民生多困寔由吏治多疏各省候補人

員流品不一大吏往往優容不知優容於知恥者尚可激厲自新優容於不知恥者適足養成不肖近來各省風

氣往往因候補人員擁擠輪署州縣而寔缺轉少從此官場愈壞百姓之受禍愈酷何也官員之署事譬之住屋

之租賃自家住宅稍有破壞急補治責無旁貸故也若借屋暫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至任意

糟塌折屋作新久之展轉租賃勢必至壞折壞而後已今之委署人員大率類是天下百姓具有天良豈肯甘

心勃逆從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官寬縱禍端此中消息甚微關係甚大欲求州縣之得力  
處在紀率之得人督撫者通省之統率也司道者各府之統率也知府老州縣之統率也從前承平之時

廷視知府甚重京察一等人員道府並用凡擢任知府者屬吏之賢否黜陟得操其權頗得上下相維之本意近  
十餘年來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之於司道督撫分位懸殊情事扞格其中貽誤實非淺鮮臣愚以為欲辦州縣

之賢否必專責成於知府各自知府果能勤慎廉明嚴察屬吏於賢者准保保於不賢者准其密參仍由督撫司  
道詳確考證總以有寔據為主不逞私意不徇情面吏治一清天下何慮不治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廣求

循吏久於其任勿以委署為調劑之具庶不致視官為傳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此自強之根本一也一日嚴軍  
政自古談兵之書以一語賅之曰兵貴鍊而已 國家養兵數百年司農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尋逆創亂量

之操厚祿顯爵者所率弁兵莫不望風披靡蓋兵之真不足恃歟將帥習於委選官弁習於馳肆兵丁習於恣情  
吞積買餉老弱充數不但兵不知兵將亦不知兵無怪糜爛半天下也今日之講練又不兼向時所謂騎驢馬情

之官兵兵丁業已化為烏有各省水陸提鎮多曰戰功海疆各首兵丁亦多另行招募非舊將不知戰陣不習操  
練者可比自此訓練有方不准沾染習氣自必事半功倍洪防微杜漸不可不慮倘提鎮稍事安逸則官兵即習

為騎驢兵丁即為怠惰天下事體之甚難敗之甚易今日而不痛加整頓則天下之兵又成虛設豈不大可惜哉  
然練兵必先足食兵餉原有定例兵米亦有定數近因經費支絀所發兵餉或七成八成不等且有同在一省

所發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亦不等至兵米有向在各州縣給領者現亦隨餉或七成八成不等又或每石折銀  
若干展轉扣不足以贖一身又委望真專心操練守臣愚以為各省之兵發糧不補則可缺餉少發則斷不可

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查明舊制發給滿餉兵米亦照定例發給不准折銀扣食足則兵足老弱不太目去  
如有扣食洋烟者官兵兵丁殺無赦庶幾軍政日嚴緩急可恃此自強之根本二也一日講士習吏言

自強而論之士習其說似近近瀕里士為四民之首人心風會因之轉移軍興二十餘年卒能削平大難由於士

義國結故也古者教士於庠序學校今日之教官猶其遺意然名存而實不符矣近時士習既行並名者固不乏人而不顧名義趨利若鶩甚至武斷鄉曲挾持官長者比比皆是州縣客恩調停看盡了事而教官不敢過問此就士之弊點者言之若夫良儒之儒安分守己備有小事與官場交涉地方官庸懦之或奉賦之而教官亦不得過問以至士氣不振才生劣藍更得肆行無忌此皆教官無權故也或曰教官冷曹閒職無法律以正人心無恩賞以激士氣其隨波逐流委蛇進退亦有無可如何之勢不知教官之不足有為者由於在上者視為可有可無之官耳誠能顧名思義問所講教諭訓導者其義安在昔宋臣胡瑗為湖學教授設經義治事兩齋以教授學之士千古稱之彼獨非教官乎誠得訪求一二稱職之人樹之風聲予以拔擢天下聞之靡不向風未始非挽回士習之一策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學政時時訪察教官之賢否賢者量加俸升不賢者量加參撤庶幾士林觀感而人心日歸於正風俗日趨於厚此自強之根本三也一日蘇民困民之困不因於 朝廷之法令而困於奉行法令之人瘡痍之氓生計窮餓殍原屬正供而浮收折民不聊生訟獄本末伸冤而拖累權紳永無了結人命盜案一役下鄉數家破產至於抽釐助餉出於萬不得已各省苦累極矣而百物昂貴其受困終歸於民屬今日而欲蘇民困其 果安在哉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仍不外乎開地利而已兵燹後江浙粵徽等省荒田極多至今未能 墾者輒欲辦屯田屢經奉 旨飭查各省大員俱以為難行前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復奏亦以為墾得多註 不能試辦然則今日之荒田竟將任其廢棄乎臣愚以為欲開荒田仍應聽民自墾欲民自墾非寬其賦稅不可荒田之不墾固由於耕種人少資本太重而究不敢墾種者是由地方官徵斂太急其中輒上司者不盡不盡其取諸百姓者搜括無遺耕種之計朝定催科之吏夕來按籍而稽不遺餘力一經入冊即使稅羨亦必完此空糧相彼小民何堪此苛政乎誠能寬其禁令雨澤開荒者一概不闕或種麥豆或種蔬菓或種竹木悉聽其便總使小民有利可圖數年之後利息果厚而量料機必須別厚薄絕不能向來未數一律起科一辦如此一縣如此推而至於各府各縣皆如此安見大利不可漸興乎或謂甚令一說下例據案

上則中飽舞弊而公家獨受其損此誠難保其必無然地方官果能盡心民事嚴懲奸復則諸弊悉除利害不固  
豈可因噎廢食坐令數千萬頃地畝竟成石田乎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就各省地方情形酌切勸諭多開荒  
田寬其賦稅以厚民生而培元氣并通飭地方官嚴懲牙蠹私棍速理詞訟案件不准姑息遲延至整捐雖不能  
得不妨酌減二成恤商即以愛民自古富強之策未有不從百姓始自強之根本四也以上四端就臣管見所及  
分析陳陳如果根本既端一面寬籌餉需廣購船砲軍火等項以備不虞之需庶基址既固規模益宏內外本末  
無不具矣是否有當伏乞 采擇施行若夫輔翼 聖德以端本原遴選賢才以膺艱鉅嚴實寺以抑僥倖  
減營繕以裕度支伏請 聖旨俱在 皇太后聖慮之中無俟臣工總總過慮臣尤伏願 皇上  
兢兢業業慎終如始力杜紛飾因循之習而絕無急功近名之心常抱卧薪嘗膽之忱而不作耀武觀兵之舉天  
下幸甚區區愚誠不勝戰栗屏營之至所有敬陳管見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

謝賜訓平粵匪方畧 恩溥光緒二年七月十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兩江督臣沈葆楨咨承准軍機處咨開奉 旨頒發訓平等

匪方畧一部訓平於匪方畧一部由差弁敬謹齎送前來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感頌誌伏

念臣以諸生從戎十有餘年統率舟師馳驅江上當夫潢池盜弄積寇橫蹂 文宗廟皇帝命將出師

威伸捷伐 穆定教皇帝繼 志述 事運致中興臣身行在行間親承 指授迄乎宣瀛波勢函真風

清 異數殊施叨竊逾分實始願所不及豈夢想所敢期每與從征將士歌詠 聖恩追述 廟略愧無

鴻量基增乾坤茲者 鉅典告成 賜書下逮捧函莊誦益啟頌蒙無時事之多艱更寸心之滋懼兢兢業業

業驚懷軍中擊鼓之聲子子持操永守 天上琳琅之賜所有微臣感敷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多



會商江防情形摺光緒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為會商江防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岳斌前於抵金陵時敬辭到防日期陳明在事隨於七月十三

日由江甯起程上駛十九日至江西湖口鎮與臣玉麟會晤商議長江巡至湖口臣等三面會商

懇求實濟將領則以訓練并兵慎重操防為要兵丁則以氣習水性勤操操為先等至一汛必令汛船濶散中

流察看其生熟精熟者獎之生疏者責之力不能勝者革換之哨弁自都守以下悉試其槍砲分別中的不中的

鼓勵而嚴加教訓之此外船拿奸究該送行旅均須照章認真辦理不准稍有怠忽至總兵領將則與之講求陣

法精益求精務期江防與海防相表裏以俟將來扼要設守為慎固吾國之計臣等受

恩深重報稱愈難惟有

有力戒因循亟圖振作期無負

皇上慎重江防之至意臣玉麟入夏以來舊病續發不敢以精力復因稱辦

巡警於會商後即往九江上游巡閱湖北荆州湖南沅江等處臣岳斌即東下視山海口查看吳松崇明等處踴

行返掉巡閱上游所有臣等會商情形謹繕摺具陳再臣等分道巡應相距每四五百里會商奏報實恐往返艱

難擬請於尋常事件自行單銜具奏遇有大局緊要事件仍遵

旨會銜以昭慎重合併陳明是古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精祠江忠源等片光緒三年三月十日

再臣往來長江道經湖北間與該處紳耆接晤據稱前安徽巡撫臣江忠源任湖北臬司時偵武漢甯總收復招

來流亡撫輯瘡痍善後事宜盡心經畫前署湖廣督臣張亮基湖北撫臣駱秉章深賴其力旋奉所部在勇剿辦

崇陽通城廣濟等縣土匪以少勝眾剋期肅清地方護保安全功效尤為昭著該員殉難廬州

文宗顯皇帝萬念蓋臣准建專祠其安徽江西及湖南原籍皆已次第修建而湖北亦設專祠省分祠祭未舉思念難忘

等語伏思江忠源諫泉知中在咸豐三年春夏迄今二十餘年治績戰功猶傳輿論立祠崇祀允洽人心合無仰

懇 天恩准於湖北省城建立江忠源專祠如蒙 俞允查武昌城內蛇山之麓曹國著祠之左為湖南會

館祠之石為三忠祠祀嚴澤南李續賓李續宜三人應請即於其間並添江忠源木主江忠源為曾國藩所保  
平日以忠孝義節互相砥礪履歷至洵堪永垂靈 曠典優知兼其與身風尚又前湖北撫臣胡林  
翼撫鄂之日整頓吏治清釐漕政誠懇果斷規畫久遠不分畛域決策東征轉餉調兵躬任艱鉅卒成東南勦定  
之功與曾國藩羅澤南等講學則同方同術討賊則同心臣時從事行間見其報 國之誠和衷之推寔  
足以敦薄俗而表人倫曾國藩祠宇寬大毗連會館歲時祭祀藉資觀感擬添建一龕並立胡林翼木主於中庶  
湘人士既獲展敬恭宗仰之恩而來觀者亦共作忠義勇敢之氣又前湖北撫臣陶恩培咸豐五年二月因武昌  
城陷殉難同治三年前翰林院侍讀高廷祐奏請於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奉 旨允准以購地創造所費不貲  
至今祠尚未建查黃陂樓側原建胡林翼祠後湖廣總督臣王文韶即附其內以請將陶恩培木主一併附入分  
龕合祠經費無項另籌而忠魂並進俎豆或冀仰副 聖主獎勸忠義之至意臣與湖北督撫臣商所見相  
同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請附祀吳炳堯片 光緒三年三月初十日

再前甘肅殉難湖北候補道吳炳堯於咸豐三年初立水師時經曾國藩札調入營襄辦水師營務由諸生積功  
歷保花翎道員留湖北補用同治三年前陝甘督臣楊岳斌奏調赴甘五年三月甘肅省城兵變該員因彈壓圍  
官由楊岳斌奏奉 上諭加贈太常侍少卿給騎都尉世職入祀蘭州省城楚南昭忠祠該員自入營以來隨  
同克復湘潭岳州轉戰東下疊克沿江賊壘及各省城池攻剿六七有襄贊十餘年 介自恃艱險不避談操堅  
定心氣和平其汲引賢才駕馭將弁尤能化驕悍之氣服士卒之心非獨水師甚稱其維持即陸營亦資其聯絡  
曾國藩胡林翼皆歎為軍中不可多得之才至今水師將士猶思念不置現在湖北湖口要隘金陵均建立水師  
昭忠祠據妥徵候補道陳煥等稟請將吳炳堯 奏懇附祀前案查該員係水師最為得力之人各該處又  
係宣力立功之地應懇 天恩准將湖北候補道吳炳堯附祀湖北湖口要隘金陵各水師昭忠祠以彰忠盡

多川通

而謝上心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奏報巡江起程摺 光緒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五省水師由籍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每年巡閱長江一次上年

九月事竣回本籍衡州退省養調理病軀業經專摺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在案臣楚南散材以久病之殘

軀法 聖恩之優渥不責臣以官守得以差事餘閒歸籍養病自願何人庸茲 銖春捫心午夜感激涕零

自交冬令肝氣稍平仰託 朝廷福庇所有心中氣逆咯血筋骨疼痛左偏麻木等証不至增劇惟血氣日衰

一日精神年弱一年非草木藥物所能投效今年立春以來舊病加增稍一舉動目眩心搖不能自主呻吟仰臥

苦壯萬分臣一子承釗以廕生於上年五月 朝考仰蒙 天恩內用主事籤分刑部山西司行走請假回

籍福薄災生途次抱病冬月抵家醫藥罔效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身故孫承釗承家無次丁此皆臣殘廢病軀

於長江差務心神貫注及未能補救時艱辜負 恩慈罪戾滋甚命蹇德薄所致撫躬內咎隕涕深宵草名

惶悚竊念臣受 累朝深仁厚澤未報捐埃 皇太后 皇上慎重江防再以前事責斷不敢以夙疾久

擢遺家不造因私廢公稍涉遲延茲定於三月二十八日由籍起程巡閱東下與前陝甘督臣楊岳斌和衷共濟

督同長江提督李成謀先後分道按營察看務期各領將員弁兵丁勤慎操練勿令壞習劣者屢參怠者重懲隨

時咨明沿江督撫並長江提督彙案辦理以一事權臣智愚所及不敢備隱示恩私執已見其有稍涉嫌怨之事

自當遵 旨專奏以仰副 宵旰憂勤慎重江防之至意除俟查閱五省情形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扶疾

起程巡閱日期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查口情形摺 光緒四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遵 旨查明口地方江水入湖之處並經修補老堤建築新閘以衛民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上諭前據李鴻章奏湖北武昌縣縣才粉關河築堤有碍水

利調派兵勇前往平毀茲有人奏渠口堤開闢係農田民命要員勸報不實請飭覆加查勘等語渠口地方應否  
建業開垣為商民利害所係亟應詳細查明以昭慎重著彭玉麟楊岳斌前往詳細查勘悉心酌度據實具奏原  
摺及李瀚章前奏摺片均着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有人奏渠口堤開闢係農田民命請飭覆加查勘當降 旨着彭玉麟楊岳斌前往詳細查勘李  
瀚章等奏武昌縣匪徒連宗復效英匪派營勇前往查拏解散獲犯懲辦等語渠口地方究竟應不築堤該督  
撫所奏匪徒兇橫不法分別正法究辦各情辦理是否允當着彭玉麟楊岳斌迅速前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  
稍徇隱原摺着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天子軫念民艱事求足之至意跪請之下欽服  
莫名臣玉麟於八月初十日在瓜洲迎聞差次先奉八月初一日 寄諭當即奏報起程日期並聲明先行密  
查等因拜察後即改裝易服搭坐民船星夜上駛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湖北武昌黃岡兩縣所屬之樊口僅小  
划入樊口三里餘即築堤與說之處該堤雖毀形迹猶存橫不過數十丈寬不十丈由此再進則名九  
十里長港屬黃岡縣者六十里屬武岡縣者三十里此港九十里內港汊分岐旁連各湖如蔓瓜其右有洋湖  
魚湖月山湖溼湖鴨湖江夏湖蚌洲湖等湖共 二湖其左有板洲湖夏新湖三山湖係安湖等湖共六湖  
每年江水未漲之時各湖十餘里數里不等若江水盛漲由樊口入港右則歸家溝東港沈家溝等處灌滿各湖  
左則由楊溼溝曹邱溝東溝等處灌滿各湖九十里長港盡頭處日磨刀磯過磯始入梁子湖湖心有山有市鎮  
此湖於江水未漲時長圍不過三百餘里而東南西北俗稱九十九港東通武昌黃岡所屬之長港距樊口港也  
西通咸寧興國所屬各汊北通江夏所屬各汊又南通大冶武昌等縣所屬各汊而總匯出入之路則實在樊口捨  
此無路消瀉每年江水漲入各湖港汊不分一片汪洋兵湖各田無不變成澤國周圍則七八百里小民流離轉  
徙慘不忍言此樊口以內之湖河漢江江水浸灌之實在情形也查梁子湖各港汊兩岸皆平曠沃野農民賴以  
安業兵湖各州縣所屬田畝皆武昌縣十居其五各縣又居其五以武昌縣地大牙相錯多毗連各縣故也而武

曷錄之田畝又莫廣於三拔口上西洋坂中西洋坂下西洋坂此人據地寬倍稱九堡半若每年不被水災計墾耕種可播穀種三十餘萬石若石穀種如遇豐收可得數十石有餘約計可收穀三百餘萬石又加各州縣所屬濱湖之田畝雖地有寬窄田有肥瘠總計亦可收穀三百餘萬石而此六百餘萬石穀之收成全賴濱湖田地之不被水淹欲求沃湖田地之不被水淹全賴堤口地方之建築閘堤無閘則水無堵禦而田淹田淹則墾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為逃賊有閘則水有阻阻而田熟田熟則農得倍收之利 國多維正之供此事利害甚鉅是非甚屬關係甚重聚議處居民各執一說不盡以建閘為善者何也築口內乃魚米之鄉百姓謀生有二一則有墾產者以耕田為業一則無墾產者以捕魚為業耕田者惟恐江水內漲而禾稼被淹捕魚者惟恐江水不內漲而網罟失利利本相反勢不並存加以一築閘堤則商販貨物有盤垣起岸之費此亦稍有不便處兼以人數計之則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魚者不過十之二三以 國謀計之收田課則利倍千百收魚稅不過千百之什一至於商販之盤垣更屬害之至輕者况築口入湖生意大半皆油鹽雜貨分銷於江夏所屬之豹子湖山坡街賀聖橋等處武昌所屬之謝金埠牛鎮大冶德國所屬之保安街長慶街碧石渡等處皆有陸路可通本不專走水路惟系子湖心之梁子街一處不通陸路系自有湖內小划可以往來轉運倘因小有損於客商漁戶而阻礙百萬生靈待食之穀年年付諸洪波巨浸之中因小而誤大得少而失多可不煩言而駢矣然而農民恒弱漁戶恒強農民恒愚漁戶恒黠各湖濱魚業之虞曰三山湖月山湖橫山湖銅山湖惟三山表姓月山楊姓為巨族該漁戶最稱強強家有舉貢生監特為優待占奪大利表姓楊姓二族所置田地皆在湖外不患水淹每年江水愈大則網魚愈多一築閘堤雖不失業而利則減矣漁戶楊辛蔣楊鳴遠即土棍楊光朋等只圖利己不顧害人的話尤右訟棍袁田甫即增生袁兆麟互為瓜牙刻議斂錢包告包准包挖橫堤盜借各人名紛紛上控肆言恐嚇以聲聲響而所有呈詞寔出袁田甫一手致令被水地方全家困於追呼餓夫高在紳縹無怪各鄉農民恨責田甫次骨皆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至胡炳盧江懌沅向來皆係好事之徒近年自知做迹不預外事築口內各屬百

姓前因築成精堤急得善政地方安堵自去冬挖填精堤今春江水漸入百姓逃生無路急於重築橫堤公請胡  
炳燾為首江慎沅副之胡炳燾願權再三不允軍性泣求救命始允出而與民籌人數助每日千百小划折  
廢屋竹木幾廢陵觀石舟赴工次以期不日告成不使江水灌入以救未苗此實惠民不諳法律情急勢迫非真  
玩言觀法也當聞水陸隊伍將往彈壓之時內有不識輕重之民詳稱堤不成不能活命堤成而毀則不活命  
不如一闕而散稍紓憤氣胡炳燾泣勸阻而書吏辦事者亦悉戒其子弟不准妄為自取滅族故官兵一到即  
時散去否則禍變不堪設想矣以上各節皆臣五鼓草笠短衣親身查訪耳聞目睹異口同聲不敢妄參臆說經  
聽訖直再四思維悉心酌度欽全蕪口內各屬湖浜生命不能不修補老堤建築開填所謂老堤者派江黃柏山起  
築口四十里向有大堤足擋大江前而之水堤身漸已坍塌而堤脚尚屬堅結急宜趕緊修補並須於黃柏山以  
上添修里許方為有濟以該山上面尚有缺口可以入水也築口以內則宜修一石閘其橫置尺寸之寬廣可以  
度地布置惟必宜建石閘斷不可築土堤土堤易於衝決石閘活動而便於啟閉如今年水勢本非常有  
但使春夏播種之時倘有急患則江水與湖水消長隨時可以斟酌宜澆寔為兩全無弊之策謹將疏請築口內  
自古並無橫堤何以從前並無歉收之患不知山谷且有變遷何論江湖湖沙所淤朝暮迭更情形迥異臣咸豐  
初年從我江上目睹形勢從淺深迥異不知凡幾未幾泥昔日之成堤現目前之要務以須因時制宜官方  
稍遠遙漢子湖一帶現近冬令水勢依然浩瀚居民多未歸業被水災區錢糧必須核實蠲免免與滿地編戶與  
嗟既無可救之策不敢不為民生請命上達 宸聰至建築石堤後並應設立埠頭搬運貨物並由民間自行  
經理官制嚴土理條重懲濫索此則地方官稍能盡心民事即可令行禁止絕無沈弊惟湖北有湖通江之口尚  
多而情形與此不同好事者不得以此為例臣受 恩深重應遵母相拘隨之 諭據實陳除給批表申  
商楊光昭二名由臣咨明湖北督臣李瀚章撫臣潘震嚴飭督率務獲盡在嚴辦外其餘提堤開及被水災區先  
撥錢糧等事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訪湖北督臣林德運臣原擬候前陝甘總督臣楊岳波到

再行會同查勘一次頃接楊岳誠來文因其父病重業已奏明請假在案一時未能前來會勘臣未敢遽行  
臣王麟運 旨查明海口地方江水入湖之處必應修補老堤建築新閘以衛民田緣由奏摺因據陳代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拜摺後隨即起程仍赴瓜洲以下巡閱合北聲明謹 奏

覆奏水師宜練陸戰摺光緒五年十月三十日

奏為啟奉 諭旨水師宜練陸戰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巡閱五省長江事竣八月十六日

奏明回銜州本指退者養養病在案茲以六七月間暑熱進行積受伏氣歸里後感時症臥病兩月迄始調理

就舉於十月初九日水在軍機大臣寄字光緒五年十月十七日奉 上諭尤程寺少卿劉錫鴻奏水師宜

兼練陸戰之技一摺據稱師船水手必當兼練火槍刀牌跳躍擊刺之技其利有四不可專恃大砲等語水師各

營練兵之法原不專恃船砲劉錫鴻所陳有各營向來兼習者准當加意訓練精益求精其未經兼習各營著李

鴻章沈葆楨彭玉麟李成謀按照所奏情形酌量籌辦並著分別知照沿江沿海各督撫一體酌度辦理原摺均

著抄給閱看將此諭知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並傳諭李成謀知之欽此跪誦之一欽悚難名遵即恭錄分別咨

飭沿江提鎮並遵 旨知照沿江沿海各督撫一體欽遵酌度辦理臣查五省長江水師自咸豐初年創立以

來即行兼操陸戰火槍刀叉跳躍各雜技以備不虞嗣於同治四年前兩江督臣曾國藩臣會奏長江水師營

制事宜聲明小槍短刀長矛噴筒隨宜取用並定各營輪流更調之法總不令其廢弛爰遵所慮正與劉錫鴻之

奏相符合歷年巡閱各營除使船演砲外均隨時考試雜技以定等差茲復仰蒙 聖諭周詳惟有會同長江

提臣李成謀嚴飭各水師將弁兵丁於刀牌火槍跳躍諸技認真講求以期精益求精諳陸戰仰副戎 皇上

整軍練武慎重江海防務之至意所有奉 旨水師兼練陸戰欽遵辦理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整頓水師摺奏布覽 光緒六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遵 旨整頓長江水師預籌布置恭摺由驛履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初十日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此次崇厚出使俄國議辦條約章程擅自回京現已降旨

將崇厚革職等因着各該將軍督撫等預為籌畫等因欽此又於二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六年正

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王大臣等會議籌備邊防事宜一摺長江水師着彭玉麟李成謀認真整頓隨

時加意巡防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宵旰憂勤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跪誦之下欽悚難

名臣伏查西洋構難垂四十年大率由英人主其議而各國隨之俄羅斯立國較新遠於此素聞取利蓄謀愈狡

為害愈深早為 國家隱慮近復吞并西域各回部與中國緊相毗連自西而東周環萬餘里乃以疆遠伊犁

多方要挾藉端開釁日本與俄接壤又以擅廢琉球方與中國相持更慮兩國相為比附以逞其計臣愚於洋務

素未諳習應期應撫 朝廷自有權衡惟就目前情形計之海防與邊防既須並設即內地水陸防務不宜稍

有疏虞蓋自髮捻苗回次第戡定仰體堯舜好生之德賜從周治故所在多後恭咸豐年肅盜內擾外顧未遑致

洋人乘間而入益設海外有事應嚴防內地奸宄不令乘間而出善兵善餉權在疆臣至於長江水師臣奉

命巡江督率操防是其專責惟有盡心竭力期策萬全已密商提臣李成謀慎選久於戰陣將弁抽調江南安徽

提標瓜州鎮標板板戰船為前隊江西湖口鎮湖北漢陽兩鎮標板板戰船為二隊湖南岳州鎮標板板戰船為

三隊其各標未派出師將弁各戰船不獨各守本汛並派兼防已調出師之汛地嚴密緘使江面不致空虛預

防土匪竊發茲已規模粗定一聞有警即可照派出師不致顧此失彼目下無事臣惟有扶病督同提鎮認真

預不勤聲色照常操防仰副我 皇太后 皇上疊次 諭旨各鎮詳望以期周密之至意臣賦性愚

戇仰荷 累朝知遇最深目擊時事艱難一息尚存斷不敢顧惜身家亦不敢因恭值事惟當靜以待動隨時

應變時以謹慎小心冀以維持大局至長江水師臨陣除槍砲外尚有應用制敵器具臣當與沿江各督撫臣和

衷商酌隨時咨取應用以免貽誤所有遵 旨整頓長江水師預籌布置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由驛馳陳

彭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舉人材疏 光緒六年五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保舉人才謹就所知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臣巡閱長江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荊州途次欽

奉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諭前因時事多艱需才孔急迭經諭令各省督撫等保薦人材以備任使

惟恐奇才異能之士伏處尚多該督撫等見聞難周尚未盡登荐剴必須周咨博訪以廣搜羅著大學士六部九

卿各直省將軍督撫及曾任統兵大臣彭玉麟楊岳斌加意訪求其有器識宏遠通達治體為守素優長於吏事

以及才學過人足任將帥曉勇善戰足備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曉各國語言文字善製艦械精通算學足

供器使並諳練水師事宜者無論文武兩途已任未任均着各舉所知出具切實考語秉公保荐不得徒據虛名

濫等充數亦不得以無人可保一奏塞責庶幾人材輩出變急可濟以副朝廷延攬人才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

此 旨 皇太后 皇上殫精圖治延攬人材之至意伏讀之下欽佩莫名臣賦性愚陋衰頹昏既常存

以人事君之誠愧無真知灼見之明固不敢濫舉以市恩尤不敢謬舉以貽誤願念 國家以得人為本人才

以復引而彰我 朝深仁厚澤養士二百餘年英奇蔚起循資格而登進者固不乏人單與以來文武諸臣

迭建功績大半由於荐擢或拔自田間得諸偏裨為蒙 特達之知立加 破格之賞以故震宇肅清地方

總輯今者海外各國重譯修和每有中外交涉之事用才愈多需才愈亟 諭大學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將

領暨撫虛心訪求秉公舉荐必有魁奇類異之士以副 聖主求賢若渴之心臣愚以為才難得其全惟明體斯

可運用才必優其寬雖片技亦可奏功 誠旨分別器識為守以及才思聰勇與夫曉習西文製造算學之人

是即制治之大原器使之妙用臣不敢不博達 飭以效一得之愚昔言我行轉戰富注意於人才近年江上

延巡亦留心以訪察或臣見不敢自誇詢諸眾論而無疑或人言稍有不同必謹詰其事而始決臣平生所知者

得文員十八武員十七人開單臚列銜名籍貫出具切實考語恭呈 仰覽其應如何擢用之處 朝廷

自有機術非臣下所敢妄擬臣昔年從軍進接多德楚人故所樂將弁楚人為多未敢存避嫌之見但就其才具切實體恤所有遺 旨保舉人才緣由理合恭摺田詳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謹將保薦文武員弁銜名籍貫履列清單恭呈 御覽

謹 旨調操兵輪船片光緒六年五月初一日

再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六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吳元炳奏密陳江海防務各摺片覽奏均悉吳松口為江海入江要道江防海防本屬一氣必須互相聯絡臨事方無隔閡之虞彭玉麟李成謀於輪船駕駛操練各事宜素所嫺習著各於每次巡閱長江之便就近赴吳松口會同李朝斌於常操之外將各兵輪船調操一次嚴核動情分別賞給以期互相參証精益求精彼此均應較靈更為得力等因欽此臣查吳松口係長江咽喉最為緊要海防較江防尤須慎重該處所設兵輪船自宜加意操練與長江水師營勢連綴互相策應庶有備無患臣一俟巡閱長江事竣即當飭遵前在吳松口會同李朝斌調操各兵輪船認真合操分別賞罰以期悉成勁旅謹附片先行履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遵 旨酌度分駐處所摺光緒六年八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酌度分駐處所以聯聲氣而赴事機密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六日在鎮江府進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六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慶軍府右庶子張之洞具陳應防要地事宜關與軍實所繫江防應專派重臣督辦宜令彭玉麟親駐吳淞江陰等處及早善備一隊自隊為扼要設防起見彭玉麟能否各該處善辦即着酌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憂念江防不虞求詳之至意欽佩謹名編以言江南海口防務者恭講吳松口扼長江之要宜於該處得力設防臣愚非謂可置吳淞口於不問也但以水道變遷應究分昔情形不同偏在一隅恐有顧此失彼之慮是以奉 命進江以來隨處隨時留心察看謹據舉形勢酌擬臣分駐處所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吳松乃外海入內海道浦江必由之

口為蘇松扼要門戶於長江不相涉也外海入內海之輪船左為吳淞口其右尚有崇明懸島一路東西相隔百  
數十里一片汪洋敵船若不進黃浦江即不必由吳淞入口但由崇明北繞白茅沙便可直抵狼福山徑趨長江  
江陰福山屬南岸近來運沙機礮洪路輪船不能直行悉繞狼山北岸而入江陰非吳淞口之防所能禦也此  
時防長江海口似應並顧狼福山方為周密吳淞砲台堅固江南提臣李朝斌每月在該處督操兵輪督臣劉坤  
一恐其為數無多似再以北洋撥來蚊子船四號益之吳淞黃浦口寬不十里得此布置敵船當不敢再犯蘇淞  
惟狼福山入長江之口南北寬百餘里敵船若由此路徑衝江陰其勢甚順似狼山江陰之防與吳淞宜並加嚴  
不可偏廢而又不易扼守心竊憂之臣似宜往來吳淞狼福山江陰焦山上下無事則督飭在防兵勇勤加操演  
有事則相度緩急隨機策應總期彼此兼顧聲息相通臣既兼顧各該處一有警報自宜朝發夕至以起事機長  
江三板長龍各船不能經海上風濤擬由南督臣劉坤一酌派兵輪一號暫交臣乘坐出洋以為分赴各該處之  
用一俟海上無事此兵輪仍歸防所臣於七月初巡抵江陰以下狼福海口由該處返極入江現暫行駐泊焦山  
就近整頓南北岸砲台防務而今年舊病增劇近復為瘧疾所困秋暑尚熾已披重綿自顧羸軀深恐難以任重  
第 君父焦勞於上為臣子者豈容一息偷安江防更責無旁貸設有風鶴之擾謹當相機分赴各該處督同各  
將領實力嚴防不敢藉病稍涉推諉除江防應辦各事隨時函商督臣密為籌備外所有遵 旨酌度臣  
分駐處所是否有當謹由驛四百里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各省均在籌辦防務各兵  
輪一時未能齊集吳淞臣已函約江蘇浙江兩提臣於八月底迎海會哨之便齊集該處由臣親督會操一次俾  
本位不致拋荒亦藉以節省經費合併陳明謹 奏

奏報巡江并會操兵輪船摺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事竣并在吳淞口會操兵輪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每年巡閱長江本  
年復奉調操兵輪之 命三月初九日在衡州本籍起程十六日行抵長沙恭摺 奏報在案臣拜摺後派

江下巡查察湖兩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水師考驗各弁兵數能並登岸校閱洋槍又矛刀牌各雜技體處廣  
加告該分別費撥八月二十六日信長江提臣李成謀乘輪船由江陰出海駛抵吳淞其時安徽省之定海江蘇  
省之馭遠威靖測海靖遠浙江省之伏波超武元凱各兵輪已充期齊集該處合共兵輪八號臣隨會同李成謀及  
江南提臣李朝斌署浙江提臣喻俊明督率各操先演大砲中水戰者八成九成不等復於吳淞大校場調集各  
船勇登岸演放洋槍中砲者亦八成九成不等臣量給獎賞以示鼓勵其未能命中者則面予戒飭示懲并與各  
管駕官三令五申令其勤加訓練察看各船員弁勇丁營規整肅勤奮耐勞則提臣李朝斌認真講求之所致也  
各兵輪製造尚堅固以涉慮風濤惟一得之愚竊謂用以接仗衝鋒尚須注意頭梢兩砲較為得力臣今年觀氣  
之德較甚於前秋衆砲略血應存至今尚未全愈昨扶病出洋被風浪顛簸嘔吐不堪目眩頭昏強為支林而江  
防喫緊不敢稍涉偷安現雖迴瀾事竣仍駐泊焦山不時往來江陰狼山吳淞等處督飭各將領加意預防其應  
辦事宜隨時與督撫臣就近商榷俟上海無事再行奏請入浙就醫調理病軀所有微臣本屆巡閱江海事竣緣  
由理台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旨酌度摺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

奏為遵 旨酌度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六年九月初九日在狼山洋次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紫瀾王先謙奏長江水師請飭彭玉麟酌度或將各營量為調撤者擇要隘歸併

先紫船隻祀位有不合用之處酌量變通務求盡善聞滬船廠所造兵輪船請併歸彭玉麟總理並令保舉賢員

協同管理將弁兵勇丁歲加節汰由長江水師中選擇候補其不合用之兵船由該侍郎會商船政大臣奏明改

造等語所奉各節是否可行着彭玉麟體察情形酌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博采兼諮不厭求詳之至

意欽佩難名臣承辦江防責無旁貸天良具在斷不敢稍存推諉之心而再四籌思惟求於事有益若不自揣其

勝任與否而淨募任事之名亦非臣之所敢出也既荷 聖明垂問謹將愚慮所及者悉心酌度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原奏長江各營量為編撥擇要屯紮如蘇州一節查各營分汛地段本係其要者嗣或  
由分歸總或移密補疏前督臣曹國藩等因地布置百費經營臣玉麟定與奏未幾日下事機未竟結好即禦侮  
先聲似兩者須為兼顧兩江督臣劉坤一新於鎮江并國山關南北兩岸添駐防營應以壯長江聲勢臣復派定  
吳標瓜州鎮標為前隊迎擊之師江西湖口鎮標湖北漢陽鎮標為二隊接應之師湖南岳州鎮標為三隊分守  
之師於本年三月十六日奏明在案將領各有專責臨事當不至誤皇水師兵丁便船滿地外復道 旨為每  
刀牌各項雜技平日帶其筋骨乃能隨警即行其隨時警備臣之責也原奏長江船隻砲位酌量變通一節  
查長龍船板尋船以之抵禦外國兵輪其力誠有所不敵第水勢湍急港道紆曲之處為輪船所未能到者則非  
長龍船板不為功即船若入內江此項船板尋船未始非間道出奇之一助不但為平日雖補所必需也其砲位  
之大小輕重皆就船酌配船既仍舊砲位自無須更換原奏開流輪船管駕官於操練駕駛毫無實濟豈汰換將  
弁兵丁及不合用之兵輪會商改造一節查管駕之效驗而易見開局各輪船尤屢經涉歷重洋者臣此次調攝  
各省兵輪於水陸分操大砲洋槍命中均在八九成以此類推其未經會操各船當亦不失之遠至將弁兵丁其  
不得力者自應隨時察驗汰換以曾歷海上寬境者為尚似不必拘定長江水師中至於各兵輪之缺憾者無頭  
梢砲蓋船之衝鋒破敵蹤跡尾追以及禦後防危其得手全在頭砲梢砲之力此一定之理不可廢也吳淞口昨  
泊有英國兵船一號李朝斌親登察看該船已改用雷頭大砲此其明証惟已成各船其船頭風於地位碍難拆  
改若強屈社柳之性更恐所費不啻虛語 旨飭下閩省將軍督撫臣及船政大臣俟後續造兵輪務須預謀  
地位妥設頭砲梢砲則盡善矣原奏兵輪歸臣總理並非舉督員協同管理一節查臣自出師以來往來江上已  
二十餘年海上波濤實非所習今已老病痼瘵於長江大風猛浪已苦眩暈外海顛簸愈難勉支以臣受 恩  
深重履朽殘年復何所惜惟是事來有濟力不同料現正講求兵輪操務之時若統帥不得其人恐益起外人輕  
視之心而阻將士奮勇之氣事後即治以冒昧從事之罪於大局所損已多且江南及各省兵輪前督臣沈葆楨

辰臨江南提臣李朝斌合據署督臣吳元炳復奏由臣及長江水師提臣李成謀每年調操一次似此互相考校將士益當凜懍日習於勞如有懈弛因循者臣不敢引嫌護當隨時參辦江防係假臣專責疊蒙 皇太后

皇上諄諄告誡更何敢稍違餘力上員 生成李成謀李朝斌及福建水師提臣彭楚漢皆前陝甘督臣楊岳斌舊部之三臣者勝談其優守廉潔勇於任事臣寔自愧弗如其體 國之忠尤不分畛域隨事和衷

江海已久馳為一氣臣意以為江南及各省兵輪不如專責成於李朝斌一手合操信用不疑俾得逐漸整頓仍由臣及李成謀每年調操一次以期參觀互証益密益精似更無庸另立總理協理之名反致不能盡其用各將

士日久相習指臂則驅遣亦靈矣以上各節謹就愚慮所及者悉心酌度上達 宸聰不敢巧避其難亦不敢自詭其短為其所能為之事盡其所必盡之心力衰而志未衰臣所措以少達 高厚者亦均有道 旨酌度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造小輪船片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

再昔之所謂海戰者多係剿辦中土水寇前明之倭患棘矣未聞用兵輪也彼族杜蕭風濤船堅砲利我舍海口可扼之險而角逐於茫茫巨浸中臣愚未敢信其確有把握前兩江督臣沈葆楨所以於鐵甲船三致意者其大指恐彼族以鐵甲橫截海口則內外之氣脈立斷他船非鐵甲之對不得以勢均力敵者併與一術兵家所謂救急之兵非謂有救甲船而諸船可廢也若用以爭勝洋面則我少彼多彼不妨置破斃於不顧我不能為孤注之一擲執嚴孰能得失判然臣博訪周諮講求數四似宜多造十七八丈長之小兵輪以期利用閩局所造各船分撥各省外存者無多且尺寸亦未能恰好此非通力合作不足以濟急需此項船隻少須有十號方可自成一軍每號工料約須七八萬金稍充其數有百萬足以集事其船重在頭稍兩砲亦酌配邊砲以輔之由長江運派久經戰陣之員為管帶官再選通習洋語算學之學生為幫辦管駕募沿海各島漁戶為兵勇既可收熟悉風水沙性之人材為將來推廣之用又可免敵人招此漁戶作奸細為害內地該船不爭大洋衝突無事時則巡緝洋

二二

西有事時則防堵海口若敵船竟衝入江則以之四面環攻跟蹤追擊或誘至淺處彼已如陷泥淖我則游泳自如尤為勝着臣與長江江南兩提臣及狼山福山蘇松三鎮熟商至再詢謀僉同不敢不將一得之見上乞宸裁如蒙 俞允應請 旨飭下兩江兩廣督撫臣福建將軍督撫臣及船政大臣分飭嚴為趕造此項小兵輪十隻以為江陰以下海防之用仍交江南提臣李朝斌合操以資熟手而壯軍聲是否有當謹附片陳陳伏乞 聖鑒核擇施行謹 奏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二

奏報巡江起程摺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督

督每年巡閱長江並出海會操各兵輪船一次上年八月事竣以俄事吃緊不入浙江休息暫駐江南不時往

來江滬吳淞操防業經專摺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在案旋以海防警報頻來臣每月出海督操查看水陸

防務一次即在江南度歲未敢休息調養病軀開年以來海防安謐刻下俄事已結自長江魚山江陰以至吳淞

水陸操防如故未敢懈弛此時無事其海防事宜應歸南洋大臣兩江督臣刻坤一專政以一事權無庸 臣 兼

顧春水方生長江是 臣 專責長江湖河縱橫萬里在在防閑宜謹 臣 自應仍遵前 旨出巡 臣 楚南故材以久

病之殘軀沐 聖恩之優渥不責 臣 以官守得以差事餘聞隨處養病自領何人膺 殊眷感涕零難

碎骨粉身莫能圖報為一往年冬令肝平病不增劇可借調理休息稍蓄精神去冬以海防吃重十一月在吳淞

防次嘗略血一次十日始痊今年正月立春後心中氣逆咯血以及舊創筋骨發痛疼痛連病加劇心動神疲恒

難自主頑唐老病苦狀難名然以一介書生受 恩深重一息尚存不敢以夙病久擗因私廢公稍涉遲延雖

仰以伸吟不須奔走有舟可行茲定於三月初十日由江南海防差次起程先出吳淞海外會同江南提督李朝

斌閱操兵輪船水陸槍砲技藝再行入江督同長江提督李成謀先後分道接營接看務期各鎮將弁兵安不志

危勤慎操練槍砲樂舵刀矛藤牌跳躍各雜技精益求精劣者嚴懲善者優賞隨時咨明沿江各省撫並長江提

督彙案辦理以一事權 臣 督慮所及不敢徇私示恩其有稍涉嫌怨之事自當稟 諭旨專奏待參於此海

上得一日平安無事正海內得一日整頓武備之時 臣 不敢自昧天良因循頹頹以壞 朝廷功令而疲軍政

惟知盡職盡心以仰副 宵旰憂勤惟重江海防務之至意除俟查閱五省情形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決疾

起程巡閱江海日期理合先行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起程巡閱江海日期理合先行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力阻鐵路請造小輪船片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俄人遠播 天威革而革心敬服 懷柔刻已無事可漸舒 宵旰隱憂兵從來和局漢唐所有而軍

于爾奴之遠播仍復屢開滋擾為患者蓋彼族性同犬羊貪狼無厭只知畏威不知懷德伊古以來如是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邊海之防久疎未備復因洪楊粵逆之亂兵力不暇及遠以致善美各國乘間入我內地屢肆

鳴喝屢討和局在我 朝廷厚澤柔遠無微不至而彼族類則得寸進尺得尺進丈至於今日不可收拾臥榻

之側已為他人鼾睡普天之下稍存血氣者莫不髮指實以我不能自強學尚西法食其唾餘非備彼不行此所

以不能威服遠人俾該族肆其犬羊之性玩我於掌上故也今俄事倖和兵事不興實賴 朝廷威德兼施所

致幸此時海上得一日平安正我海口得一日預備疆臣大吏臥薪嘗膽同心合力和衷共濟正在此時機不可

失也趕緊添造輪船廣儲軍火拔擢人材籌餉籌兵不當用者宜極力持節者不可附和以備事應當用者為不

可節者務期軍事未是以成事方稱未雨綢繆老成謀 國之道論一面講求武備以先固藩籬外仍一面講

求吏治軍政士習民風以固根本庶可日漸於強以服遠人可免無事倘或此時倖免無事前偷旦夕之安不防

轉盼之危得過且過甚至因循世沓粉飾顛覆以圖爵祿亦或好大喜功徒炫才能虛糜庫款專講洋法舍己求

人用夷變夏不復顧後三思則為禍非臣所能知也從來強兵必先富 國未有不富而能強者此時國富民

貧求富之法只在節奢鉅款以不宜用之費以分濟當用之費則費歸實用矣一處費不糜處處之費悉不糜如

居家飲食酬應不稍浪費而月積年累才求富而自富於無形之中治 國如治家理在宜然也即如購鐵甲

船造火輪路此鉅費之糜何為乎不思自強之法而欲借他人之法以為強是自欺也是欲糜餉 國款千百萬

臣愚以為他人作嫁也從來有海防無海戰之法兼海口不設法嚴防以固門戶而欲以鐵甲爭勝於大洋果能

有把握乎茲不具論即以鐵路而言無非欲求自便不思便於己者亦可便於人我能於此鐵路往來彼亦能於

此鐵路往來官軍可於此鐵路往來法賊亦可於此鐵路往來且住年雲南之贛為鐵路也吳松之費亦為鐵路

也固有不准洋人開鐵路而永禁在案者今乃自開鐵路不但使洋人借為口實亦且即此開洋人多事之端我自作俑能復禁彼洋人不於中國舟車所不能至之處而遺鐵路以至之乎長江萬里之險天所以限南北也

能戰能守鐵路成則長江天堑失王營到京千五百餘里程途供行李往來為生者數十萬人鐵路成則此數十萬人生計絕饑寒所迫必至散而為盜此可慮也大河南北近歲水旱頻仍紳類

愚賑恤得以無事然人事無常天時亦無常倘或雨暘不能時若加之王營至京失業數十萬游民難保不萌亂階

鐵路切近此尤為可慮也是言鐵路能獲大利者臣恐大利未獲而大害隨之孰重孰輕不言而明況此時各海口急宜籌辦要務無費可籌莫若即此鉅款分作海口防務之急需使國海口之防靜以待動有備無虞

而後內地始能從容謀及強否則永不能富強而能外侮不入內患不烈乎應請我 皇太后 皇上聖智獨斷不准開此鐵路先節此慶費之大款以辦急需臣去年秋奏請於吳淞海防添造十八丈長兵輪船十隻為永遠國長江門戶之要務仰蒙 天恩俯允飭江南等省分造以期速成此軍查此款經費無多而急需籌備應請於節省此鐵路鉅費中分十分之一

飭沿江各督撫同力合作善款酌助南洋大臣迅成此功以先立自強之一端臣一介書生不學無術加以老病積庸無能為也而愚獲戾性不知忌諱時際艱難不安聲價雖無位之可尸實有職之當盡用敢直陳是否者當不勝快惶待命之至伏乞聖鑒訓示謹 奏

再臣去秋巡江事竣奉 諭旨籌辦焦山江陰以下至吳淞一帶防海事務維時俄事吃緊籌撥項來臣學

識才疎惟有盡職盡心以力之所能為者而為之力疾籌辦未敢稍存欺懈查江陰以上焦山以下其中有南岸

圍山關山岸東生洲江面最為險隘臣以前兩江督臣李崇義鑿造沿江砲臺時所擇之地歷年以來兩江督臣屢為悉以軍需總局司道所議庫款空虛於此籌備未及修理臣去年八月親赴該處確查舊有道光二十二年所築兩岸砲臺基址尚固稍為損壞尚易修理所有以前存儲廢砲年久為風雨銹爛多不可用然其地柳林崖

葦窠足以安砲作埋伏之師合乎兵法出不意攻不備也無如難善大砲以及兵勇守護一時不能應急臣因商  
長江提督李成謀於長江上游水師各汛不急之處抽調洋裝大砲及各陸路炮臺舊存可用之大砲共得七十  
餘尊以船運來該兩處飭派瓜洲鎮總兵吳家榜就近調該標將弁抽發長龍輪板戰船齊集團山關東生洲一  
帶擇要重新修築砲陣營壘營房及子藥房添設砲藥開濠築壘即以吳家榜督隊不日成之抽調水師戰船兵  
一半登岸駐守操演各隈大砲仍留兵一半在各船以防不虞為一時權宜應急之計惟慮後路空虛旋商兩江  
督臣劉坤一派來九江鎮總兵章合才所統合字老湘勇兩營來分紮兩岸對向防守自去秋及今春均能各盡  
心力無懈刻下俄事已結春水方生長江各港分歧急須水師各歸汛防此時此處無事不須長江水師將弁  
兵丁在此羈留兼顧臣已飭吳家榜將團山關東生洲兩岸操練砲之將弁兵丁仍調回各船悉歸上游各汛  
地以重江防而專職守所有去秋在長江上游水師提鎮各標調來應急洋裝大砲仍飭以船運歸各標遵照用  
所有臣於別處陸續善來或萬斤或數千斤之大砲即存此處以備將來有事之用均商南洋大臣劉坤一飭陸  
師老湘合字營專官以免遺失以一事權又焦山都天廟兩處舊修暗砲臺向係章合才營勇連軍需局司道勘  
定地位修築看守至今雖屬堅固但江路逐年變遷其暗砲臺共有砲八尊不得力雖有若無臣於去秋在彼察  
看不能不改地步以期該地得力命中即飭章合才督飭在防將官記名提督陶定昇參將彭怡威率在防勇丁  
即日擇妥溢修改造明砲臺八座亦不日成之較舊造暗砲臺工程一律堅結完固即擲不得力之大砲安於其  
中修演的當並未動用軍需局經費係合字營將官自願規効無庸報銷至於團山關東生洲兩岸砲陣營房子  
藥房土木磚石砲架檣欄砲蓋一切係吳家榜督水師兵丁所造臣亦不時親往監修不取糜費其用去湘平銀  
二千七十餘兩由吳家榜撥兩江軍需局另行報銷所有焦象山都天廟砲臺團山關東生洲等處砲陣均是章  
合才老湘營分守最稱得力軍民相安地方得之查章合才老成諳練拙於逢迎精於治事營伍整肅實事求是  
各將官勇丁亦皆久經戰陣多由甘肅受傷乞假歸湘傷愈來此者臣留心察看數月之愚昧之見章合才並江

陸地臺統領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吳松口砲臺統領紀名提督吳宏治以及各部下將官均身經百戰誠為精實不尚虛華有為有守又曾帶隊守粵陸師江蘇候補道王之春鎮江府參將姚增戎均有為有守遇事可靠謀以上行 宸廩合併聲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覆奏加意籌備片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本國商議琉球一案降旨交南北洋大臣等會議日本使臣突戶璣於未經議定之先即自棄前議悻悻而去其所請各節於中國存球之意尚未盡善未能即予准行該國不遂所求尤難保無藉端要挾情事所有沿海各自行防務自應嚴行戒備著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吳元炳譚鍾麟勒方錡周桂祺裕寬督飭各營妥為備設不動聲色靜以待之毋得稍有疎懈聞日本遣小鐵甲輪船兩隻可以駛入長江並著彭玉麟李成謀加意籌備毋為所乘定海一廳四面環海應增調閩省輪船以助兵力並著何璟勒方錡譚鍾麟黎兆棠會商辦理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彭玉麟吳元炳譚鍾麟勒方錡周桂祺裕寬並傳諭黎兆棠李成謀知之欽此臣當即恭錄傳諭李成謀一面飭長江水師各營不動聲色嚴密設防靜以待動不敢稍涉疏虞查定章今年巡閱係由下江溯流而上長江提督李成謀銜甚向駐下江臣並由商議提督從後進以便就近督率水師將營嚴防由海入江各要隘此時日本尚無舉動臣自應仍照章巡閱上駛設或下江有警該提督李成謀著成語練調度有方極為可靠再會同瓜洲鎮總兵吳家榜率督水師三板堂志同心相機辦理必可得力臣無論巡檢上江何處一聞警報立即附搭招商輪船晝夜下駛以重防務而慰 宸廩合併聲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遵查兩江總督兼欽捐光緒七年七月十六日

奉為遵 旨確切查明據前其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七年七月初五日在江西鄱陽湖口遇火水准軍下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有人奏兩江總督劉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樂年來精神疲弱於公多日

事不能整頓沿江砲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砲烟氣迷目甚或坍塌又有人奏該督嗜好過深廣蓄姬妾務見有客且從容家丁收受門包在廣東所築砲臺一經震盪盡行坍塌各等語現在東南海防正關緊要所奏是否屬實著彭玉麟按照所奏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江南海防辦理有年究竟有無紀據著彭玉麟擇其詳紫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視長江原議以專責成原摺片著核抄給與閱看將此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素性迂謹恭膺巡視長江之命惟期與沿江文武諸臣和衷共濟思慮預防職任之外不敢與聞今奉

諭知查明督臣劉坤一被參各節自應據實覆陳不敢稍有徇隱查劉坤一心地寬平向無嗜好始隨江志源征剿粵逆屢樹戰功及任封疆勤勞著者在 聖明洞鑒之中惟勞瘁多年體氣漸弱前在廣東復定瘴

瘴致有脚滿痲疾等醫為言洋烟有升提之力因而夜吸數口以期止濕解公以之欲禁則舊疾復然畏病故遷延難斷劉坤一常自怨艾尚非耽於逸樂又查劉坤一年逾五旬未有子息置妾為嗣情計亦誠有之在言者未嘗無因在劉坤一勢不得已與耽於逸樂者情有不同劉坤一到任之始公事原欲整頓客至應時立見家丁廢

行首及巨曾見其張貼示諭犯者驅逐惟兩江總督管轄三省公事浩繁非精神四圍整頓實大不易非因公來見之客亦不無謝絕之時家丁收受門包各者已成陋習往者推闡督臣自國藩前督良沈葆楨所言之屬真能

弊絕風清餘則精神一有不測情弊即有難防若縱容家丁細訪劉坤一實無此事至 諭旨飭查劉坤一在廣東時所築砲臺一經震盪盡行坍塌一節臣相去甚遠無從訪查竊思海防砲臺關繫要兵可百年不用不

可一日無防防備不實無從周應請 諭令兩廣督臣張樹聲確切查明始事如有未周繼任即宜補救封疆大吏責無旁貸應改遣者力圖改進應修養者力圖修整必思於 國事有濟豈得以前後相推張樹聲素

性公忠曉暢軍事自能熟籌善防慮未然而至 諭旨飭查沿江砲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砲烟氣迷目甚或坍塌

塌江海防務辦理有年究竟有無紀據一節查沿江砲臺非劉坤一一人任內所辦前督臣李瀚章亦兼於同治十年

年更始經營以固海疆之防惟砲臺之設首在擇地次在得人次在得法李瀚章志清恪吏治足以表率群僚

而軍事務閱歷較少當興築砲臺之時尚且擇劫要隘臣愚以為砲臺守險須在繁衆易守之處可省兵力為要不在散漫難守之處貪多為壯再四詳勘謹擇海船由狼山福山口入江之江陰城鼻嘴劉閣沙南北兩岸對峙可守為第一重門戶次則團山關東生洲南北兩岸江面最窄有險可扼為第二重門戶再次則象山都天廟南北兩岸象山雄峙中流相為犄角有險可守為第三重門戶江陰以下形勢寬濶似可無庸浪費象山而上險阻雖多然皆長江之望塵金陵之臥榻矣李宗義復奉司道軍需總局各員往勘數次定議興工局員候補道趙繼元專司其事以李宗義為不知兵性復和平逐一任己意而行目空一切只修象山山江陰兩處至團山關並北岸各隘盡以為非棄之不築所築者多用暗砲臺故每一發砲烟氣眯目事屬誠然復於鵝鼻嘴之外大小石灣黃山港等江寬散難守之處任性主持修築多臺不問有砲無砲象山而上至金陵亦復如是所謂發砲陸上坍塌者即此等處也沈葆楨總督兩江後趙繼元丁憂回籍北岸各隘砲臺臣復商之沈葆楨親往察看始修成之象山砲臺之不喜者始修團山之去歲劉坤一到任趙繼元起復入局臣約劉坤一親赴下游查閱操演臺砲自見其弊雖守江陰統鎮福建提督唐定奎同酌議折去無關緊要之砲臺三十餘座移出砲位以塞無砲之臺復修改明砲臺數座以免烟味木塌石墜傷人之弊且砲臺操練以子藥為先務戰船相輔拒敵以火器為急需江甯總局子藥稀少領取不易如噴筒火蛋火珠火箭火包之類皆水陸諸軍打仗之急需乃該局全無製造時際艱難經費原屬支絀然似此要需豈可概行即省且善善者凡事必擇輕重緩急之分彼無益之工不急之備往往糜費巨萬置諸無用之地又復聽其損壞而應急備者反委以無款可尋名為博節實則因循靡有砲臺徒壯虛聲難期實濟臣未敢言有把握也欲求實有把握仍以得地得人得法為先要隘之臺須常增築加修添置砲位製造之法尤須精益求精所有團山關要隘於今春經劉坤一親勘明白近始修理封疆大吏固須得人委員辦理亦責得人劉坤一稟實素弱前在廣東時奏懇終養奉蒙 俞允時會艱難受 恩深重遂不敢復上乞退之章上年與臣察看團山關形勢及各砲臺操演水陸兵勇並出洋一次終日登山涉險步履

多引

高便於臣惟難耐勞苦則夜倦精神不如前兩江地大政殷值海疆之重防全該督之晚節出日逾格鴻施臣  
臣未敢妄請伏請 諭旨令臣擇要駐紮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閱長江原議以專責成一節查  
巡閱長江是臣職所當盡之事不敢不竭盡微忱惟整頓水師必須巡閱往來查訪方周操練方熟勢不能擇一  
要地駐紮反覺散漫難稽是在做事已結海宇澄清而防患未然正當乘此無事之時力固海疆之屏障臣久病  
之軀難兼海防重任仍請 天恩派南洋大臣專辦海防俾臣得專巡長江免致貽誤所有遵 旨確切查  
明各節恭摺奏實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善費趕造小輪船片 光緒七年七月十六日

再臣愚見凡砲臺必須另有水陸二師互相輔助不成孤注始有把握如長江內各砲臺有長江水師船板臣已  
商定長江提督李成謀預為派定若為前隊若為後隊若為接應諸事即由李成謀會同各鎮將分派到臺相機  
相輔不致有誤至敵或舍舟登陸則非長江水師所能兼顧必有砲臺後路遊擊之陸師方免備事此最要者萬  
不可不預為善及至於吳淞砲臺懸在海濱長江舢板戰船勢不能往助於洪濤巨浪之上此時雖有李朝斌所  
調練之江浙皖省各輪船臣愚以為為無事時虛壯海上聲威則有餘有事時輔助砲臺實用則難恃何也海疆無  
事各省輪船不難前來會操一旦有警則各省自有門戶俱需輪船保守方且應各本首差遣探報之不暇何能  
舍己從人悉來吳淞以保長江門戶此情理所不能強即軍令亦不能強故臣去冬奏請須自行修造十八文小  
輪船十隻專為防吳淞海口一軍已蒙 恩准飭修造第慮經費不足難應急需尚祈我 皇上飭准南洋  
大臣善籌解閩局港局趕造若能迅成操練精熟與沿江地臺相輔而行江海防務始敢言有把握夫事在人為  
隨機應變彼以智來我當謀以愚法制之彼以巧來我當謀以拙法制之因地制宜用物制輸人力未始不可勝  
天惟經費鉅額為第一緊要為不可不先為籌畫臣前次奏明請 諭飭各省善海防者即有用無益之費以  
濟有益無費之用實是求事深慮遠意在於此應再請 旨飭南洋大臣廣籌軍餉經費認真未雨綢繆以

免臨事倉皇幸甚臣年近七十心血虧盡病骨支離一第無子今春病亡尚未入土臣孫孩提不能理事臣撫念時艱不敢以私廢公稍耽安逸惟此時江海無事似不必復行擇要駐紮惟恐人心致起謠傳臣拜摺後即循舊章上殿相鄂侯巡江事竣仍懇 天恩賞准臣如往年定章回籍稍養病體藉以卜其且弟設或有緊要事伴當即星夜下殿板安駐紮臣一息尚存報 國之志不敢稍懈帶延時刻致誤事宜合併申明伏乞 聖 鑒訓示謹 奏

辭署兩江總督并請開巡江差使摺光緒七年閏七月二十日

奏為欽奉 恩旨懇陳下情請開署兩江總督缺並領總 天恩開除每年巡閱江海差事故臣回籍調理

病軀仰求 聖鑒事竊臣查辦兩江督臣並地臺事竣拜摺後即上巡武漢按水師各標營操閱履歷並

打洋鎗鐵靶諸雜技行抵湖北河口於閏七月十六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兩江

總督著彭玉麟署理並兼署通商大臣事務等因欽此聞 命之下惶汗無地感悚莫名竊惟微臣以諸生從

戎奔馳江上三十餘年蒙 恩朝逾格恩施由浙江金華知府洊擢司道至皖撫漕督兵部侍郎自顧何人叨

竊 寵遇至於斯極夙夜悚懼若涉春冰臣自知德薄才疎不學無術所有各款皆再三懇辭未敢躬行履任

所有應任廉俸皆再三奏明未敢支領絲毫均經仰荷 聖恩俞允臣於同治八年告病回籍十一年春奉

召京京復蒙 天恩著署兵部侍郎亦以病癯懇開缺奉 命並蒙 飭兩江

兩湖總督臣譚年給臣公費銀一萬兩臣以長江水師由臣與前兩江督臣曹國藩會議設立巡閱是臣之責

不敢懇辭整頓水師為 職分內之事從前廉俸尚不敢支今茲公費復何敢領迄今巡閱十年所有每年公費

銀一萬兩亦並未支分釐僅於協濟長江水師項下生息銀內每年的提撥節支用足以年數一年臣以寒士始

願以寒士終自揣才力難任封疆均經奏明各在案茲又欽奉 恩命署理兩江總督並通商大臣以臣愚意

再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仰 聖鑒者伏查天下各直省惟兩江地大政殷素稱煩劇加以整務洋務



戰事時尤為難治以曾國藩沈葆楨之才力勵精圖治尚形支絀臣久病之極特以受 恩深重不敢稍偷安

逆勉力從公平來地懷長江心血久虧思慮不及挂一漏萬內政方深豈復能當兩江並通商大臣鉅任此不敢

受 命者一也臣秉性淡泊不善理財查兩江總督以善董餉務充儲 國謀為第一要務若臣任之必致

餉絀理虛上誤 朝廷下誤蒼生此不敢受 命者二也臣迂拙愚直但願用夏變夷不敢用夷變夏通

商大臣時與外洋交涉臣不諳夷務不習夷情遇事每與該夷人忤彼族又視臣為怪如不合時宜彼此成見在

胸任之必多決裂萬一或生變端深慮貽患將來此不敢受 命者三也臣昔年力辭兵部侍郎今以侍郎啟

總督其責任輕重以及治事難易相別天淵臣才力不足任兵部侍郎豈稱足任兩江總督既變易乎初心恐貽

譏於物議此不敢受 命者四也臣昔年督率水師剿賊身履前敵右手足三次受重傷五十歲後遂成時時

血又以水師素來清苦臣事無朋友公私事件係臣一手經理心血愈加耗散神智不時昏眩遇時每不知所

去秋奉 諭籌辦海防不時出海奔波其咯血心忡氣逆及筋骨疼痛等證較昔更甚精力因之愈衰兩江督

臣劉坤一年小於臣一紀其步履精神尚健於臣言者且責以精力難勝臣年近七十古宜致任心血精神更進

於劉坤一雖署任為日無多而在任一日即有一日之事實非病軀所能嘗試此不敢受 命者五也緣此數

端踴躍當慎五中益慮血更大咯惟有所求 皇上天恩另行簡署理兩江總督俾臣得安愚庸之分就醫

於治荷延燒為 聖恩幸甚兩江地方幸甚抑臣更有請者臣乃若病在籍人員蒙 聖恩高厚曾給每年恩閱

長江差事不責臣以官守臣職教湯蒙恩以肝腦圖報是以扶疾勉力支撐每年奔駛五省江海湖河縱橫萬有

餘里若時病在春夏不在秋冬者近十年來不獨春夏病而秋冬亦病去冬海上大咯血曾經奏明今夏六月

查辦江西贛州事件秋七月事竣巡江至九江湖口縣大病兼旬迄今不能復元臣自六十歲後怔忡氣逆筋骨

疼痛無有已時皆由臣性燥智疏無辦事之長才性燥心而過計思慮傷脾補急傷肝月積年累故成此怔忡胸

壅滯神志不寧多憂動常年在偏亦麻木不仁似此殘廢廢用久擬請開除職長江差事以肅其風

而保晚節祇以海氛不靖未敢請請今荷 聖主如天之福四海昇平恭養年豐廣給地方安堵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遠退關繫人心風氣之屬表臣因前長江提督黃翼升急情營務應 召扶疾每年地江力圖整頓今長江提督李成謀謀勇素著有守有為精明強幹軍政可靠近年謹遵 特諭操練長江水師兵弁繕牌練就乃予諸雜技精益求精江防漸多起色該提督素有攸歸五省水師應歸該提督整頓以一事權臣已委歷不獲若復往來長江似乎應權况老病頹唐不能領整無能兼恐轉以牽制李成謀不得盡其才力與其勉肩巨任究無濟於時觀為君官味真陳甘獲罪於今日臣受 累朝深恩斷不敢喪時天良偷安旦夕臣前辭安撫巡撫漕運總督兵部侍郎之 命疊奉 恩諭有誠實不欺情辭懇切出於至誠之衷今若改易初心貪圖實爵差事則前此之辭疑於作偽實足以傷風氣壞人心士大夫道無禮退無義臣實有所不敢也伏維我皇太后 皇上洞鑒微臣不欺之苦衷曲盡 允准開兩江總督及通商大臣署缺並開除每年巡江海差事回籍醫治沈疴此後有生之日皆出 皇太后 皇上之賜臣當生生世世感泣不朽如果調治復元再當效犬馬之勞圖報 大恩於萬一所有港陳下情懇懇聞欽署及差事緣由理合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辭江督并請開差使摺光緒七年八月初十日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操海防兵輪船事竣病愈加劇懇請重任再行陳情懇請開兩江總督署缺並開除巡江海差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巡閱長江五省每年出吳淞海外會操各省兵輪船一次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海防專州馳報三月初十日起程奉 旨知道了在案臣拜摺後先出吳淞會同長江提督李成謀江蘇提督李朝斌調各輪船出大洋打砲靶旋回吳淞操各輪船檢校畢即由海入江自江蘇狼山福山江陰以次按營認真校閱於四月二十八日抵江寧府奉 命查辦江西省並贛州總督事件旋又奉 旨復兩江總督被參各款並查覆各砲臺之 諭臣往逐查察均據實奉情即陳明於拜摺後仍赴江皖上駁湘鄂

所有五省湖河江漢紆迴縱橫萬有餘里巡歷一周於水師提鎮各標除水標外均分營按閱陸標所有奉

旨新練藤牌跳躍刀矛諸雜技均尚精練認真於各鎮將嚴加訓誡不准稍涉因循額項市恩見好於各哨弁兵

丁嚴行稽查不准稍有嗜好怠惰防務者嚴參其次撥任摘頂或重責軍棍以示懲儆而觀後效均隨時指明

各督撫並長江提督葉容部辦理以一事權臣自奉 命巡閱長江迄今十年向祇有到而無賞近年該提

鎮各標弁兵兼操陸師雜技未免多著勤勞江海水師原相表裏江海巡閱事同一律臣徐自備獎賞外擇其技

藝尤精者給與功牌虛銜酌量以示鼓勵庶幾該弁兵等知所勸奮精益求精以備將來長江提督李成謀挑選

材武出眾之用臣與李成謀在途晤會二次商酌整頓一切事宜惟臣自去冬至今老病愈覺頭腦昏憊時時昏

既遲暮 休養不獨時局艱難毫無補救即長江分內事宜亦無起色實在孤負 聖恩慚及彌深不能勝

任各等情已於閏七月二十日奏詳著兩江總督缺在案 天恩開除巡閱江海差事在案尚未奉到

諭批拜摺後仍行巡閱上駁茲巡抵湖南省垣事竣煩發公血舊瘡神智彌昏心中氣逆方寸無主遇事多形顛

倒因於八月初六日回衡州本籍退省養正醫治沈痾間復奉閏七月初五日 諭旨飭臣迅起兩江署任毋

稍延緩貽誤軍務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淚背汗滿莫知所措伏思臣以瘵疾未愈之身蒙 君父期望之切傍

徨惴慄有不得不再行進陳者所有臣此次不敢受 命實任在情節已於閏七月二十日摺內據實陳明無庸

重瀆 聖慈臣自度病急之性迂愚之識羸病之軀實難勝此巨任若強不能以為能猶責得者以舉重命跛

者以疾行其為顛踣可立而待與其備事而追悔何若量分而清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天恩另行簡

員署理兩江總督並准開除每年巡閱江海差事俾臣得在鄉里靜心專治沈痾倘獲稍痊不即就木是臣有生

之日皆我 皇太后 皇上所賜之年如果調理復元再當圖報 天恩願効犬馬之勞於萬一現在

兩江任大政殿臣未能迅速赴任劉坤一即未能交卸來京前次具摺請辭往返已延月日此次重申前請若

皇上責臣以必行臣惟有負罪而再懇在臣因辭官而獲 嚴遠尚屬無辜得而兩江政務未免貽延貽誤

誤圖係實非淺鮮惟有仰求 聖慈曲諒允臣所請庶幾微臣一身幸免隨起之咎不致有虧晚節而兩江重

地連得肩任之人不致貽誤疆事所有巡閱江海事務再申下悃緣由理合專摺由驛馳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經行五省大都風雨飄和江水亦不甚漲人情亦甚安靜足以仰

慰 聖懷謹 奏

謝京察優叙 恩摺光緒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為叩謝 天恩事竊臣恭閱邸鈔光緒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巡閱長江

水師宣力有年任勞任怨著交部從優議叙等因欽此聞 命惶悚感激涕零伏念臣猥以庸愚濫蒙 知

遇諒其衰頹多病難勝職守之煩勞使之巡閱長江俾獲餘閑之調養戴 高厚生成之大德非積慶頂踵所

能酬願歲馳驅方愧涓埃之莫効撫躬循省敢希甄錄之 殊恩乃荷 溫諭 賜之優叙查定例三年

考績惟賢官得仰沐 隆施而微臣一介迂儒以奉差而特選 曠典凡此 寵榮之異數實非夢想所

敢期臣惟有益殫血誠力圖報稱務整軍經武之實濟佐安內攘外之遠謀以冀上答 鴻慈於萬一所有感

敷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獲侍講張佩綸海防事宜摺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為遵 旨會議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奉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八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諭諭

林院侍講張佩綸奏懇陳保小杆邊雷謀自強之計一摺據稱江南形勢當先海而後江宜改長江水師提督駐

吳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鎮均隸之專領兵輪出洋聚練責大臣以巡江兼領五省省督提督以巡海專領一省

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賴陸路閩浙同一總督轄境宜改福建水師提督為閩浙水師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門兩

鎮隸之浙江提督專轄陸路等語即著在案案阿璘彭玉麟等將海防事宜通盤籌畫會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仰見 朝廷博采衆議慎重海防之至意欽佩難名臣宗宗欽奉後恭錄咨商善堂查原摺稱江南形勢當先

海而後江於是乎有改設提督之議所陳正自有見臣玉麟謂就江海大勢論之若由吳淞南岸進口係入黃浦江為蘇松扼要門戶與長江無涉其北即崇明縣島若由外海入江但由崇明北繞白茅沙便可直抵狼福山徑趨長江而入江陰是則江海是連非經營海防無以圖江防之門戶而非經營江防則江先不靜何有於海有並重之勢斯不可無分任之人江南提督所統水師凡三大支曰內洋曰外洋曰裏河原議水師章程擬遣兵輪四號分撥提督及蘇松狼山福山三鎮為專巡外海內洋之用以無船可撥至今關馬鎮三鎮及平地洋之師艇更番迭出月有常期提督亦時出會巡常至浙省東省之界而止本省之洋面蓋無事焉若馬家壩自營提督兵輪以來出洋是其專責而從前限於經費成輪無多尚復兼顧解餉應差各事致其絡繹洋面一意推巡則非饋道多艘不足以壯海防之職舊章長江提督以半年駐下江太平府以半年駐上江岳州府誠以長江水師管轄江而汎地上自荊州岳州涇陽漢江西進湖口吳城杭州都陽湖下及安慶沿江直達江蘇江陰為止水程近六千餘里合兩岸而計之路逾萬里僅以六百二十一哨分布其間恐其照料難周乃為此按年輪駐之計而本省有應辦之公事巡次有遠及之地段臣玉麟每歲與李鴻章謀定為上下輪轉長江諸鎮應羅棋布節節於來兼顧顧若斯之難也今若以長江提督駐吳淞口外而以江南提督移駐淮徐兩鎮之外益一事兼陸路之提督是偏重也臣玉麟自奉 命巡閱無日不以江防之利害引為身圖而平時聯絡諸鎮申徹軍實使將士無敢即安者皆惟李鴻章謀是賴長年僕僕非臣玉麟之所敢辭為一海上有意外之波瀾江防豈有獨安之風哉遂適天變到處戒嚴臣玉麟相其緩急赴之可也若移李成謀遠在外洋斷難回顧別處指臂之助恐以未嘗而不宜獨任手足之勞或因奔命而滋困顧此失彼其勢顯然臣等竊以為事不辭難而謀宜審定海防江防宜因時推廣就勢變通斯為兩得之道江南提督責在海防者也尚宜多募以得力之兵輪使海上一軍卓然有以自立委任而責成功為目下先就現有之兵輪無事率之出洋操巡並重有事則以戰以守或取資為其有平時督率不力臨事退縮不前者惟該提督是問是為推廣之說防海乃能防江也長江提督責在江防者也乃由臣玉

辦每年督同巡閱而以分駐岳州府之半年改駐吳淞口外俾與李朝斌就近會操兵輪以通江海之氣脈有事仍專力江防使防海者無後顧之慮是為變通之說防海事須防江也似此則江防海防兩有所屬矣又原奏內稱浙江定海與海鹽皆隸連閩中閩浙又同一總督轄境故以浙隸江不如此則浙隸閩宜改福建水師提督為閩浙水師提督劃浙江之定海海門兩鎮隸之浙江提督仍駐翼波專轄陸路各等語臣何璟臣岑毓英查以福建水師提督請改閩浙水師提督自係為閩浙沿海水師事權歸一起見當經咨商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復稱以閩浙洋面今之臺灣相距約三千餘里無事尚難兼顧有事則重洋往復風汎靡常呼應恐難便捷等語臣等悉心查核自裁兵加餉以後閩省水師各營實存兵六千九百餘名陸路各營實存名一萬六千二百餘名臺灣各營實存兵四千五百餘名福州駐防八旗營兵二千名水師旗營兵三百四十名統計存兵祇三萬餘有事尚資勇力是臺內滿漢兵數並無六萬餘及一萬五千餘之多也閩省內地水師各營原設拖雷戰船除裁減外僅存二十七艘并新設小號龍濟快艇共四十艘臺灣各營見存戰船四號小哨船二號船政先後造成輪船二十三號除損壞二號及撥配各省外實僅留閩十船另有購存輪船三號蚊子鐵甲船二號是閩中師輪各船亦實無三百艘之多也論閩浙兩省前明迭被倭患時以兩省事權無所統屬乃從巡按楊九澤言設浙江巡撫兼制福建漳泉建寧五府軍事嗣後添設總督專主任調而閩浙沿海營衛一循其舊夫抵海防之道不外戰守二端戰則宜厚集兵力非通力合作聯南洋五省為一氣不足以備徵調而資應援守則因勢設險各就形勢所在及財力所能為者密為部署其勢又非分疆劃界無以專責成而期鎮密似提督之改設與否皆於至計無關也但前明之倭形同盜賊今之倭則學步泰西儼為勁敵勢固強弱不同前明防閩浙多在近岸故威繼尤得義烏練卒三千而所向克捷今則門戶遠在臺澎自非水陸兼營何能擊氣聯絡事之難易正復懸殊現在琉球既廢該情臣測閩省首當其衝臺灣尤為彼族垂涎贖戶網縶甚密竊慮臣何璟歷年籌辦海防臣岑毓英兩次渡臺布置各節已節錄

奏報有某張做論謂中西戰事所恃主客勞逸可兼練陸軍以勝之不致專主水師誠為確論

隨首水陸各軍前經 奏明變通舊章批立練營數年來行有成效現復會商各提鎮酌籌推廣認真訓練務期精益求精悉成勁旅至閩浙水師應如何期會聯絡聲息相通並將散處各輪船隨時酌調操防用固疆宇而規久遠并當與浙江撫臣船政大臣分別妥善辦理期好朝廷高顧之憂臣等謹 旨通盤籌畫如有應行改駐各艦之處斷不敢存畏難苟安之心而再四熟商體察情勢實有未敢輕議更張者謹各竭其一得之愚上備 聖明採擇除海防應添造輪船由臣宗棠會商臣玉麟另摺具奏外所有遵 旨會議緣由謹合詞恭摺 留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因往返至商致稽時日合併聲明謹 奏

會商海防事宜摺 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為會商海防事宜恭摺並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會同何璟張樹聲衛榮光等議海防事宜正具摺聞臣玉麟通巡閱長江水師馳抵江南省城臣宗棠遽入署中面商海防事宜實以張樹聲何璟衛榮光之議所見均屬除具 奏外謹將臣等慮所及實有裨於海防者一併陳明以備 聖明採擇竊聞有設局製造輪船

臣宗棠於同治五年開浙總督任內奏奉 諭旨先行嗣請設船政大臣總理局廠事務交卸後赴陝甘總督

任於船政事務時復預聞臣玉麟於長江海口涉歷最久所言防務情形尚為確鑿茲就臣玉麟所見長江海口防務陳之凡言長江海口者多指吳淞而吳淞實連黃浦江之口為蘇松扼要門戶於長江固不相涉也外海入內海之輪船左為吳淞其右有崇明縣一島外洋輪船若不進黃浦江即不必由吳淞入口但由崇明北繞白茅沙便可順抵狼福山徑趨長江蘇福山南岸近年新長遠沙梗礙洪路輪船不能直行順繞狼山北岸而入江陰故吳淞設防不能扼其來路靈吳淞口南北寬不過十里狼山福山口南北寬百餘里由此衝入長江其勢甚順此時防長江海口以狼福山為重兼顧吳淞口底期周密現查吳淞江陰及團山閩焦山象山都天廟等處沿江砲臺均修整堅固其守砲臺之砲名較舊吳淞港磨定查其作曾萬友等均能認真操練結實可靠惟水面空虛時切係靈長江長龍船板不能離海上風濤其蚊子船砲大船小頭重脚輕萬難出洋對敵祇可作水砲臺之

用其餘各省兵輪船隻每月調撥與臣玉麟每年地閱一次者亦不過於無事時虛壯海疆軍威而已設  
一旦有事該各省各有應防之海口方且自顧不暇何能舍己若人置本省不顧而應長江海口之調撥以功令  
軍令督責之而亦有不行至謂此時江防緩而海防急宜先善海而後防江亦非確論長江各省伏莽甚多歷年  
竊發有案倘海疆有禁則乘間搗竿而起勢所必然腹地多虞防剿之軍時被牽掣適足啟盜賊之心而張危懼  
之缺因思自強之道宜求諸己不可求諸人求人者制於人求己者操之己張佩綸原奏各海口可自為一軍是  
不必求於人而求諸己也與其購鐵甲重軍兵輪爭勝於茫茫大海之中毫無把握莫若造靈捷輪船專防海口  
扼要之地隨時應變緩急可資為愈臣玉麟於六年冬奏造小輪船十隻專防海口不爭大洋即是自成一軍為  
自強之意奉 旨准照辦在案因南洋經費維艱即議暫從緩善至今尚未開造張佩綸原奏請准揚瓜洲等  
水師宜改西式江船夫西式即大輪也與其花費添造輪船於淮揚瓜洲兩標營寨亂長江營制辦不得力不如  
節此經費趕造臣玉麟所奏小輪船十隻派長江久於戰陣之員管帶選通習洋語算法之學生幫辦駕駛以熟  
海道善海上各島瀕戶強壯者為勇丁既可收熟諳風水沙柱勇敢之人才為將來推廣之用又可免敵人招此  
等漁戶作奸細為害內地誠一舉而備三善也該輪船編提督統領勤慎操練使砲火技藝純熟精益求精不爭  
大洋衝突只專海口嚴防無事則巡緝洋面盡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盜有事則齊集海口堵禦或誘敵攔截我船  
環而攻之可以制勝或伺敵船長驅大進我船跟蹤追擊斷其後路以便前進師船堵剿斷不致坐視縮矣復奔  
任意猖獗也臣宗棠細詳臣玉麟所議專就長江海口而言力主有海防無海戰之說據實之談洵足見諸施行  
微其實效與張佩綸原奏江南可自為一軍之說適相符合惟就長江江海防而言兩江總督為固圍之謀無  
以如此若善兼顧南洋則遇有警報各省同一洋面自顧不遑何能為兩江之助江南海口守宜亦難應各省之  
援其於兼顧之義終鮮實濟自宜亟善增製大輪船數隻以資調度而速戎機前聞閩廠開造快船馬力甚速船  
亦合用昨與李鴻章晤商亦以為宜詢快船一隻工料甚價若干據稱再檢吧計約每隻需銀三十萬兩臣宗棠



計經費雖難亦祇宜竭力籌維未可稍存顧惜之見計增製快船五隻需銀一百五十萬兩若求之南洋各  
省恐等諸案室道旁無以應手合之臣王麟擬造小輪船十隻每隻需工料砲價合銀八萬兩共銀八十萬兩兩  
項船價共需二百三十萬兩江南財力搜索已殫本難籌措惟事關海防大局不容束手而細察淮鹽加引一案  
加意料理誠可有為計增置大小輪船無論自外埠與在關港各廠局製造均須分年辦理所需經費亦可  
分年解濟以應要需現在淮鹽加引試行之初就案費一項劃撥支應一年內外輪船經費計可有餘此後銷路  
漸暢雜款亦可奏請酌撥俾能接濟解濟要需庶海口有備南洋相庇以安外海有船巡駛更可常通聲應似於  
防務較有把握臣等與李鴻章所見亦同謹合詞據實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謹  
奏

查復兩江營務處被朱各員摺光緒八年八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確切查明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七月十四日在江南江陰縣巡次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劣員招權納賄有損勳臣聲望請 旨飭查一摺據稱兩江

營務處道員王詩正知縣柳葆元仰仗浪遊權勢竟灼賄賂公行又有遊客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內外串通

招搖擅騙捏報商名請引漁利等語著彭玉麟確切查明據實奏奉無稱倘屬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主信任勳臣扶正黜邪以示保全之至意為勝欣悚臣伏思自古君明臣良之世

上下相與以誠臣查難於君君善於臣則誠布公盡言無隱此所以上下文而為奉也左宗棠忠直性成動積

卓著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方今海宇清平封疆任重皇上以兩使相分為南北洋大臣察吏安民善餉練兵強漕河務江海防營地

知人善任統美成圖左宗棠職任兩江總督兼奉命為南北洋大臣察吏安民善餉練兵強漕河務江海防營地

大事殷固皆責無旁貸然年逾七旬雖盡瘁殫誠而一人之精神自難周密況到任未久人地生疎須用向來親

信得力之員以資任使此亦勢所宜然 竊思查辦大員而大臣亦必慎簡僚吏得其人庶足以資佐理

不得其人即難免受欺蒙昔尹吉甫佐周中興成功之後必以孝友之張仲為資俟然後足以受多祉此萬世勳臣之法則也道員王詩正係前道員王愈之子當與逆初起之時王愈以諸生首練相軍應樹戰績後以帶勇進剿江西吉撫瑞臨等府受傷病亡

文宗顯皇帝賜詔壯武優予隆卹而其所遺老相營東征西剿勳勞

大著於天下王詩正以難陞陔陝甘左宗棠以其年少有才久習戎事又以其為忠蓋後嗣派委總辦兩江營務處以造就之出於公忠之忱無私意也兩江營務繁難為吏治軍政上下公事之樞紐文武員弁文法事多權勢所在趨承者半踴躍者半亦王詩王初到江南資望本淺少年意氣難免驕矜言者謂其浪遊狎妓招權納賄臣查尚無確據然舉措頗多輕率言語不無放誕矜才使氣行事不檢用致物議沸騰實不得謂為無因而至前知縣柳保元係留甘補用之員左宗棠以其嫻於詞章派司文案帶至兩江用資熟手此不過隨才器使無其事權查柳保元文米稱稱不至如言者之所訾惟江南風土景物素熟敏於左宗棠巡閱之時署中文案事少柳保元佩爾間違事亦有之不思而看關防嚴何得任意遊覽致生疑竇是一員者皆不免負左宗棠之任使至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均在湖南李籍且郭慶藩有奉旨發日本之行臣再四訪查實未奉准兩江則事通內外請引漁利之說傳言者得諸傳聞之誤惟查有廣西候補知府聞於貴州案內保升道員之張崇澍少年東來貪鄙性成博事蠅營放達不檢當左宗棠整頓蠟網奏請添票添引之時張崇澍聞之意圖買票充商漁利差在長沙商同統太和錢鋪代向銀號挪借銀六十萬兩滙兌親來兩江捏報復全福盛商牌名請運商野鹽三百票每票銀五千兩設法鑽謀先交見銀六十萬兩看圖撤票到手在外招搖加價賣票與人下須真運鹽行銷而本利先已俱獲然後繳清票銀歸還錢鋪而彼收無本之利左宗棠善善臺圖大計強政法其職分所當經營整頓蠟網收回楚岸引地添票添引皆前督臣曾國藩沈葆楨等所為而不能遽為者左宗棠嘗回奉

皇太后諭旨并非不候

旨遵行故見有來案稟商買票者行鹽先交見銀後交入銀似在情理之中自應照例批

批毫無私見也惟求效太急委巧小人乘間而入從中添利左宗棠被其欺蒙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耳又查有

武巡捕參將柳國瑞前投劄甘肅充當勇丁打仗尚能出力左宗棠保至今職派充巡捕原冀其感激知遇實心  
從公不意小人得志昧喪良心與竊業門下唐鈞陽為謹慎陰肆鬼域又有遊名附貢生王代英相澤縣人附生  
蔡熙霖長沙縣人至兩江圖謀館地宗棠念係故舊子弟留食署中并未授之以事乃乘左宗棠閱兵外府乃遠  
勾引交遊少年子弟肆行不謹在外招搖原奏所謂狎妓浪遊內外串通漁利者實皆張崇澍柳國瑞諸人之所  
為言者因姓氏多同故風不無訛舛見在諸人多已為左宗棠查知分逐矣且維近君子遠小人自古聖君賢相  
莫不守此為兢兢然豈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近知其為小人而不退之理大抵君子多直小人多佞君子多正大  
小人多回邪左宗棠勅高望重嚴節位崇苟非有碩德者偶參其幕府直節正士為其佐僚而又虛心訪求獎進  
直諫則用人行政之是非孰敢盡言無隱彼二三人或親為護應於其前或外似有才故作忠言至計以投其  
所好而實假公以營私所以左宗棠受其蒙而不覺昔漢臣諸葛亮下教參佐曰願諸君勤政吾短明臣王守仁  
懸牌示眾曰求通下情願聞已過古之名臣大德深防壅蔽也如此即前兩江督臣曾國藩亦諭僚佐曰願諸君  
常攻吾短勿事迎合以壞公事兩江章甚王詩正職司營務為左宗棠信任之人當何如感激報效乃如張崇澍  
之奸巧營謀柳德元之外出遊覽柳國瑞唐鈞等之昧良喪心王代英蔡熙霖之在外招搖遊蕩豈得專為不知  
而互為蒙蔽實孤左宗棠委任之心言者謂今左宗棠數十年重望為之頓損查左宗棠清操大節偉烈堂  
功信及豚魚忠貫金石固已中外咸仰士庶皆知即今僚庶一時行檢有虧而左宗棠生平心迹變清自仍敏如  
白日然不即連 旨參奏則不惟累損勳臣之聲望誠恐隨我 國家之屏藩道員王詩正以忠蓋于孫不  
知自重年少氣盛致招物議應請 旨恩施格外暫行革職撤去營務處差使交左宗棠嚴加管束不致事權  
如能降心請書改過謹言慎行再准左宗棠奏明候 旨加恩錄用以示曲全知縣柳德元職司文案難無仰  
妓納賄情事究不應私出遊閱應屏出督署仍至甘肅候補以示薄懲知府張崇澍既作奸商巧謀漁利參將柳  
國瑞身充巡捕會部卑汚跡良之極皆有玷縉紳均應革職永不復用以儆官邪附貢生王代英附生蔡熙霖既

居督署何得浪遊招搖雖經左宗棠斥逐不足示警王代英應革除附貢生蔡照林革去附生衣襟以弔士習門  
丁唐鈞已經左宗棠嚴辦逐解回籍應不准其再至江南文武衙署俱不准收用以生弊竇道員張白牧知府郭  
慶藩查明實在事外應均免其置議并請 諭令左宗棠廣求賢才以為輔佐采納直言以通下情凡後屬僕  
隸違容有似此類者皆屏斥勿用俾動臣之令譽永終而 國家之封圻永固庶 聖主賢臣之頌萬世垂  
型矣所有 臣等查明分明參辦緣由理合據實恭陳 皇太后 皇上訓示再臣巡閱長江各省水  
師水旱操所遇湘鄂江皖江南頗有蛟患水災人民亦多困苦幸高岸秋收可望豐熟各省督撫均實力撥賑撫  
恤盡善不致百姓流離堪以上慰 宸廑臣在江陰拜摺後即赴吳淞出海會操各兵輪船合併陳明謹  
奏

補陳前摺未盡之言片光緒八年八月初一日

再臣啟閱 飭發原奏請大吏聰明宜防壘塞動臣聲望務示保全誠如言者之所云實大有關於 國體臣  
既確切查明盡言無隱惟原奏謂左宗棠於淮軍有心裁抑將士各懷疑慮一節 臣查實無其事惟淮軍往年  
北地米糧最貴所折米價稍多今駐紮江南出米之區糧價稍賤左宗棠因餉絀為即用之計諭令各將士折減  
米價各將士亦皆輸誠臣此次巡閱已抵江陰沿途接見江南北淮軍將士均能振作精作操防結實於左宗棠  
之開誠布公亦皆心服毫無異詞適李鴻章奉 命馳往北洋過此亦所親見則謂淮軍將士各懷疑慮殊屬  
傳聞失實原奏謂有缺補署志不由司申詳徑自傳委盡屬同鄉一節 臣查亦無其事惟高郵州因案撤委該缺  
虛懸無人值左宗棠大閱通州時江水與洪澤邵伯等湖泛漲正治淮堤工程緊要左宗棠慮不及修葺成澤  
國意不能待即在巡次徑札候補知縣龔定瀛委署修堤以該員素稱勤慎能耐勞苦適是同鄉故致人言其實  
各缺并無不待司申詳之事 臣伏思 朝廷之於封疆大吏無不信任不疑而大臣之職任疆寄者全在行事  
適合機宜而不在顧避小嫌以致貽誤米價如果當減且能因是淮軍而不隨時以變通員缺如果需才豈能因

是同鄉而不因才以器使補署固領由司申詳而時有緩急則道有經權豈能拘定執例以致事機之違誤在成  
心私也避嫌疑亦私也要在一秉大公事事為 君國生民起見耳臣愚昧之見有前奏所未及者理合再陳  
伏候 聖鑒 奏

保舉將才片 光緒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再臣巡閱江海水師與江南提 臣李朝斌會議因在講求操練有方尤以留意將才為急而海防將領更以深明  
洋務洞悉夷情為先查有提督銜留江儘先題奏總兵操練輪船營務處吳安康先在黔省剿賊歷著戰功經前  
貴州 欽差大臣田興恕前雲南巡撫劉岳昭先後保奏奏准至今職後隨前臺粵道領兵輪船吳大廷在上海  
幫辦營務多年實力講求光緒二年十月初四日由前兩江總督沈葆楨奏留江南仍以總兵遇缺題奏奉  
上諭著照所請兵部知道欽此四年九月復經前兩江總督沈葆楨江南提督李朝斌會同保奏提督銜留江儘

先題奏總兵吳安康等熟悉海洋風潮沙線尤為出色之員開具清單請以原官留於江蘇外海內洋水師補用  
十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兵部知道軍併發欽此欽遵在案又查有提督銜留江補用總兵現著南  
澳營遊擊王金楮前在湖南水營並在陝甘江南隨征打仗出力屢立戰功經前湖南巡撫駱秉璋前福建水師  
提督楊載福前兩江總督曾國蕃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前長江提督黃翼升及臣等歷奏戰績保至今職後經臣  
及前長江提督黃翼升委署狼山鎮標海門營左哨都司副委署蘇松鎮外海水師中營輪船都司光緒三年前  
兩江總督沈葆楨委署內洋水師蘇松右營遊擊四年九月經前兩江總督沈葆楨奏請留於江蘇外海內洋水  
師補用十月十二日奉 旨著照所請欽此現署外海水師南澳營遊擊臣查該二員皆隨征出力十餘年及  
在江南操練海防最為熟悉實屬海防不可少之員惟該二員前在黔在甘曾有革職處分旋經立功奏保奉  
旨開復原官例應送部引 見當今海防緊要而將才尤為難得該二員身膺防務多年未便離營致易生  
手巨與兩江總督左宗棠江南提督李朝斌會商所見相同相應請 旨可否准予該二員暫緩引 見遞

有外海內洋水師缺出由督臣奏請補缺即行給咨送部引 見此臣為海防需才起見理合附片陳明仰祈

聖鑒謹 奏

連查湖北採訪營兵丁滋事摺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查明恭摺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在浙江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涂宗漢奏湖北採訪營兵丁滋事當經諭令涂宗漢等將實在情形查奏茲

有人奏此案把總楊姓與錢舖商人口角江夏縣知縣袒護商人以致眾軍鼓噪民心搖動涂宗漢等將實

據實辦理不善請飭查參等語著彭玉麟將此次滋事及辦理各情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

欽此復於十一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有人奏湖北營兵滋事情形當

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又有奏此次滋事由江夏縣知縣蔡炳榮稟請所致涂宗漢等前既明復自用辦理

操切事後又不將蔡炳榮撤任敷衍了事請飭查辦等語著彭玉麟將入前奏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

閱看等因欽此臣伏思此案既已 諭旨該督查奏實在情形該督近在同城職任所在自應據實復奏不敢

欺蒙其如何覆奏之處臣無從過問謹遵旨於十一月初十日恭報起程即乘小沿河出江船所過各省謠傳不

一匪俱不敢輕信謹按照所奏各節嚴密確查得其底衷允咨令將起釁之知縣蔡炳榮督標中軍副將鳳昌摘

頂以靖民心十一月二十日日馳抵湖北省城復詳查確實不以謠傳為憑謹以共見共聞公是公非者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緣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有湖北撫標右營把總楊得魁因父病危急便衣往就近營

務處候補道程春藻所開同利昌錢舖換銀錢舖歷平互相喧爭適江夏縣知縣蔡炳榮路過查問該舖聲稱店

棍閻事并不言其歷平之由該縣知是程春藻之錢舖不免有見好當於街市喝令督責該把總訴辨自言

街名及路過眾人俱為不忿該縣不照章秉明督官遠行督責此始初江夏縣聽斷未公任性徇私擅責把總之

實在情形也該把總受責回營羞辱不說然眾目周知一城傳播聞聲咸為憤憤撫標中軍參將焦克勝右營遊

多日

學副禮並城守營參將樊國泰出為調停該把總自覺漸愧稟求差而眾兵曉曉不已督標中軍副將馬昌係該營統領明知眾兵不平既不善於調停又不以稟令任私擅打把總之事代違督標以求持平辦理九月初四日該縣出門拜客路由開馬殿時值鄉試武生雲集借殿跪馬先是該令曾任外縣因案情責武生諸多忌恨適值值責武生眾武生藉鳴不平眾口沸騰差役勸統道查事該縣恃氣直經該縣見有在道旁書罵者飭差拘拿遂被瓦石擊損局與該縣及與夫均帶有傷樊國泰焦克勝等聞信馳救幸而獲免此該縣擅責把總以復所以致毀之實在情形也該縣被毀之後不言當日積怨於武生但果是標防營兵滋事督標中軍副將馬昌前既未稟督撫致督臣於啟稟緣由未能周知僅憑該縣之詞批飭養傷將該把總楊得奎發交武昌府管押今焦克勝交出滋事之人惟時兵民考士為合之眾無從查出逾數日焦克勝撤任所有該督標防哨官四員全行更換而蔡令始終未撤查焦克勝廉明正直操勇兵丁恩威並用輿論昭彰今見撤任兵心愈為不平業已搖動經武昌府知府嚴防將該把總轉交城守營參將樊國泰管押禁烟蔡總未撤任仍令兼署撫標中軍參將璞玉交人副經理昌璞玉交出四人并非確切查明不過聊以塞責亦交樊國泰看守候審實無非刑拷問之事十八夜二更外聞忽喧傳督臣欲將此四人交親兵正法謠言一播合城譁然該營兵丁一時情急濟赴統領鳳昌衙署為四人鳴冤神鳳昌及眷口已先得信趨避眾兵見署內無人并未動及物件惟隨看人多門戶稍有搖撼處復赴城守衙署求將在押四人放出并呼該把總楊得魁同行該把總長跪不行樊國泰以眾情洶洶諭使暫去再行請罪督臣聞知急欲親出鎮撫經文武各員并在籍紳士勸諭眾兵登時漸次歸伍人心始定督臣至此時始知啟騷之由旋即出示曉諭次早督撫臣又同出示曉諭二十一日牌撤江夏縣知縣蔡炳榮任眾兵立即心服旋具公稟乞恩并有在籍紳士帶各營官隨率哨弁等赴督署請罪督臣而加訓諭均已俯首無辭極復往各營謝罪照常回營差探當十八日以後訛言四起民間實有官雨遷徙者嗣經督撫臣出示曉諭人心已安此又滋事及辦理各節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查 朝廷設官文武並重辦理案件貴持正尤貴持平持正則不致粉飾目前

釀成異日之禍本持平則不致徇私任性激成當下之爭端查此案決裂之由一誤於蔡炳榮負氣任性徇私見好不遵定例當街擅責守缺把總致動眾怒又執性徑內閱馬廠行走致擾眾武生報怨之鋒乃又不肯據實稟請查辦徒欲歸罪武藝以洩忿再誤於該統領鳳昌平時既不審訓教兵丁有事又不下情上達致督臣不知政弊緣由幾致釀成大患若不從嚴參辦則為州縣者徇私生禍無所懲戒將致人人效尤為統領者粉飾醜禍無所畏懼將致事事欺罔幸而敷衍了局一時偷安而吏治軍政毫無實心為國為民終將日即於敗壞而不覺應請 旨將政界之江夏縣知縣蔡炳榮釀禍之兩湖督標中軍副將鳳昌一併革職以為文武弁閭上徇私之戒其兵民武生烏合之眾均應請 飭該督撫從容詳查平心辦理竟其既往警其將來確懲其一二實在倡首滋事之人其餘明示寬宥確守憲章嗣後有犯定即照例嚴辦以正軍風而肅軍政至程春霖以司道大員既為湖北省城之官身領要差何得謀利在本省又開錢鋪富鋪多家以致官吏迎合激成事故現又改換鋪號意在巧避名色以欺輿論亦應請 旨交部議處以挽官員營利之風其標標中軍參將熊克勝向來橫資操練認真楊把總被江夏縣堂責之後熊克勝稟請鳳昌轉詳并為該把總認過其後江夏縣被武生報眾怨熊克勝實無從查人交辦以致撤任不但兵丁不服公論亦或為啣冤至十八夜間之事熊克勝先已撤任更非其罪應請免其處分至臣初次欽奉 諭旨飭查徐宗流彭祖賢竭張皇辦理不善臣查徐宗流正直有為清潔有守彭祖賢勤慎精明士民感德該督撫俱久任封疆向無貽誤此案顧全大局安定人心雖難免竭蹶之情實無有張皇之事似尚可免辦理處分之咎二次欽奉 諭旨飭查徐宗流事刑後自用辦理操切事後又不將蔡炳榮撤任敷衍了事且查徐宗流向來辦事認真持躬穩慎此案係誤聽鳳昌之言始之認真近似操切後之穩慎近似敷衍然而聞兵丁滋事為整飭軍政起見後則見人心搖動為鎮靜兵民起見尚無剛復自用之事實以湖北為長江之上游中原之屏障非有威望知兵而又能通達權者頗難勝此重任軍政不可不整軍心不可不固而才風亦不可漸長紀綱亦不可不存伏求 皇上嚴加訓飭凡事當持平守正謹始



慮終勿存已見用人聽言尤須精密威克厥愛必須公乃生明廉以持躬必須寬則得眾庶不負朝廷委任高厚之恩臣迂拙性成不敢稍為榮弊理合將遵 旨查明辦理緣由是否有當謹據實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此次摺拜後仍 浙江以便明年巡閱五省出海入江查察水師各營上馳以符定制合併聲明謹 奏

密陳善書序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密陳者臣今年八月於吳淞海上忽見長星光如噴瀑憂心如搏怪異非常又前五月間各處蛟災至有穿城垣破鎮市毀村莊且在端午前後兩日各省皆同不特為災實亦異事大雪後冬至前雷聲復大作亦非時令所應有上天示警必有由然凡我臣工皆宜深加儆懼務求各盡職分潛感天心憂民忠 國勤政明刑總期弭患於無形制治於未亂南省克復至今元氣未培風俗日靡人心日薄往往易動兇爭吏治兵事在在皆關緊要伏求 皇上念南方收復之功同於再造武漢為長江之要害南北之樞紐必須威名素著德望允孚方足以整兵保民控制全省開繫半壁安危甚重此番營兵滋事亦由吏治未嫻急切整頓慮生變故敷衍苟安亦釀禍胎一處如此他處恐因而效尤小事如此大事將何以調度是皆足為隱憂不能急辨而亦不可不早為籌畫者也經權悉當思成並濟要使兵畏民懷足以禦寇而不為寇是全在督撫之行事通機宜風裁可畏受庶幾可以長治而又安也是否有當臣謹直無知謹密為我 皇行陳之伏乞 聖鑒謹 奏

遵查湖廣總督岑貽款摺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請行查明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年內十一月初十日奉 旨往湖北有查

復操防兵丁滋事一業事竣回浙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始抵西湖退直督節於是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有人奏湖北營兵滋事一業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潘宗濂專以封疆為務揚州上海暨安徽本籍貿易產業甚多江寧藩庫存銀十六萬兩交藩司潘宗濂經營其在湘撫任內於保

甲續捕並不認真辦理惟事調勇自衛正月初二日撫標參眾折毀中軍衙署亦不擊辦一人敷衍完案及任湖廣總督收受川鹽陋規新張關稅仍踞舊習秋間鄂省兵變該督首將眷屬私送過江以致民心驚惶等語著彭玉麟按照所奏各節歸入前奏一併確查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查前次 諭旨責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覆奏在案此次 諭旨因臣越鄂往返數千里行蹤無定難遽轉折是以奉到稽遲臣病軀衝寒怔忡咯血筋骨疼痛諸症益加彌發眠食減少交春更甚受 恩深重未敢偷安復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出江沿途訪查謹遵 旨續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涂宗瀛係由舉人於同治元年大挑知縣分發江蘇前任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先官京師留心人才即已賞識及督兩江駐節安慶軍務糧運最關緊要因涂宗瀛稹實廉幹委司設米局三年籌辦數百萬石軍糧轉運前敵絲毫無誤金陵克復委總辦金陵城內保甲局署理江甯知府復經前任大學士署兩江督臣李鴻章奏補江甯知府辦理善後事宜是時大亂初平兩督臣興廢舉廢利刃除弊諸政如同再造涂宗瀛皆大勳夫慎盡力匡勸一府之事亦毫無貽誤至今口碑載道兩督臣屢次列保人才由是上達 天聽存摺今職其任上海道湖南藩司廣西河南巡撫亦曾無貽誤之處此其出身升用之所由來言者乃謂由報捐同知升用是其履歷尚未深考請涂宗瀛專以封殖為務揚州上海安徽本籍貿易產業甚多臣查涂宗瀛生平最講操守歷官數省同官屬吏共信共知何有專務封殖之事揚州上海貿易產業者原自有人涂宗瀛廉恥自持謹小慎微實不為此惟其歷任缺分尚優居身過於節儉在本籍六安州鄉間買有莊房兩所田數百畝分與兩胞姪為世業本身子孫兩房鄉間有老屋一所城內新架住屋一所買田計不足千畝留為退老及子孫教育之資此皆人情之常且從節蓄而致似亦不足為異六安州亂後書院並考棚防雨公舍片瓦無存涂宗瀛倡首捐建成功或因此遂託為置產甚多與至謂其江甯藩庫存銀十六萬兩交藩司梁肇煌經管臣查藩庫非代存私財之地藩司非代人經營私財之官涂宗瀛久離江甯梁肇煌非其舊屬未謀一面未通一音何至相輕許與此不辨而明者也惟查涂宗瀛在上海道時前運司洪汝奎管理

金陵軍需局兼書局涂宗瀛與之同鄉同年寄存銀一萬兩託其代刻朱子大全集二程全書近思錄朱子年譜  
理學宗傳辨正傳文端遺書並醫書多種又因前刑部右侍郎吳廷棟是其同州先達涂宗瀛少年嘗從問學  
吳廷棟清德冠時年逾七十告歸之後上無一瓦之覆下無一籠之殖流寓山東曾國藩李鴻章迎居金陵清林  
飲永安宮樂道涂宗瀛託洪汝奎為別其書並經理身後及入祀鄉賢祠一切用度所餘不足二千涂宗瀛調河  
南巡撫時已將廣西湖南積存廉俸一萬兩奏明買米捐賑因提前存洪汝奎餘款帶至河南應用言者又或因  
此而傳誤與至謂其在湘撫任內保甲緝捕并不認真查涂宗瀛辦事向來結實撫相未久升任而去自未能從  
容辦理又謂調兵自衛查各省督撫年節皆於頭門左右支帳駐兵以肅體制係屬實情撫署圍牆素環涂宗瀛  
不肯因陋就簡加高數尺外間稍有議論然實是理所應為至謂正月初四日撫標擊聚一節查中軍參將施鴻  
恩素行約束兵丁甚嚴冬季派兵協同更夫看守各街巷木柵該兵丁以為非其本分多與惡言新正飲酒戲賭  
營兵以為歲時伏獵不在例禁之列施鴻恩必欲嚴責以整營規該兵等遂逞醉滋鬧事誠有之然為數無多尚  
無擊聚折署之甚涂宗瀛聞之立即委候補道劉鎮長沙協副將春祥查辦該兵丁酒醒知罪共舉四人杖責收  
監正擬嚴辦擬在籍紳士情誼兵等悉有老親懇求保出約束復行重責枷號革職釋回該管官撫標千把總游  
定澤等俱已摘頂撤任此係照例辦結并非未辦一人敷衍完案謂任湖廣總督收受川鹽酒規新陝關稅仍臨  
舊習一節查涂宗瀛素慎操守亦時以操守繩人其任內分所應得未必能一介不取其同流合污之陋規當不  
至仍蹈故常所收受川鹽酒規及新陝關稅細查與受過付無有實據謂印着兵丁滋事時首將春屬私送過  
江以致民心驚駭一節臣前次往鄂查復時據通省官民謂該督臣治兵過嚴辦理前事稍近操切者有之未嘗  
聞有人言其春屬首先私送過江者耳目眾著公論昭然臣督辦長江水師多年涂宗瀛始以大挑知縣到省其  
漫游至大用臣與之但有公事相接並無私交深知其居官為人辦事勤慎治躬清儉居心正大與人誠樸廉於  
取財亦未能惠以濟眾巖以守己亦未免苛以繩人愛民敬賢而惡惡不無稍過隨才任使而知人未能盡明於

吏治是其所長於兵事其所短往者督撫中如曾國藩胡林翼用俱備文武兼資而又能專賢養才知人手任謀量宏遠不計身家加之軍務雖繁而學問進德日勛不懈數求哲人博訪同咨以為輔翼慮及納善毫不自矜所以能為我 國家撥亂反治義成 中興大業洵足為督撫將帥之法也徐家瀛局量規模不能及此然在今日督撫中實為廉正老成精勤任事之員是其才具品行固又在 聖明洞鑒之中且不敢稍為徇隱理合遵 旨查明確鑿緣由恭摺陳伏乞 聖鑒再臣於去冬往返湖北發咯血怔忡諸證至今痼疾精神愈頹此次行抵安徽首城咯血怔忡更甚春愈深病愈劇拜摺後仍回浙江調理俟舊恙痊可方能出海入江巡閱合併聲明謹 奏

辭兵部尚書摺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

奏為欽奉 聖旨恭摺叩謝

天恩謹瀝陳下情伏懇

收回成命以重兵樞要職以全 疆局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浙江省城承准吏部咨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

刑部尚書著張之萬調補彭玉麟著補授兵部尚書未到任以前著閻敬銘兼署閻敬銘見在出差兵部尚書著

張之萬暫行兼署等因欽此自 天降 命惶悚靡安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謝 天恩伏念臣

以一介書生素非有經世之畧祇以時艱感激慷慨從戎邊被 鴻恩屢受實職臣非不思高官厚祿上可光

榮祖父下可貽穀子孫政典攸關敢自立異惟菲才大受實慮曠官病軀重任尤虞失職是以疊次陳情幸俱蒙

朝廷矜全俾得完其素守雖一念舍身報 國未忘自安故受巡閱長江并出海操練水師之 簡命

輪船而不敢辭乃不意疾病日增時憂時誤去年八月巡閱江海事竣奏明遵 旨在西湖調理未幾而奉查

辦湖北操練兵滋事之 旨遂不及養息帶病馳往湖北事竣咯血怔忡症發奏明旋浙就醫乃又奉請查湖

廣督臣被參之 旨復帶病馳往江蘇上海揚州金陵安撫等處查明各節經年往反於風濤之中而病不得

息延途咯血更甚血不歸經心神不交眠食日減急思奏請 恩施另簡大員放回籍俾兵政不致廢弛而

急延途咯血更甚血不歸經心神不交眠食日減急思奏請 恩施另簡大員放回籍俾兵政不致廢弛而

臣命亦或可苟延因去歲巡閱下駛擬在浙養息數月醫治稍痊勉力出江巡閱上駛然後請 旨加恩賜除  
差使底幾成始成終或得稍減內疚前年仰沐 皇太后 皇上 殊恩厚予京察至今惶悚履積未  
安乃忽被非常 寵命無已有加愧悚深震驚莫措伏思我 皇上用舍黜陟自有權衡或以臣補授兵

部侍郎在金陵未復以前至今已廿有餘年資格似應與考績之列或以臣辭兵部侍郎奉迎閱長江之 命  
至今又十有餘載叙勞似可在升擢之中此自是 朝廷論官授職之宜至公無私臣雖至愚豈敢但為身謀  
而不對揚 天子之休命且蒙 皇上知臣痼疾已深未能到任特簡大臣署理是欲以榮名寵臣並不責

以責任俾臣職守無虧仁至義盡體恤周全臣更不敢回執成見况以臣十餘年總 關之請亦思正入都仰  
覲 天顏時依 堂陛但能圖報何忍偷安惟臣私念前此之微績既已由諸生存至卿貳加以 賞賜  
疊至久被曠代之 恩榮後此之馳驅則係臣職所當為在病軀雖盡瘁殫竭而於 國事實絲毫無補方

今民窮日甚人心日偷端正供以養兵兵未見能掃穴犁庭而多耗 國計取釐捐以養勇勇未見能安內攘  
外而徒索民膏吏治與疆事相輔而成苟非大法小廉何能使元氣不虧足以禦風寒之漸入 國脈與民生  
相頌而治苟非心勤民瘼念切民依俾民情無隱而不可以上通 上恩無時而不可以下究何能使民心安

靖不擾而邦本日固外侮潛消臣雖巡閱江海之防究皆僅治其末而未能治其本日夜疚心深慮罪戾即此侍  
節虛聲已覺忝竊清夜懸惶若復加官進秩豈不致 朝廷有濫賞之愆左右思維功既不足以掩罪何敢復  
飾罪以為功才既不足以當官何敢復受官以瀆職病既不足以履任何敢復虛職任以忝榮名臣聞德高者福

厚祿薄者祿微臣無德可言斷不足以享厚福一子早亡長孫今纔十歲臣年已老而病日集氣不壯而體久衰  
祿祿之薄已可想見不但難膺 朝廷之數鉅實亦難承 聖王之寵榮且兵部轄天下之軍政尚書總一  
部之紀綱豈可以微臣朽材曠 國家之官守更貽誤於將來惟有叩懇 皇上明目達聰 收回成命

知人善任另 簡賢才補授兵部尚書以重要職俾 聖恩不致久負庶臣心亦可稍安且衰病已深難期

知人善任另 簡賢才補授兵部尚書以重要職俾 聖恩不致久負庶臣心亦可稍安且衰病已深難期

知人善任另 簡賢才補授兵部尚書以重要職俾 聖恩不致久負庶臣心亦可稍安且衰病已深難期

知人善任另 簡賢才補授兵部尚書以重要職俾 聖恩不致久負庶臣心亦可稍安且衰病已深難期

振作俟稍就痊可勉力上駛巡閱事竣再請 天恩開除巡閱差事所有微臣感悚下懷謹披肝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奏報赴粵部署大暑摺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法越構兵廣東防務吃緊 旨前往會同籌辦謹將部署大暑情形並起程日期恭摺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六日奉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法越構兵一事法

人自攻佔順化河岸砲臺後迫脅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危急法使脫利古現乘兵船來津並有以大隊兵

船至廣東奉慶之說聞喝要求詭計巨測南北洋防務均屬緊要亟需實力籌辦以期有備無患廣東兵力單薄

守禦尚虛著彭玉麟派酌帶營部得力將弁酌量撥勇營迅速前往廣東會同張樹聲裕寬妥籌布置該尚書

接奉此旨後即行部署起程毋稍延緩南洋海防著袁世凱左宗棠悉心規畫妥慎辦理長江防務著袁世凱左宗棠

率成謀督飭各營認真籌辦均不得稍有疎懈北洋防務著李鴻章慎選本月十九日諭旨迅即籌撥廣東防務

吳大澂奏吉林所練防軍堪以抽撥民勇三千人聽候徵調等語著袁世凱即行統率此項勇丁航海來津以備

調遣現在事機吃緊該大臣等務當悉心經營妥速辦理以裨大局等因欽此 臣一會書生因知將暮自感當初

統帶水師至今數十年仰蒙 皇朝恩遇存權今職今歲巡閱江海事竣本應遵 旨陛見因奔放靡寧

疾增加失血過多時形昏眩不敢曠職誤公是於八月十八日復歷苦忱懇懇 天恩開缺並開除差使俾臣

靜養病痊再圖報効尚未奉到 批諭今廣東防務吃緊時事艱難 朝廷宵旰憂勤臣一息尚存斷不敢

因病推諉連即力疾遠征以身報 國畢臣素志前補即蒙 恩准開缺并除長江差使 臣亦萬不敢辭此

次廣東之行以免另簡他員往返辭延月日致誤大局惟查法夷與越構兵初請唾手可得不期越將劉永福起

與相持且屢為劉永福所欺刻下形見勢絀已成觸藩之勢不得已改途奔營東徒持其仗思聖朝未遠仁

至義盡該夷應如何感激恭頌乃竟自外生成日肆欺侮得寸思尺搖蕩邊疆凡有血氣者莫不髮指齒裂咸思

奮力一戰以申同仇敵愾之氣為今之計惟有協力同心與之法戰若再容忍成何國體將來老成宿將日益凋  
零恐至民不知兵兵不知兵將帥安富尊榮更不知兵大局何堪設想有心世道者清夜以思真若芒刺之在背  
也所幸民心堅固未泯天良官兵不足民兵尚多可用除主戰外則無自強之策若論實在把握雖漢臣諸葛亮  
再生亦不敢言操勝算所恃者眾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勝天理亦足以勝數而已若必藉善其全更首畏  
尾其如外侮日肆憑陵何哉臣德薄能鮮不知兵尤不諳陸兵調度治水師三十餘年我行我法惟東誠實無欺  
之血忱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仰仗 皇太后 皇上威福得以肅清五省江面二十餘年無事臣故祇  
有水師舊部並無陸師舊部江海原相表裏海上有事江防即甚吃緊是臣長江水師得力將弁不便調歸陸路  
招募勇營則強所不能以為能恐遠地分良易難不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既未嘗統過陸師非若鮑超有  
舊部陸軍將弁一招即集可比且鮑超奉 諭招募高須部署三兩月始能成行臣妙手空空軍械口糧無從  
支取即或求助他山至少亦須募勇二十三營始足以壯 天威更非數月不能成軍成軍不練即行是驅市  
人而使戰也且由湘至粵二千餘里新軍初立紀律生疏雖有軍令難保沿途不滋事端廣東待防至切而此間  
緩不濟急倘因遲延而誤大局臣更無所辭容再四思維與其在相招募新勇糜費而不能救急莫若於粵東就  
地取材查粵中義憤果敢之士尚多臣已函商張樹聲裕寬選擇公正廉明紳士速集團練俟到粵後臣按陸  
營規制給與口糧慎選管官統領勤加操練嚴定賞罰無事則主守以保衛森森有事則主戰以報効 朝廷  
有功者保獎傷亡者賞卹當可得力以應目前戰守之需較之待客兵客餉不濟急者固不侔矣聞浙督臣何  
璟藉藉廣東臣已函請其選約同鄉正紳竭力舉辦以期眾志成城惟軍興以來餉源久絀臣一身孤注百事躬  
親少壯不善謀生至今依然太士年近七十老病痼疾兼以迂謹性成不能開展於實餉寔非所能應請 勅  
下各省直督撫及兩淮兩廣運庫指撥月餉源源解濟以收飽騰之效臣一面函商左宗棠於江南調撥相軍記  
名提督准揚鎮總兵章合才合字勇二三等暨候補道王之春毅字勇一營並請撥濟糧餉尚不知能否允調又

於長江抽調水軍二百名以作親兵的調候補人員以資差遣一面函商李成謀派記名總兵三江營都司顏世玉前田鎮營都司記名總兵梁永學以充管帶接晤湖南撫臣潘鼎新已調撥二千勇派記名提督王永章管帶除接濟該軍糧餉外並助銀一萬兩就近調輪船由海道先赴廣東以安民心臣輕裝隨帶跟丁數名於十月初十日即由衡州起程單騎入粵自從前足迹未至嶺南於水陸形勢不熟必須趁法兵未到之先察看佈置若法兵先臨城下臣到任後即當另籌辦法現已附片密陳除俟會商張樹聲裕寬妥善布置再行會奏外理合將遵旨部署大畧應急情形並起程日期先行恭摺具報上慰 宸廑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密奏軍情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再法兵難經別由西貢奪佔越南順化河岸砲臺而查據洋報七月二十八八月十八九等日劉永福屢獲勝仗有擊沈兵船之說證以官商家信事屬不虛法人進退維谷遂爾乘虛擊其為虛聲恫喝之計臣此次赴粵如法兵先已薄城則順化河一路守備自必空虛緣遠涉重洋數萬里人數必不能多也臣擬一面協守一面密咨雲貴督臣廣西撫臣各派統將率領精兵數千督同劉永福所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疾掃順化河及西貢敵營屢其巢穴使該夷無地盤踞則犯越之軍勢將潰退越南未必不可保全應請 密諭滇蜀各督撫預先布置乘機赴會莫成通力合作之功查法人之富強不及俄人遠甚前歲俄人百端要挾若非 皇上赫然命將戒備森嚴彼亦何由俯首就約今法兵僅為劉永福所敗使師已可概見而議者必謂法兵不可輕敵未免為虛聲所怵隨彼術中倘再任其要脅將何所底止此次能力圖自強則各國皆不敢存輕視中國之心可以一勞而永逸矣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照會通商各國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再師以曲直為老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古之制也現在通商者二十餘國而法人獨敢吞嚙越南志在窺我滇邊垂涎銅鑛之利各國坐觀成敗殆先以法人嘗試中國耳然使法人竟獨據富強之利則諸國又將因如生忌



不令獨占便宜此情勢所必然也目下既命將出師自應將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國使如其曲在彼

因以攜其黨而敗其謀應請 欽下總理各國衙門照會通商之二十餘國告以各國通商年來彼此利益各

守條約無詐無虞此萬國公法所從出也乃法國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乃競恃強陵弱違約稱兵

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月法使脫利古乘兵船來津有大隊兵船至廣東尋釁之說恫喝

要求詭計巨測我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視師彼若前來即與決戰兵端開自彼國不得已而為應敵之師曲

直之判皆諸國所周知也第海上用兵商船裹足於各國通商事宜不無妨礙以一國違約之故致礙全局各

等歸想諸國有自公論又中國軍民不識外國旂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誤認敵船致有波

累亦須預防以免轉為如此立言明示利害曲直之故諸國必不敢暗中助逆至預杜轉輸一層尤屬自佔地步

竊謂無論有戰事無戰事而此項照會似在必行此後倘別有要求亦斷不可輕易允許巨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聖鑒施行合再附片密陳謹 奏

請飭湖南巡撫應付軍需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再臣此次奉 命赴粵因時事緊急迫未敢開募勇營遲延時日應俟抵粵後察看情形再行覈辦查從前故大

學士兩江督臣曹國藩故湖北撫臣胡林翼辦理軍務增兵轉餉皆以湖南為根本即臣此次赴粵所需軍火應

用之件皆不能不取給湖南應請 旨飭下湖南撫臣凡臣在粵所需均項即時應付以期辦理得手無誤要

需謹附片陳明伏祈 聖鑒謹 奏

奏報到粵布置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為恭報微臣到粵日期並與督臣同赴虎門一帶會籌布置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月初十日

由籍起程業經報明在案茲於十一月初四日行抵粵東所調提督王永章振宇四營提督陶定昇合字三營候

補道王之春毅字營均先後航海到粵臣晤商兩廣督臣張樹聲廣東撫臣裕寬即於十二日與督臣督同司道

鑊將來輪船出海馳赴虎門一帶相度海口形勢以十四日旋省查海南海隘舊重澳門船史所稱濠鏡澳也  
今久為西洋貿易埠頭則專以虎門為門戶距虎門有一百八十里西有大小虎二山砲臺又登中有橫橋二山  
砲臺孤懸海上東有威遠山現設威遠砲臺大小砲三十六位又有一字平水砲臺大小洋砲十五位其一重七  
千斤偏東有露天砲臺洋砲一位重三萬三千斤又二位各七千斤三響月臺砲十位重八十六千斤不等以上  
各砲臺均經督臣張樹聲派署水師提督方曜所領潮普營陸路提督蔡金章所領廣濟軍分駐之處足資捍  
衛尚少海擊之師又有瑞嵩山定洋砲臺亦頗險要砲位稍遜兵力甚單臣會商督臣張樹聲擬添營分駐以厚  
兵力此首城第一重門戶也由虎門進至常洲為入省水路總口是首城第二重門戶為黃埔為白兔岡白鷗山  
皆常洲要隘提督吳宏洛指揮軍駐之水道至此分南北兩路進者左邊對岸之漁山珠山等隘距首僅數十里  
敵人登岸可以直達省城地勢最為緊要總兵鄧安邦率銳勇駐之尚形單薄臣添派王永章率振字營營為村  
協守與吳宏洛常洲之軍亦可聯絡從此接應再進為中流砥柱此首城扼要之北路也由右邊對岸再進為  
沙路為海心岡為大黃港其沙路已經督臣張樹聲添派潮州鎮王孝祺領勁勇駐之大黃港有結定砲臺大  
小砲二十五位鎮南砲臺大小砲二十七位水圍砲臺大小砲十二位保安砲臺大小砲八位以上共砲臺四座  
均在大黃港左右特角相環中皆獨有濠港此乃入省水路要隘原駐健勇六百名經督臣張樹聲調紫黃埔以  
厚吳宏洛兵力臣現承陶定昇之命字三營分紮該四臺以守守監責任此首城扼要之南路也中流砥柱有  
砲臺向德德勇駐守尚不為單惟虎門前設兩遊度岸為有砲臺林正大半廢而未修且無砲位可憐然我輩之  
則無用夷人傳之則有用倘更以大砲兵船環泊山下自船中扛砲上山入臺安置換我於前敵各砲臺之中縱  
橫轟擊前敵守臺之兵不能立脚縱派勇善分途扼守且善各臺後路路勢接應之師則又為不可少者也從  
來海防者謂能守而後能戰而守進不若守近不若守約守正又不若守奇故口門以內則守急而戰緩  
守正而戰奇反守擬以全力守虎門若得大砲船分佈口門內外不與與戰於重洋專以護砲臺而衛前敵自屬

握要之圖今砲船不能存辦鹽務緝私之輪船亦多脫海難以出敵一旦有急則操堅守前敵各砲臺水陸互相  
 策應寇船若闖入內河則守口砲臺一面擊轟一面以預備備用之木牌蔽舟以塞其去路省河河口一帶木牌  
 綿亘十餘里皆可應急需也轉路既塞然後乘風潮擊重舟大舟水雷以夾攻之可創敵英惟魚首向無大輪  
 砲船可以出海魚以日下砲位未齊海泰初方能購到今但就現有之砲位砲臺先行布蓋以守為戰而已至門  
 虎外沙為舊砲臺四面環海非有大隊水陸兩軍保護不能守道光中砲臺失事正由前敵孤懸後路無從救  
 應故雖力戰殲敵終莫能克至今故未修復臣竊謂砲臺原不在多在得力而能固守與其備多力分不若萬眾  
 一心以自固門戶也惟既守口門則綏定砲臺現有之二萬二千斤及一萬二千斤之洋砲鎮南砲臺現有之  
 六千斤之洋砲應酌量移設數年於虎門而其小者互易之蓋砲大則力能及遠可避寇船之來路內河地狹  
 人稠大砲礙難施放故遠地乃可為良耳至遠 旨採選舊部得力戰船數員到粵現委記提督名前正定鎮  
 總兵董雲慶添募營中左右前後五營加緊訓練擬整虎門前敵為水師提督方耀之助以厚兵力而扼要衝  
 又所調江蘇候補道王之春毅字一營不敷分布今加募一營為毅字右營歸王之春督帶徵駐紮海口岡並於  
 岡上安土砲臺一座藉以保障省城至舉洲圍練亦經會商督臣分飭各營次第舉行又聞浙督臣何璟抄臣函  
 奏請林里鼓屬人心現據柳望風守之員紳率領其眾有警則調集分守省城河岸以壯聲援刻已解有誤請又  
 查虎門以外尚有橫門崖門虎跳磨刀等門可以統全省城之右支河以港防不勝防前督臣劉坤一曾調委曾  
 經委員編查沿海沙戶漁船約計數千艘此種人惟利是趨不為我用即為賊用擬仍會商督臣嚴飭該管  
 各州縣認真編查不得視為具文如有戰事即選募為軍擇幹并統之一以分守港以一合潛故火舟水雷當可  
 收指臂之助此連日察看於區分別而置之大概情形也臣察粵中將領著水師提督方耀精明強幹有勇知  
 方南經練總兵鄭魁忠剛毅為營統海戰明總兵鄭安邦樸實勤能耐勞著統鎮軍之記名提督吳宏洛英  
 毅果決連暢戎機與所編記名提督董雲慶王永章商酌定昇候補道王之春皆保久經戰陣之員自能相與共濟

同心協力以奏膚功抑臣更有請者辦理防不可無戰船一定之理縱難俾辦然三年之艾不善則終於無濟大局所關難惜小費臣擬會同督臣張樹聲飛咨閩浙督臣何璟等欵起造兵輪船四五十號以固粵方如閩局有可備撥之船則更為妥辦容即會 奏請 旨辦理臣才識短淺老病所虞難事支持同肩鉅任所有一切防務惟當與督臣張樹聲等悉心商酌實事求是仍當持以鎮靜不敢遇事張皇以副仰副 宸廑倘粵防有警臣自應親赴前敵萬一法人尋噬越南不遠東粵臣雖獲通司九伐時切枕戈擊楫之忱當此外海為虞豈忘偷安株守查督臣張樹聲曾 奏請赴越督軍尚在聽候 諭旨惟督臣有地方之責該難分身臣布置粗就擬即添募陸勇請 旨期年出關直搗西貢度上以紓 宵旰之焦勞下以伸衰年之積憤所有微臣到防日期並同赴虎門會壽布置各情形理合會同兩廣督臣張樹聲廣東撫臣裕寬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撥軍餉片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臣單月餉已准部咨由兩淮鹽庫撥銀三萬兩湖南撥銀二萬兩其兩淮所撥之三萬兩業經解到驗收署湖廣督臣下寶不湖北撫臣彭祖賢著湖南撫臣潘鼎新均認爲公忠無分畛域臣在相啟行時先經潘鼎新籌撥銀一萬兩解到粵又收湖北籌解銀二萬兩安徽撫臣裕祿江西撫臣潘蔚函來亦允助餉尚未解到不知助撥若干此外無可籌畫矣而臣所領王永章之撥字四營計二十人潘鼎新仍許以後照章源源解給惟該營在湖南防守係屬坐糧每月支銀三月廣東食糧昂貴月應直照湘軍舊制按月由臣處加足行糧以示體恤其所調候補道王之春撥字一營記名提督陶定邦所統合字三營共二十人已由大學士兩江督臣左宗棠於起行時發給四個月口糧截至明年二月十九日為止以後該四營月餉仍懇 飭下江蘇撫臣衛榮光責成蘇藩軍及各釐局按月如數撥解庶收飽騰之效又臣前奉 諭旨酌帶舊部得力將弁招募勇營現委前直隸正定鎮總兵雲雲慶新募慶字五營計二千五百名又委記名提督張拔萃新募數字一營五百名共添六營三千人

其口糧按照相軍 奏定章程給發又測長江水師親兵二百人目前口糧雖可支持以後尚無著落若軍食經費一有短缺雖孫吳之智豈有之勇無不立時受困况如臣不才老病衰朽心血虧損思慮難周者乎臣素不善籌餉前已應陳備此次粵海設防如前此山海關之役為時不久尚易運籌萬一曠日相持兵聯禍結而未奉指撥有著之款何以明軍伏查光緒六年正月曾經戶部 奏定由各關籌解東北兩路邊防經費二百萬兩按年解部本為辦理防務而設前此鮑超駐防樂亭軍餉即於此款取給今廣東所轄海防與東北邊防一律又本年九月 諭部籌銀各二十五萬撥解廣西雲南應用仰見 聖主軫念邊軍之至意廣東亦同一律臣軍除合字穀字營現請由江蘇發餉振字營由湖南發餉僅由臣加足行糧現於廣東就地取材所募慶字五營穀字一營及調到親兵一百共計一年軍餉不及三十萬兩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南洋海防吃重餉源無出 款部如數指撥俾臣得一意辦防不至分心貽貽則感戴 鴻慈實無既極所有懇請 飭下江蘇撫臣籌解合字營月餉銀 飭部指撥東北邊防經費分轄臣軍各隊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請 旨

設儲備局請免抽木釐片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粵省戶口殷繁五方雜處所需食米均由海口裝運入城城中無論貧富不存旬日之糧兼專恃船木故自常平各倉而外別無蓄藏也萬一海防不靖則米船必裹足不前百萬軍民饑殍盈壘不能不未雨綢繆從前於各被圍賊斷甬紹二府米船來路浙民至抱金珠賊死其股監也臣惟足兵之道足食為先現商督臣撫臣擬設儲備局於省城從藩運兩庫借墊本銀派廉幹之員馳赴廣西海防諸郡及各產米之區採買米穀先行官運以為不倡仍出示勸諭各紳民富家自為備賑緊採辦以備不虞惟官民購米既多前途價昂昂貴各商預恐虧折或不及踴躍運行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粵省軍糧民食關係非輕凡廣東官運商運買米裝入省城者查照護票印文驗明石數免其抽收釐稅立予放行吏帶者罪之或借官運為名販往他處而不入省城者從重究

治運米到省時按驗緣海報明總局仍由商民自行收囤無事仍可出易金錢有事更可藉充月餉此法事首  
城日食他處不得誤以為列防務解嚴後仍照舊章辦理如此則軍民兩有可恃眾心大安根本之計莫急於此  
理合附片節請伏乞 聖鑒施行謹奏請 旨

遵 旨加意鎮定片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寄光緒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奉 上諭致慶彭王勝擬曉諭粵民有准其仇殺法人及禁  
各國商船進口違禁者取其船貨等語按之目前事理均係必不可行法人侵擾越南究未與我先開兵釁此時  
自宜靜以待動不宜自我先啟釁端至各國通商以來尚屬相安現在並無戰事遽行封港必致激怒各國釀成  
事變所關於全局者極大粵東人心浮動沙面滋事一案尚未辦結尤宜加意鎮靜認真彈壓俾以情綏靖不致  
別生枝節該尚書所擬告示著毋庸張貼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遠慮深思明見萬里之外無任欽佩伏查臣

前擬示諭粵民係准英團練內云法國若以師旅相加定當決戰爾士民認真團練眾志成城圍成之後祇准視  
法國為仇藉以待動轉候調遣至各國商人爾等素與相安此次務為保護不准干犯更不准妄生事端致干軍  
法原因民情導動有鑑於沙面之役故於獎勵中即寓彈壓之義也其諭洋商示稿與前月附片 奏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諸國詞意相類內云如蒙中法戰爭所有各國船隻皆宜守為商公法局外旁觀  
之列一概停止不得入口違禁者即照萬國公法取其船貨又云法國用兵之地洋商貨物碼頭設有焚毀搶掠  
等事各國應向法國議賠不得向中國過問蓋欲預杜轉輟耳所援公法語有來由豈有平白違禁商船違即取  
其船貨之理原編者行有素可覆視也然臣性本粗疏未能遠慮西洋語言文字不同尤恐斷章取義誤會之意  
轉足以啟釁端致連 諭旨前示概不張貼臣惟有方持鎮靜以期仰副 宸厯理合附片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會同派駐守領州惟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遵 旨酌派四營駐守瓊州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二月初五日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寄

十二月初四日奉 旨現據各處電報法已早路山西將犯瓊州據以為質圖索兵費等語瓊州備禦空虛著

彭玉麟迅速前往擇地駐紮即飭所部各營與鄭紹忠一軍會合吳全美師船扼守瓊州所需餉項軍火著派張

樹聲隨時接濟毋任缺乏王孝祺即毋庸赴粵彭玉麟威望素著務當相機調度不必親赴瓊州以期慎重毋稍

疎虞至各國商船照常貿易自應格外保護並著嚴飭水陸各營毋得別滋事端致生枝節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軫念海疆之至意臣等莫不欽佩遵查法人深入越境已得山西現正戰守吃緊之際或未暇分兵以瓊瓊

州所云先取瓊州圍索兵費等語或擊擊擊高之辭亦未可定然而海疆重地正當先事預防昨得電報後臣

樹聲已撥餉軍餉三萬及軍火等件飛飭該鎮道添勇嚴防臣玉麟又會札通飭沿海各州縣嚴辦水陸團練以

資捍衛欽奉前因臣玉麟即親率所部相軍前赴瓊州擇地駐紮正在籌措軍火于樂庵備給隻刻日成行查

據首領紳分稱廣東為南洋首衝尤以省城為根本本便專守瓊州偏隅一郡之地且粵海延袤三千餘里東

有惠潮兩有肇高雷廉亦有防不勝防之勢願請暫緩撤管其解其力臣等再四斟酌妥當擬委總理營務處候

補道王之春奉所部毅字二營又於鄭紹忠抽調二營仍歸王之春調遣即日開赴瓊州會同該鎮道實力防堵

一面催辦沿海各州縣團練如此兩面兼顧似足以鎮定人心萬一敢犯瓊州會索兵費則亦宜先事預防為先

發制人之計兵端本自彼開反向我索補我宜先向彼索補仍請預 飭總理各國衙門照會各國使臣再

飭駐英 欽差大臣曾紀澤照會法國外部告以此次法國欺眾取盟不遵萬國之公法不顧歷年之條約

吞噬我屬國侵及我軍駐紮之地現又聲言欲取瓊州以便索補兵費如果犯我瓊州即當專絕法德之互市封

其行棧拒其使臣所有各口岸之貨財請憑各國公同查封抵我兵費又當盡毀法國之教堂扣留各教頭待彼

請我兵費方許釋回我 聖朝於通商諸國受之禮之於肯約收盟之國則拒之絕之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古

之遺也如此據理責問先為之防各國素不以法為然當必不為之助但使有先以安慰各國之心法亦何所特

而橫行哉或慮措辭太直慮其激變則又不然我 聖朝之大度包容也至矣蓋在越南本我屬國西貢被事  
二十餘年遠志不特未與據越之版亦且不居助越之名然而接濟劉圍口糧軍餉累日昭彰掩耳盜鈴適  
形怯弱而法人則已明目張胆曾越訂約不許中國預及越南之政又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雲南數  
自縣通商蓋預見中國之隱情惟恐開邊是以益肆倡狂愈讓愈進幸近奉 寄諭總理衙門業已給予照會  
告以法如侵及我軍駐札之地不能坐視等語請正師名然昨准廣西撫臣徐廷旭來函前月十七山西之戰正  
官軍駐紮地也旗號如林伊竟反顧攻擊是彼已大肆決裂無所顧其顧惜矣伏見本年九月曾紀澤照會法臣  
洋洋千餘言逐層辨詰義正詞嚴而法亦理屈詞窮可見其欺弱而畏強並不能變曲而為直也夫身使彼節者  
尚能抗辯不屈則又何必顧忌多端有言不盡乎為今之計必先明示決裂然後可望轉圜此固一定之理伏乞  
聖明天斷飭將前請列入照會據理直陳庶大局立有轉機各國皆不敢效尤輕視矣臣等往返熟商意見  
相合所有遵 旨酌派四營會同鎮道駐守瓊州及請 飭照會各國預為防範各緣由謹合辭會覆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會履法行機請用土兵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為防兵以精練為主各省之分不宜膠執恭摺 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承  
准軍機大臣寄字光緒九年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嗣子監司業潘行機奏各省海防宜多用土兵不宜多調  
客兵現在淮湘各軍到粵務宜區分地段勿與土兵雜處倘有城兵力單薄即委令總兵鄭志節安邦添募數  
千百名以壯軍容不必取材異地等語著彭玉麟張樹聲裕寬倪文蔚酌度情形妥籌辦理另片奏宜擇紳士總  
辦省團總團查有於北堂營營二員欽差團練事宜若專委任防務必有起色等語並著彭玉麟等酌議具  
奏原摺片均著照所請其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伏查兵以衛民量地設軍歷代皆有常制及其崇大  
敵平大亂則必調各省之兵以赴一方之急元明以前兩廣制兵且由更戍謂廣東宜專用土兵者比近日粵人



之論也自來鄉兵義勇倉卒圖集非得訓練行整之勤欲以為之主一旦舉以臨敵則真無死命哉則一戰四散有斷不可深恃者廣東居南洋首衝舟車海防以禦外侮非內地土匪亂民可比臣等以越俗強悍尚義善戰而不嫻軍律不習勤苦雖成節制之師先以臣等督辦秋團因任訓練僅勇二千人臣等以此次來粵調派勇四千餘人原期以久練之精兵為粵軍之倡遂潘何桐原奏所陳各兵未宜數事惟准軍到此以來於水土山川均無不習勇營駐紮之地與百姓亦無不相安民間因事糾鬥且有憾於兵而自行止息者現在稟請守隘部伍區分本與土兵不相參錯至於粵中湖南勇至廣州專殺平民懲功自係當日帶勇將領不得其人之故未可一概論也溯自道光咸豐軍興以來曾國藩胡林翼諸臣倡率義旅屢立湘軍准軍從而驅之削平寇亂征討流於天下其本則在於蒐閱簡練破除積習務明孝弟忠信之義以致同仇敵愾之心故不特相往沆瀣一氣即如塔齊布多隆阿八旗之士既趨西蜀之材亦無不與湘淮諸將共命無間指臂相聯能共建大功者垂竹帛粵軍之興久矣咸豐中廣勇勦勇紅單船船長江南北所在潏然既解今廢卒無成說臣等初至嶺南考求其故粵軍將帥如方曜鄭紹忠鄧安邦皆懷誠忠勇才勇俱優終不傾心倚任而其餘習勇雖可即取大都將不講紀律士不習操練專尚血氣一得自務者比比而是仕者道光季年紅匪之亂外夷之禍以視今日西國之船砲將隊何啻霄壤而粵人徂於當日之事每與言湘淮軍訓練之道聞者輒心為非之其視湘淮將卒固非我族類即壤地相接之粵西亦必盡分畛域始慨然於粵東之風氣高強士習材武而尚促閱里勲業不容者其本在此臣等畏庸無狀惟軍旅之事閱歷稍深天下事變未有終窮方今海上多故竊謂湖廣之間必應有濟時之策深願粵人勿足已自矜介介於土客之辨務廣其心取人為善以宏遠畧此人區區之私久積於中幸藉潘衍桐之言而一發之者也至廣州團練事宜業經在首城設局公舉前戶部雲南司郎中葉衍蘭前直隸大順廣道黃德森等分投舉辦前光祿寺卿黎兆棠才望湛深臣等業經延致前因患病未能出理現已調理痊痊該員素為忠貞必當復職而起吏部主事參贊常敏慎慎履現已任以九十六鄉團務此外尚有太常寺卿龍元禧考年頗德尤

人望所歸臣亦已手書敦勸人局共濟時艱以期仰副 聖主履念南顧之至意所有臣等意 旨等事  
由謹合詞恭摺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調任廣東撫臣倪文蔚尚未到任是以未經會  
銜合併聲明謹 奏

暗結暹羅襲取西貢摺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 旨善暗結暹羅襲取西貢以拯越南而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法夷在越越南占踞西貢已二  
十年現復由河內奪占宣泰山西北折勢頗危急其逼迫越人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  
自辦通商關係因我滇疆莫專五金之利不特滇越邊境不能解嚴即廣東天津亦未知撤防何日彼以虛聲我  
以實應數年之後疲以奔命必至財力俱窮臣早夜思維履不安席查奉 寄諭飭各軍堅守北所以固滇粵  
門戶然自唐炯無故退兵劉永福大受其累旋至山西不守前奉 寄諭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吉以法如侵  
及我駐紮軍之地即不能坐視等語然昨准廣西撫臣徐延旭來函前月十七日法夷攻犯山西正官軍駐紮地  
也旗號滿布竟敢直前進攻是彼族業已明目張胆無所顧惜刻下滇粵官軍分途進取皆足正西文章必須用  
間出奇別開生面以假虛代統之謀為圖親救趙之舉大局庶有轉機身端生廣後下針此之謂也據 臣軍營  
務處候補道王之春密稟現有 三品銜候選道鄭官應廣東香山人自幼從軍拍馬歷越南暹羅新加坡等處熟  
悉洋務現辦上海招商局及織布機器局南北電報局與王之春共事有年母法及法首蹤越粵粵東兩派表  
憤據云暹羅國王鄭姓廣東人尊敬中國用漢人為官屬現有掌兵政者六人如中國之總督督粵人也其人夙  
重鄉誼與鄭官應熟識談及法越之事亦為不平且引為伊國切膚之患伊國與越之西貢毗連嘗欲出其不意  
攻其不備由暹羅襲師以潛西貢先覆法酋之老巢又暹羅極東邊境為英國所闢者曰新嘉坡地極富厚粵人  
居此者十餘萬中國設有招商分局即西貢現亦有招商分局均係鄭官應所司擬懇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  
國兵到時舉火內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以期擊破此二端似有把握惟未奉 朝旨未敢舉動私相款息

而已今臺奉 諭旨明示決裂與法莫決戰鄭官應怡有信來求為 奏調由港回粵親赴暹羅西貢新嘉

坡等處密約布置機有可乘等語臣查越南所都曰會春而以廣南嘉定為西京即西貢也距富春千餘里法苗

圍越以此地為根本環接暹羅通考圖志雍正乾隆兩朝先後 賜御書匾額於暹羅曰天南樂國曰八服屏

藩乾隆三十六年暹羅為緬甸所滅遣臣鄭昭粵人也復土報仇求推為王昭卒于華嗣五十一年 錫封暹

羅國王十年一貢其人止尊中國而不知有他國用漢人為官屬理國事掌財賦皆粵人為多與鄭官應之言皆

相脗合則其言可信矣又考明萬曆中平秀吉破朝鮮時暹羅自請出兵擄日本以牽其後滇撫陳用賓約暹羅

夾攻緬甸緬疲於奔命遂不復內犯永歷困於緬暹羅復起兵攻緬以援李定國之師其忠於明若是乾隆中緬

甸不臣得暹羅夾攻而緬始納貢阮光平篡黎氏養海盜寇重洋及暹羅助阮福映滅新阮俘獻海盜而南洋始

肅清其忠於 本朝又若是然則暹羅之能助順可信矣今越南事殊漢兵未到劉永福獨力難支北折萬分

吃緊臣擬密勸鄭官應潛往各該處妥為結約告以封豕長蛇之患輔車唇齒之依該國又夙稱忠順卿誼素敦

倘另出奇軍內應外合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惟是言易行難其中有無窒礙先令密速探明事有端倪臣再派王

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屆期密催在越各軍同時並舉而不明言其故西貢失則河內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

除越南或可保耳昔陳湯用西域以破康居王元策用吐番以擄印度皆決機微外不由中制用能建非常之功

我 國家厚澤深仁自應有此得道之助惟此舉若成則西貢六府自應歸併暹羅庶能取亦復能守蓋西貢

為越之南圻係嘉慶初阮福映兼併占城及真臘北境非安南故土志稱安南南北三千七百里東西一千五百

里係專指北圻言也阮氏有西貢而不能守破法人奪佔二十餘年暹羅能得之阮氏豈能復問傾覆栽培在

聖朝亦因材而駕而已 現附片奏調鄭官應伏乞 飭用電報傳知以免南北洋大臣奏留致稽時日除

俟辦有端緒再行密報並預善越南善後事宜屆時密奏外所有暗結外援乘虛襲擄西貢各緣由理合先行密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再此舉惟臣與王之春鄭官應等數人知之其餘軍中將領粵中督撫概

未與閱以昭慎密合并聲明謹密 奏

奏覆鄧永脩捐會吏摺九緒九年正月二十日

奏為遵 旨查覆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正月初四日接准部咨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給

事中鄧永脩奏請旨查會吏司捐巨款以資要需一摺據稱該給事中所謂職私最著者如已故總督瑞澂學政何廷謙前任粵海關監督崇禮後啟學政吳寶慈水師提督程國序暨運河北流肇羅道方濬師廣州府知府馮瑞本潮州府知府劉桂年廉州府知府張丙夫南海縣知縣杜鳳治順德縣知縣林灼三現任南海縣知縣盧樂成皆自官廣東後得有巨資若非民膏即是國帑等語著彭玉麟將各該員在廣東居官聲名若何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遵查各員中已故者二人去位者十一人事過境遷自難得其真贖之實據而官聲優劣人品清濁公論自不可誣臣於接見僚友時按名採訪參酌互證得其大凡故大學士兩廣督臣瑞澂公事明白當紅匪肆亂能次第剿平洋務大端亦能堅持定議在粵十一年降入本自優厚雖未能峻絕饋遺此外實無貪迹故學政何廷謙按察各屬未能約束家丁致有惠州府歸善縣不出印結等事其子道員何維楷現在天津業鹽前粵海關監督崇禮患有勒索書辦參案可查後啟兩任監督信任家丁及革書傳廣商民致有怨言前學政吳寶慈考試草率聲名平常有參案可稽前提督程國序承修砲臺不無浮言以致物議煩興前運司何兆瀛詩酒風流親戚子弟用事致壞聲名曾經劾免回籍囊內無餘前肇羅道方濬師兩署運司收受門包節奉補署皆有絕遺而素性揮霍及歸時巨囊已空前廣州府馮瑞本由潮調廣以知府署運司恃才傲物因而謗議沸騰總辦安良局時亦有參案前潮州府劉桂年久任潮廣二府皆係優缺公事委之方暮宋華廷致滋物論前廉州府張丙夫曾調署肇慶缺然無劣迹可指前南海縣杜鳳治歷任優缺兩任南海頗有貪名前順德縣林灼三曾任揭陽優缺在順德五年政無足取現任南海縣盧樂成在東莞任內濫押斃命藉案勒罰被參有案暮友沈少梅係前撫纂沈梅生之子其調南海人謂其有輿議惟到任未久尚無其劣迹此各員居官聲名之大畧情形也

伏思故大學士兩廣督臣瑞麟曾遵法並祀賢良 聖朝寬大保全臣子今名似應毋庸議其餘已叙及

去位各員無不書可訊無事案可推亦難確指其職私之實據然經奉 旨飭查則大小臣工益知善惡當飭

臣則已故已休之後指摘仍不能解自當秉公潔已大法小廉於吏治不為無益臣不敢徇隱亦不敢遇事吹求

謹就所聞使等情謹伏候 聖裁其虛樂成一員擬請 飭下粵中督撫臣另補簡缺或勒令改教以息人

言所有違 旨查覆各情由理合專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賜福字并荷恩等件 恩摺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咨開由 內交出年賞福字

一方大小筒包三對銀珠銀錢食品等件驛遞到臣承准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 叩頭祇領訖竊臣協成海

疆歲慶國慶雲瞻 北極正殷敷 日之忱春滿春郊忽荷自 天之寵 坡題錫福仰 最遺以

科元 玉食方快傍 免厨而合哺椒盤薦萬華并舉遠碧荷綉紫屬之囊白銀著青蚊之幣醍醐飽德祀

狗養英仰承 丹宸之遠頌滿蒙素餐之滋愧 臣惟有感深扶藹惠普投驛力清函夏之氣共進照存之頌以

仰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謹 奏 遵覆所指各節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再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咨寄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彭玉麟奏奏時結道羅

襲取西貢一摺具見善事善心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然兵家用閱貴有所因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加坡滿加利

等處為英所據受其控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強敵道員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鄉人之誼二難以

口舌遊說勉令與師且西貢新加坡皆貿易之場高貴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當欵尤鉅亦慮接濟難善去人

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砲故未能渡海出師掃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

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况其法近雖相忘實則相資故見連羅助我則精刺之心區莠併吞之計益甚恐  
西貢未能集事而南光已慮亡以上各節皆宜層層慮及該尚書所奏者多採近人魏游成說移其所以制夷  
者轉而圖法宜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致無窮之遺憾倘辦事不密先傳播於新聞紙中為害尤鉅該尚書  
原奏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除鄭官應一員業經由雷奇翰南北洋大臣准其調粵差遣外著將所請  
各節迅速覆奏各等因欽此仰見聖慮精詳洵見本末既於之下欽味難名臣不諳洋務即雖陳時在案徒以高  
自時艱忘其迂謬今邊家訓示昭若登時道員鄭官應昨已到營經臣密為傳諭無庸差遣尤不敢稍有身備致  
干咎戾請釋 宸厯該員血性機警留心時艱於洋務尚稱熟悉臣現擬委會營總務處查辦不可期得力所有  
遵 旨覆奏緣由理合附片隨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會奏廣東團練捐輸事宜摺光緒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詳查履歷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張之洞奏法費已成故陳戰守事宜望速陳不可能兵各一摺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  
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於二十四日由本衙門會同軍機大臣議復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恭錄 諭

旨節抄張之洞原奏防粵一條並節錄履歷咨行臣等欽遵詳查履歷等因承准此伏查張之洞原奏若與各國  
約不得接濟則法人不能飛渡北來戰事必自粵東始海洋賊情之論而王大臣等覆奏所稱粵民可用要在  
用之者有人粵則可捐要在捐之者有道片言居要尤粵省善防之策也粵民風氣強勇押視洋人從前三元  
里九十六鄉團練義舉素著誠如王大臣等覆奏所稱均有成效雖今日之外夷其將才兵力船堅砲利迥非通  
光年間可比而先事預防主客異勢以精練之營勇為正兵以各鄉之聯團為援應未必竟不足相待前太常寺  
卿龍元偕光祿寺卿黎北棠前戶部郎中葉衍蘭前直隸大順廣道雷槐森吏部主事麥寶常等臣等均相延請  
主持團事西路高廉雷瓊各屬團練亦請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前廣西左江鎮總兵李起高戶部主事潘存等任

之均經 奏明在案臣等用粵民之望以用粵民虛衷倚任當可激厲眾志共矢同仇至廣東風禍富庶最著  
多言此邦財力為東南之冠誠以地接南海向擅番舶之利咸豐以前各口均本通商外洋商販悉聚於廣州一  
口當時探奇計產坐擁厚貨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獨操利權豐年積大尤天下所難稱遇有集捐之事巨  
萬之款咄嗟可辦自南北洋各口通商而廣州高利遂散於四方香港澳門復為叢淵於堂戶之間物力漸置  
權業興補苴之計愈亟魚鱗之政愈甚蓋今昔通商聚散之分即粵中地方豐耗之故矣况軍興以來捐輸之舉  
疊耗重規此時已如弩末現在奏准擬照山東賑捐章程開局勸辦而昔年各省捐輸派弊減折拉保為捐生所  
習聞今欲實收銀能否踴躍殊無把握去冬臣樹聲以餉源艱窘倡捐廉銀一萬兩臣王麟臣文蔚各倡捐五  
千兩前經臣裕寬亦倡捐三千兩徵飭司道商請各紳廣為勸諭現惟粵海關監督崇光捐二萬兩廣東藩司剛  
毅兩廣運司周星譽各捐四千兩廣東臬司沈銘經捐一十兩潮州府和府朱丙壽捐五千兩均已解完海防經費  
費其餘各道府亦陸續各捐數千百兩不等現未解齊至於紳商殷富已被各紳允即商勸尚未有來者能否集  
成鉅款亦難預擬張之洞所稱民間慷慨捐輸已成鉅款自係傳聞之誤所有進 旨詳查覆奏緣由臣等謹  
合詞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臣王麟入春以來舊恙心中氣逆筋骨疼痛等症迭次醫藥發  
正月二十四日咯血二十六日又大咯嘔血統餘精神疲困不可言狀時際艱難粵防緊要不敢告勞已有聽之  
盡此涕喘以圖報效 朝廷而已合併聲明謹 奏

曾奏派新出關摺之端十年二月十四日

奏為遵 旨派將各營巡赴前敵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欽奉電寄

諭旨北軍兵力尚單著彭玉麟與張樹聲等商選得力將領添募數營配足軍火迅赴前敵以資接應等因  
欽此並准李鴻章電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屬臣樹聲在粵將內酌選一員就募勇往助餉由西支軍火由  
東派足兼程出關等因當經臣等以越將方耀鄭紹忠等均不能遠東西勇餉厚薄不同募勇赴前敵各軍相

形不平轉慮謀事重復總理衙門酌核請 旨旋奉十二月十九日電旨張樹聲職任兼圻布置冬防固屬緊  
要豈能置關外於不顧前敵兵力軍火均不足著該督於方耀鄭紹忠等外仍遵前旨選派得力將領在邊境募  
勇出關並設法接濟精利軍火毋得遲誤欽此仰見廟堂 慮念邊軍 訓解嚴切下懷惶悚莫可名言經  
即欽遵辦理當查廣東營務道員方長華向在皖省統軍飭令選帶得力將將數員於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由東省起程馳赴梧州一帶仿照廣西營制招募精壯勇丁五營刻日出關聽候廣西撫臣徐延旭節制調  
遣管哨各官均由東軍派撥經費一切不得查照東省章程其餘勇丁長夫皆在西省招募口糧亦酌照西省  
章程至精利軍火從前購存本少近年已撥發罄盡去年臣樹聲由北洋奏撥槍砲帶帶已悉數勻給分發各處  
及駐守各砲臺之湘淮粵各軍茲以方長華派赴前敵復從各營抽回毛瑟馬梯光呔噴士得並堅利前門等洋  
槍二千數百桿奏撥車輪開花各砲十五尊一律配足藥彈交方長華帶往並督同司道竭力籌墊五營四個月  
行糧以利邊征業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電請總理衙門先行 奏聞本年正月十七日欽奉上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旨諭道員方長華現已起程著張樹聲飭令迅率所募勇營馳赴廣西關外勿稍遲延等因欽此  
復經欽遵節次餉糧進去後方長華本擬遵照在邊境招募就近出關調准廣西撫臣徐延旭咨會南寧海州等處  
教民甚多就近開募該招人營恐滋擾慮赴北路平樂柳州各屬漸推又經飛飭該道遵照辦理現據方長華  
稟報於正月行抵南寧後因飭各營官統赴北路分途招募二月初四五等日各營始陸續募得初十後均可再  
集成軍一面趕緊部署即當刻日星馳出關該軍月餉本因查照李鴻章奏請總理衙門函屬所言即由西省支  
給惟關外近來驟添多營屢接徐延旭來函餉項亦正在竭蹶之時當督由東自羅振借撥以期仰慰 聖慮  
所有遵 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緣由臣等謹合詞繕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善防瓊崖并首城門戶片 光緒十年二月十四日



再欽州靈山一帶為從前叛將李揚材等亂之地匪類甚多客民教民亦復不支現當越南多事尤宜嚴防內匪勾結之漸先經飭派記名提督黃得勝管帶練勇一營駐紮與越南交界之東興地方扼要巡防尚以綏靖至欽州沿海之龍門等口本由現署瓊州鎮總兵吳全美兼勇一營聯絡水師分駐巡防嗣因瓊州備禦空虛欽奉諭旨派兵設防奏派湘勇四營令現署雷瓊道王之春統帶前往報到任後與吳全美察看情形均派懸海外四面受敵現撥四營定屬不敷分布與高臣等派募陸勇一營紅單船水勇二營並由吳全美將分駐龍門一營論調赴瓊分別布署而北海龍門一帶與瓊州隔海相望鑰鑰西路亦未便空虛已飭高州鎮總兵張得祿選募壯勇兩營馳赴欽廉擇要屯紮併將東興黃得勝一營歸其統制飭與奏派辦理西路團練馮子材李起高等聯絡布防逃作聲援前督署南韶連鎮總兵所帶安勇兩營赴瓊後紳民咸以省防兵單為慮現聞粵州會匪滋事又由省防抽隊往剿因飭鄭紹忠仍補募兩營以資換練而備調遣至虎門為進自第一重門戶前以兵力不逮僅於或遠上下橫橋三處築臺駐軍尚嫌單薄臣等現已飭前直隸正定鎮總兵曹慶統率新募五營出紮沙角此外大角湖州山南北單圍等處亦須酌量添撥水陸勇營駐守庶壯聲威應俟部署就緒再行奏報所有添募水陸營勇等防瓊廉並請募省防抽撥勇營緣由除咨明戶部外臣等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三

會復欽廉進兵摺光緒十年三月十四日

奏為遵

旨酌度方長華一軍已由南寧退赴閩外礙難由欽廉前進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於光緒

十年二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三日

上諭徐廷旭奏布置北軍各路防軍嚴加扼守各摺片

覽奏均悉方長華一軍著張樹聲催令迅即到防欽州一帶路僻難行據奏請飭廣東官軍由欽靈進攻海陽是

否可行仍著張樹聲酌度辦理等因欽此二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六日

上諭岑毓英徐廷

旭先後奏陳調撥輪船由水陸進擊現在廣東福建防務吃緊且無大號得力兵輪無可徵調前據徐廷旭奏請

飭廣東由欽靈進規海陽仍著張樹聲遵照前旨酌度辦理等因欽此二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

八日 上諭方長華一軍可否由欽靈一帶前進著彭玉麟張樹聲酌度辦理令迅即到防毋得遲延等因

欽此仰見

朝廷出師維藩傳徵聲策

廟謨深遠欽服曷勝伏查道員方長華一軍據報由南寧退赴閩

外業經另摺

奏報北軍軍情方緊勢不便折回粵東迂道欽靈以收緩不及事惟欽靈進兵之策良善始善

越事議者亦謂漢軍臨其土西軍當其中東軍牽其後三省合謀計畫出此綢繆考核地勢審察敵情乃知其有

未易行者蓋靈山境界廣西與越南並非接壤靈州出境至越南海陽之路迤邐由東北而指西南其右皆叢山

峻嶺鳥道崎嶇省志所謂十萬山也其左一徑斜通惠順大海廣安一省某時中道法人並守之以為犄角至於

海陽境內支河以港百道紛歧尤非陸師所能運運法人久居河內嗣又襲取南定與安寧平並攻奪山西各首

海陽為後路門戶設守極堅兵輪鐵艦環泊海口內外我軍沿海南行徒可以水師沿海相尋節節阻擊勢不能

前就令先下廣安渡江越河直抵海陽城下彼以堅輪大礮截我歸路環而擊我則計不足以牽掣山西河內之

法兵退反蹈頓兵堅城之危道去冬北軍官軍三軍海陽雖入其外郭而不能得手實由於此然竊幸西軍以北

甯陸地為後路河道無多可以從容撤去無取道廣安沿海之險也若由欽州迤西尋陸路進兵必趨十萬山中

緣崖穿谷輾轉而前仍須先抵諒山一帶乃達海陽非復間道出奇之意而轉輸之費力則百倍於鎮南關一路矣且查奉 諭旨法如侵我駐軍之地即與開仗已明諭法人布告各國北甯興化兩路官兵與法軍相持日久兵甲相接亦無故歸內地之嫌欽州界外廣安海陽等處東省向未駐軍近來廉瓊等處漁船偶入越洋海界概為法軍殺傷焚燬在粵洋則彼此相安是彼族不遠犯中國之意界限猶明若東軍鼓行而出彼或藉口啟盟亦鼓輪而東各口駭然似非計之得者至廣東兵力餉力之不逮水陸轉運之艱難猶其後焉者也徐延旭節次奏請調撥輪船駁板順化海防各口果使力能及此則東軍由欽州前進水陸阻征原為勝算方今閩粵善防均當吃緊且無大號得力兵輪可以徵調久為 聖明所洞燭臣等再三酌度欽靈一路似未便以偏師嘗試轉致有損無益所有方長華一軍礙難由欽靈進攻緣由臣等謹合詞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進紮虎門外要隘摺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奏為派營進紮虎門外沙角大角東西兩要隘以固前敵門戶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到防後會籌布置情形業經 奏報逆聲明現委總兵婁雲慶添募五營加緊訓練擬紮虎門前敵以厚兵力而扼要衝各在案其時但就現有之兵力砲位先行布置故止議專守虎門昨慶字五營業已成軍臣督同婁雲慶等查勘營地勘得虎門以外十餘里東有沙角西有大角兩山對峙實虎門外之第一要隘沙角大角兩嶺拱抱舊有砲臺急須修復此處嚴防則虎門可守而粵省可以無虞與其以重兵守後路似不若進紮前路要隘正所以堅守虎門也上年冬臣到防布置時該沙角大角二處有臺無砲現今所購之砲已從外洋運到省城可以分給十餘尊安設此二處砲臺巨軍仰荷 鴻慈飭部指撥的餉可收飽騰之效現已派令婁雲慶五營進紮沙角抽調上年冬添紮烏村提督王永章所部之振字一營及總兵劉樹元之親軍一營又水師提督方耀所部亦撥出一營計共三營分紮大角與方耀現守上下橫橋及咸遠砲臺之軍勢成掎角互相接應又前督臣張樹聲所部又射的亦

漢協副將吳建文所辦漁園內備紅單船二十隻配齊砲位給以口糧薪水即著吳迪文管帶名為靖海水師營  
給與關防以資約束訓練而專責任該營分泊沙角大角以便水陸相攻為保固省城門戶之計其餘長洲大黃  
清沙路魚珠烏村等隘除 奏明抽調道員王之春統帶四營別防要即外餘均照前議辦理所有派營進剿  
沙角大角虎門前敵要隘緣由謹會同兩廣督臣張樹聲廣東撫臣倪文蔚各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籌防瓊州摺光緒十年三月十二日

奏為遵 旨籌備瓊州防務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昨據李鴻章電報法兵已攻取太原華兵死傷甚眾法人逞兵未已而且有索  
費之說瓊州防務愈形吃重著彭玉麟張樹聲倪文蔚速籌備禦知兵力不敷即行添調前往以資厚集並將各  
路國防加意聯絡藉壯聲威以佐兵力所不及等因欽此仰惟 聖主慮懷粵海訓示周詳為勝悚感當即欽  
遵恭飭瓊州鎮道委速籌備火查去年十二月欽奉 諭旨以瓊州備禦空虛飭臣王麟前往扼守即經臣等  
奏派臣王麟總理營務處現粵雷瓊道王之春率所部毅字相勇二營併抽調署南韶連鎮總兵鄭紹忠所部安  
勇二營併師道統帶赴瓊力籌防堵嗣據王之春到瓊後會同署瓊州鎮總兵吳全美副將察勘該府所屬十  
縣三州除定安一縣外餘皆瀕海港口紛歧大兵輪之可停泊小兵輪之可登岸者蓋屈指難數若處處設防非  
一二萬雄師不足以資分佈該鎮道等以府城為根本重地擇要布置以折其衝稟請添募紅單船水師兩營分  
泊各港嚴加備禦臣等立即批飭照辦吳全美所部原駐欽州東安勇一營亦經該鎮調赴瓊州復經稟臣等飭  
令添募一營與王之春所部各營合力分防至前署雷瓊道劉鎮楚原募鎮守營相勇一千二百五十人現已全  
王之春一併接統瓊州鎮標額兵一千數百名亦經吳全美簡汰訓練各屬副練先經臣等奏派紳士戶部主事  
潘存信率辦理現又照會前福建汀延邵鎮總兵林宜華戶部主事陳晉霖葉同潘存善辦官能踴躍從事精惟

三月二十八日高

瓊州孤懸巨浸為水師制勝之地非有堅輪鐵甲立太枝海軍於雷瓊之間防守殊無把握臣樹營乙節次奏陳仰懇 俯鑒今越南北甯等省相繼不守法人之氣愈益駭服有逞兵內犯踞地索費之計瓊州距越之海防僅六百餘里東道首要固彼族所為垂涎我既無水師唯現海上銷其窺伺之謀惟有截之港口扼其登岸之一法已令多備水雷安設各口以阻小輪船舡板近岸之路並慮備多力分又飭王之春添募壯勇二營以資分扼統計瓊防除額兵外共有相粵水陸練勇六千數百人瓊州產米不多平時皆仰給於北海之販運即柴薪亦多購自鄰封萬一有警敵船橫海接濟尤難業經實籌餉銀多撥軍火以備緩急並令該鎮道多購米薪預為儲積密備快艇以通文報雖成敗利鈍非所敢期而心所能及力所能為不敢不督飭該鎮道竭力圖維以期同仇敵愾上紓 宵旰南顧之憂所有遵 旨籌備瓊州防務情形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辦廣東守禦情形摺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嚴密籌辦廣東守禦情形遵 旨履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四月十七日接督臣張樹聲咨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昨據道員邵友濂電報德國施塔羅官云洋行接廈門電報法國提督帶兵船八隻過廈門向北開駛等語法人連陷越南北甯等省其勢甚張故以兵船來華恫喝要求自在音中沿海各處亟應妥籌備豫著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榮光劉秉璋張兆棟陳士杰沈文蔚吳大澂飭令防軍加緊訓練於沿海各要隘力籌守禦務嚴密瓊州臺灣孤懸海外久為彼族所覬覦有欲據為實藉索兵費之說倘有疎虞辦理益形棘手著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張兆棟沈文蔚曾國荃將領是力籌防總期有備無患際此事機緊要正我若臣臥薪嘗膽之時該大臣等務當振刷精神竭誠籌辦用副委任仍宜持以鎮靜不得稍涉張皇是為至要該國兵船北史是否確實著即探明具奏通政使司參議廷茂奏請飭調吳長慶一軍移紮金州等語吳長慶統率所部駐紮朝鮮應否將該軍調回擇要扼守

著李鴻章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御史趙爾巽奏陳海防戰守機宜等語著該大臣等斟酌妥  
辦原摺均著鈔給閱看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臣按法夷自臨越南之北竄太原興化等省其勢日張  
肆其狡焉思逞之心自不無窺伺中華之慮粵省三面瀕海而西南陸地又與越南毗連故防務緊要尤以粵東  
為先除各要害有已由督臣張樹聲早經籌防外臣上年冬抵粵巡閱各海口細察形勢自宜以虎門為入著第  
一要隘黃埔沙路長河魚珠島村次之大黃灣南石頭海心岡中流砥柱又次之臣已於虎門大角沙角海心岡  
烏村大黃灣等處安置各營節節防守前經奏明在案目下臣不時巡視督飭要緊關隘定昇王水章劉樹元及  
各營哨官等演習洋槍器械以期精熟測量地勢遠近以期取遠命中砲臺之類壞者修之不如式者改之於砲  
臺後開礮山同上港暗通小門以截兵勇使得隱蔽其身有恃無恐以便專身攻敵踞巔圩隴山凹以俟此事將  
伏奇兵出敵不意乘間狙擊砲臺左右餘基無難擊堅厚上牆前極深壕使各砲臺勇丁得在牆內通行聯絡聲  
勢另開便門出隊為游擊之師勝則隨機策進不勝則退守於牆內不致為敵所乘砲臺外堆積海沙高與砲臺  
相埒臨時以水林透可禦開花砲子此與御史趙爾巽所奏砲臺後宜節節遞進戰分路擊宜散不宜聚之  
說不謀而合此虎門至省城一切防務之情形也查虎門以西曰西海如新會香山順德等縣所屬之橫門井門  
崖門蕉門虎跳門磨刀門江門等口四通八達悉以分歧輪鐵甲船雖不能直駛而入小輪船則隨處可以登岸  
臣會商督撫臣札飭地方州縣文武官辦理漁團鄉團實力講求選擇廉幹紳耆以董率之挑選丁壯以訓練之  
並頒發章程撥給槍械平時則訓練士進以鎮內患有警則據守險要以捍外彼舉辦理已數月若能歷久不懈  
自可收堅壁清野之效焉春縣知縣蕭丙莖招撫海盜梁耀劉甜黃六崔仕等頭目三十九名隨帶散盜二百餘  
名其人均剝悍輕捷習於戰鬥而瀕海產雨風出沒潮汛又其性所能耐臣已函督臣張樹聲撫臣倪文蔚將  
該投誠梁輝等編為靖海營水師以之防堵海口要隘自較新募勇丁尤為得力借此羈縻不使為盜兼可作暇  
練軍平時盜案以靖地方至瓊州廉州均逼近越南臣亦會商督撫臣為著督糧道王之春為廉鎮張符

三月 奏 三

稜各派兩營俱陸續運赴防次並飭於該郡縣實行團練互相聯絡以壯聲威矣此省城及虎門以外各防務  
 之情形也臣統籌粵省全局沿海及各處要隘均已粗有布置萬一法夷犯順高舉一戰惟臣初擬設一二枝遊  
 弋之軍以為開警聲援之用徒以餉項無出適逢不辦此時防務日形緊急應即設法籌募又臣調來兩江合字  
 三營由淮陽鎮章台才派提督陶定昇統帶到粵臣飭其分紮大黃滬及海口兩砲臺以固省城堂與兩江督臣  
 左宗棠以為廣東現無軍事兩次飭章台才飛稟致陶定昇調該三營附載輪船退回兩江臣方欲招集新軍若  
 更調去此三營守禦必益形虛薄是則斷不可輕動也耳法夷提督赴津粵中亦聞此說究未詳其船隻之多寡  
 與其要求之虛實今果由廣州北上其必虛聲恫喝要求無屬事在意中伏懇 密飭北洋大臣務須正詞拒  
 絕折彼奸詐萬不可就其狡謀許以兵費蓋犬羊貪得之心有何既極此次得志而去將來必益肆其欺陵我若  
 徒顧目前之苟安必貽日後之隱患若夫損 國威糜鉅帑又不待言矣伏思 朝廷神算無遠洞燭萬里  
 必早有以處此方今時際艱難 皇上宵旰焦勞憂深南顧凡有血氣莫不思敵愾同仇上紉 宸靈况臣  
 忝竊高位兼任兵權雖老病侵尋而天良未泯何敢瞬息偷安以取咎戾惟有竭盡心力知無不為與督臣張樹  
 聲撫臣倪文蔚和衷共濟遇事懇商總期靖謐安善以弭外患而靖邊疆所有臣於廣東場誠籌防情形謹  
 督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力阻和議片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再臣正封摺間通接督臣張樹聲致致總署通音得悉著直隸督臣李鴻章方與法商議款聞之不勝駭異伏維  
 法夷犯順奉土同仇臣昨奉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諭飭臣等振刷精神竭誠籌辦防務臣當宣示各  
 軍莫不踴躍歡呼激昂思奮乃前數日而忽有議款之舉得毋阻挫義之心而視敵愾之氣况今日法夷有斷斷  
 乎不可款者臣素愚戇忘其冒昧有不容已於言者請為 皇太后 皇上一一陳之法夷無端生衅既  
 我屬國及我出師保護又復肆其乘突挑敵我師迄今並未大加懲創遂與議和何以致 國威示天下不可

許者一法也並未受割結然請款是必中藏說請或急我師而徐求其後或緩我謀而誤以多方其言無窮不可  
許者二既與款不索兵費更為巨則該夷惟利是視思棄日前所索巨萬之費不言但言越境通商其中不免  
有詐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償於後者齊中華以奉島夷飾曰前以釀邊患不可許者三以一外強中乾之法夷憑  
陵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華不勤遠略不問其罪轉降心相從以就其和使之此次得志而效擊法夷者必  
信信然環向而起是款一法夷而轉來無數法夷也厚謀日滋隱憂方大不可許者四雲南物產富饒五金之礦  
翠玉之璞醜稱於世久為西人所垂涎若與議款必由蒙自以內許其迥迥為日既久形勢險隘彼皆周知廣  
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不僅通商將何以支不可許者五此五不可者人人知之僅漫不加察貿貿焉與  
議和以為國計萬全臣固未敢信也法夷自通商以來前於天津教堂一案即思啟端以償其所大欲適為普人  
所看中止旋即狡謀越南為自強之計我中華果以全力決戰番用兵善餉分量彼族萬難久持故先為恫喝以  
速其和又貌為恭順以工其術其實鬼域伎倆窮矣此揣敵情而可戰者一也我 朝以神武開基將帥皆人  
選前古嗣平髮捻之亂亦忠勇輩出實其餘勇似足定邊憶前談防俄之時奉 旨善京外保薦人材即以  
將才不易存者什一為慮再閱數年迄成周謝盡矣雖讓外不必定用安內之才而有識究須有膽勇若及時精  
選宿將俾講求以柔克剛以敵敵整之法以盡其長此論將才而可戰者二也道光年間夷虜初開廣東三元里  
圍練義勇至今猶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憤之案層見叠出亦見民間不平之氣不可遏抑越南劉義亦中華民也  
竄伏荒裔自全不暇猶能尚義軍徵法夷各省山陬僻壤不乏英豪聞與夷戰莫不聽雞起舞共發雄心願效死  
力此察民情而可戰者三也查萬國公法有可節取者在戰分義與不義一節如興戰不義傷害天理不獨可以  
理喻並可以力止等情深與齊人伐燕之義暗合亦足徵萬國之公也我 朝廷一面通飭各督撫臣大張曉  
諭於通商和好各國極力保護善與法夷絕好惟各義民誅其天主教士燬其天主鬼樓罷其駐京法使撤其生  
意馬頭既銷旗幟不虞更變此謀公法而可戰者四也語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兵端自法夷開窮兵黷戰掠地



爭城欺侮太甚實為萬國公法所不容宜應嚴法夷罪狀布告中外使咸知理由在彼直在我不得已而用兵代  
罪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鑒此衷應蒙點佑此卜天理可戰而決必勝者五也有此五可亦人人知之僅失此機  
宜恐我中華永無自強之日其將如天下後世之非議何伏乞我 朝廷乾剛獨斷嚴飭沿海各疆吏及各將  
領防務不可一刻稍懈尤須洗心易慮卧薪嘗膽各天天良修予借作憤切同仇以與法夷從事臣雖衰朽無似  
斷不敢惜此病軀殘喘苟存畏息尚當獎率將士為各軍先惟宜和宜戰大局攸關 聖明洞鑒自有權衡原  
非臣下所敢妄議也臣老病昏聩在軍言軍謹冒昧將所有不可致而可戰緣由披瀝附片具陳不勝惶悚待罪  
之至仰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安插投誠台匪片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督等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奉 上諭劉秉璋奏台匪全滿自投誠以來野性屢難盡化  
現經調粵東如能立功自贖或粵省撤防萬不可仍令回浙以致別生枝節請飭彭玉麟俟海防事竣或就近  
安插或長留水師營內差委等語著彭玉麟察度情形妥為辦理毋任回浙再生事端以弭後患等因欽此伏讀  
之下仰見 聖謨深遠慮慮未形莫名欽服臣上年自欽奉辦理廣東海防之命念沿海地方匪徒不時滋事  
殊非所以整頓防務之道回思全滿經臣招撫悔罪投誠當不致有反覆然台州等處地瘠民獷聚眾劫掠之案  
時所不免或者假全滿之名以相號召必至轉生事端故於赴粵途次緘滿浙江撫臣劉秉璋調全滿來粵以聽  
委用蓋臣區區之思未嘗不慮及此也今年三月初九日准劉秉璋咨飭候補知縣蔡東堃孝廉方正謝夢蘭督  
同勇丁兩棚押送全滿來粵防營次其勇丁及勇夫等二十六名因水土不宜經臣酌給川資委都司章文彬護  
送回浙並咨達劉秉璋俾仍歸浙江營伍全滿現留臣營朝夕察看頗知感激 朝廷寬大之恩臣思自欽其  
心似屬無他嗣後如有軍務倘能因事立功尚乞 逾格鴻慈許以進用以示始終曲全之意臣亦當隨時警  
果敢勵以堅其反正之心至於粵省撤防屆時臣當悉心籌度妥為安插或即其五品軍功歸長江提標以外委

候補不令返浙致有地虞以至上煩

宸廑也謹附片覆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廣東續奏摺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續陳廣東吏治軍政民風積弊請

旨申諭俾疆臣得以逐一激查興革以修內治而固本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玉麟奉

命籌辦海防在粵經歲粵中之政治風俗目見耳聞情形漸極身本可富可強之

地徒以積習相沿流弊百出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臣樹營前次在任思竭庸慮力圖補救弊重打輕未能挽回萬

一去年回任即據條析遞陳請

旨飭編修法越構兵海防事宜暫置緩圖今以良病陳請仰蒙

恩准開

缺交卸在即不敢忽然臣文蔚到任三月於吏治軍政民風考察所得亦應有所敷陳現任海防辦理粗有頭緒

正宜講求而吏整軍治民請政前除積弊以立自強根本巨尋會商意見相同謹分列十條政應陳懇如蒙

採納俟署督臣張之洞到粵臣文蔚當會同逐條察核力挽頹波蓋必先治內而後可以援外先察吏而後可以

安民如但調兵設防是第治其末塞其流非正本清源之道也不揣冒昧敢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水師宜疎也廣東為南海嚴饒水師提督駐劄虎門為海防而設然通省並無成隊堅利大號兵輪可以禦

敵者從前初辦海防所費不貲曾無濟於實用近年竭力布置修築各處砲臺添購各臺砲位而庫款久匱海口

紛歧防務尙未能嚴密良因水師未練提督亦未以水師為專責也夫洋人之陸兵不足慮水師則宜設所長彼

其船堅砲利誠非一日所能猝辦矣臣樹營再次擬議再啟奏奉

諭旨飭部議准照辦此以防餉吃緊製船

之款均經挪用未能舉行亟宜及時籌籌巨款購造戰艦使足自成一隊養成水師提督專意訓練但能皆以水

師為身心性命之學自將弁以至舵工砲手莫不重而習之遇風浪而不驚震雷震而不懼仍思臣玉麟前所

奏辦長江水師列輪守以下哨弁皆在本船住宿無事不准登岸官有在岸宿者必獲悉

當以船為衙署視戰船砲械不啻傳家之世業官階遷轉不出水師如此實力練練以戰艦不足以守必有餘方

為一勞永逸之計總之不恃海之無警恃吾有以防之虞不至有名無實耳

陸營宜整也廣東賭風最甚營員向多庇賭收規以規多者為優缺鎮將或不得人則營營賄進百計俱生營  
伍何由整肅臣樹聲歷年三令五申自總兵以下節經擇尤參辦惟積重難深納繳即進應請 飭新任督臣認真整飭定營伍日有起色前督臣瑞麟裁減三成額兵每年節省餉銀三十餘萬本該清理欠餉後為練  
兵加餉但以協撥各餉藩庫入不敷出率皆隨時移挪此項裁兵餉銀並未專款現存前督臣劉坤一挑選兵丁  
成營訓練轉須另籌餉且練營仍多備綠營舊習殊鮮成效亟應清出裁兵餉銀做照曾國藩直隸練兵章程  
以湘淮勇營之法練經制之兵則兵為有用而餉不虛糜矣

一教民宜別也自和約許令外洋傳教大為世道人心之害無賴之徒貪其小利誘入教中遂為道逆之藪凡奸  
民訟棍在教中者地方官不得過問因而激成事端焚毀教堂之案不一而足今既不能禁其入教則請以明許  
階集之法行之一曰別編教民戶冊二曰州縣官給以教民小冊釘懸門首三曰凡教民必令其服色用短裝  
不穿長衣凡所以動其羞惡之心而絕其招徠之路或慮傳教之士不以為然則有說以折之彼既勸民入教入  
教之民自當表異於眾若既入教而不肯自承是謂和教和教者西士所不許也且入教之民與眾無所區別地  
方官亦無由為之保全故特編戶籍以陰識之給憑額以明表之異服色以彰顯之假使對教師入會堂則自甘  
入教對外人則諱莫如深甚且以為大辱西士亦何責有此入教之民哉如此折之彼此無詞以對此法一行已  
入教者不敢肆其欺陵未入教者不敢輕試而官吏亦可察人數之多寡矣臣玉麟竊以此法各省可行當自魯  
始應請 飭督臣撫臣通飭各州縣多製粉書小冊如法辦理其照必定表息至教士不許干預有司獄訟天  
律條約已申明之無如州縣畏事者多故隱忍遷就而莫能日振耳

一倉儲宜備也粵民食米多恃外洋城內無論貧富不存旬日之糧前經臣等會同奏明蒙 恩准往江浙及  
廣西產米之區採辦免收釐稅在案軍民同深感戴惟江浙米價頗昂商民不願往採廣西軍餉半賴米釐敷用  
又未便扼彼注茲當經臣樹聲臣文蔚飭司先後籌撥銀六萬兩辦理官運委員先後往江浙江西浙江兩湖福建

籌者採買米並勘定省城營務局後身地基寬大可以修建倉廩以備收囤官道米穀粵東地方旱濕因米易於霉變現在官運已飭委員多購穀粒如米經理得人原曠以時亦無大病折推粵省戶口繁盛官倉之儲積必不能敷為姓之取求一旦海上有事糧無來源何以定人心而濟軍食尤亟宜設法輸轉商家自為儲各儲半年之糧以期有備無患足食足兵實根本之計也

一瓊州宜圖也瓊縣海外夷瘴尤甚內地之人視為畏途故令到彼以其瘠苦荒遠罕能自勵全境內黎外海州縣存俸舍之見不為地方求長久治安黎患雖除動煩兵力現在法人在越南北圻距瓊僅數百里彼欲有事東方此實必爭之地中國宜及時實力經營瓊道員必擇文武兼資有雄才大略者任之所謂文武地方官皆令選舉賢才略參辟召之意一切兵刑錢穀勿以內地成例相拘末現有善防大軍用明臣海瑞即潘之謀開通五指山十字路設立都邑講求樹藝開採礦產大利既興積款購置兵輪鐵艦沿海港口本有可作船塢之處能練成水軍一技則南海奔善永永望固矣伏乞 聖裁採擇施行

一鹽務宜變也粵鹽產河各埠餘課現尚能按額全完依限奏銷潮橋各埠則自道光初年以來疲帶已深第大辰級奏銷近年雖竭力整頓而福建江西私多納帶大小河商販更足皮支難支廣西臨全大江各埠亦復私鹽充斥查道光年間准北鹽務做壞已極陶樹政行票鹽或豐年間江路梗阻淮南鹽斤引不行同治初年曾國藩改行票鹽同治年間福建鹽務極廢左宗棠改行票鹽皆所至立應成效大著至今稱守其法擬請援照或案將粵鹽改行票鹽必當大有起色或將潮橋各埠先行試辦以次推行伏候 聖裁飭部議行

一會匪宜清也粵中華洋錯居人心浮動愚民昧義趨利築點之徒倡為天地會三點會等名目編造邪說狂誕不經拜會誦經形似密轉煽惑起之若鶩西路則高廉一帶東路則自惠潮嘉各府州以及北江韶州各屬外連江西福建各處皆有頭目潛相糾結已數十年於茲尤以香港澳門洋界為窟穴之數數千里之間實類編布聲息相通臣樹聲前次在任會通訪各屬嚴密查辦在長樂縣破獲潘謀滋事之首要多人近年高州惠州疊

次奏勸雖懸懸創根株尚深往者變遷之禍幾遍天下推究原起則亦粵中會匪階之勳也應請 旨由督撫  
臣督飭各屬力行保甲嚴擊頑目盡法整治以示大戒而故其重並 飭下江西福建督撫臣一體查辦以銷  
無形之巨患

一沙田宜查也粵東各屬沙田自康熙年間清丈後百數十年來承墾升科不下萬餘頃續又歸屯變升竟荒抵  
補頭緒愈繁有前後編征稅則不同有老田與新沙田界參差有小沙附大沙土名各異其間應否補升是否缺  
盜營之升科均無從稽核雖有請給印照而年湮代遠轉轉變遷或割膏分或影射虛偽或推移飛信大抵皆  
沙棍把持豪強兼升書更改混百弊叢生爭端紛起纏訟糾門永無清給之時上虧 國課下病民生雖經疊  
次奏明查清迄未能澈底勘丈積弊無自而除亟應遴派廉正明練大員會同司道提綱絜領條分逐一清  
丈給照如有豪紳土棍從中阻撓即行奏參嚴辦使經界正而賦稅足則小民亦同沾樂利矣

一墳墓宜嚴也粵東墳墓多係官山民葬故有碑碣而無契券民隱惑於風水之說相率停棺不葬或已葬啟棺  
檢骨另裝骸罐謀地不成暴露原野甚至兄弟相爭一畝分其數處更有奸滑之徒覬覦吉壤在他人已葬墳內  
或預埋空罐或暗藏碑記出名沒爭造官覆勘則指空罐為骸被掘據碑記為有確憑反誣原葬之家殊佔句結  
土棍賄賂訟師上控京控雖訟不休往往釀成械鬥巨案投版由來實因官山無稅人皆可圍省城附葬墳墓  
業近蒙店民俗謂之山狗若輩私將官山培築墳墓轉售得價名為工本銀兩考考名為送帖買主不能鈐稅與  
訟仍屬無憑並有已葬墳地子孫遠客不歸山狗始則毀其墓碑繼則平其墳墓另起墳墓復行售賣恣心害理  
莫此為尤光緒七年臣文翰在臬司任內詳請督撫臣設立墳山公所清查注册已得數十萬家此風稍戢然有

外盜竄掘墳之案仍復層見叠出應飭各州縣申明禁令嚴禁山狗務期有犯必獲獲犯必解以扼統屬  
一水利宜善也粵東環海為疆三江匯注西江容納百派尤源遠流長皆以廣州為歸墟之所從前海口深連江  
面寬濶建領順航尚詳泛濫嗣以下流香山新會東莞新安順德番禺各屬每於沿海淺水堵石築壩阻滯泥沙

淤成田故於是羣起爭利東以片函報而以草坦升園外加墾田外生田河而日廣出水日艱大雨時行各江咸漲上流各屬動遭水患決閘潰閘成相望擬請援照乾隆十三年湖北巡撫彭祖蔭奏禁私墾灘地嘉慶七年湖南巡撫馬慧裕奏禁增築湖田隄埂辦法曉諭各屬沙坦以現在報墾成田者定為限制嗣後永遠禁止添築石壩基圍以利宣洩而慶豐稔

以上十條皆臣等見聞所得籌議所及舉其卓卓大者皆係歷年積弊關乎吏治之汙隆民生之休戚而地方之治亂繫焉夫從前洋務初起大局貽誤自粵東始則今日維持大局亦必自粵東始蓋必能知人而後可以察吏能察吏而後可以安民能安民而後可以治內能治內而後可以攘外此正本清源之道也然積弊已深動多牽掣往往欲興一利而百計阻礙除一弊而諸議叢生眾口燥金是非莫判必賴聖明主持飭下辦理庶幾得以及措手從此風清弊絕公道大彰措正施行屬務圖治凡事必計久遠不徒敷衍目前內治修而遠人服粵首幸甚天下幸甚所有粵中積弊臣等謹就所見合詞專摺條陳伏乞

再陳粵省積弊摺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奏為敬陳粵省積弊尚有未盡事宜謹就見聞所及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到粵以來業逾半載時設奠濟株守籌防雖治軍政者初無與乎吏事善其然者並無涉乎民情然抵防數月所見所聞粵軍中積習如日下江河無所底止夫內不治而欲以攘外臣固未見其可也竊維粵東土地富饒人物繁庶即值有事之秋籌兵籌餉尚非難事惟當其事者不慮財用之不足而慮徒資官濫擄節之無方亦不慮流弊之大深而慮徒事具文隱徇之未絕臣留心察訪雖未盡窮底蘊亦得畧悉端崖思挽救而未能欲緘默而不可除臣所已商之督撫臣逐條具 奏外更有諮詢所得不宜鑿於 上聞者復條具於後謹為 皇太后 皇上續陳之

一捐輸宜嚴也外省地方公用有格於成例不能作正開銷者雖令州縣捐攤此亦各省皆然顧未有如粵東之甚者如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查出各屬虧短與著各款 奏明由各屬捐廉歸補又如州縣錢糧官墊民

多川

欠分年征補不足即歸本缺流攤此外地方一切公用勢不能免而又例不准銷者或連年捐解或按缺勻攤繁  
缺州縣或數逾千金之多即簡小之缺亦須五六百金或三四百金不等若攤賠民欠則數目多者萬餘金少者  
亦千數百金前撫臣蔣益澧奏派米義即廉將捐攤各項大為減裁近年以來亦間有停攤減捐之款無如所減  
無幾款目尚繁州縣仍不能及非挪移庫款湊成虧空即藉詞賠累巧取於民名為州縣捐廉實則下剝民膏上  
虧公帑因東吏治之壞其故尚不止此一端而此一端之害最為最鉅若不急圖補救必致公私俱敝官民兩傷  
其補救之法非豁免以前捐攤不足蘇州縣苦累甚深貪贖因之而起故州縣未得缺則望得缺既得缺則  
又淪入苦海交代紛紜謹應者則告貸無門致扣留閱居間十數年不能清算欲任不能欲歸不得坐以待斃久  
之典賣一空髮鬚不名家破身亡子孫流落勢所必然巧滑者於到任莅官之日先存一預備交代之心妄取諸  
民公行賄賂枉法貪贖無惡不作民不聊生矣且性本愚直非為州縣請命實為民生請命應請 旨飭督撫  
臣查清實報將州縣以前捐攤無論多少一概豁免禁止上司收受供應節善禮以及門包等費用不准再有捐  
攤名目則州縣之苦累稍蘇然後責以潔己勤民於吏治實大有關係倘州縣仍不自愛視民如魚肉者立即嚴  
參究辦庶幾官清民安天下幸甚禍亂不萌矣此正本清源之道不獨廣東為然亦各省通病而廣東尤宜整  
理者也

一釐金宜核也廣東官山府海物產甲於天下而釐金所入僅及一中首者以當局者不肯留心任事剔弊釐斤  
半歸中飽也除項州潮州未設釐廠外其餘七府皆有釐廠每廠有總辦幫辦而總領於省局及督糧道釐局之  
弊皆司事及巡丁為之即如六大廠每廠約用司事及巡丁三四十人司事巡欄與商賈交通私自賣放總辦幫  
辦均有片規亦不常親自到廠一切公事悉聽巡欄司事之所為而巡欄司事又多由賄購而得聞其缺價有至  
五六百洋圓者夫一司巡有何榮貴非有大利存乎其中誰肯以重價充此賤役耶廠員既有所私一切不復過  
問而其所請總辦幫辦者又或由請託或由賄進上既以此為調劑之端下即以此作生財之路雖立比較之法

入數短絀總以來源開塞為解閩各廠乾修乾俸不一而足省局均置之不問其中即有秉公潔己之員上官亦  
眾人視之從茲教勸之事此舉實之所以日滋也請 飭督撫臣嚴飭省局明定章程填發三聯印票設立旬  
報其總辦若辦不到廠者立即撤之總理省局導員通旬報到時隨查核分別功過該局員能每月比較有處者  
則記功每年有處者則留如有不足而太短少者則立撤若查有實弊則來辦臣在浙江查有紹興府百官  
地方一釐局向來廢弊所收釐金有缺無贏經藩司德馨請選升用同知候補道判李承先接辦月有餘歲更有  
餘已留辦數載皆有贏無缺豈人人辦此局而虧空李承先辦此局虧另有術而贏餘耶不過辦理認真一意潔  
己奉公所用司事巡丁得人無弊而已即於餉需大有裨益粵東果能實力整頓歲可增餉百萬而總辦若辦仍  
請酌加薪水稍養其廉度積弊可期一洗矣

一出入款項宜清也 臣聞粵東出入款項侵漁浮濫極其混雜每年入款之多約在五六百萬猶有雜項不報部  
之款甚多而正款開銷不過三四百萬然猶時告空乏乞貸他人者一由於糜費之太多一由於清查之未實夫  
動支各項豈盡實用實銷然如教道酒席即報一千餘金移砲數尊亦報六七百金無論吏飽官侵言之亦殊可  
駭其他虧漏隱報移東補西不問而知其糜費也各局公事挪借濫源本不清如善後釐金機器軍裝輪船等  
局一切未辦支應不免浮開濫費種種糾紛弊端百出而釐金一項侵濫尤多聞歸公者尚不及十之四五善後  
局中之弊以句結武員為大端遇有支領款項有請記則准無請記則駁把持侵蝕無所不為而從中挪借需索  
百弊叢生情實人言必非無因而至輪船虛費大宗則在煤片機器軍火軍裝積弊總歸支應或串通一氣或暗  
地分肥則清查未實也統計各端非並為整頓清查不能杜弊歸源有裨實用應請 旨飭下督撫臣實力清  
查不避嫌怨務使歷年積款和盤托出核其疏漏清其界限揭其積冊逐件核對一目了然庶幾款有所歸把持  
侵蝕者無所施其伎倆責無可貸因循徇隱者不能任其含糊臣非敢盡信道路之謠傳而當此時事艱難費用  
浩大苟有裨於 國計無損於民生者即應挽回以希補救於萬一除一弊之美即歸一事之公是在當事者



自區區公身才  
能破除情面耳

一補署宜公也候補人員約有三種曰正途曰勞績曰捐納粵中大小官以千餘計皆有資格之先後當差之勤惰按冊可稽他省多用輪補輪委法最稱公允粵省則專用酌補酌委既曰酌則資格年勞皆可不論而專視大吏之好惡大吏所賞拔者固不乏有用之才而或取其應對之敏捷供億之周隆或有請託與援或有年世鄉誼此差甫卸彼差復繼一省中大吏注意者只此一二十人餘皆束之高閣有選缺數年而不得到任有到省十年而不得一差者豈所用者皆賢所棄者皆不肖哉縱或遞之又久與以差缺而積累既深雖欲潔己奉公而不能此民生所以日蹙而然痛所以日滋也應請 飭下督撫臣轉飭藩司凡補署悉循資格輪班序用至公至嚴公則不可干以私嚴則無所容其弊所用者或式而不效或更有劣蹟立即撤之參之如必煩困地擇人則每十缺留二三缺為酌補地步總不可為人而擇地如此則舉措得宜而民心悅服外患不足憂矣

一差委宜均也粵省佐貳雜候補者約千餘人不外勞績捐納當用輪委之法以示均平粵中為事甚多莫不需員差遣故指捐雖多而酌派均勻尚堪安頓第間有巧宦之流半係奴袴子弟平日與幕府官場廣通聲氣指捐此地倩人驗看不出尸庭居然美官而差事之優己先當後俾委一朝果到札委遠東酌委記功儘先調劑更無論矣又有先充釐廠司巡分獲贏餘納捐一職自由此職存充釐廠總辦餘利更多酌捐管捐不過數百金逐劃兩通之列其人應酬奔馳是其所長謹愿者何能望其項背優得美差是以捐餉為進身之階而其取償於公家者耗餉且十倍也此等取巧之員曾經委過即應查明停委俾謹愿者可望差使總之為上官者果能隨事勸心則流品之清濁聲明之優劣才具之短長不難了然在目而又隨才器使位置得宜為異者脫穎而出如是可無乏才之歎亦無重積之慮矣

一劣幕宜定也列國臣幕友不准換官而不換幕上官亦不准為幕友於屬員舉東近來不然如前據幕友沈彬既居撫幕又兼廣州府及廣州通判之幕其子沈校又居南海縣幕其門徒數十則分為八各州縣例案未必

皆遇有疑難則專差打包請示於其師以至沈彬之門如市軍甲一時首城大宅更居租價高昂以及賭館娼寮無非雄幕之屋又與本地紳商結聯姻婭有所請託無不顛倒是非權納賄夫州縣命盜各案供詞之虛實關罪名之出入屬員轉奏賴上官以駁正之令皆一手指定一氣呵成則公事不可問矣此所以疊被參劾也又幕友索賄庭案升之等聲名狼藉亦經被參有案可考幕之為害較貪酷之吏尤甚應請 飭督撫臣勿存回護之念通飭藩臬以下竭力稽查凡遇此種幕指名驅逐毋許盤踞首城並其子弟在本省候補當差亦須勒令改省以杜流弊庶官幕各頓聲名吏治可期振作矣

以上六條尤為舉東政治切要弊端積習相沿莫知其所自始不能專究一二人臣意亦非有所彈劾祇以飭吏整頓治民用人籌餉諸政總宜漸除積弊以立自強根本謹就見聞所及列款披瀝續陳應請 飭下該督撫逐條細心察核既往不咎後犯必懲嚴立章程屬精圖治風清弊絕公道大彰力挽頹波以維大局如但調兵設防是遺本就末尚非清源之道撫臣倪文蔚雖履任未久然深悉粵政虛敝已極亟思釐正凡臣所論列或有未及詳備者必能隨事敷陳以期漸縷上埋臣愚懇冀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皇太后 皇上

前接濟劉永福片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趙斯劉永福不與西細民窺身交趾及趙法啟射遂能射來播拒相持數年大小數十戰屢挫凶鋒誠其泉帥為越南之保障固中華之藩籬其功亦云偉矣後雖兵勢稍弱退守保勝然其聲威猶震於泰西諸國莫不謂清自為異人而法夷屢受其創血尤欲得而甘心伏乞 密飭督撫臣加意接濟其軍火餉項無或缺乏俾得一意堵禦毋致陷敵以快仇讎即今和議有成可否仰懇 聖鑒訓示謹 奏 皇太后 皇上

是種情之意且雅其政懷之忱臣因邊才難得宜加保護是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緊要事件益加慎密片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臣正封摺間通奉軍機大臣寄字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近來寄信緊要事件往往漏洩甚至外間傳播

列入新聞紙中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深至周詳非臣下粗疏所能意及竊維機要事件似此刊布通都

互相傳播臣向曾未聞見近來乃有

寄諭及各省緊密公件未經見有明文而外間已傳說紛紛列入報紙

初謂民間謠傳未足深信既而無不昭合殊堪詫異即如此次天津所議簡明條約未接密咨以前已見各報館

詳為刊列其得信不知從何而來誠有不可解者查該報館意在整頓惟務蒐採新聞人所未及知者列入報中

使人以先睹為快借廣利源彼商惟利是視則所以用其探刺者無所不至亦難免不別有營謀此事之所由漏

洩也且有說混黑白以無為有至性靈兩傷堪痛恨臣等惟有益加慎密不敢稍有疎忽致取愆尤理合附片

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密署通奉布置片

再查陳前 奏調來營道員額官應一體血性能耐勞苦洵是有用之才臣等業經接應之奉令其函商彼

處核辦理稱有端說華人在彼國者為數千人的念祖宗原籍中華情切同仇皆思出力報効但須先委培實

可靠之員前去慎密籌辦軍事未見可得助應事十人三四箇月為度通盤合籌其口糧器械一切約計不過

花費三十餘萬金以期直搗西貢且於該處已安頓內應有人務須設法與老巢如或餉需不繼彼國華民尚可

悉心捐助此昭中勸辦官應機密辦理之實在情形也惟該費很會成性詭譎多端臣細察其天津就和條約五

則實及代師之計任三箇月後始行互議通商條陳再行定妥和議其已說者一殊為巨測查越南此時天氣炎

熱異常瘴氣甚茂該難禁受必得休兵一屆秋涼重理和議必將故作刁難多所要挾不遂其欲即即肆鴉微

執計必以此事不軍防務正宜未雨綢繆一刻不容稍懈臣素性肝膽老辣日 督見未大司今已屬難支兼以

廣南交崎朝濕等 要形其德伏維時際艱難軍情解變安敢言內告務致基 宸道愈滋罪戾惟臣性誠愚

深慮秋間法夷復啟衅端若不乘時先為預備恐事必無機宜已密商鄭官應令官署前往西貢暹羅全邊各處  
不動聲色細心體察情形西貢是否防守嚴密該處華人果否蓄恨甚深內應可靠暹羅國君臣果否實心樂助  
軍力該處華人果否真心報効願助餉需以及若何進兵若何攻擊地勢若何夷情若何統凡一切作何規畫之  
處均須一一暗地審查確實斷不敢輕舉妄動致肇他衅本月十三日欽奉四月二十二日 上諭本日已降  
旨令何維燿前赴廣東交彭玉麟差遣委用並著察看是否可用據實具奏等因欽此 臣俟該鎮到營察看其才  
果可任用候鄭官應回營斟酌擬即派該鎮往該國混跡華人內於暗中維持該軍號令歸一靜以待動此時不  
必另募客民數營以節糜費將來和議若無翻覆就我範圍此舉即作罷論如或該夷狡焉思逞臣一面飭鄭官  
應飛電何維燿及各該處聯絡之人來來未機而起使法夷猝不及防一面懇求 諭旨飛飭准臣帶領所部十  
五營出關會合岑毓英潘鼎新妥為密商分途並進收復山西河內北等城撫藩服以安邊圉逐島族而振  
國威在此一舉矣如察看何維燿或不謹慎難勝此任則不使其去當與鄭官應另行商擇受人前去照料至  
粵東防務應請 飭張樹聲督辦設督久官粵中情形熟悉籌其責成必多裨益所有微臣愚昧之見是否有  
當理合敬謹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連旨慶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為查次欽奉

諭旨嚴申軍令恭摺覆陳並將今昔情形不同時移者真言易行難滌陳下忱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奉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閱張樹聲遞到潘鼎新電報法兵攻撲觀

音橋營盤我兵槍砲互擊於本月初三日獲勝殺斃法人千餘生擒多名此次衅自彼開原非中國違約惟洋人

狡很若為滇粵各軍所扼不能得志必將四出滋擾廣東與越南切近首當其衝現在張樹聲行將交卸張之同

前經赴任諸事生疎該處一切防務彭玉麟務當妥籌兼顧以期嚴密至該尚書密陳一切仍遵初四日密諭不

動聲色預為布置一俟奉有電旨即可應機辦理惟此事關係重大須慎密圖維勿稍孟浪將此函六百字密諭

多日

知之欽此閏五月十六日又接總署轉電本日奉 旨彭玉麟在粵辦防忠義奮發布置周密現在法國雖仍  
來講解和議尚未大定防守更關緊要該尚書仍令督飭各軍實力備禦勿稍鬆動欽此伏讀之餘莫名感奮臣  
值此時艱備防備與疆臣悉心籌畫雖海各要隘租有布置何敢言盡臻周密獲荷 恩綸懷慚何似惟  
有實心實力通炮圖維以期無負 皇上委任之至意署督臣張之洞履任後與臣熟議海防諸務意見悉符  
臣隨與張之洞張樹聲倪文蔚乘坐小輪船巡閱各海口數日悉心商酌察其險要兵單之處添募勇營填紮以  
為各砲臺添募京應之用沙角大角在虎門之外為省城第一重門戶最關緊要飭記名提督雲慶添置兩營  
大角與沙角對峙海中情形吃重原駐兩營太單飭記名提督王永章亦添兩營魚珠為入省城陸路總要與常  
洲沙路各營相依飭署廣州副將記名總兵鄧安邦亦添兩營又於虎門內署水師提督方耀所守威遠砲臺後  
山亦添山營以為威遠防軍接應至省城河南向本空虛飭署陸路提督鄭紹忠新添兩營隨機應為查虎門以  
西有崖門橫門虎跳磨刀等六門其水雖淺而小輪船可直達佛山鎮以拊省城之背張之洞商之方耀派員在  
募拖船二十號配足水勇分守陳頭五斗口一帶河面以頗自垣後路又調集各差遣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十號  
駐泊橫檔左右以為沙角虎門各砲臺應援又派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四號駐泊黃埔一帶以為常洲沙路魚  
珠各砲臺應援如此節節水陸設防較前似稍為嚴密萬一有警尚可無虞閏五月二十五日接北洋大臣轉寄  
總署電音二十四日奉 旨法國已使逗遛上海不承天津議約並據各處密報孤技有集兵船他駛佔據中  
國地方為質索賠兵費之說無理要求甚難遂就海疆防務吃緊著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等密飭各軍  
嚴防以待一面廣為偵探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或亦靜以待之如果探報有警或全岸警務均宜力迎擊  
並設法斷其接濟期於有戰必勝如退縮不前者立即軍前正法欽此本日又欽奉 總旨各營士卒奮勇  
功者除破格施恩外並發給內帑獎賞將士夫妻從軍已先賞給江南福建廣東各營平安符各十五圓其餘各  
省以次給賞即傳知各軍知悉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萬里妙滿機宜莫名欽服粵東地處南方軍士荷蒙文

征討值瘟疫流行十常四五正多死亡仰荷 聖慈許以破格之 恩施軫其暑雨之疾苦臣當即宣示各

軍莫不踴躍歡呼感德 德回生起死感涕零至沿海一帶已嚴飭設法斷其傳濟倘該處稱兵犯順務

必奮戰直前不容稍有退縮若彼按兵不動臣亦斷不敢輕奉以啟他衅六月十五日接總署電音十四日奉

旨現在閩防日緊沿海防務亦均吃重彭玉麟素有遠譽著於廣東應留防軍外預備二萬人聽候調遣或就

原統之營整練或招募壯勇足數悉由該尚書酌辦欽此六月十九日又接總署電音十八日奉 旨彭玉麟

等派營援閩力顧大局殊堪嘉尚現在滬議未就法情巨測萬一決裂必宜出奇制勝潘鼎新岑毓英務將現駐

閩內各軍切實訓練聽候調遣彼此聯絡聲勢足赴赴戎機 奉制敵勢廣東能否別出奇兵由欽廉小路前進

著彭玉麟等預為籌畫或別有制勝之策均著電奏覆旨並著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體遵辦欽此臣聞

命自天悚惶無地欽奉之下除督臣張之洞張樹聲撫臣倪文蔚會同臣由電音覆 奏外而微臣區區愚

忱尚有不己於陳陳者自閩外各軍奉聞五月二十二日 上諭盡行撤退回閩後該法夷無復後顧之慮

肆行猖獗以致橫行東南洋面探瓊州駛上海窺福州欲逞其志昨接兩江總督臣曾國荃電報該夷復奪後難

龍砲臺志雖馮漢要挾鉅款凡有血氣莫不憤切司仇成思一戰以肅此凶頑蒙 聖訓必宜出奇制勝仰見

廟謨廣運 宵旰憂勤欽服無量臣伏思今昔事勢既大不同軍情亦因時而異若諒山興化各軍未退

入閩以前可以密行詭道表裏夾擊臣率全部十四營由欽廉度十萬大山過五峒出越南密約岑毓英潘鼎新

會劉永福分三路前進再以海外兵船載二萬人暗駛大洋水路兩面夾攻奇兵四合可期一鼓掃蕩收復山西

北其直搗西貢隨其老巢制法死命無如此時滇桂各軍盡行撤回內地全越皆歸法有彼必布置周密即劉永

福素稱善戰胆畧自雄計此時進退無據我縱冒險出奇由欽廉小路間關入越越中已無我軍一人一騎岑毓

英潘鼎新東西懸隔數千里聲勢援應無從孤軍深入自蹈尼機兵法所忌是所謀以制人者轉為敵謀以

制我矣此理其明人人知之臣非敢苟且偷安取巧推諉自羅罪戾蓋今昔情形迥異勢有不能非不為也至奉

多日

旨豫籌二萬人聽候調遣臣於粵中入地走球一時營哨等官揀擇不易且軍裝餉項一無所出曾密商督撫臣張之洞倪文蔚亦苦無力接濟時勢急迫不能迅速為計焦灼萬分臣愚憇成性誠實自矢不敢為欺屢蒙

額皇帝溫旨嘉獎自顧愚劣抱愧五中今則孤負 天恩實屬罪戾滋甚豈無可辭為今之計惟有謹

遵聞五月初七日 上諭事體關係重大總須謹慎不敢稍涉孟浪致債大事並仰遵屢次 上諭會合督撫臣並張樹聲密飭各軍嚴防以待倘法兵前來撲犯躬親前敵督率各營將士并力迎擊務期有戰必勝不敢

妄蕙以取愆尤謹將查奉 諭旨并今昔情形迥異所謀言見行難各情恭摺懇陳不勝惶恐待罪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籌補救越南片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再密陳正封摺間通道員鄭官應自暹羅返粵據稱到彼晤該國君臣相待甚恭在彼華民亦歡躍相從慨計密備相助惟彼國素不准預蓄軍械槍砲彈藥於英法而秘謀轉輸必延至五六月之久方能成軍約計口糧經費所需不過數十萬兩該道正與彼國親王參贊軍機大臣及領事除金鐘等密為籌辦以圖諒山保勝我華軍盡撤入關全越皆為法有彼都人士皆為短氣咸謂此舉可作罷論緣彼國兵出須假道金邊國始達越境越國以藝人本為險事我若以重兵向越彼倚我聲威自可出偏師相助今見滇桂各軍一律調回內地謂我已無保護越南之意安能為彼聲援倘輕率舉事兵單勢孤不惟立見敗衄而國且危矣因悉數該道速歸無得召禍查道員鄭官應此次子身冒暑遠涉重洋奔波七十餘日往返一萬餘里出入於驚濤駭浪瘴烟毒瘴之中可云不避艱險奮發從公乃事竟無成惜哉竊惟越南為我朝二百餘年之藩服屏蔽夫荒尚稱恭順今以島族馮凌一旦棄同化外似非所以字小之道臣再四圖維欲求補救之策似莫如仿照朝鮮近事藉通商以資禦侮查越南穀米豐穰土產饒裕歐洲諸國素所垂涎徒以越南閉關謝客向不與諸國往來是以米道互市尚洽庚午辛未間番法交戰番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為東道主無如法已捷足先登西貢遂為所獨佔今復力索諒山保勝勢

已盡吞越南以窺中華然法果盡得越南實歐洲諸國所大忌也為今之計欲杜法人之吞噬似宜防照朝鮮章程使越南盡與泰西諸國通商蓋歐洲諸國素以不滅人國為美談越誠與各國通商則法人舉動有大悖乎公法者諸國必起而議之投鼠忌器法終不能獨噬越南矣此時和戰未決強為之計倘終歸款議可否求一防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告以法越構兵兵連禍結初止為通商而起一國通商不若合諸國通商之公而且得除俄國向不在南洋貿易外若美國德國俄國丹國日國荷國比國美國與日本國均約同赴越之西貢北圻各立本埠一律通商越境仍歸該國王自理則法必有顧忌而然或可免國手法哉越為我屬國焉當為之解紛即以泰西之事論之英國以並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即按諸國公法勢亦不能坐視也昔年美國攻日本索通商單頭當時僅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謂當與泰西諸國一律通商不必以一國為限而美遂不能獨擅其利英人之始來中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頗有德色而我國家一視同仁未者不拒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合之朝鮮近事皆其明效大略也諸國志在貿易未必皆以法美為然又不免互相忌嫉一聞此議或當踴躍奉行即或不能全至但有數國肯求法之救謀亦當不能退兵為越南善及善後隱惻維持起見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會查兩廣總督岑毓英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為遵 旨會查前督臣張樹聲被參各款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王麟臣之洞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奏參兩廣總督張樹聲不符物望難勝魚圻推諉取巧玩視邊防貽

誤地方任情徇私各等語前據張樹聲奏患病未痊已有旨准其開缺所參各款是否屬實必須確切詳查著彭

玉麟張之洞會同秉公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又前有人疊次奏參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庇匪收規營私弱

職候補知府黃杰奉委查案得請據稟各情先後諭令張樹聲張文蔚確查尚未據該督撫覆奏茲復有人奏參

利輝庇法委為軍政廢弛等款並著彭玉麟張之洞查照原奏各節一併原底根究據實參辦摺五件片



件均着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承准此 旨等查閱鈔發各摺片張樹聲被參各款

大略相同臣之詞抵任後即與臣王麟詳核卷宗宗訪輿論一面檄飭藩臬兩司會同運司楊道按照所參各節

確查其有應行咨查者即咨詢前督臣張樹聲令其據實登覆前來 旨等復傳訪周諮互相考證陳順德諒劃

將利權參事頭緒紛雜納道員陳桂士參案續奉 寄謝交 臣之詞確查原奏事極瑣瑣均與張樹聲無大

關涉應另行查明廣奏外謹將前督臣張樹聲被參各款先行逐一查明敬為 奏 皇太后 皇上陳之

如原奏內稱越南河內初為法人所困曾遣使赴督署告哀乞援張樹聲置之不理並無一詞慰藉致越人失望

於 中朝而轉附法人一條准該前督覆稱法人謀佔越南北圻規取河內係在光緒七八年閏七月十月機

畧擬奏辦法奏奉 諭旨飭下南洋及滇粵各省各酌辦理樹聲當派道員唐廷庚於十一月間咨咨前往

越南順化國都見其國王登致政府通商自強各事及聯絡外交之法密為探詢煇耀進說導以先路八年三月

十一日覆奏密籌越南事宜大概情形摺內陳明在粵唐廷庚等至越南與其執政商詢一切及該國選求各節

均經轉詳總署核辦有案該國並未遣使來粵告哀乞援樹聲先派大員齎咨往詢尤非置之不理並無一詞慰

籍等語查越南河內先為法人所困初無使臣來粵之事至光緒九年正月越遣使臣阮連范使遠來粵經派員

妥為看待嗣後派員送往天津其時張樹聲尚未回粵督之任又原奏內稱去歲越南不堪法人苛令致其國王

張樹聲若蘇來機亟往定亂越南民心尚未盡向法人猶可挽回乃張樹聲既不自任人不遣人前往致法人從

容定計收給人心越事遂不可問一條准該前督覆稱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旨現聞越南民變將該

國國王致害得或方獲看即派張樹聲統帶兵勇前赴越南相機勦定直達順化安籌鎮撫或由海道或由陸路

前進之處並著詳籌女辦等因欽此樹聲當以越南之禍與鄰邦內訌不同海道難以前進擬至廣西由龍州出

湖電請總署代奏欽奉十二月十四日 諭旨廣東至龍州道路遠達日前河內等處節節使阻勢難遠達順

化於越事緩不濟急前旨令岑毓英出首調度計日當已起程滇軍馳赴越境較為便捷本日已改水岑毓英

迅速前進相機酌辦張樹聲即着毋庸赴越仍將廣東防務妥籌布置等因欽此樹聲係電奏請行奉 旨毋庸赴越未便復遣員前往等語查該前督此即係奏明遵 旨辦理又原奏內稱法越切開當時前雲貴督臣劉長佑即函商措置兵船火器以為戰具張樹聲輒以餉需無出無從措辦覆之未幾調署直隸總督則又對人講張謂已部署嚴密先自為地及此次回任兵端已見則畏懦不前以前鋒委之彭玉麟劉彭王麟部兵三千僅以千人委道員王之春出防瓊州餘老留省張樹聲外和內忌難鉅則委之事權則毫不假借彭玉麟雖有智勇亦無所施一條准該前督覆稱光緒七年夏間樹聲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譚寄西報知有法人伯朗手假欵取東京之論即經密致前雲貴督臣劉長佑環籌守邊保藩之策嗣後營函往來籌商邊防並無劉長佑先行函商措置兵船火器以為戰具樹聲輒以餉需無出無從措辦覆之之事粵東海防因餉源艱窘而置未密即次奏陳有案可考據者直督時安有對人講張之事直隸僚友甚多此可問而知之者至此次回任法越兵端已開樹聲兩次奏請出關身當前敵雖未奉 命旨而是否畏懦不前毋庸置辯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旨瓊州預備空處着派彭玉麟迅速前往擇地駐紮等因欽此當與將軍臣長善前撫臣裕寬會商令以瓊在偏隅省為根本重臣未可輕出公同商派道員王之春毅字兩營赴瓊駐防會同 臣玉麟電達總署並會奏有案其以千人防瓊餘悉留省並非樹聲主持等語 臣玉麟查去久到防與該前督籌議諸事莫不和衷商榷間有議辦而不能隨行者實以餉項支絀力不從心之故謂其有心牽掣殆不其然至於身臨前敵力肩艱鉅乃統兵人員分內之事亦臣玉麟應盡心力之事 臣玉麟以本兵奉 命督辦粵防軍中之事豈不能自主何至聽張樹聲之忌而委之此理不待辯而自明也又原奏內稱張樹聲於鹽務撥捐百務發他軍用不給則借洋欵以應多費重利往往為洋商劫制此次飭辦邊防借洋欵二百餘萬兩任外國購置鐵甲船又未確悉夷情既付價而船不以時至虛糜巨款不得其用一條查光緒八年正月奉 旨飭粵省治水師該前督會同前撫臣裕寬議購快砲船大根撥大蚊船十艘練一小枝水師約須銀二百萬設法向行商先為墊付請停購西征協餉二成改撥加撥京餉

多月... 1861年... 1862年...

十餘萬兩抵還籌借商款五年清還於光緒八年三月十一日會奏嗣奉戶部議准復奏行知該前督時已赴直督善任是以未經訂購各船行商銀款亦未取用上年秋間該前督回任後防務緊急庫款匱乏於十月十三日會同前撫臣裕寬奏准息借商款銀二百萬兩擬以百萬兩購辦百兩購辦二艘迭經電詢各國出使大臣外國並無現成製造合式鐵艦若由船廠訂造必須年餘始克告成且法越之事未平即有造成之船各國皆按公法不肯運送來華鐵艦一層急難舉辦將擬購之艦之一百萬兩先行提應急需其水師鐵艦俟法越事平另籌擬購於光緒十年四月初四日會同撫臣倪文蔚附片奏明各在案嗣因防務緊急續借之一百萬兩亦撥充軍餉並未先付船價此外並無另借息借商款之事又原奏內稱前招商局唐廷庚以越南招商局為法人所毀捐辦棉廠若干助粵西軍用張樹聲託以山路難運扣留一條查有候選道唐廷桂報効廣西軍火經撫臣倪文蔚前在西撫任內會同該前督奏明該道報捐德國克鹿卜後膛銅礮六尊礮子九百六十顆英國皮利後膛礮二百枝礮子十萬顆法國東福前膛礮一百六十枝美國士兵令馬礮五百枝四開全底銅礮一百萬顆經西省委員赴港由海道運至東省據東礮身太重格濤以上河灘水淺轉運艱難出關山路崎嶇礮車亦不能行當經該前督商明西撫臣倪文蔚將礮六尊留東配用其餘礮均運至梧州轉運關外並無扣留不發之事此外另購士乃打礮二十枝並子藥水雷等件運交前撫臣徐延旭應用有案可稽又原奏內稱此次廣西潰敗之提督黃桂蘭素為張樹聲倪文蔚所信任道員趙沃則為徐延旭所信任故兩人不和張樹聲又意存左袒黃桂蘭因益驕恣不受徐延旭節制以至於賊一條准該前督覆稱廣西邊防向由西撫臣王政委任將領調度各營粵督不參奏同前撫臣徐延旭出關視師黃桂蘭與趙沃分統左右兩路防軍一切軍事皆稟承徐延旭樹聲貴無事左袒徐延旭前後函牘亦從無言及黃桂蘭驕恣不受節制之事等語查黃桂蘭於光緒五年十二月張樹聲在西撫任內派令接統粵西防軍十二營旋蒙 簡放提督統軍五年此次援越以驕妄無律致敗眾論僉同徐延旭先以藩司出關統兵勢難節制責缺提督及任巡撫月餘即已覆敗至謂該前督左袒黃桂蘭查無實據

惟黃桂福准軍部張樹聲職任兼所不能隨時督察及早勸奏邊事既經濟敗在事文武諸臣自當分任其咎  
本年三月張樹聲奏請廢張奉 旨加恩改為交部議處是 朝廷於此事已加譴責自可無事苛求又原  
奏內稱張樹聲辦理沙面案進退無據始為洋商所持則託美國調停繼而各國領事刁難又託太古洋行調停  
該洋行復因以訛索重利與民無不為之痛恨者一條查沙面一案係奉 旨交海司與易國專辦之件當被  
焚之始各國領事初擬索償之數甚鉅經美國領事勸從中估計各領事始從實報共索三十六萬餘圓臣五  
麟派委候補知縣張義澍以太古洋行願抽馬頭捐款調停此案均經經理案據咨報總署嗣據總署函稱以  
索款代墊不宜給利即未向太古借款現已陸續定案除稅務司報失請示外各國之款祇二十二萬六千餘圓  
疊請電請總署示連並無洋商劫制及訛索重利之事又原奏內稱張樹聲所籌邊防專事舖張毫無實濟大小  
事件制持電報請示總理衙門希圖結緝部過一條准核前首發稱樹聲才智短淺凡籌邊防各事從不敢為  
商量之言粉飾之說邊事關係重大疆臣不敢專擅軍情不敢隱蔽或請代奏或請核覆或須報達均不得不得電  
報總署既無所用其結緝亦無可藉以部過樹聲任內所籌邊防奏報及與總署往來電報移交在案均可查核  
等語查電報係奏准進行軍情緊急沿江沿海各疆臣現均電達總署或電請總署代奏其可速達 宸聰無  
闕結緝部過之事又原奏內稱張樹聲之子張華奎由舉人捐納郎中素習干預公事張樹聲前署直隸總督時  
常馳赴任所於李鴻章先後交替之際猶不自韜晦張樹聲本與李鴻章同籍姻親附以起官順事趨承李鴻章  
當日張華奎面議之華奎不能改及隨任廣東於邊事利權遺將委官擅權受賄較前愈甚其有大小總督之  
目一條查張華奎於九年秋間隨任來粵平日在署經理家務從未出門亦未曾見容詳查司道府縣候補各官  
均未謀面凡遺將委官悉皆前督自主張華奎實係無權受賄之事亦無大小總督之目惟前署督標中軍副  
將記名總兵唐士貴頗得物議經該前督查知於本年正月即行驅逐離粵外間議論或係因此謠傳又原奏內  
稱前惠州陸路提督方耀軍政嚴明土匪為之歛迹張樹聲做令回省帶兵實以其缺調劑私入蔡金章署理及

惠州亂作乃令方耀率兵回惠剿滅是惠州之亂亦張樹聲調度乘方所致一條查南韶連鎮方耀於光緒三年八月委署廣東陸路提督五年五月交卸係前督臣劉坤一任內之事嗣於署潮州鎮任內經前督臣曾國荃飭令挑勇往欽州駐紮九年八月奉 寄諭調回當經張樹聲派委接署廣東水師提督以防虎門至該鎮交卸陸路提督歷年占春楊玉科兩任之後蔡金章始署斯缺並非緊接方耀之任至本年二月惠州歸善縣土匪黃金發李河都等糾眾滋事先經蔡金章合力剿捕旬日之間首要各匪大半就擒奏明有案是該前督調度尚無不合又原奏內稱張樹聲留辦洋務之候補道盛宣懷乃曾經劉坤一劾奏之人聲名最劣張樹聲事事信任盛宣懷惟事詭附洋人實無所能一條查九年十一月間直隸候補道盛宣懷因香港電報事來粵該前督飭令承辦由粵至廣西龍州電報該道任事僅止旬餘旋即回滬嗣經該前督會同前撫臣裕寬奏調該道會辦沙面一案該道旋因李鴻章奏留並未留粵又原奏內稱南海縣丞薛璠光因過萬前藩司剛毅撤省張樹聲喜其逢迎又令其次子向薛璠光學習洋語之說情留任剛毅不從復強令飭回陽江縣丞本缺剛毅對敵有藩司不能撤一縣丞之語一條查薛璠光係陽江縣丞署南海縣丞以通曉各國言語久充洋務委員遇有接辦洋人令其在旁傳述問答之詞因其為人素為物望所倚前藩司剛毅撤其署南海縣丞飭回本任以示裁抑該前督當經批注並無為之說情及令次子學習洋語之事薛璠光到陽江縣丞任後又經糧道以洋務局乏人稟請調省差委蓋傳述洋語結譯洋文此類人員各省率皆權宜節取實非該前督喜其逢迎而然臣之洞到任後即已另派洋務委員然或遇洋務繁冗不敷奔走之時亦量加差遣此後仍當隨時察看如有劣蹟即行嚴拿至另奏所稱廣西是該前督兼轄廣西警報乃竟視為膜外及至北甯勢不能支始遣王德榜方長華接應援兵未至要隘已失復於敗衄之後自請處分以嘗該居心尤為取巧等語查前福建藩司王德榜於九年十一月經前兩江督臣左宗棠奏請奉勇千營由湘援越道員方長華於九年十二月經該前督臣會同前撫臣裕寬札飭募勇五營由漳州南甯一路出關北甯不守係本年二月間事均有月日可指至總督例請處分似非嘗試取巧伏查該前

督被劫各節或本無其事傳聞失實或原無大過責備太苛或已經 聖裁不必追論似均可勿庸置議臣等  
竊維張樹聲素行謙謹久歷封疆刻意自愛履官各省類皆孜孜求治初任粵督聲望頗優回任之後非議頗集  
今經臣等詳考案牘按實政似其設施不宜有此揆其致此之由畧有數端一由於上年七八兩月英人羅近  
橋營軍民幼孩一案葡人戴阿士踢傷華民溺水一案因格於洋例不能令洋人抵償民情憤怨輒以袒畏洋人  
議之一由於海防事起多用淮將淮軍設前督之意謂粵軍以驍悍勝准軍以訓練勝欲以此示之準的自是治  
軍正論而本省將士因疑有鄙夷粵軍之意又該前督議防中路故戰具守具先於此處布置物力所限他軍或  
未能遽行適及於是粵省將校不悅滋甚一由於該前督謂兵力不敷扼要以近為宜主守黃埔臣王麟謂海疆  
當固禦敵以遠為宜主守虎門井沙角大角兩山現在兩軍並行始分終合持論偶不甚相同屬係遠妄生揣測  
謂為懷忌擊肘由是民心將志各存成見吹求附會浮言遂多今既解任治兵督率所部辦防在 朝廷實為  
保全善任在該前督亦得專力殫心於防務必有裨益以上所陳皆係叢實之言平情之論臣等奉 命確查  
斷不敢有一毫隱飾所有查明前督臣被參各款謹合詞據實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為前總督請 卹摺光緒十年九月十六日

奏為辦理防務大醫權勇在營病故謹陳事述請 旨優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前兩廣督臣張樹聲  
於交卸督篆後出駐黃埔親督各軍籌備戰守日前患為增劇暫回省城醫治均經該前督 奏報在案臣等  
連日前往問疾見其病勢愈篤竊以為憂茲據該前督家屬具報張樹聲於九月初八日申刻病故等情前來臣  
等伏查張樹聲安徽合肥縣康膳生家世儒素樹聲少負志節讀書好為深沈之思尤究心經世之學咸豐初年  
粵匪方張皖北盜蜂起樹聲率其弟已故廣西右江鎮總兵樹珊團鄉兵築土堡拒賊遠近豪俊奉約束惟謹大  
股悍賊來侵屢挫其鋒准軍極將如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前廣西右江鎮總兵周盛波湖南提督周盛傳等皆樹

聲所與聯團樂侮者同治元年今大學士直隸會臣李鴻章督師赴上海令樹聲募勇從樹聲為言劉銘傳及周  
氏兄弟才武左提右挈各建旗鼓淮軍之興實樹聲為之創也李鴻章克早江南先後數百戰樹聲屢役不與三  
年蘇浙肅清四年樹聲補江南徐海道銅沛境內湖團客民與士民日尋勦半獲營兵端邁愈東東瀾團謀勾  
賊時故大學士曹國藩駐軍徐州撤防查辦樹聲督同府縣分別良莠隨宜留遣酌定善後事宜安此已札徐人  
至今頌之是年十一月擢直隸按察使五年五月到任先是檢首張總愚在運河東路竄擾連月樹聲請省南河  
防躬勸督各鄉設團築寨為守望計民感其誠凡官令修牆浚濬之事得樹聲一檄婦子皆荷春鑄恐後隊河堡  
寨千里屹然遇警悉持械晝夜登陴賊屢撲運河不得渡遂繼為直隸訟案積案萬餘件吏治之瘵民生之困均  
由於此曹國藩特為總督與樹聲籌清釐之法撰清訟事宜限期功過章程樹聲實力奉行積案全數清結重移  
山西旋擢布政使十年十二月 簡授漕運總督調署江蘇巡撫兩月復署兩江總督遂補授江蘇巡撫所  
至孜孜求治吏民懷望實益隆矣十三年丁憂回籍光緒四年冬服闋赴都五年正月奉 旨補授貴州巡  
撫未至黔調撫廣西值粵將李揚才為亂出連擾越兩越之北圻夙多土匪李揚才勾結各股蔓延四出勢益張  
廣西出兵剿辦師久無功樹聲至激厲軍心考核地勢與提督馮子材計畫方略數月之間元惡授首餘黨悉平  
是年十一月補兩廣總督廣東嶺海粵區二十年來治粵者皆為寬弛紀綱清茶庶事墜廢吏疵軍政膠固難理  
樹聲正己率屬首勦監司鎮將之不職者調李用清政起諸人任以整軍理財各事表朱次琦陳澧之學行以示  
風厲風氣翕然一變八年春調署直隸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朝鮮忽內亂擬日本使館日本兵艦連檣向  
仁川內江外逼李氏未祀幾危樹聲得報先遣兩兵輪東渡觀變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軍駐防登州樹聲知  
其可任飛函令部書出師調集兵商各輪由登州橫海而東一夜吳長慶率所部三十人齊達仁川直入朝鮮  
國都取李是應送天津先後十日國中定日本大將海軍卿鎮兵海口相顧錯愕狡謀不敢發皆樹聲策也於  
時樹聲方病累疏乞退皆蒙 溫旨慰留給假調理九年秋法禍西用兵越南粵防日亟樹聲奉 命迅速回

任力疾銷假七月航海抵粵察粵海防則兵餉俱缺礮臺槍礮水雷一切備禦之具蕩焉無存粵報且日夜數至  
樹聲由津南來時即購帶哈乞開司毛瑟各洋槍及膏白過山各礮並 奏請江南籌部提督吳宏洛准勇五  
營令駐長洲併力扼險築二礮臺並遣將募兵訓練分布要善復電致外洋訂購克虜伯大礮二十餘尊毛瑟精  
槍數千桿及虎門長洲應用水雷電礮炸藥棉藥之屬刊期運到是年冬臣玉麟至復與樹聲及臣長善臣文蔚  
通力合作臣之洞到任以來措置一切得有所憑藉者樹聲經營先事之力為多樹聲既以病辭缺運 旨督  
所部辦理粵防交卸後即馳駐黃埔行營督率諸將備戰守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勢講求礮早及礮可阻船安雷  
發電截擊捷應各事宜妥善籌謀海風尤厲病體中之遂不支臣等以營中醫藥均艱力勸暫至省城調治終以積  
勞過甚受病已深服藥亦不效臣等間日走視肅然布被伏枕支離惟以外患未平 聖恩未報流涕嗚咽無一  
語及私眷皆禱語率皆勸防務或大呼廟敬靈顯者悲之樹聲忠憤懣懣量過人平時治事端悉慎密若  
拘謹已甚遇大利害當機立斷無稍回惑即如朝鮮之役非樹聲赴機神速其不為越南前事者僅矣臣玉麟老  
病日甚臣之洞臣文蔚未嫻軍旅方務張樹聲相與共濟是以出關獲闕樹聲一再奉 命慷慨治行均歷臣  
等留不謂其一病不起爾志長逝臣等檢閱其書疏彙草所言經營海疆諸策頗多深識苦心時事方艱一時  
封疆舊臣如樹聲之文武兼資通達中外機要者已不多有今乃依為彫謝不獨臣等痛失同志之助尤不能不  
為 國家惜此人也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照總督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該前督事迹 宣付  
國史館立傳以彰忠蓋張樹聲受 列聖知遇為 國大臣以死勤事于疆建祠諸曠典 聖訓自有  
權衡非臣下所敢擅請而該前督生平志事勤績臣等謹為同官知之既稔不敢不披其垂帶大者臚舉 上  
聞張樹聲長子舉人戶部員外郎張華奎次子附生張雲霖三子張雲鶴年未及歲所有辦理防務大臣在營積  
勞病故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張樹聲遺摺現據該前督家屬呈請  
代遞謹一併附 進合併聲明謹 奏

奏



會獲長江太湖改用小輪船摺光緒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會商妥議長江太湖水師一時未能改用小輪船長龍舢板不宜裁減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劉銘傳奏長江太湖水師急宜改設以練

道員徐承祖條陳長江水師宜參用小輪船各等語長江太湖水師前經會同藩司彭玉麟創立奏辦行已多

年現若改用小輪船較之長龍舢板等船果能得力自當因時制宜以收實效即着彭玉麟會同藩司李成謀將劉

銘傳等所陳各節悉心會商妥議具奏原摺呈均着抄給與閱着欽此仰見 朝廷慎重江防湖防之至意

莫名欽佩臣等細閱劉銘傳條陳意在酌裁長江太湖水師長龍舢板五成改添小輪船數隻行駛較速

聲勢較壯如果經費充足可以咄嗟立辦豈不甚妙惟其中有未便輕議更動致貽地方隱憂者理宜據實陳

於 聖主之前臣等玉麟親歷長江三十餘年與前督臣曾國藩奏請將此項舢板定為經制水師又將二十年

來長以地連五省遙迤三千餘里水兵之數不滿萬人而各省江面之湖河港汊更復難數分隸該水師將備管

轄用以緝捕匪類巡邏賊盜責任綦重十餘年來五省商旅往來如履坦途蓋藉民船所過無虞刻盜責賴舢板

分汛各顧責成晝夜梭巡之力而舢板所以得力者在於船身輕便行駛靈捷橫河側港蘆葦叢雜灘沙堆水淺

之處舢板亦可昇之游泳而外來盜匪莫敢入境潛蹤或十數里安泊一隻或過港口屯駐一舸保護商民無

間展夕可謂不遺餘力矣今若改用十丈長小輪船縱持造船之經費無從籌畫即應用之機器亦宜購請外洋

且廢十船而成一船五省江面地立見空虛實非數號輪船照料所能周備查舢板能到之處有輪船所不能

到者為一匪類匿跡其中乘虛竊發長江商民受害不淺且此項小輪船以禦外侮則練不足而以之堵內寇則

又不如舢板之可適及也查長江水師原案每營長龍兩號左右兩都司各領一船平日則住船辦公一遇領餉

則用長龍轉解以昭慎重且一營僅祇兩船兩都司各坐一船當日之定數既少今若議裁無可傳節查輪船

鼓行用煤最多為費甚鉅若無火力則寸步難駛惟舢板開行可以人力為之雖遇逆風亦可搖槳而行如欲試

營官之膽氣練水師之筋骨即此亦可操習勤苦若長江近海粵區防守外寇之利為則非大輪船不可以敵巨浪夫豈小輪船所能過其兇鋒哉至於江南提督李朝斌所統太湖水師計分兩項一曰留防水師一曰經利水師留防每營長龍一號舢板二十號或二十餘號不等以之分巡江蘇各港汊及保護各處蘆卡關繫亦重經利每營僅額設舢板十八號分段巡查常覺地廣船稀處處不敷分布良以蘇松各郡湖蕩港汊所在皆是內中水淺草多之處不便輪船行駛誠恐捕務稍疎民心更懷疑懼此太湖水師原係因時制宜可收巡江緝盜之實效也臣等欽奉 諭旨與提督李成謀至朝斌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臣等請速在粵東詳函具述水師原委不宜更制裁改囑臣國全繕摺會銜覆奏以備 聖朝採擇 臣等恭候 訓示施行所有遵 旨會商要議長江大湖水師一時未能改用輪船長龍舢板不宜裁減各緣由謹會同長江提督臣李成謀合詞恭摺慶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賜 御書匾額 恩摺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報光緒十年十月初一日 上諭欽奉 慈禧端佑

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年五旬萬壽慶典迭沛恩綸因念封疆大臣實能為國宣力者尤宜優加獎敘兵部尚書彭玉麟忠誠任事深障宣勞者加恩賞給御書匾額一方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感感交深嗣於十月二十八日准兵部火票齎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御書建節經疆四字匾額到臣營次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祗領伏念臣猥以幹材忝在軍幕果 天威而勤遠略之奇才以靖邊氛迺以 慶典恭迓 仰荷 殊榮寵錫錫封而 龍威燦爛望紫氣而 鳳藻輝煌 奎文合雲漢為章額自 榮廷軍民

咸聚觀動色 曩畫與日星並煥奉 宸綸孫曾永世守承 恩伏地拜登瞻 天銜慙 臣遠領統師專 防羊石華祝後殿於蟻囿高呼未劍子鴉班忽 異敷之欽承詎私衷所敢及惟有勉冀驚純上容 鴻施 刊 國家無不為期仰副忠誠之懇訓竭股肱以圖效庶堪資保障於邊疆所有微臣專激榮幸下忱理合繕

摺具 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設龍港森出奇制勝片光緒十年十月十八日

再臣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龍港森奏請出奇兵以擊敵勢

並善用雲南夷人之羽根各指片據稱緬甸之師宜分為兩道以蘇元春等部作正兵攻北甯山西等省以劉

永福一軍作奇兵由雲南假道暹羅或水陸並征或專用陸路直趨西貢之西則粵河內等處法兵自駭等語

所籌固係出奇制勝之策是否可行著彭玉麟會同岑毓英確探情形妥籌具奏其夷人獍狼能否招用並著岑

毓英酌度辦理原指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緊諭知之欽此跪讀之餘仰見 聖鑒深遠軫念邊

疆之至意莫名欽服竊維越南之西貢法夷經營竊據視為巢穴已十餘年我果能以偏師擾之彼必返顧內犯

之謀當可稍止故臣於春間曾密陳瓊路暹羅以誘西貢之衆後遣道員鄭官應赴南洋冒險到暹羅入西貢

往返數月經二萬餘里訪察情形均實較手查西貢瀕海之處賊寨林立守備頗為嚴固非有堅船利器必難襲

取暹羅國中半係華民情切內附惟其國貧弱已甚武事久廢軍械亦無未可倚用所以臣復密 奏請作罷

論此水邊之不可行也龍港森所請由雲南假道暹羅直趨西貢係屬陸道其道路之遠近險易臣未深悉奉

諭旨後當即飛咨雲貴督臣岑毓英屬其就近密探設法其復賊謂由雲南二千數百里始為南掌中歷南掌

暹羅二國始達西貢路既為遠復多教民出沒其間若以孤軍深入異域數千里外援應莫及軍火糧餉無從接

濟在在皆為危地自係實在情形誠未可輕於一試臣愚以為冒險而舉不可知之功不如持重而未可以勝之

道現在滇省各城英法水福之軍進逼雲貴粵西邊界新敵各營屢經報捷臣與督臣張之洞撫臣倪文蔚前

奏派廣西提臣馮子材等每十營由欽廉趨越刻已整軍啟行分道並舉該勇備多力分且方注意臺灣其

守禦必難悉臻固豈但有一路得乎獲一大捷軍威既振賊氣自奪各路乘勢夾擊節節掃蕩漸次逼進以期恢

復越南全境似較之千里趨利為有把握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

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撥月餉摺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臣所部新募營勇月餉請 旨飭部來年如數指撥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上年奏請防

粵各營記名提督王永章振字四營由湖南給餉廣東糧道王之春發字一營記名提督陶定昇合字三營由江

蘇給餉均奉 旨按月籌解源源接濟在案此外委前直隸正定鎮總兵董雲慶新募慶字五營記名提督張

振字新募毅字一營凡六營共三千人又調長江水師親兵二百名又加足振字四營行糧及行營一切辦公經

費共計每年所需餉項約及三十萬兩當經奏請指撥的餉奉 旨飭部於今年廣東庫金項下應解東北連

防經費內撥銀八萬兩粵關六成洋稅項下應解東北連防經費內撥銀十二萬兩又由前兩廣督臣張樹聲所

備商款內撥銀十萬兩共三十萬兩俱經陸續解交臣營足供今歲支放惟是一日不能撤防即一日不可缺餉

目今越南及臺灣戰事方殷粵省各介居其間防務至為喫重未可一日稍鬆伏懇 天恩俯念粵防緊要飭部

於來年 廣東庫金及粵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應解東北連防經費內仍照舊撥解以濟 臣軍實為至幸至所

撥粵省商款十萬兩通去年前督臣張樹聲借有鉅款故可通融分撥今則粵東籌辦海防添募多營與前迥赴

越後臺各軍以及購辦軍火備濟糧食費用浩繁實已悉索一空極形支絀目下該督撫臣無計畫少焦急萬狀

復今代籌此款其力實有不能 委性迂拙不善籌餉曾經奏明茲與督臣張之洞撫臣倪文蔚共事一方目覩

其艱窘情形不能借箸代謀方深內愧若以臣軍餉項當其萬難之時轉令代臣設措於心實有未安查各省關

軍餉東北兩路邊防經費本為辦防而設可否籲懇 皇仁飭部於東北連防經費項下添撥銀十萬兩以足

成三十萬兩之數俾臣軍之餉不致虛懸無善則感戴 慈惠逾格實無既極所可臣軍新募營勇月餉請來

年如數指撥緣由謹繕摺具 奏再臣自去歲成軍以來所領餉項其支發數目已飭截至今歲年底趕造清

冊咨部備案以便稽核而重款項謹併附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多川直公長高

代陳海防管見摺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據情代 奏陳海防管見以備採擇仰祈 聖鑒事竊據在籍兵部候補主事梁宏諫呈稱方今事

勢不患兵之不强而患於船之不足雖有勁兵鉅砲亦將阻於重洋而弗能以互應伏見我

國家講武勵兵孜孜求自強之道二十年來凡兵輪火器類多仿照泰西固將日起有功矣然觀福建之船政局

上海及粵東之機器局所費動以億計為時不可謂不久用款不可謂不多所成就無非小輪船洋槍炸彈等項

防內河則有餘防外洋則不足若移此鉅款以購置鐵甲船亦或就內地各機器局自造約可得二十艘且將確

視歐洲閩省戰事何至決裂如斯上頌 宸慮為今之計惟有竊慕 天恩飭各直省督撫聯合官紳商民

每省各捐購鐵甲一號查鐵甲船之小者價銀約一百餘萬兩其大者亦不過三百萬兩船之大小視省分之大

小以為差合一省之力為之似亦無難集事凡某省購置之船即以防禦某省海口其無海口者將船派往大沽

口及旅順口以供衛 鐵輪近地海軍則互相應援先調鄰省以次及於遠省勿分畛域出全力以應之使海

內之大礮成甯山率然之勢必於防務大有起色且今海氛未靖凡在臣民同深歛息自當踴躍從事不日就功

所有捐購各員俟船成之日 欽派大臣查驗如果善有成效可否照河工事例核給獎敘以昭激勸之處恭

候 恩命遵行再兵輪文戰專倘機器轟擊機器一壞此船即廢是以西人製船凡機器之式火藥之體其位

置無相同者乃船政局所延法國匠人教造各輪船凡火藥櫃多設在機器之旁識者皆知其謬此後須得公忠

廉幹之員認真經理實事求是必能洞悉利弊出奇制勝以仰慰 聖慈慮念海疆之至意茲據該主事呈請

轉 奏前來臣維今日籌辦海防鐵甲船似不可少所請每省購置一船然各行省有股肱之不同能否一律

照辦未可懸擬但所陳不為無見未便墮於 上聞謹繕摺代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 會奏大舉規越摺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分遣廣軍四枝大舉規越以緩臺圍而振全局仰祈 聖鑒事竊惟法人犯順擾閩以後團禁臺灣  
朝廷指授機宜保全南橋台自鍾臣渡兵濟餉百計俱施然以阻隔重洋艱難殊甚粵東疊濟餉械派兵往助俱  
已陳明熟籌今日敵情事勢我不能遲逐法虜以去雖龍法亦不能盡破我軍而踞臺地惟有力爭越南攻所必  
救庶不致率其醜類肆毒欲壘越斯漸恢臺圍自解屢奉 諭旨進兵越南牽制敵勢 明見萬里勝算無遺前  
經臣之洞電奏申越南以振全局復蒙 俞旨飭辦欽遵在案自十月以來法屢添新兵來華人率赴越者三  
之二危臺者三之一復據西電法人決意併力先逐桂軍出越南圖上拒滇軍誠以桂近滇遠為彼此甯河內等  
處局勢之惡此時滇軍及提督劉永福方攻宣光未能即時東下桂軍扼守觀音橋谷松那陽三路難獲勝兩次  
為敵所阻兵力尙薄必須由東路進兵使敵首尾兼急倚虛而入查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現在欽廉本籍奏請團  
練該提督老成宿將久官粵西會征越匪威望在人罷兵未久舊部尚散派令募勇十營囑因該提督力陳出疆  
征討兵力須得又在續募八營計馮子材共統十八營由欽州上思州出邊入越越那陽一路據報於十二月初  
五日到龍州先遣八營紮思陵隘口之外惟續運八營軍械須正月中旬始到又查右江鎮總兵王李祺現在粵  
省防營該總兵戎行穩練派令帶本部四營抽撥省防粵軍四營歸其併統計王李祺共統八營由梧州潯湖江至  
龍州出關入越越諒山一路據報於十二月十五日到龍州軍裝器械二十二日到龍州又查欽州參將莫善喜  
奏統龍軍自請率師圍越意以法虜屢來窺伺欽境口岸不如先發制人因飭就原部二營增募三營以為馮子  
材後路策應又據參將陳榮傑疊次上稟請出奇兵襲越因防事新募習於越情水陸勇一營並由署雷瓊道王  
之春撥所部兩營助之會合莫善喜並由臣王麟抽省防相軍一營填紮瓊防後明正馮軍深入相機進兵計  
莫善喜共五營陳榮傑等共三營由欽州乘輿出邊趨海陽一路又查五品卿銜吏部主事唐景崧前經臣之洞  
奏派統帶四營入越會合劉永福攻剿嗣於十一月內宣光攻剿喫緊准添二營該主事由桂入越繞幽斷險千  
二百里涉復入行之境到防以來勇略殊庸履性強傲閱岑毓英奏稿亦贊其奮不顧身有膽有識將滇軍潘德

三營歸其兼統自宜厚其兵力以資展布已防倭宣光克復添足十營計應添現現有大營正攻宣光攻克後即下趨端雅一路通計廣軍規越者馮子材十八營王孝祺八營其善喜陳榮輝等並現軍共八營原景松現有六營共四十營分高四枝分進進攻還相呼應會合滇軍桂軍劉軍互相奇正優慈賞格申嚴軍律救民固不可濫誅法人亦許其歸命斷不推騷擾妄殺驅取資敵現因諒山各路告警已電飭馮子材王孝祺飛速分路各拔俟明年正月以後各軍俱齊械到餉足事機當可漸順惟軍資浩繁餉固不資械尤難購內防外協日不暇給即使有餉有械而水上水陸運甚遠關外辦糧甚苦持是權衡時勢之緩急上體 宵旰之憂勞不得不勉為其難現將各運各庫之存儲軍火各局之造辦搜羅殆罄應付邊軍幸蒙 聖恩准借商款已奉 電旨俟陸續提到當可支持自十月以來七役密報法虜將窺伺廣東曾紀澤自英來電亦同蓋深慮廣東為臺越各軍餉械之所資力欲擾我以圖牽制然制敵機安所在斷不能為之動搖以上各節均經隨時擇要電奏除本省防務隨時竭力籌辦外所有廣東大舉規越緣由謹合詞繕摺由驛馳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賞福字及荷司等件 恩摺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准兵部遞到軍機處咨行肅奉節開交出

恩賞福字荷包銀錢銀珠珍果食物等項 欽頒到臣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伏惟 皇上福祿

九枝 文同八表 乾恩蘭珠葉之祕 坤珍啟銀鑿之祥萬方悉來欽具琛來提赤以奉黎則既飽以

德含甘吮滋臣幸際 昌熙自維衰朽偏師環領炎海籌防方期警浪之永清渥荷 龍光之下逮箕

疇野五 鷺章煥日月之華 帝命錫三魚袋繪星雲之彩仰泉刀於 禹鑄上幣承 恩分珍錯於

堯厨下枕銜感臣惟有勳鴻驚跪上答 鴻施仰託 福林播廷席以固國楨紘 文德輝于羽以

銷鋒究奇策於赤發翼舒 聖玉宵衣之慮待洗兵於銀漢庶免古人素食之譏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懷謹

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京察優敘 恩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吏部咨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朕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為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勩最著

者尤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眷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閱兵部尚書彭玉麟督師嶺南保陞宜勞著

交部從優議敘等因欽此跪誦之餘感愧交集伏念臣 三湘下士九伐謀司豈忝竊之已多愧涓埃之鮮補乃以

忽飛譽浪聲譽西戎因之暫佩虎符防粵南粵遂承 宸算差幸邊境之無驚自問幹材實乏微勞之可紀茲

星激揚之大典倖蒙 獎敘之優加聞 命自 天抱慙無地臣惟有勉竭愚忱力圖寸效肅清炎燄務

期 馮回之胥安綏輯海疆仰副 虞廷之考績所有微臣感激勞幸下忱謹繕摺具 奏恭謝 天

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嚴備戰事以除後患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聖鑒事竊臣前

奏為馬情巨測欵議難定仍宜嚴備戰事立自強之基以茲後患謹將愚忱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

接總署轉電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旨法人現來請和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

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援隊撤回等因欽此臣比即電致總署萬萬不可先撤兵中其狡謀乞為代 奏二十

七日復接總署轉電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彭玉麟電奏請飭統兵諸將仍紮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約斷難

失信昨已將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論知張之洞著即給與該尚書閱看自可了然且撤兵回界仍係整軍嚴防彼

即挾詐請盟我亦有備無患該尚書等惟當慎守前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欽此伏讀之餘仰見 聖謨深遠

籌畫萬全於議和息兵之中仍寓思患預防之意莫名欽服但微臣區區愚慮尚有不能已於上瀆 宸聽者

請更陳之我 聖朝政崇寬大待島族過於優谷決無自我備啟費端之事彼族知其然而以為畏之遂日

肆其欺侮而悍然固顧然如琉球之不復伊犁之讓界兵端未開猶可說也此次 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



迄今三歲本年二月十三日諒山大捷 天討方張乃津約忽以敵局終事墮其術中益見輕於彼矣彼夷犬  
華波性長捷為心如市井無賴小人惟利是趨安知信義挾其趨利之心存一見輕之意見我之兵衛說做全趨  
為為彼有險要已失藩離洞安有不棄機使較之理若待至此而始悔失計不亦晚乎且上年津方定約彼即  
犯越之觀音橋我兵方撤入關彼即建樓臺灣前事固昭昭可察今復紐其故智以欺欺我我復信之堂堂中華  
任兵玩弄於股掌而毫不省覺臣愚恐諸夷聞之謂吾華之易與也亦必從而生心羣思因我以為利達鄙之患  
其有已將燕柳由更有慮者而夷說觀中土多歷年所彼其用兵於我忽而請款者夫豈有愛於我而謀信修睦  
哉真必有所圖也明兵自海上告警以來召將徵兵驛船製械天下騷然糜餉已數千萬及布置粗定兵機漸利彼  
乃以一和字誤之而我所用經費盡成虛擲如此行之數四海內罷傲勢必不支不得已一惟和之是從由是當  
事者以和為得計無復自強之謀領兵者以和為固然潛銷致果之氣邊疆要隘又以屢和之故武備懈弛而不  
修一旦點虜挾其堅船利礮旋召賊類環起而與我為難其時財用既匱兵氣不揚天下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  
此其用心至深設謀至毒而其勢殆將必然故臣每一念及輒中夜以興繞帳傍徨不能一刻稍安也昔趙宋兩  
淮轉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黃龍正搗金牌遠召遼宋之世訖不復振何則  
戰則氣以厲而強奮可進於強和則氣以鎔而益偷故日趨於弱宋之已事固其明效大驗矣方今款議已定  
自難中改然夷虜無信事未可知伏乞 嚴飭沿邊各鎮臣及各將領嚴備陸師戰守外瀕海如天津吳淞福  
州廣東臺灣等處應添造大小鐵甲戰船母口至少須十隻各另成一軍備各海島精壯漁戶熟習風濤沙水  
之住者編為各船之勇免使為敵人善用以成奸細精進久於水師身經百戰健將為之管帶勤加操練靜以待  
之庶幾立自強之基萬一敵復敢盟我焉思逞即承絕其好一意從事於戰倘內外臣工復有敢以議款之說進  
而構成納侮者應請照十年七月十五日 上諭交刑部治罪 諭旨森嚴自宜慄遵斷不可一誤再誤仍  
臨前微圖一時之苟安若無窮之隱患惟務繫罪致討大張建伐必令頹首帖耳就我衝勒不敢復肆鴟張而後

已如此則 國家之威棧退暢異類之窺伺應銷四海水清業宇蒙庥英微臣慙 不知避忌謹披瀝血忱由

駭馳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報銷軍餉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奏為 臣軍餉項收發款目造冊報部請 飭核銷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光緒九年九月奉 旨籌辦廣

東防務是年冬間派軍抵粵所部各營惟所調張宇四營其坐糧由湖南接濟合字三營穀字左營其口糧由江

蘇接濟此外新募及調來長江水師親兵各營弁勇夫役製辦一切雜款其餉俱由 臣處發給仰蒙 天恩

俯念需餉孔殷上年 飭部於廣東釐金項下應解東北邊防經費銀指撥八萬兩粵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應

解東北邊防經費銀指撥十二萬兩廣東所借商款內銀指撥十萬兩又方其成軍之始費用較繁各省疆臣不

分畛域相與其濟時艱亦曾撥助餉項安徽湖南及兩淮鹽課各協銀三萬兩湖北江西各協銀二萬兩合之部

撥各款均於上年陸續解交 臣營 臣維海疆不靖沿海行省籌辦防需款極鉅為數動至十萬當此萬分支絀

軍餉至艱之時仰荷 皇仁飭部指撥廣東有著之款並蒙 飭令今年仍前接解以資 臣軍之餉購俾微

臣得所藉手勉效馳驅感戴 聖慈為其有極 臣履防一載有餘自限年迫長賴智慮庸庸並無奇策速靖邊

氛實深愧悚至於餉項則軍事必歸於實用款欵必期無虛糜 臣一軍幸無冗費節省亦多茲飭糧臺報銷委

員悉心鉤稽逐款覆算據稱自光緒九年十一月起至十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銀四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兩有奇

收米三千五百石共支銀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兩有奇支米二千八百六十五石七斗五升有奇詳細造

具清冊請咨部核銷並請具 奏前來 臣詳加覆核俱係實支實報並無浮濫除齋冊送部外理合恭摺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飭部查照辦理謹 奏

改建船山書院片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再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學臣朱迥然面諭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王講已閱一年因院地偏近城市欲

隘翼屢殊不足以安絃誦復由臣捐貲改建於湘水中之東洲查船山為前明遺臣王夫之隱居地在衡陽蒸水左岸夫之為崇禎十五年舉人逢亂未赴會試明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山迫脅士類從亂不降者投之湘江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朝聘為質以索之夫之因自刺兩管脛重創昇住易父賊乃俱免之順治三年明桂藩子永明王由榔稱號肇慶其大學士瞿式耜疏薦夫之於桂王授行人司行人屢疏勸王化澄等幾蹈不測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於衡覓夫之作勸進表夫之潛逃去後乃隱居石船山築土室著書其中學者稱船山先生

聖清大定巡撫鄭端聞夫之曾拒偽命又為我朝貞士屬郡守饒泉帛請見夫之受粟返帛解不見年七十四卒所著書四百餘卷其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尤神契張載之說作正蒙釋義與所著思問錄內外為互相發明論者謂我朝鉅儒輩出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弊或詳攷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而夫之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獨立之君子臣案夫之當時海內碩儒北有孫奇逢西有李中孚東南則黃宗羲顧炎武雖皆肥遯自甘乃辭徵辟然薦紳多從之持著述亦行於世名稱稍彰獨夫之蓋跡跡聲不欲身隱而文著故世亦知之者及後四十年曾學潘宗洛稍訪求其道書洵號隆中四庫館開而夫之所著易詩書春秋諸經裨疏始備著錄聖朝闡幽崇賢復列夫之儒林傳於是天下始知其名茲學臣朱迪然既創立書院期講明夫之之學兩江督臣曾國全復將家藏所刻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書院又捐助膏獎銀兩嘉惠來學臣與夫之生同里閉親請其書私淑其人敢不勉竭棉薄力任重建書院之舉惟是該書院係衡水郴桂府州所屬舉貢生監肄業其中則凡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院規給發膏獎皆應歸州分巡道主持其事其肄業生先由巡道札飭各府縣及各學公同詳填舉報出具切實考語送道應該每年朔定二月初旬由道甄別一次復覆試以定錄取課分超特一二等限定額數多載在章程內俟經費稍足再行推廣至書院掌教山長應聘何人不得借才異地為嫌及外省籍貢皆宜惟擇學尚名望素優者由本籍士紳商諸巡道調聘仍由巡道轉達學政不得徇私由人濫薦亦不得兼教

不到院致送乾脩以昭慎重而節虛糜當此海氛未靖異教庵禱補救之術惟在扶植人才出膺艱鉅而人才之賢否端賴學校之陶成臣以諸生遭際 聖明忝竊謝分無濟時艱所望二三優傑景仰嚮賢秉時奮勉養其正氣儲為通才是臣區區之私心所竊願者可否仰懇 天恩飭湖南撫臣學臣札行衡永道實力將船山書院一切應辦事宜妥議定舉行實於 皇上興學育才之道不無裨益其南城書院舊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果主其中可否請 旨飭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觀感而昭激勵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除將所擬船山書院章程咨部存案外所有各臣改建船山書院及明道臣王夫之事蹟緣由理合附片具陳再船山書院延師獎士動用經費由衡永郴桂士紳捐集書院則由臣實地改建業已告成未支公款應請 恩免造冊報部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開缺專辦粵防摺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奏為欽奉 諭旨恭摺叩謝 天恩謹歷下情伏懇 准開寶缺俾得專力戎行以釋疚責而資調養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五日在行營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彭玉麟

自赴廣東辦防以來實心任事未遺餘力該尚書向有咯血等症現聞尚未痊癒亦未服藥調理身任行間與士卒同甘苦不遑少息朝廷深慮系必宜善自調攝方能為國宣勤該尚書務當仰體此意慎求醫藥勉節勞勩以副倚畀之殷保身即所以報國也特此諭令知之欽此跪誦之下感涕失聲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天恩伏念微臣至愚極慙遭際 青時躋致高位以良朽之辱驅領軍旅之重寄時艱孔亟無補涓埃罪戾實深方滋惶悚乃更以大馬之疾上塵 宸衷屢蒙 溫旨諄諄誠以勞動之宜節示以醫藥之慎求 矜念之情溢於詞表大父母之於子也偶見其勞苦瘡痍即不勝惻惻嗷咻而撫摩之臣何人斯乃仰荷 聖慈垂眷至於此極視家人骨肉不啻過之私忱銜感涕隨淪肌即捐糜頂踵詎足答 鴻仁於萬一臣素多疾苦自抵粵防後感受瘴濕稜病疊生又時復牽動舊疾幾於無日不病上年冬間甫漸告愈詎臘杪桂軍失利風鶴頻

自抵粵防後感受瘴濕稜病疊生又時復牽動舊疾幾於無日不病上年冬間甫漸告愈詎臘杪桂軍失利風鶴頻

驚人心搖動據各處探報咸稱該法逆擬於臘盡春初以大股犯粵東臣於除夕前親歷沿海各口督飭將領嚴陣待戰即於虎門沙角礮臺枕戈度歲時陰雨旬餘海風動烈因感風寒引動心忡氣逆筋骨痠痛並右手腿筋創次第發作歷久未愈近則咯血之證復大舉發傾吐至盈盂盞日內血證雖止精力愈形疲憊加以年逾七十心神難支遇事善忘自海氛不靖宵旰焦勞憂深南顧良謀奉編師備防海激迅開東臨村宿士卒往來烟瘴之中出沒潮汐之內固領兵者之常事於勞何有華地瀕海表延甚廣六門口隘八達四通設防艱難周密經督臣張之洞撫臣倪文蔚動懇懇悉心籌畫防務始有規模又復公忠體國畛域無分資應前敵接濟船省間軍餉則於粵是籌問軍火則於粵是取當拮据萬狀之時為輝霍肆應之舉無不各如其意實張之洞倪文蔚實心任事不遺餘力之所致臣深自愧弗及又於勞何有惟以蒲柳之質本屬冠歲九年正月奉旨授臣兵部尚書以疾病侵尋難肩重任力懇收回成命未蒙俞允又於是年八月痛切陳情乞開缺並除巡閱江海差事拜發數日過奉辦理粵東防務之命臣因軍事重大不容推諉即乘程赴粵前相曾蒙留中未敢再請伏惟古者大司馬之職實司九伐征討不庭今茲逆夷跳梁騷擾海上臣忝任斯職既未能宣播天威弭隱患於未作復不能大伸捷伐摧凶讎於已張數戰紛紜迄無成績致使國家屈從和議轉藉款局以為經邊禦侮之方是臣不能稱其職矣服官不職理宜罷斥敢懇聖恩高厚不即譴責臣亦具有天良覘顏尸位豈不知恥此所以斯夕疚心寢饋不安病種積鬱其難瘳任重終不能靜攝伊古以來人之能有守者為者固賴才智而尤仗精神若其精神疲敝雖具才智有守且不能而況有為乎臣老矣無能為也伏懇聖明鑒焉備飭諸臣兵部尚書實缺俾仍領一軍備防粵東庶臣得備悉分勉圖寸效而德微之員以瘡痍藉可稍資助沈痼之餘生調治或期新起謹將委曲不能自己之下忱瀝陳仰干天恩務乞俯俞所請並非敢矯飾退讓以鳴高亦非敢現現事權以就遂所有奏臣奉謝天恩並懇恩予開缺緣由謹繕摺具奏不勝惶悚延企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會奏廣軍援桂獲勝及邊 旨撤兵摺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奏為廣軍援桂規越會合桂省主客各軍力戰破敵保全南關連克文州諒山省長黎府觀音橋各城聖及邊

旨撤兵回界嚴防各緣由恭摺詳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廣東奏派馮子材王孝祺兩軍入越協剿當於

上年十二月奏明在案至本年正月間諸軍保關復諒大挫凶鋒當經前廣西撫臣潘鼎新隨時電 奏臣

等僅於桂電所不及者聞有 奏陳惟來電與各路稟報頗多異同深恐或有參差桂漏即不足以服將士之

心現在款議粗成邊防猶亟謹將詳實戰狀上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上年十二月法虜大股自船

頭來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諒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鎮南關桂軍將領楊玉科戰沒重慶高豐楊諸軍

多潰惟蘇元春所部及陳嘉六營尚完於是法踞諒山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築臺安礮為堅守計龍州為全軍

後路商民驚徙粵勇肆掠迭軍難民敵止而下廣西全省大震自太平南甯以連梅梅皆電報所通水路所連紛紛

告急請兵桂林空虛倥傯籌備先是指辦軍務前廣西提督臣馮子材暨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於臘月先後

抵龍而募軍未足裝械未齊王孝祺率數營馳援出關而諒已潰馮子材原有之八營尚在東路僅帶中軍兩營

駐龍州元旦聞警乃留一營彈壓根本親率一營赴南關與王孝祺軍攔截潰勇一面調八營來關塔商撫臣潘

鼎新告以子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遂以所部全營關外派隊親往督剿初九日南關告警復檄西援十二日

聞信折回時法已於十一日晝焚關自退馮子材素有威望為桂越人心所嚮遂入關眾心稍定乃建議於關內

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間督所部兼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堞為扼守計為桂軍宜稍養銳自任以所部軍軍

守之營於後半令王孝祺勤軍屯於其後半里許為犄角當是時幫辦軍務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毅新軍陳嘉

義南軍俱屯幕內在關前隘之後五里將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屯憑祥在幕府後三十里潘鼎新率鼎軍

屯海村在幕府後六十里魏剛毅軍屯文瓦防死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定邊軍屯油隘專備鈔截兼防入關旁

路在關外東二十里獨廣軍兩枝官中路前敵時值北海海口西電皆謂法將由欽廉攻南甯斷桂軍後路而廉

多...

州並無統將臣等因桂軍漸集擬調馮軍回顧欽廉又恐難於移動當經電奏調廉仍令馮子材酌度進退緩急  
一面詢高該營辦或全移或只調兩營或全不移動但聲言即日東援以定衆心聽其酌的因潘鼎新慮重不以  
馮軍為得力必不肯言留故今該營辦自酌知其力任大局必有權度旋接潘鼎新覆電謂蘇元春自先封調回  
即令馮軍回廉馮子材覆電則言該軍喫重兩營亦難移調當即電覆令其專顧桂防不必援廉此正月中旬以  
後廣軍布置扼守前敵之實在情形也於時馮部全軍已成桂軍休息漸定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饜元封攻收  
馮統出南關以北且斷唐景松馬盛治兩軍歸路蘇元春率軍暨魏綱軍趨元封以待馮子材道五營扼扣波以  
邀之二十七日法數十騎率故匪至元封官軍先在黨走扼扣波之馮軍突出奮擊敗馮獲其馱軍火大象一擒  
匪黨二二月初二日法又爭扣波馮軍脫洋衣洋帽桂林木而竄元封即長定府法以越官長定府知府給已  
殺其子遂無西犯意馮子材請於潘鼎新調蘇軍運中路法揚言將以初八九日犯關馮子材料法必於初七日  
禮拜一出兵決計先發制敵羣議多不欲戰潘鼎新以士氣未復止之馮子材力舉率王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關  
襲敵山有賊壘三女巨礮我軍已入街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刻賊益盛王孝祺馬中礮斃勇騎戰死士由  
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斃賊甚多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未刻我軍飢疲乃還此二月初五初六日兩廣軍創  
議出關力戰破壘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法果悉起諒山之衆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牆攻廣軍營馮子材  
告諸軍曰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為王孝祺以准靈為龍州人所詬病請軍多輕之憤甚督營與長  
牆俱死法以開化礮隊循東西兩嶺進向下轟擊以槍隊撲中路法謂越人皆馮內應自以真法兵居前黑兵次  
之西貢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後礮聲震天連闖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鳴槍彈積陣前辱者至寸許我軍死戰  
傷亡殊多東嶺新築五壘未成敵攻踞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隊鈔敵後仰攻敵稍卻鐵至申刻蘇元春援軍至  
合力拒戰諸軍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隊是日王德榜自油隘出軍夾擊據文淵之對山與敵鏖戰數時互有傷  
亡馮賊運軍火乾糧之馱馬無數逐之皆逃走法糧械遂不得入關初八日清晨復大戰賊來益眾礮聲緊馮子

材傷中蘇元春助之王李祺當右陳嘉禧宗漢當左左路即東嶺敵最猛馮子材與諸統領約有退者無論何  
將遇何軍皆謀之復於各路設卡以截殺逃者馮子材王李祺各刀退卒數十人賊勢狂悍致死已薄長橋或已  
越入馮子材年將七十旬短衣單履持矛大呼躍出長橋率其兩子馮相榮馮相華搏戰料士齊關柵湧出諸軍  
視馮子材如此無不感奮關外將勇各民十餘聞馮子材親出陣皆自來助戰伺使隨處狙擊馮軍如波五營自  
關外西路來夾擊其背於是諸軍合力死鬪短兵入器難進王李祺部將潘濂率選鋒袒臂裸體衝入敵陣故所  
部勦軍傷亡最多陳嘉禧東嶺三壘將宗漢繼之七上七下陳嘉禧受四傷不退至酉末王李祺已將西路賊擊散  
親率軍由西嶺鈔敵後與陳嘉禧合擊而王德榜之軍亦自關外夾擊東嶺之背遂將三壘全數奪回是日王德  
榜自清晨出軍南谷待敵援賊至率隊衝之賊截為二被賊因回槍擊德榜軍我軍奮擊大勝部將張春發蕭得  
龍戰最勇斃法酋法匪甚多餘賊敗走獲其驛馬五十餘匹所馱皆槍礮彈餅洋銀之屬德榜遂自外夾擊東  
嶺奔逃三壘法臺賊兩日彈礮已盡而後隊軍人被截惶惶無措頃刻間賊聲頓息遂大清我軍任意斬殺賊翻  
巖起而氣救匪路款先逃法兵多斃此戰所斃真法兵黑兵千餘法酋數十名匪救匪數百遂出關十里而還  
是日馮子材王李祺身畔屢有梅花墩子墜落未炸我軍盡與法賊破挫之時率皆陰雨霖霖滿是日大開晴霽  
風日光明此初七初八兩日廣軍會合桂省王客各軍血戰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初十日馮子材親率十營出關  
攻文淵州法匪望風潰遁進擊燒紅衣法酋一遂獲文淵法以越官文淵州知州通馮剖其腹殺之而去十二日諸  
軍三路攻諒法路諒城固守並扼對河北岸之聖驢嶺嶺有王德榜營甚固黎明王德榜進攻之士卒多傷斃  
其六晝兵飽一午後諸軍至王德榜與王李祺兩軍戰尤力傷亦多李祺部將潘濂執旗先登諸軍並進克之法涉  
水而逃併守諒城十三日五鼓馮子材軍楊瑞山劉汝奇等潛度河攻諒辰刻克之獲其軍械糧米無算皆納之  
官軍無私焉諸軍大至法卷眾遁分兵追剿桂軍楚軍追中路廣軍追西路十五日陳嘉禧攻谷松賊勢仍悍王德  
榜乃援急之斬三法酋一馮子材軍追賊至觀音橋破其巢同日克復屯梅花梅即長慶府生擒五法酋一



新三書法前一遂進軍拉木逼攻郎甲郎甲即諒江府王李祺進軍貴州關連日諸軍追殺搜獲法兵極多蓋復  
 去年官軍所駐邊界此初十日至十五日廣軍會合諸軍克諒後分兵追剿獲勝復界之實在情形也越人又苦  
 法虐聞馮子材此次起家治兵欣若望歲越官越民多來入關通款當即密布間諜宣慰招徠及免諒後邊慨然  
 盡掃邊北圻之計越官北甯總督黃廷經糾集各路義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號供糧米作嚮  
 導或分攻或助戰北甯城內逃潰大半李揚材之弟在北甯來報官軍破郎甲被即率眾內應馮子材各許官賞  
 分給旗榜河內海陽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畔法西貢亦以重金購線通款已合莫善喜一軍由欽州襲廣  
 安時唐景崧一軍亦由牧馬進規太原馮子材已定於二十五日親率全軍進規北甯並率勳軍同進適奉倭賊  
 撤兵之 旨乃止前軍馮紹球參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尚攻郎甲是夜前軍則 旨乃還自三月十四五日  
 起廣 定鄂諸軍連環撲擊至二十日皆撤入邊馮子材之軍分屯樟山平而關彬橋等處王李祺軍屯彬橋此  
 二月十六日以後三月二十日以前廣軍進規北甯邊 旨凱撤運界屯防關內之實在情形也竊惟法虜自  
 去秋敗盟以來擾閩圍粵增兵路越攻犯桂軍諒關失以後大局岌岌此戰若再不利則南太將危致廉陽絕  
 兩粵事體殆難措手幸賴 國家威福宏遠 詔令嚴明諸將同心士卒致命遂獲大捷克復越南一省一  
 府一州擒斬法酋六盡至一軍數十法提督尼格里重傷法之精銳盡殲各教舖散全越驚擾法虜自謂入中國  
 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鉅創者時滇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攝 天威舉國嗟怨將其外部花利能融倉卒  
 乞款 聖上寬仁不欲究武備允其請休兵息民是此戰勝負之所關實非淺鮮在朝敵親見戰事者歛言法二  
 次犯關非有生力大軍難逞言戰非馮子材創築長牆與王李祺合軍屯守則諸軍無所依倚更無戰守之法當  
 初六七廣軍苦戰兩日之後非蘇元春軍往援陳嘉祿宗漢力拒東嶺則馮軍亦將不支非王李祺軍鏖攻肉奔  
 臨陣橫衝敵堅則馮解請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亦不能如此大潰然非  
 馮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奮發鎮邊安民截掠收漢設險創戰料敵情散賊黨廣援應則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

解僅駭遠道故諸將皆有功而尤以該幫辦為功首然非李東衡之廉勤公誠整頓龍州力持危局上匡樞臣下調諸將弟死恤傷多方慰勞以撫殘軍苦心搏節悉力供賞以勵將士糧餉軍火不分主客隨宜接濟則諸將亦不能成功該幫辦臣之摺往挽回其功不細凡此皆參考各路實報稟函未訪聞內外軍民輿論並詢訪自龍來粵人員公論確情俱出一轍具屬軍屢次出力傷亡員弁勇丁已由臣之洞咨照辦元春李東衡稟同各軍奏請

獎卹不致慮有掩沒 聖主明見萬里優獎或行其應如何 特頒獎賞 朝廷自有權衡准是敵情軍勢酌略民心臣等既考察詳實不敢不詳晰上陳不惟知以前之戰狀亦可以籌後日之邊防所以廣軍會合諸軍保闕克蘇邊 旨凱撤入邊各緣由謹繕摺合詞具奏仰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獎賞馮子材李東衡片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再馮子材三次出關討平越亂思威並著此次統軍赴龍桂越軍民聞其至若得慈母稱為馮青天其軍紀律最好凡關外人受法匪游勇之害者關內民人受各軍騷擾之害者成來赴訴馮子材亦視若子弟惻然矜憐為之撫卹示禁告戒諸軍越官越民爭為耳目敵人舉動悉來報知近自北甯達至西貢皆通消息其軍出關後扶老攜幼軍食壘粟來相犒問願供辦軍米嚮導先驅助官軍剿除法人長為 天朝赤子馮子材毅然自任致書臣等謂若假以自權期以一年肅清全越由今觀之全越則未可知若乘勝進兵滇軍東下劉團橫出數月之內必可掃蕩北圻其撤兵之日越民枕鬱乞留痛哭不舍隨之入邊者甚多師還以後尚有越官紳阮文庭等數十人到龍具稟請馮軍往剿免遭法人報復殘虐願糾各省義民以為內應其凱旋龍州商民香燈爆竹迎送者三十里不絕當關 旨罷兵之日馮子材以兵機方利敵患方長機會可惜力持不願電函並至忠憤填胸力請上奏阻止謂必須責法人以越地還之越王方可班師嗣經傳示屢次續奉 電旨知成約雖改始肯還師在身為邊將者志誠強虜自是職分當然如該幫辦之忠勇廉惠決機料敵戢軍愛民考之古來名將殆無以過此乃 文忠願皇帝拔擢任用之人留以備今日邊關緩急之用到防之日即奉 特旨幫辦軍務士氣為

之一振故得成功。委素衝素有清望為臬司時吏民久已翕然稱頌及到龍州辦後路即值大局將清之時此  
 然不動收集吏民嚴禁逃沒前撫臣潘鼎新平日撫馭將吏軍民諸多不洽屢次往退民怨軍離威令久已不行  
 該說撫臣往以至誠至公激勵將士楊玉科戰沒與戶通衛無人過問乃親迎其喪哭厚故諸軍感泣割股醫  
 藥局治軍士之陣傷者每日必兩三次往看事緩後亦日任一次多親坐活於王客各軍將領苦心調和視同一  
 家糧餉軍火不分東局西局但擇其急者使宜應之在軍自奉刻苦濫費官支力持不予於戰無功賞則括騰  
 擲力從其厚一無吝惜設撫 命下之日歡聲雷動桂省官吏軍民若慶更生無論桂軍即廣軍楚軍諸大將  
 無不虛心相聽願為盡力大抵馮子材李雲漢兩正其忠誠廉直皆同而其得人心亦同一戰之功不足喜而邊  
 疆文武大臣能得人心為有足恃此後邊防不論有事無事當可措置得法該兩臣均膺重任克振大局臣等既  
 確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 聞其應如何 優加獎賞之處出自 宸裁理合附片詳陳伏祈 聖鑒  
 謹 奏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四

會議廣東開姓摺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粵東開姓摺 旨批權利各權請暫行弛禁收回利權奏摺密行補陳仰祈 聖鑒事竊於光緒十

年九月三十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遞檢討潘仕釗奏粵東通挽回鉅款一

摺廣東開姓摺向經申禁茲據該檢討奏稱澳門開設開姓公司利歸他族現在海防需餉請飭體察情形

能否將澳門開姓嚴禁抑或酌量開辦等語著張之洞倪文蔚妥議具奏至所稱創將彭玉鈔同奸

民何貴等私收開姓各節並著確切查明究辦等因欽此又於十一月十七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

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何崇光奏稱省城開設開姓嚴視澳門開廠流弊尤甚請飭申明嚴禁等語著張之

洞倪文蔚經人潘仕釗前奏其權利官一併妥議具奏另片奏請將開姓賭匪陳恒等嚴懲治罪者查明究

辦等因欽此又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據翰林院侍講梁耀樞

順天府府丞楊嗣奏開姓疏 復開建康科場海禁商賈受累奸民縱恣賭匪橫行四害請旨嚴禁並聲明澳

門僻居一隅視從前開姓已減十之六七等語開姓弊端甚多本應嚴申禁令惟須一律禁止不使利歸他族

方為上策若如該侍講等所奏不特省城未便弛禁即澳門亦可逐漸禁絕應如何設法辦理之處著張之洞

倪文蔚悉心籌商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旨批周諮敦權利害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電奏請 旨批准總

理衙門雷開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批五體等電稱粵省開姓請暫弛禁濟餉等語著依議行仍隨時體

察如有流弊即行奏停欽此欽遵查照先後咨行在案伏查廣東開姓一事自前撫臣張兆棟奏請申禁以來

遂為澳門利藪於是議塞漏卮者率皆以此為言並不因籌餉而起海防既已亟籌澳防籌餉者言之尤切臣

玉麟上年五月條陳廣東事宜疏內本有開姓弛禁一條臣之洞到任之初曾經錄稿相示自八月奉文防與

門之 電旨九月奉能口地禁之 寄諭當經分別會飭司道府縣各官妥籌詳議旋據布政使張易圖接察

使沈銘經巡使瑞璋督糧道並與會同善後局轉據廣州府知府蕭韶署南海縣知縣危德連署番禺縣知縣侯甲濤詳稱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歷經地方官查擊賭博對軍需在案共罰繳銀四十餘萬兩均經奏明有案光緒元年申禁以後奸民私於澳門設局輸資商人澳商作護官力逐窮措此巨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庫同省垣澳為粵邊中外共知為業驟將有名無實藉資盜有損無益現經紳商具呈如蒙弛禁請願認捐巨餉此時餉源無出亦可藉紓目前之急即據誠信堂商人張榮青啟忠堂商人楊世勳等呈請合辦以六年為限共捐洋銀四百四十萬元五個月內先派一百五十萬元其餘二百九十萬元按年分繳當經選集省城大紳暨各書院山長前赴明倫堂團捐局公同面議再三詰問僉謂可行並據署水師提督方耀署陸路提督鄭紹忠咨稱防務甚重經費之援增我之餉無逾於此應請速辦等情會詳請奏前來臣等會查番任劍所奏言弛禁便何崇尤深權極揚函所奏言弛禁不便兩說判然若水火之不相入恭摺九月初八日

諭旨則曰孰權利言十一月二十九日 諭旨則曰不使利歸他族 宸謨二語精要無遺實為此事之

權衡看言之斷制謹先言資敵之官葡與法通確有明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 電旨十二月初二日曾紀澤倫敦之電信香山縣丞之查票以及港澳各項探訪員紳洋商之密報皆謂法將借地泊船屯兵內五門窺首計以法向租澳地割高去秋開戰後法領事薩來思之子即潛寓澳各屬教民多逃赴澳以至代招游匪運助火食醫藥可稽海警身般之時接濟苦於不能斷口岸苦於不堵方豈更可豐其毛羽資其巢窟當一也或曰中法兵燹有時而弭葡難助法何妨則請言資敵之害粵省大患首在香港澳門一東一西塞我門戶百事不得自由數好境法伏戎乘虛港通隔洋澳則法壞所資澳尚貧弱商業蕭疏近年茶商頗為減色自蘭姓移館以後游民雲集販爭趨各項公司日增戶數民增一商魚商增一餉源商收收闌姓稅數十萬他稅亦數十萬真商政增數百萬於是增兵額加炮台以二十萬向外洋租置戰艦聲勢日張彼商務不足自行而我聯華商租稅以富之坐使時腋之間增一保障廣州永無安枕之日言二也或曰葡雖富強亦無能為則請言

何起之害財物止有此數強則幹弱外溢則內虛三十年來廣州商利半刊香港此已無從追論澳門陸路相澤通逃尤便聞姓開先公司隨後洋界巨商自會日貨損境內有釐有稅安分守法之良商而益聚外法令不及則稅不加之奸商害三也或曰何不如言者所云查分館責兵役以禁之則請更言妨政之害由明文申禁以後太史設開開姓之名而又欲讓開開姓之利於是造為截緝之說委派員紳各路搜截牙四出白晝橫行分館之家得現者免佛山為近郊大鎮偵知其館最旺利最豐委紳陳桂士作緝捕官將劉款七萬兵役地稅所得可越而知民間大擾遂被言官參奏上年七月初六日欽奉 寄諭飭臣之洞查辦獲案數年來繁廢部州法連之分贏如故官商之投買如故紳棍衙憲之陋規如故上造子虛烏有之言以欺 朝廷下行告緝沒入之法以固百姓名實相違進退無據成何政體官四也或曰言者所陳尚有責巡船禁渡船之法則請言優民之害有續則謀往有市則貴往澳館大關利徒安阻夫責開姓者人給數條之卷實開姓者人挾數寸之紙肆肆有之日日有之必將於各屬通澳水陸各路歧途支差設巡船數百號駐巡夜數千人凡往來商旅良賤解衣倒屣人人搜檢終年無休王道湯平之世安有如此政體哉即使為之而巡邏之責投赴澳洋人之夾帶北自京城上海南至暹羅呂宋新嘉坡中外輪船之遞送果有何術可以禁絕查澳館初開之年葡商歲貢稅餉十餘萬上年遞增至三十餘萬必其利厚然後稅多老謂近年已減十之六七何以澳商認稅爭充轉加三倍然則禁令之行與不行投買之減與不減亦豈可知矣禁則無之撥則有之害五也由此五言即無捐餉助軍之舉亦宜解此虛說之文繼以寒切膚之漏卮矣且即以籌餉而論去秋以來彈敵在門連營在野外援台閩滇桂內防廣朝兼護軍械二程炮台河道繁費籌餉已窮借款已罄釐稅不足勸捐不應自文冬令事益急而餉益拮始則停工繼則欠餉 臣等與司道將領外費拮据內困羅掘日夜憂焦其時感暑天寒各營將士枕戈達旦若非幸災 聖慮得此巨款百餘萬聯濟目前軍事殆不堪設想夫籌餉事體何一不取之於民抽收捐集錄泰皆銀即每年數十萬亦何容易軍餉多一來源即民間少一搜括此則贖軍實之弊

三月廿八日

恤民生尤顯然相為表裏者也至何學光等各疏大旨略同命意深著不美陳義何嘗不高然但論國姓之當禁而不考歷年之未嘗禁且不思禁省不禁澳之不如不禁諸官皆為粵人而並不考粵事始非核實平心之論乎此舉自奉旨飭議後臣等即懸牌揭示禁絕官吏依費與受同科者今該商將向來各衙門規費數十萬數歸公加入正款於是正項由三百萬加認一百四十萬似已定盡利孔周諮博訪官紳士庶莫不稱頌若謂此數百千文武紳民人人皆為賭匪所役語語皆隱罵說之私斷無此理查謂商賈受累奸徒得規則省澳有何區別屬禁前嚴索規愈集陳桂士以得規參所得者省澳澳開之規也彭五亦以得規參所得者亦有禁澳開之規也此皆諸臣原奏所言者也至科場弊端自官嚴杜特是作樂者在省與在澳同粵省有匪徒名為開棍紅姓可搶招強射利歷年有之惟在學政考官明於校閱監臨提調嚴於闈防自無弊竇查粵中司文衡老物議紛經適在光緒元年既禁開棍之後潘仕釗疏內已計不待煩言而解現經臣之洞臣文蔚等嚴章明示凡開涉學政考官及各衙門人等不准受賄責成該商稽查如投買之人與得標人可疑者即行嚴查究將所得之承充公該商隱匿不舉即封其館不准開設使棍徒無從獲利其弊自絕臣等學術才性素近迂拘若僅恃此為防海之良圖理計之上策臣等雖陋不至此然當此安攘交亟之際而有權宜彈壓之方既已詳考澳澳利害較然斷不敢飾空論以欺聖明務虛名而激實禍所有開棍暫行禁一節現已飭行司局各處十一月二十九日電旨妥為辦理以從仍隨時體察如有流弊即行奏請停止抑臣等更有進者此舉原屬權宜不得不然終必須禁絕根株方為常經至計以後粵防自必日求強固惟有俟我兵力漸強船炮足備先行移撤澳商約復不得梗死此匪違者絕其通商然後自與一律通禁設符既經令下風行庶乎坐言起行確有實際此則臣等竭力圖之而將終不敢或忘者也至劉將彭玉源商陳慎何貴等在澳設廠收規各情由臣之洞臣文蔚另行查明奏奉再何貴等摺係交臣之洞臣文蔚議奏因此謹將保固道詳紳商具稟理臣玉麟與督臣撫臣公同酌議批准先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會銜重奏是以此次摺奏仍會同列銜

合併聲明所有違 旨著該閩姓利害請暫弛禁擱奉屆屆各緣由理合繕摺合詞補行具 奏是古有

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創設廣安水軍摺 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為創設炮板船設立廣安水軍頭炮均用七百斤稍炮均用三百斤以防內河恭摺 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維粵東防務當去年秋冬之間中取首衝白鹿門以內至黃埔魚珠沙路兩石鎮等處水陸戰守之具已有  
規模惟連西焦門橋門磨刀門虎跳門厓門五口外廣而內歧交午旁通皆可互達巨艦可入口百里或數十  
里中小輪則可由五門而薄有垣由磨刀門入西江而薄肇慶敵若犯境必以巨艦縱我中路而以餘船旁突  
五門窺我室奧雖於西路近外之蘇古廟梅角村菱角洲河口泥博刀沙大律口圭沙等處近內之陳頭五十  
口廣圍口銀河口東港口等處築壘造營酌量關塞分築土寨屯軍安炮特是台租炮小力量殊遠若無水師  
萬一敵船闖入省河將坐視其縱橫城下復經分駐紅單船水勇以助各台調集各路巡緝扒船以資策應然  
而紅單重濬非風不行板屋高大招炮引火扒船頭方底平行駛甚海船設有險阻塞路皆非戰具徒以別  
無可用之船不得不就固者有布置應急至艦工之文警報日必皆請將提五門以規粵省在之洞臣文籍  
履歷將弁詢究省河如何防禦事多游移無詞此時欲製淡水輪船而倉卒難成已購外洋雷艇而阻絕雖至不  
得已而思其次惟有用船板炮船之一法蓋省河非戰艦所能到船板炮船以多制寡以小制大以散制聚未  
為非計查法人慣用小雷艇其輪惟有船板可以防彼攻擊本年正月十五十七等日浙江鎮海口由南港  
兵輪三艘將法船雷艇擊碎即得船板之力是此船可以禦敵確有明証去冬巴先令署南海縣知縣同知危  
德連試造數艘驗之可用但覺其笨因與臣王麟籌商定議即委危德連督提督王尤耀前記名總兵柏正才  
購辦設廠製造船板炮船一百號募勇配炮以百號分為三營統名為廣安水軍營制餉章俱照長江水師規  
制間有不便稍加變通照會備造長龍四號為統領營官營務處兼用一切工匠由臣王麟向長江水師船廠



調集併令熟習操實之營弁親兵監蒞選派湘軍習於水師之將弁為統領管哨官其乘配水勇之法定為相勇三分之一專勇三分之一非專以湘勇不解駕駛非乘以專勇無從練習他年運用漸熟便可多配與軍練紅軍八船起居官便長江炮艇上面無屋均用布帳與專敵戰而不耐苦故向不喜用此式之船前擬臣蔣益澧曾於粵省造舢板多隻以供巡緝行用實捷有案可據此船製造甚速早經造製多隻六月內一律竣工即可成軍操演為粵省內河水師張其風氣太抵禦防為五門計為省河計以多造淺水輪船多購魚雷艇多造水雷為上策此數百里間縱橫港汊瀾望沮洳無地可以建壘無路可以通軍行目前船造土台類多孤雷隔絕蓋其地勢斷非炮台所能防陸營所能擊應無陸隊則炮台為孤注無台船體守則橫河堵壩船水雷皆為棄物方今巨艦水師未成淺水輪船未備惟有炮船水雷之舉為可趁期觀成此外更無防守內河之法要之以炮船軍兵輪似乎不敵然而裡河支港迅駛環攻護我之水雷擊彼之雷艇雖有摧破巨艦之大力確有便捷如意之實用粵省劫盜最多水路尤甚舊長之扒船器械朽練兵飢疲積習亦深將來防務大定即以此項舢板炮船分擬附近省河各段分段巡緝漸減無用舊船勝之遠矣其造船工料編管折糧配用炮械應俟成軍後核實奏報目前即將所募紅軍水勇先行裁撤移其船相餉項以充此軍之用據善後海防局司道會詳請 奏前來所有製造舢板炮船設立廣安水軍緣由除咨部外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皇太后 聖上聖鑒 奏

海防善後事宜摺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奏為遵 旨籌議海防善後事宜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五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遵到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在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實籌辦善後為久遠可恃之計前據左宗棠奏請旨飭議拓增船炮大廠昨據李鴻章奏仿照西法創設武備等堂各一摺規畫固詳均屬當務之急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畫備案亦宜隨

立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製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蘇聯迭次開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事起事定之時時前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船廠應如何增拓炮台應如何安設槍械應如何精選均須破除常格實力講求至於遴選將才籌畫經費尤應謀之於豫庶臨事確有把握著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等會同各將領各抒所見確切籌議迅速具奏江蘇廣東不有機器局福建本有船廠然當時僅就一隅所見未合全局通籌現應如何變流措置或扼要設總匯之所或擇地添設分局以期互相策應以應通並者李鴻章等妥議奏辦總之海防多年糜費業已不貲迄今尚無實際由於奉行不力事過輒忘幾成錮習該督等俱為朝廷倚任之人務當廣籌方略行之以漸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覆轍故擬從前敷行之詞一奏案李鴻章左宗棠摺著分別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伏見 聖上乾惕為懷勵精圖治當海氛甫定之時為未雨綢繆之計以期有備無患海海永清誠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詎謂之下欽服莫名臣維泰西諸國自道光後其兵輪火器橫行海上近者日本復從而效之與西夷狼狽相倚我馬思遠兇賊益張海疆日以多故我之屬國琉球已併於倭越南復入於法俄與日本又復垂涎朝鮮將肇釁端及今若不力圖自強大修軍政則猖獗及米後患何可勝言謹將臣愚所及臚具於後以備 聖明採擇焉一日分重鎮以領水師中華瀕海之地自奉錦以迄瓊崖蘇延七省萬有餘里其間海口亡慮千百若處處設防徧布重兵不使敵兵一人一騎登岸非惟無此兵力且亦無此辦法同治中丁日昌請設三洋水師提督左宗棠謂海洋一水可通輪船開警即至北東南三洋各駐師船常川會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勢若分三洋轉生砂城李鴻章亦謂宜以全力扼要隘而戒散漫分防臣按沿海地段週廣在在設防所費勢必不給然但建一軍府而三洋咸歸其節制亦費濶濶而運掉不靈如立軍府於津沽則瓊崖有事待請命而始赴援亦緩不濟急矣且海口各防隔絕太遠則稽查必疏難保不別生要竇西洋英法等國兵制水師僅專設一海部統之者其疆域編狹不逮吾華十之一勢固有所不同也臣擬設一總統

駐紮吳淞分設兩大鎮一駐大沽直隸及盛京山東江南各海口屬之一駐廈門浙江福建台灣廣東各海口屬之每鎮設鐵甲船六號大小兵輪十二號其餘海口分首衝次衝酌派兵輪駐守精選兵將勤加操練講求駕駛攻擊之方務期精熟察視險隘沙礁之處務使周詳將則優其俸薪毋使有尅扣兵則厚其口糧毋使有濫充無事則出洋梭巡以習勞苦以練胆氣遇有漕船可以護送兼可代運有警則出兵而應之鄰鎮亦調師船助勤察敵勢之緩急以定調船之多寡不得歧視至於水淺留急及多沙礁口岸敵船必不敢輕犯可禦地方防營守之且水師聞警即至或迎勦或截擊或尾追無難之時驅逐該兩鎮歸總統節制其一切大事聽總統調度惟吳淞一口為長江門戶除臣於光緒六年具奏奉旨飭南洋大臣造二十丈長輪船十隻自成一軍因經費不給僅造成一隻仍請飭催造九隻外須添置鐵甲兵艦二隻並飭長江水師提督兼顧防範其兩鎮帥每年周巡各海口一次約期會哨於吳淞凡海防事務其有宜因宜改宜行宜革者酌議會同奏奉以期悉臻妥善如此則軍威可振海氣可熄矣二曰練陸軍以輔水師沿海師船布防旣密則陸防似在所緩矣然敵入狡諂以舟師攻我要隘如不能入則密探旁路以早隊繞出我後使我驚濤失措然後舟師乘隙而進務遂其志庚申天津之役其陸兵繞道北塘畿輔震動以致大沽守師因而潰敗可為前鑒今設一總統兩鎮專辦海防水師宜各精練成為可靠之軍再練陸軍一萬數千人厚給口糧屢單虛伍杜扣之弊必期一人得一人之用擇水師左近要隘駐紮務須聲勢互相聯屬倘敵或登岸有水師綴其後彼不能無返顧之虞有陸師蔽其前又難逞其鋒突之毒首尾夾擊不難一鼓蕩滅即令其冒死弗退更番迭進而我以兩軍之力抗之彼亦斷難久持如是則水陸相倚奇正相生外夷知守禦之既堅必不復輕於嘗試況陸軍還巡海岸則敵民之私相勾結接濟淡水煤炭之路可絕而盜賊之出沒海濱者亦必因之潛踪其裨益不尤溥哉三曰東三省之籌防宜豫東三省為聖朝龍興之地屏蔽京畿其地黑龍江以西興安嶺以北皆為俄壤南與朝鮮接壤境目今俄與日本又復窺伺朝鮮邊界蠢蠢有欲動之意三省之防自不可緩可否請

首飭下東三省將軍都統等除各海口歸北洋海防一體籌辦外其黑龍松花瑯春等內江設法創設兵輪配  
購槍炮分置要隘不時巡閱操演務令技藝嫻熟駕駛靈便庶可有備無患至於陸兵則吉林致旅天下無敵  
其人率多材武招練成軍自可得力惟西夷陸戰全恃開花大炮其炮最能及遠奇中近越南谷松等戰之敗  
無皆職此故避之之法在立地營南方卑溼久處地營多生疾疫東三省地勢高燥自無慮此宜擇善為地營  
者在教軍士俾人人皆知此法由是大陸皆有戰備一旦有變不難備予借作迅掃凶鋒豐鎗上郡金湯永固矣  
四曰台營以練勇辦團為先東南南洋面定海地僅彈丸瓊州土地確又多瘴癘皆非敵所措意或旁務及之  
我有兩大鎮鐵甲兵輪調以禦之彼何能為也物產富饒礦利尤旺為外夷所羨者其台灣乎道北中英夷  
內犯江浙旋犯台營近則倭人窺之於前法莫援之於後彝爾羣夷其心蓋無一日忘台也我有台灣海峽省  
可資其藩衛如失台灣則卽棉之側任人軒睡東南洋必無安枕之日故防海以保台為要保台尤以練土勇  
為要何則外來客兵皆非土著多增一兵即多一寄食之人台地孤懸海外餉由內給則籌運維艱取之一台  
則久必中費再值兵事嚴急海道阻遏即欲援濟而無從如日前之事已岌岌乎殆矣惟募本地之勇以台產  
養台人而食不加多即以台人護台地而奮勇可必須招集二十營分為水陸兩軍餉必從重練必期精俾咸  
勁卒用當前敵敢死之鋒至於防守險要接應聲援備緩急為長久之計又非團練不可蓋台之情形與內  
地不同台民性情直遂易為感發一也好勇輕生敢於戰鬥二也皆產殷沃重廬身家三也進有所賞退無所  
住四也近者暖暖村義民之戰月眉山土勇之戰皆能憤切同仇力抗驕虜若能認真舉辦任賢能專鎮其  
事隨時隨地親身督勸區畫經營一如自謀其私更不時操閱以督率之酌加犒賞以獎勵之行見民皆同澤  
士可成城此外兵輪鐵鎗分置於海口水雷浮標潛布於港汊其捷且難竊淡水不屹然為海外一巨鎮乎五  
曰學有技藝增造船炮務求實效也西夷挾其堅船利炮驕海上而我不能制其死命者徒以器械不及其  
堅利且法則欲求制勝之道自非師其所長去我所短不可左宗棠請增拓船炮大廠李鴻章請創武備學堂

誠為深謀遠慮然同治初曾遣學徒出洋習藝迄今二十年未聞學徒有西學卓絕製造精妙者聞中營帶兵  
輪之張成學徒中之稍著者也馬尾之戰大帥誤信其言遂至倚事查船炮機器局閩之馬尾蘇之滬上創立  
業已多年所造船炮皆不堪為重洋角逐戰陣之用悉因西匠技藝不精為設國不用之人而中國用之西人  
議論有謂閩局洋匠日意格督造苟簡且故以火藥船與機器相連其用心實為巨測又有為滬局所造之  
船幸皆脫薄所造炮均不精緻不能禦敵出洋歷年花費不免不為局員飽者是學徒與船炮二事舉行不  
為不久糜餉至數百萬不為不多成效固茫乎無有也今復踵事加增其果能日超有功乎抑猶不免因循而  
蹈故習乎若以艱難難推之餉仍供無益之一擲其無謂也為今善後之計如臣光緒元年專摺所奏各疆臣  
宜認真講究吏治軍政士氣民情四大端以立自強之基已奉 旨通飭照辦在案外茲惟乞 飭沿海疆臣  
於閩滬廣東各機器局廠廣籌經費拓增船炮以大白強之勢為急務臣賦性迂拙深恐夷人兼恩畏學於外  
洋製造之精微器物之良窳從未留心講求故於洋務毫無所解竊見出使英國使臣曾紀澤平昔究心洋務  
致力頗深近奉使西域駐彼且及十年閱歷既久推究必益精詳可否請密 諭該使臣細加考察西人之  
船炮何者為佳何者為不佳製造之事若何則佳若何則不佳一一尋究其所以然之故繪圖列說以發明其  
理俾重理船政者有所資以考證並密訪粵匠之極精於治船炮及水雷魚雷鐵浮標一切之事者以重實靡  
情數人瓜代時據其來華分置閩粵滬津各船廠炮局助其工作共相講貫精益求精必能有益六曰餉捐難  
結務須廣籌也今茲籌防方亟需用日繁自非設法圖維何以支持時局上年戶部會議籌餉開源節流則列  
條履精空料酌營宜若能永遠進行於度支豈曰小補惟一時欲驟增千數百萬金錢以濟軍用亦恐未能臣  
再四踴度似有數事尚可舉行各省釐金咸宜同治之文髮運檢回相繼作難踴躍幾遍天下需用浩繁而  
皆取給於釐金未嘗不克其後軍事稍定多撥作他項支用且有辦理不善以致收數短絀者宜請 旨飭下  
各省督撫臣清查釐金如有激為不惠之用宜即移緩就急改充船炮經費其于局員如有侵吞入己及

私行買賣者查出重懲嚴參治罪務期涓滴歸公果能切實奉行每歲可收回濫用及偷漏釐稅數百萬兩各  
省食鹽每斤加價錢二文按綱查數解司務令於場餘包餘加斤等項一律加價每斤約可增課數百萬金吾  
華地大物博礦藏極多金銀銅錫鉛鐵煤礦無所不有乃棄之於地不知取用詎不可惜今或至廢民者皆由  
辦理不善過謂礦不可開無乃因噎廢食請飭下各省疆臣查察境內有礦之處設廠開采或由官辦或招商  
辦務須經畫善籌期於必行由是地不受寶取不竭而用不窮富強之道孰有便於此者哉若夫捐納不減成  
則難期踴躍減成則仕途冗雜名器太濫借洋款則取給一時耗費太鉅皆非可履行之事他若鈔法則窒礙  
多端加賦則流毒無極此乃末世之政非 聖朝所宜議及也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  
則否由遠古至今未有以易也然知人則哲古聖所難其亦就其事以觀其人庶幾拔十得五乎如察將領之  
才先選其樸實為主再考其訓練士卒整頓營伍察會計之才先考其篤信再求其純樸之密操守之廉準此  
以推絕期考驗之真不參愛憎之見雖不中不遠矣臣衰朽頑庸身嬰痼疾備防備長寸效毫無每思宵旰  
少臣不第清夜涕零為之寤憤俱發謹承 聖訓垂詢昏眊之餘智慮短絀安有深謀至計上酬 清問但恐  
管見亦有不存自一者謹傾竭愚見縷晰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密保將才海防片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奏為

再查陳方今海疆多故沿海成以重兵並添置製造船炮等局必須擇深悉洋務之大臣主持其事庶可收實  
效而持久遠竊見出使英國使臣兵部侍郎曾紀澤厚卓識即善談洋務於外夷之製造語言文字皆曾究心近  
出使泰西經歷各國詳英且近十年必於各國之人情風土政事軍政以及修造船炮之類皆已備悉周知出  
所學以相印證自益臻深密目下瓜代計將及期可否仰懇 天恩飭其督辦海防水師事宜並督察船炮  
等局必於防務大有裨益並能悉外夷之軍政則水師如何可以制敵之處始能推究其故而因事制宜能悉  
外夷之製造則我船炮局廠之洋匠不敢欺謾而器始精利能悉夷情遇有交涉之件與之辯論動中肯綮而

事易之結此其樞紐甚微關係甚大自非洞曉洋務必不能勝任愉快且曾紀漢識海言正非若今之尊尚學  
 者欲盡數千年周孔之教而從事於洋務又復所學太精稍有毛皮即借此侈談欺人以便其蠶螭苟圖  
 為進身富貴之階者可比故巨竊以為辦理海防水師事宜兼督造船等局如該侍郎其人貽莫之或先也  
 惟海防水師費得統帥尤當得才否則無以相助為理查有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嘗  
 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瓜洲鎮總兵吳家榜漢陽鎮總兵高光効均身經百戰奮勇無前為水師中不可多得  
 之員又記名總兵吳安康廉潔強幹以上六員皆有膽有識為守兼優會司為干城腹心之選臣既知之甚確  
 用敢臚舉 上聞以備海疆之用 因海防大局起見冒昧附片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查廣東藩司參款指上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遵 旨查辦前廣東藩司龔易圖被各款據實覆陳請 旨懲處以肅官方仰祈 聖鑒事竊

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有人奏調任藩司龔易圖前在廣東各任內勒索  
 巡丁收受賄銀懸空薛瑤光浮冒軍火並不撤參稅廠陋規不能復革且將裁兵之費為屬員賠墊之款獲贖  
 事變現在聞姓弛禁該藩司從中牟利並以部民節姓之女為妾及徇庇同鄉袒護劣員貪贖巧詐請飭查辦  
 等語著彭玉麟按照所奏各節確切查明如果屬實即行從嚴參辦另片奏河南開歸陳許道潘仕釗猥鄙刻  
 薄素為鄉里所不滿在籍時與革員潘增榮認為叔侄控案疊疊此次履任之議該員在編修任內奏請弛禁  
 該廠先饋銀二萬兩開辦後則均分等語著彭玉麟一併嚴查據實具奏毋稍隱徇原摺片著分別核鈔給  
 與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以案情重大關係監司大員遵即將原案各款逐一訪查雜人言不  
 必皆實而物議究非無因該藩司龔易圖由廣東改選雲南大理府雲南縣知縣逗留不前改捐同知投効軍  
 營得留山東應經部駁以規避取巧華職在案其時當咸豐庚申辛酉之間天下軍事方劇凡分發各省人員

如府常改選進士即用一遇軍務省分徘徊觀望營求奏留者不止該藩司一人雖經部臣議駁而 聖恩寬大猶復彙報錄用如該藩司遂至海升府道陳其江蘇維藩南粵正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稱乃制行不謹致違官箴彈章所及列款疊疊皆潛訪密劾已得端倪不敢深文亦不敢隱徇謹將其事之虛實一一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原參稱謀署運司勒索巡丁一節該藩司於光緒七年九月到臬司任八年正月兼署兩廣運司至粵東鹽務省河及各廠巡丁向歸各廠委員總辦派充自前運司何兆瀛收歸運署接任日起力除其弊遂不派充該藩司接任後不能檢束家丁難保其必無需索惟事隔稍久難以覆按至兼署運司係在段起病故出缺之後尚非力求督撫而得臬署揭封賭館陋規相沿已久收受與否惟視本官之自愛與不自前臬司金國琛後歷任臬司皆以此款揭置善堂書院該藩司任內亦循前法歸充公用有簿籍可稽其未收受賭館揭封陋規尚屬可信原參謂該藩司升任雲南時藉事遷延希冀對調查該藩司於光緒九年六月升授雲南布政使適前督臣張樹聲於七月回任因海防多事兼有汕頭洋務一案未經了結總理衙門亦派該藩司專辦此案故該藩司得留粵東既而與臬對調是奉留對調皆前督臣張樹聲為之該藩司尚非無故運留若此又參肇慶府黃岡稅廠充陋規為該藩司收入私囊任其短解查粵中稅廠有數年而一充者有易一任而一充者黃岡稅廠五年一充歸藩署陋規銀三千兩此次承充在剛藩司任內該升任藩司以此項如一千兩撥助海防經費且黃岡稅廠係歸肇慶府徵收批解藩署有案可稽是該藩司未值承充之時既無陋規可收廠中正餉亦不能任意增減可知也廣東州縣交代虧空原屬不少原參稱該藩司將裁減練兵之費為州縣日填欠數其事保傳聞失實蓋該藩司在署藩任內以餉項支絀前督臣張樹聲有各營餉銀撥二成之議該藩司欲承其意而礙於回章又值升任藩司剛毅到任遂寢其議是此事並非從州縣起見且雖經議論而承東廷行實無礙釐事世情事又參聞姓井利勒索規費查此次聞姓地禁原為堵塞漏卮暫作權宜之計該藩司承辦此事原有候補通判蔡壽嵩因候補通判劉壽得以及附該藩司之門代商人關說聞姓該



兩人慣習錯謬聲名狼藉故人言藉藉謂有納贖之事究之無左驗不能臆斷且此件已有另案查察最底  
推究自不難水落石出應請歸另案辦理廣東州縣浮收米羨曾經前撫臣蔣益澧奏明裁革上年以海防  
經費浩繁籌措無術經司道等會議詳請復行徵收一年已經部駁有案事已不行應免置議惟原案內稱該  
藩司納民女用私人並向庇同鄉袒護劣員各節查明實有其事水師中營補用游擊梁肇發順德人原冒頂  
守備梁英病故之名因在粵人皆孰識故赴山東投効改名肇發與該藩司在山東認識前年回粵謀合其胞  
嫂之妹鄧氏為該藩司之妾因得管帶海東雄輪船武營督不齒之經督臣張之洞持參摘去頂戴並據差使  
其妾父名鄧茂鴻番禺人係五品軍功妾兄名鄧耀廷居住省城外河南漱珠橋宜安里在太平沙開設永安  
和鹽館人皆知之妾之姊鄧梁氏往來藩署亦時有至傳遞滋弊踪跡秘密莫可稽查此該藩司納部民為  
妾實在之事也有商人石應麟者福建人在香港開設小洋行在粵省城外開設觀海樓牌館因與該藩司家  
丁蔡永軒結識遂出入藩署購買軍裝浮開價值凡購買外洋軍火均由該行換立行單蓋凡大洋行交易祇  
有九五扣此外則不肯浮開一由該行換票則惟意所欲其中顯有乾沒之弊又為其子石和鈞營幹以解運  
軍火為名得保把總曾將軍火槍械沉溺海中致損沒歸於無用復與蔡壽嵩串買年久朽壞輪船一隻其價  
倍開朋分鉅款又得管帶廣成輪船其善於鑽謀如此查軍火槍械為行軍利器各省採辦皆選派廉幹之員  
以昭慎重該藩司乃以重大事件委之市井小人輕視要需實屬不成事體應請飭下督臣撫臣清查明確勒  
令賠繳以儆浮冒此該藩司引用私人徇庇同鄉侵蝕軍實實任之事情補通判劉鼎兼當數差派充營務處  
文案該藩司開立佛山火藥局委劉鼎編辦其事名為生辦實不到局經理光緒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辰刻該  
火藥局不慎致燬於火轟斃工匠一百九十餘名焚燒去火藥數百萬斤轟聲震動省城臣營亦聞之幸該局  
與佛山鎮市相距較遠不致延燒民居是該藩司應如何懲儆乃該藩司竟以含糊了事有心掩庇情節顯屬陽  
江縣丞前署南海縣丞薛瑞光係廣東人冒籍福建向為洋行服役略通洋語以此弁覓得差重奪其薪水

每月支至四百金為粵省道府兼差新俸所未有該藩司謂其能辦洋務引為己用前藩司剛毅因其行止卑  
 汙聲名狼籍屢請於前督臣張樹聲撤署南海縣丞並請省中各差飭到陽江本任均為該縣丞從中鑽營得  
 免不為動搖嗣因司道等公言始撤南海縣丞署任仍留省中各差該藩司與剛毅對調後又復優加差事查  
 該縣丞所辦洋務不過繕事說詐從中漁利並未了過一事其購買軍火係該藩司總辦善後局務一切把持  
 任其侵蝕此該藩司袒護為員實在之事也凡此數端臣等諸官僚證以輿論確鑿非虛不敢以該藩司調任  
 湖南守居那不非之義夫粵東吏治弊實滋多因利圖私者以廉恥為無用阿諛競進者以正直為狂邪習染  
 已深由來者久督臣張之洞到粵之初適當海防之緊之際籌餉籌軍日無暇晷自未能兼及吏治該藩司請  
 假實因有病委無督臣再三挽留亦無手書隱言不加彈劾之事惟該藩司以自宣大員用入行政統緒如此  
 無怪眾論繁興與情不洽其應如何懲辦以為大儆營私不職者戒出自 聖裁廣東候補通判劉鼎泰壽

萬陽江縣丞薛瑤光均鑄管取巧朋比營私應請 旨將該員等革職永不叙用以儆官邪廣東候補游擊  
 梁肇駁候補把總石和鈞行為卑鄙應請一併革職永不叙用以肅營伍至原奏之劉忱現署博羅縣知縣雖  
 與該藩司屬在親誼並無顯著劣跡表伯玉籍隸江西闕為原籍現署番禺縣事辦事尚為明晰亦無劣跡可  
 查陳高壽之名與蔡壽高彷彿該員經前督臣張樹聲奏奉由通判降選縣丞現充署水師提督方耀管文案  
 曾因他事為該藩司所請實非該藩司私人原奏殆未知其詳該三員應請毋容置議河南開歸陳許道潘  
 仕釗確實查察於閩姓受賄事並無過交實據惟在籍時與同姓不宗之潘增榮認為叔侄與之扛訟把持地  
 方官府品行不端稟梓噴有煩言實屬貪利無恥有玷縉紳應即請 旨革職所有查明調任藩司蔡致綠  
 由謹據實履陳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撤防閑缺銷差摺 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奏為請撤防軍節省餉項並 奏 病狀增劇難以遠痊懇 天恩俯准開缺銷各項差使回籍調理恭摺

具奏仰祈

聖鑒事

臣前奉 旨著議海防善後事宜仰見

聖鑒深遠慮事采形及今未雨綢繆

海疆庶期永靜惟是與辦一切需用極為浩繁若非撥充費何以資絕注而無虞不繪粵中自辦防以來亦

募之軍林立就中的留得力營伍分布要隘已無不足臣所部一軍自宜全數撤去騰出餉項以應要需查臣

軍由江南調來台字三營數字一營向由江蘇給餉湖南調來振字四營向由湖南給餉應仍撤還各原省由

各該省督撫分別裁留又由長江調來水師員弁親兵軍咨送粵防新立廣安水師酌量委用所有臣在粵東

奏請部撥額餉添募之相軍慶字五營數字一營應即一律裁撤以免虛糜除由臣備文咨撤外理合先行

奏明至臣稟賦羸弱素本多病九年自浙巡海入江一路接部五省以及湖河滄汶凡萬餘里八月底抵

湘積膏屬不支因即具摺 奏請開缺並開除巡江一切差使以期靜養醫治拜發方數日接奉 上諭

飭赴粵東辦理防務維時迭接前督臣張樹聲公牘私函以廣東軍務萬分緊急臣即未敢以病推委力疾就

道一鞭鞍馬馳至羊城籌防調度一切三載以來感受海瘴潮溼幾於無日不疾上年臘杪諒山失利各處探

報均稱法夷將以大股於臘底新春內犯廣東臣即親赴虎門沙角炮台枕戈度歲督飭將士嚴陣待戰晝夜

快疾巡歷海壇五門各要隘復感風寒引動心忡氣逆筋骨及舊創痠痛等症今年暮業致發咯血如刺數倍

於前精力愈形虛損適法甫乞秋爽情巨測難遽深信仍支病體加意嚴防未敢以庸軀疾苦屢瀆 宸聰

竊於七月初八日晨起作字忽覺右腕麻木不能握管兼之舌本寒澀語言不清兼旬以來迄未鬆減大似中

風之狀召醫命藥總未見效愈云臣心血過虧非一時所能速愈尤慮日見加增不能醫治督臣攝臣來管守

問見臣稟德通甚相顧欷歔伏念臣年逾七旬氣血久耗舊創時時稊証叢生今復新病踵增勢將成廢手難

作字公事積壓心神恍惚焦灼愈甚斷非請假數月在營調理可冀就痊茲值欵局大定海氛之息凡屬自喜

後事宜督臣張之洞識量闊遠謀慮精操臣倪文蔚實心任事和衷克濟自能辦理裕如日臻上理輒將愚

維惟存仰懇 聖慈准銷粵防及巡閱長江水師差使並開兵部尚書實缺放歸田里事權不屬或可攝養

餘生數臣身受 重恩際此時艱豈忍作事外安聞之慮僅能調理漸愈即當隨時具摺上聞如蒙 旨

差使雖至艱極鉅在所不辭萬不敢借此殘年苟圖安逸自外 生成慈謹膝陳 恩臣患病實情仰願

鴻仁曲予矜憐俾得暫資調養醫治不勝迫切切待 命之至所有請擬防軍並 恩准

銷差使並開寶缺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查營弁參款摺 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聖鑒事竊照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

原為營弁被參開收田粟坐收規費審明分別議擬恭摺具陳仰祈 諭旨飭令查辦札委候補知府黃杰前赴

被參營在營帶勇之武生區志剛收田粟坐收規費先奉 諭旨飭令查辦札委候補知府黃杰前赴

南海縣屬大岡墟傳出永隆店主區信及候補守備區志剛等訊取供結案同順德協副將利輝另款被參各

節逐一稟覆據據生員區督森等以卷紳創立田粟藉公營私委員查辦列伊等名字稟結等情控經督臣

張樹聲批司飭府會同黃杰集訊稟覆黃杰旋因委署廣州府事改委候補知府萬本輝夏徽銘赴府會訊隨

據區督森等與區志剛等先後赴府投到並經委員夏徽銘將區信所開永隆粟廠查封繪圖稟復飭拘區信

等已先期逃匿提同兩造人等質訊供詞各執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

迭次奏參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庇匪收規營利漸賊候補知府黃杰奉委查案得賄謀稟各情先後諭令張

樹聲保文詳確查尚未據該督撫覆奏茲復有人奏參利輝違法妄為軍政廢弛等款並著彭玉麟張之洞查

照歷次奏參各節一併澈底根究據實奏辦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當經轉行欽遵茲據廣州府等會同提

集兩造說明解司由臬司沈銘經會同藩司龔易圖覆訊擬擬解審前來臣等會提覆訊緣區志剛稟觀瀾陸

連陞等分隸南海三水二縣區志剛由勇目遞保儘先守備換戴花翎奉發督標中營効力派赴順德協副將

利輝江浦行營帶勇緝捕梁瀾瀾係由廉生考取道光丁未年歲貢生陸陞連係南海縣學武生報捐都司職

銜區志剛與生員區督森等同族無服南海縣屬之仙跡渡濠兩圍與三水縣屬之良涌圍先因連年被水衝

決隄基未修先緒七年間三圍紳民公議按田科將其基身加高培厚聯築大基設立公所邀請舉人陳振庸管  
 理區志剛因係三圍內人在營告假回家幫同料理總計給發工料及補償基身填挖泥土各田價共用銀三  
 萬餘兩按田科派僅得銀八千餘兩尚短銀二萬餘兩無從籌備各業戶欲將田畝推出變價一時無人承受  
 適有未獲之區信聞知即起意商同未獲之籍阿厚等設廠開收田票將推出田畝估價標投每田一畝編一  
 字號估定價值每號洋銀一千元或五百元至二百兩不等先登招帖招人投買每號以一千份為率投買之  
 人一千元者每份出銀一元五百元者每份出銀半元不及此數者遞減每份給簿一本為據候滾足一千份  
 擲定名次按照所估田畝大小股份營業不願得田者按價折給銀兩每收銀一兩抽銀八分內四分二釐歸  
 經手之區信等所得以三分八釐歸入公所清償基費每月開投一次將投得字號及應分田銀數目刊結清  
 單名為謝教即在大岡墟區信所開永隆雜貨店內收投區信等商定後即向區志剛及同圍紳耆首生渠親  
 瀾武生陸連陞等告知眾人均為清償其善起其事屬公用俱各允許區信等隨於八年三月內開投每月收  
 銀多則二萬餘兩少則六七千兩均係按成抽費至十年二月止據區信等共交過公所銀七千餘兩業經先  
 後清還築基欠款其餘銀兩實有若干投買之人是何姓名每人分得銀兩多少均由區信等經手其文收數  
 簿亦歸區信等管理區志剛等均不知詳細旋由縣訪聞結案並言官奏參欽奉 諭旨飭令查辦派委候  
 補知府黃允前往傳出區志剛及區信等查訊分擬委因基費不敷將田畝變價清償並非招搖射利取具區  
 志剛等切結稟覆區志剛等因生員區賢森等於委員到地曾允同往謁覓隨後託故不往仍將區賢森等姓  
 名列入稟結區賢森等遂以劣紳藉公營私創立田票賭博委員黃允到圍查辦公所司事官列伊等名字朦  
 混稟結請將永隆店查封散究等情控經前督臣張樹聲批司飭府會同黃允集訊稟覆黃允旋同委署廉州  
 府事改委候補知府萬方輝夏獻銘赴府會訊隨後據區賢森等與區志剛等先後赴府投到並經委員夏獻銘  
 將大岡墟區信所開永隆店票廠查封繪圖稟覆區信等先期聞風逃匿飭拘未獲提同區志剛等研訊供詞

各執復經有人奏參欽奉 諭旨澈底根究據實參辦並據廣州府提集訊明解司覆訊議擬解審前來臣等  
會提覆訊據區志剛等供認前情不諱惟查區志剛既在大岡墟公所辦理集基事宜區信等近在同墟開收  
田票即難保無同夥開投情事所稱並不同謀殊難憑信又向區志剛再三詰問據供伊委因清償基費起見  
僅止事後知情並無夥謀開收實詣梁觀瀾陸連陞等供亦相同其為實無夥開田票尚屬可信現在違犯區  
信等屢經未獲利輝與黃杰等續被察劾各節亦經逐一查明另摺覆 奏親提區志剛等隔別集訊供詞如  
一似無遁飾應即先行議結查律載不應為而為事理重者杖八十等語此案候補守備區志剛貢生梁觀瀾  
武生陸連陞等於區信起意開收田票當時並未同謀後經區信等告知情由輒因抽收經費可以清償集基  
欠款即各伴聽開收並不實力禁阻雖貴次提訊僉稱實為公用起見究屬不應迨至委員費不到圍查辦又  
將生員區贊森等姓名擅自列入結內遞具公稟尤屬不合應請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區志剛以候補武弁  
擅離營伍干預鄉事情節較重並請革去守備拔去花翎免其折責梁觀瀾陸連陞杖不滿百照律納贖追出  
贖銀酌解充公並將區志剛保獎原札追出邀銷區贊森等呈控得實應免置議區志剛等所得銀兩業經清  
償集基欠款應免著追其區信等實在得過銀兩若干投買之人係何姓名每人分得銀兩多少均俟飭緝區  
信等到日另行著追究結案經訊明未到人証並免傳質以省拖累嗣後三處基圍修築經費及前欠築基不  
敷銀兩均應由地方官督同圍紳業戶人等另行籌給不准再行藉端欲費所封永隆店房屋飭縣變價充公  
本案先經由縣訪聞飭禁失察職名應請免開除備錄供詞咨部外所有審明議擬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飭部核覆施行謹 奏

會查副將知府參欽摺 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奏為遵 旨查明副將利輝知府黃杰被參各節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迭次奏參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庇匪收規營私弱職候補知府黃

多 司 人 參 摺 卷 一

光奉委查案得賄賂票各情先後諭令張樹聲倪文蔚確查尚未據該督撫覆奏茲復有人奏參利輝荒法妄  
為軍政廢弛等狀並著彭玉麟張之洞查照應次奏參各節一併澈底根究據實參辦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  
此同日奉 上諭有人奏粵省自吏治積弊太深賄賂賄賂之風賭博之習差役之害請飭清查禁革等語著張之  
洞於到任後按照所奏各節認真清查禁革原摺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遵即會札藩臬二司另派員會同  
廣州府按照原參各節逐一確查據實詳辦去後茲據廣東按察使沈鎔經會同布政使龔易圖詳稱遵經遴  
委候補知府夏獻銘馳赴南海順德各縣調該卷宗並會同廣州府知府蕭韶按款詳查並委候補知府唐樹  
滋密查稟辦除區志剛被控開收田票一案及西營千總補缺收規各節另行詳辦外當經該司等按照委員  
稟詳逐一確查如原參順德協副將利輝在江浦行營捕獲盜匪風益熾一節查江浦行營駐紮南海縣海  
口地方該處盜匪繁多派記名總兵鄭定邦副將利輝帶勇防緝自光緒三年十月開辦起至十年九月止先  
後獲犯一千餘名內正法者四百七十餘名解省審辦者一百餘名發縣查訊者三百九十餘名取供後病故  
者二百一十餘名是以所管境內搶劫之案較前略少再四訪查利輝捕務尚屬認真並無玩視廢弛情事又  
原參利輝縱容武生區志剛開收田票坐收規費一節查區志剛係由勇目遞保守備向在江浦營帶勇嗣因  
南海縣之仙跡渡灣與三水縣之良涌三處圍基連年被水衝決經三圍紳民公議按田科費將基身如高培  
厚聯築大基設立公所遷陳振庸管理其事區志剛因係三圍內人在營告假回家幫同料理總計工料及補  
還壓佔田價共需銀三萬餘兩按田派費僅得銀一萬餘兩其餘之銀均係借墊隨後議將田畝推出變價償  
還借項一時無人承受適未獲之區信聞知起意商同未獲之蘇阿厚等於八年三月間在永隆雜貨店內開  
收田票將推出田畝編號定價發給招買田價一兩抽費八分內四分二釐歸經手之區信等所得以三分八  
釐歸入公所清償其費並向區志剛及同圍之貢生梁樹瀾武生陸連陞等告知眾人均各允許未阻每月收  
銀多則二萬餘兩少則六七千兩並無四萬元之多至十年二月止公所按成抽得銀七千餘兩並無二十餘

萬元之多業經先後清還築基天欽發經南海縣討開飭禁並奉 奏參行查飭委候補知府黃光前往查辦區  
志剛與梁觀瀾以款歸公用聯名遊具稟結並因主員官買賄區天驥等於委員往查之時原請同往謁見隨被  
始託故不出即將該生等姓名一併列入黃光即據所稟情節稟覆於據區管員等以劣紳營私委員得賄高  
列姓名稟結因稟開收如故請飭查封追究等情赴前督臣具控批府會稟稟請稟辦黃光委署廉州府後改  
委候補知府萬方輝會親並夏獻銘將開案之永隆店查封提同梁觀瀾等訊悉前情再三究詰委無坐收  
規費營私得賄情事又原案委員黃光捏稟後人心大憤區管員等業已親向田稟局登傳送規簿內中註明  
每月送行營等處規費若干字樣利輝收受賄規已有確據一節隨就據區管員等供稱並未奉有送規簿據  
明之區志剛亦稱營內未見收規費似係傳聞之說又原案利輝藉修江浦神廟香戲窩贖衣冠高坐收取戲  
船銀兩及賭規各節查南海縣屬官山墟向有神廟一座因年久破爛經該墟舖戶集資修葺光緒九年正月  
十四日工竣酬神演戲利輝於十五日前往行香並督飭弁兵在該墟巡防彈壓並非觀劇旋於十六日回至  
順德協署二十一二等日復又演戲其時利輝尚在署中並未回署詢據各舖民僉稱並無戲船入口收銀十  
兩及每間賭場銀三十兩之事聯名遊具切結夏獻銘復在該墟附近地方訪詢亦屬相符惟聞自利輝回署後  
曾有賊匪在於墟後僻地開攤聚賭經該地方文武訪聞飭警始行巡散又原案利輝陞調屬員生行授意西  
親現任順德協左營守備劉國培說台賄賂始行允准該協右營界排外委蘇騰蛟告休遺姪先賂銀五百兩  
以其子蘇逢春承補一節按署順德協中軍都司鄧鎮邦左營守備嚴大翎右營守備譚維光結稱蘇騰蛟係  
右營外委因年老病廢請辭退照例改為勒休所遺弁缺經都守等考驗得其子蘇逢春年壯勤明技藝嫻習  
且營界段船等項著匪多名是以稟由本協副將利輝轉稟提督咨准拔補並非蘇騰蛟有心干求亦非都守  
等徇情遷送况其家計清貧衣食不繼焉有餘賈可以賄賂都守等可以出結如有隱瞞情甘同罪等情逐具切  
結前來復經傳到劉國培再三詰問據稱伊係順德協左營把總同治四年到汛副將利輝始於光緒二年到

多... 卷之...



任相距十餘年雖與其弟利成耀係屬兒女姻親惟管中事均由都守核轉非把總所能越職干預實無利  
輝說合賄賂之事經該府等詳加查訪亦屬相同又原奉利輝統法妄為聲名報籍光緒七年七月 國制  
始滿百日利輝在署娶婦是實連朝一節查得利輝先為其次子聘定夢世之女為婦於光緒七年七月初四  
日成婚僅止親友到署便飯並無宴饗作樂經夏獻銘飭傳協署兵役人等結稱當日利輝娶媳委係遵例不  
作樂並無連朝宴饗等事核與訪查情形相符查道光七年七月初四日已在 國制百日之外嫁娶不作  
樂係遵照部行禮節辦理尚無不合又原奉利輝與地方官結納干預詞訟如塘利鄉築建水關兩姓互控藉  
彈壓為名囑縣令袁祖安將紳士壓留從中納賄乃行釋放一節查順德縣屬西華塘利兩鄉於同治五年  
會議築基建關以捍水患嗣於光緒六年據西華鄉生員梁漢勳等以該鄉基圍傾卸稟請捐修並於光緒  
中間添建子閘一道致塘利鄉民周連成等以所建子閘阻塞下流請飭禁止等情具控經前署縣張琮諭紳  
妥處未覆前署縣馮泰松傳集兩造親詣勘明飭令西華鄉將添建子閘拆毀梁漢勳等具結遵辦惟梁騰章  
心猶未服以狡串勒結等詞赴府翻控批飭履歷訊斷該前署縣袁祖安抵任會同該副將利輝前往勘復飭  
照原斷拆毀梁騰章等不肯具遵暫行管押梁騰章等旋以拆子閘水勢直注為害無窮願將另建西關送與  
塘利鄉聽其關閉並另補修費銀百餘兩已經商妥等情赴縣具稟袁祖安以所稟尚屬實情似可照辦將梁  
騰章等交保而塘利鄉江詔貴等堅請將子閘拆毀不肯具遵復行翻控因此旋斷旋翻是以尚未了結再三  
訪查利輝當時係由縣選往會勘並非結納干預該前縣袁祖安將梁騰章等暫行看管因具抗不遵拆起見  
隨後願將西關送與塘利鄉自行關閉即行交保候訊非由利輝請託所致並無從中納賄情事又原奉利輝  
委用營弁率官循私左營外委則補其婿龍錫芳右營外委則補其甥梁慶麟一節查順德右營左哨頭司外  
委把總缺先因尹廷相患病辭退經該管都守以龍芳燁捕勤奮考驗拔補奉前督臣曾國荃給委飭遵其右  
營右哨外委于德馮定標才補遺缺係由署督標中軍副將唐士貴以梁慶麟獲犯出力稟奉前督臣曾國荃

拔補給委訪邊龍錫方委係利輝之婿梁慶麟委係利輝之甥第以上兩缺或由都守考拔或由督督中軍選  
送均非利輝徇私自主亦非定例所應迴避又原參利輝為其姻親武弁胡定朝謀充桂洲鄉約以致該鄉白  
晝打單劫掠頻聞而該武弁倚勢作威庇匪開賭尤為眾所共憤一節查順德縣屬桂洲鄉先經設有聯衛公  
約雇勇巡防由該鄉眾公舉約總約副管理事務因所舉之人未協眾情互相詰告經該前署縣袁祖安訪  
得該守備辦事幹練照會接督聯衛約總因其先在南順段河道管帶巡船是以咨請利輝轉飭遵照至十年  
二月該守備以年老患病自行辭退在案訪查胡定朝經理約事尚無違誤聞有劫搶案件已由各事主隨時報  
案勘緝非因胡定朝充當約總始有失事並詢諸鄉人僉稱未聞胡定朝有庇匪開賭情弊又如原參署潭洲  
千總胡應麟擅離職守安送家居任職并兵林殿彪在鄉捕所開賭館聚利輝已庇庇曾不舉發一節查胡  
應麟住居順德縣屬桂洲鄉先經委署潭洲千總因總帶巡船時出巡緝是以不能常在汛內駐紮並非擅離  
職守至兵丁林殿標已於光緒八年七月初十日調派容署汛當差亦未在潭洲汛內充伍並無縱容開賭匪不  
舉發之事又如原參利輝於外委莫仲燾強佔陳殿中祖業得受銀七百兩向知縣張瑞麟說又申縣書轉換  
山契捏稱契券不符將陳殿中羈押一年之久陳殿中竟負結始行釋放莫仲燾仍署城守道遺事外一節  
查此案先於光緒三年五月間據順德縣民陳聯大以伊祖父母陳念景葉氏先於嘉慶六年葬在縣屬沙頭相  
公岡至道光十五年又將庶祖母楊氏骸體遷葬於念景塚左被城守莫仲燾佔葬其母莫林氏等情赴縣  
具控而職員莫宜勳則稱該山係伊馮中向李拱宸買受所葬莫林氏係伊祖母並非莫仲燾之母係被陳殿  
猷串同捏控陳聯大等又以莫林氏實係莫仲燾之母赴縣控並遣抱赴副將利輝衙署具呈經利輝移送  
順德縣收審提訊兩造供詞各執陳聯大等又以前情控奉前督臣劉坤一批司核明飭將莫仲燾先行撤任  
移縣備質該前署縣張琮帶同兩造親詣確勘丈尺四至均與契載不符所繳契內縣印亦與契尾印文互異顯  
有偽造情弊當時陳聯大陳允良即陳殿中押候覆訊未結却事該前署縣馮泰松抵任前往覆勘集訊

尚無私自描摹情弊秉公斷結省釋並將葉仲燕送送回營各在案該府等詳加查核並無受賄關說實據又  
原參利輝在任九年未嘗考選一兵考送一弁軍政兼施一節據左右營守備查得副將利輝自光緒二年三  
月到任起至十年九月底止共挑補過左營兵額五百七十九名右營兵額六百一十五名均由都守考送呈  
請該副將驗補又考補過千總王雄斌余鎮藩徐啟標三員把總胡應麟黃者安等六員外委梁壽年等九員  
內惟梁慶麟一員係由署督標中軍副將唐士貴開單呈請拔補其餘各缺均由都守呈送利輝照例考驗分  
別轉送考拔調查冊籍卷據均屬相符尚無廢弛營伍不補額缺情事又據候補知府唐樹滋覆稱所有原參  
知府黃杰往查副將利輝各節皆受賄賄先獲銀二百兩由裕祥銀號遞付遂朦混稟覆一節遵查裕祥銀  
號係在省城雙門底上街開張當即改裝易服不動聲色前詣該銀號調取歷年各種流水帳簿及一切總帳  
簿詳細核閱並無利輝付交黃杰銀二百兩一欸詢之該店主司事人等合稱平日與利輝從無銀錢交往委  
無過付黃杰銀兩情事取具切結稟到司由司確切考核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加查核所有原參利輝  
捕務廢弛則先後獲犯至一千餘名辦理確有成效所稱縱容區志剛開收田粟坐收規費則查明實有開票  
情事惟係在逃之區信起意開收區志剛不過事後知情未經攔阻區信等並無拿獲送現簿據利輝亦無  
收過規費自係傳聞之說所稱黃杰收現則因神廟落成前往香彈稟旋有失察賭博之過以致事出懷疑  
外委葉仲燕被控假佔技藝經撤任送縣訊實高興受賄關說串押舞樂所稱軍政廢弛則查明挑補兵丁  
已在一千以外所拔弁兵所拔弁缺亦有一十八員之多均有案冊可稽主塘利輝建開之案由縣令邀請同  
往查勘非該副將越職干預武弁胡定朝派充約總亦係由縣自行採訪非該副將代為圖謀著澤洲千總胡  
應麟亦在案況係因管帶逃船出外經捕亦非該副將任職家居並不舉發即劉國培雖與其弟利成耀兒女  
姻親惟劉國培補缺在前利輝到任在後其蘇達春拔補該缺幼休遺缺係由該管守考送由提督轉請咨  
浙非利輝一人所能授意賄賂所稱國制要綱查明已在百日以外官員例准嫁娶尚無違礙作樂情事

所得委用員弁率皆備私查明龍錫芳等雖與科糧或係翁塔或係甥舅惟外委未弁向來每項迴避且一由都守考拔一由督標中軍副將選送此外查無受賄收規確情惟守備區志剛以派司緝捕人員告假回家幫修基圍以致興起訟端雖非有心庇縱究屬疏於稽察又該副將自行查回署之後即有匪徒乘隙聚賭不能先事查拏亦屬失於覺察其候補知府黃成被參得賄賂票一節現已委員澈底密查並無其事惟於區志剛等請發姓名一節漏未查出觀據所稟情節稟復究屬疏忽相應請旨將順德協副將利輝候補知府黃成一併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再副將利輝臣之洞因其性情近滑已於特參不職文武各員摺內請旨革職暫留本任以觀後效仍由臣隨時察看再行 奏明辦理在案除將守備區志剛與吳觀瀾等審擬緣由另行具 奏外所有查明副將利輝知府黃成被參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以李宗義事蹟付史館片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再前任兩江督臣李宗義於上年七月在籍病故該員以進士分發即用知縣海州府所在者聲威豐中臣初辦金陵舉逆時該故員在任任大學士曾國藩幕中襄辦軍務後該故員總督兩江復值臣巡閱長江水師與臣雅故因得知其生平行事甚悉竊見該故員其行政務有濟於世其遇事不肯為苟同其制行尤必出於正 臣請於其卓卓者言之習而淮鹽運使時淮南鹽艘因亂後改道奏與河漫難運該故員乃於瓜洲之東別著一河計長一千五百餘丈沿江築壩名曰新河壩內著塘名曰新河塘於是舊河可屯小船沿江可建倉棧外江停泊鹽艘永無風濤之虞至今商民賴之為江再藩司時太難初平荒蕪偏地該故員創辦招墾法以安殘黎闢籍無存請無論民衛丁漕按各縣料則酌中折徵錢文以應正供並助軍需之用民皆以為便清水源決口籌款工賑工活三十餘萬人准軍剿擒北行督辦後路糧台歲給餉需四百餘萬大功以成巡撫山西時值逆回方熾晉省屏蔽 畿疆關係甚重該故員添募勇丁五千擇要扼紮水橋疑結之時回匪三次搶渡均

多 川 宜 公 奏 書

力擊却之及總督兩江以其俗尚華靡尤以黜浮崇實力挽流風為務講求海防廣置船炮力陳蘇松之門戶以吳淞為最要長江之關鎖以江陰為最先鎮江府之焦山象山江甯府之烏龍山均為長江險要之區應趕於各處創建炮台至今遂為重鎮其行政之可稱者如此黃河石莊戶決口山東大吏議以口門難施上下游應籌防範該故員言自古宜防之方不外審地形順水性從來有上游決口不堵而下游能防範者力頭爭之卒如其議而河患以塞洋幾以吳淞漲沙噴濤總署議行挑挖該故員上書極言不可遂層層論實論海防形勢水利大局事得不行其遇事之有效如此該故員內行純篤已故豫撫嚴樹森曾以其孝行特薦於

朝從事軍中每遇保薦輒辭不與大府以介子推目之嘗以卓薦分發湖北差遣委用該故員力請回皖不能得大吏復委其代理荊州府事力辭之時兵燹之餘鄂租完善皖則廢爛已極或謂既係改歸湖北人員即仕荆州何害故故員則謂己以院員乞病不仕則已仕則必仍歸皖不得曰鄂安而皖危鄂肥而皖瘠也荊州雖善地於心何安乎其制行之不苟如此臣考之輿論實所聞見略得其真竊謂該故員節概置之古名臣中殆可無愧伏乞表彰賢能等 國家激勸人才之切務可否仰懇 天恩飭將該故員歷官政績事實登行

史館立傳之處祇候 訓示臣謹擬其行事大略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長江水師不宜改用輪船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奏為欽奉 慈旨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三十日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議防海善後事宜摺內奏稱長江水師岳州漢陽湖口瓜洲狼山五鎮之舢板船宜令先裁一半將營哨弁兵額缺酌量裁并即以裁出之餉添製淺水輪船分隸巡防等語前於江南軍務大定後曾國藩等創立長江水師固因江面巡防不可不各專責成亦為安置立功水勇起見今已十有餘年各營舊勇大半更換巡防一切規模亦不及從前之嚴整每年糜餉甚鉅本應設法刪汰節省現在整理海防如於長江水師中參用淺水輪船自較舢板船為得力

惟必須騰出餉項方能次第辦理者彭玉麟曾國全裕祿李成謀等會商所有原設長江水師龍舌酌裁一半及淺水輪船應添若干分程各領詳晰籌議具奏將此由五百里輪船知彭玉麟曾國全裕祿李成謀等詳知欵此遵 旨寄信前來伏讀之下仰見 聖慮周詳整理防務之至意莫名欵服臣維長江水師經前

兩江督臣曾國全與臣慘澹經營再四商酌始得制定規模 奏明添設十餘年以來江防嚴密行旅無驚

並無流弊臣頻年上下巡閱各營操防水營懈弛雖係額設之兵亦並無綠營習氣上年八月欵奉 上諭

以劉銘傳及道員徐承祖 奏請酌裁水師長龍舢板五成改添小輪船 飭臣與兩江督臣及長江水

師提臣會商妥議經臣與兩江督臣曾國全往返函商以未便更動合詞恭摺覆 奏在案竊奉 旨請

詳飭更籌議遵即悉心推究務求其是查江防情形與海防異水師舢板仍未可裁淺水輪船可以不設請

欵為 皇太后 皇上鑒晰陳之海上盜賊縱橫大洋浩渺之中故須輪船方能得力江上盜賊出沒

於浦灘東澗之間淺港分岐之所輪船縱小亦必長十餘丈喫水已深不能涉淺若遇劫掠盜賊一經擄入淺

隘蘆葦叢穰之處則不能窮追搜捕方將熟視而莫可如何是輪船用以駁行大江中流則捷用以巡緝支河

港汊則笨用之通支報拖重載則宜用之太淺水校藏盜則滯此不便者一製造輪船據劉銘傳所言每隻須價

萬餘兩長江水師由楚金項下每歲助餉八十萬兩即概以製造輪船計僅得船八十隻酌裁一半僅可得船

四十隻現在水師分防五省舢板兵船星羅密布即鉅巡改盜賊無從伺隙若每鎮酌減一半所減之舢板

船則多所添之輪船則少恐分布汎地不能廣密宵小乘間竊發勢所不免此不便者二不能弭盜則商賈之

決重資賦運者必皆畏縮不前各卡釐稅必至減色此不便者三如日節省餉項亦不切擇善而從也查造師

船一隻所需不過二百餘金計項四十餘隻師船之費始能造一輪船則製船之費鉅師船三年一修所費無幾

輪船則機器偶壞船身偶損非重價雇洋匠不能補治則修理之費鉅師船水身月餉不過數金輪船則司

事之人皆須厚給康俸則資養之費鉅師船較之即行駕駛靈便輪船非用煤火即不能動所費尤鉅統而計

之輪船之糜費何止百倍於師船此不便者四如曰可練水軍猶不妨因勢利導也師船持舵掉槳犯浪衝風全恃人力非壯勇不得濫充輪船全恃火力運其機器雖怯弱亦可從事久之人習於遠兵日以疲將來徒有水師之名其流弊真與綠營無異此不便者五以上數者孰得孰失較然易明若必改弦更張竊恐有用者得轉成為無用有費者轉致於多費臣愚嘗未見其可昔賢有言利不百不變法況此所變徒有害而無利乎方今士大夫侈談洋務事事求效法西夷不知洋務有不可不講者如出洋之兵輪扼險之炮台此宜推究西法精益求精以期可以制敵保疆也有不必講者必洋槍陸隊其隊伍雖似整齊其號令雖似嚴肅然臨陣呆笨知正而不知奇故馬尾之戰一登岸而慘圖善敗之諒山文淵之戰馮子材王德榜等合軍擊敗之我軍之趨捷輕快實遠勝於西人今乃必從而效之延聘夷師教習是欲去己之長效彼之短此臣之所不解者也薄小輪船儘可傳遞信息運送物件以之攻擊船薄而不堪用巡緝長江尤所不宜長江水師舢板以前遠曠橫行高費費足既立水師舢板之後往來上下商民視為坦途登金暢旺得濟數十年餉糈已著明效乃欲以此易之此又臣之所不解者也臣於水師先後三十年於茲矣其中得失之故皆身親歷而深知之敢竭管見披瀝直陳如謂長江水師由臣創設固存膠執成見之心臣碌碌之愚自問不敢出此所有水師舢板仍未可裁減水師船可以不設緣由謹繕摺覆陳仰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垂示謹 奏

謝賞假回籍調理 恩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為 微臣 仰蒙 首假三月回籍調理病軀謹繕摺具 奏 奏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病

勢增劇難冀速痊於八月十五日恭摺馳陳請 旨開缺並懇請巡江各項差使回籍調理茲於十月初二

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彭玉麟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並開各

項差使回籍調理一摺該尚書公忠體國夙著勳勞覽奏殊深屢繫彭玉麟著賞假三月回籍安心調理毋庸

開缺並毋庸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跪讀之下感激涕零臣身受 重恩忝司軍旅

寸籌未展細症遽嬰乃復上頓 聖慮念具犬馬之微勞許以冰沐於汶里此後有生之日無非

太后 皇上所賜之年 鴻仁萬厚決難逾既 所惠數月以來鍼灸迭進服藥多至百餘劑雖亦間

有微效逾時仍復依然蓋以年力衰頹氣血兩耗兼之東方暑濕水土不宜在此辦防三年深憂潮濕

爾至此 臣惟謹遵查次 聖訓慎求醫藥以期漸就痊可仰祈 宸鑒至臣在粵防經手 卹現飭隨營文武

各員逐一清釐須俟辦有端緒方能起程其時容 臣另摺詳悉具 奏所有 仰蒙 賞假回籍調理

理台恭謝 天恩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為王水章請 恤摺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天恩從優 賜恤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

奉為調辦海防前署湖南提督記名提督積勞病故顯懇 奏調前署湖南提督記名提督張勇巴圖魯王永章

事竊臣於光緒九年冬間 奏調前署湖南提督記名提督張勇巴圖魯王永章帶振字四營來粵辦防

以大營為虎門外第一重門戶飭該營駐紮防守其地屏蔽虎門之右高峯屹立斜出海中該提督立置其上

練防之餘即督率勇丁營建炮台開山劈石兩年中祁寒暑雨工作不息其成炮台十餘座並承雇借工匠計

即省經費甚鉅前此警報狎至之時該提督督飭弁勇嚴防險要夜間親自巡視恐其疏虞並瞭望海面以防

敵船猝至往往連日不寐如是者數月其勞瘁實為備至惟地在海中瘴澤薰蒸水土惡劣又或中夜狂飆驟

雨攪海搖山將營帳一捲而空以致屢宿雨中因之染受寒疾時作時愈前此督 臣張之洞欲留 臣部數營分

防大角沙角以資執手 臣即擬留該提督於此該提督以病未全愈力請回籍 臣以其情詞懇切未忍過拂其

意為咨送湖南撫臣回防原所不意其部署各營次第開拔料理甫畢方欲登城忽於十月二十五日舊恙復

發遽爾身故茲據該營管官等稟報前來臣查王永章湖南寧鄉縣人咸豐三年以武童投効軍營克復湖北

之通城崇陽蒲圻等城收拔小池口及江皖之彭澤望江東流銅陵等縣又克復安徽舒城廬州大小數百戰

身受重傷數十處所向無前功績卓著經曾國藩胡林翼文蔚奏保擢至參將嗣略東章徽募章宇營集

多川頁

111



辦防剿咸豐十年撲滅湖南柳桂一帶逆匪復越境剿辦實縣股匪迭破卡隘屢獲大勝回剿甯陽宜章桂陽  
之粵匪一律教平湘省邊境肅清海保總兵同治元年出境截剿粵逆石道開克復來恩縣城四年領兵擬  
進攻思南府教匪攻克大壘小壘天台寺等處賊匪渠楊姓奏保託名提督光緒六年江華土猛滋事領兵  
理剿撫事宜當將首逆各犯全數擒治地方以安又屢經署理湖南永州鎮總兵鎮守總兵湖南提督印務  
皆舉其職該提督來髮從戎在軍日久其曉果善戰夙者名稱故臣特 奏調來粵藉資臂助不料防務甫竣  
方令其回防將息竟爾一疾不起實堪憫惜可否仰懇 天恩念其曠昔屢著戰功此次復以積勞之故沒於  
嶺表俯准 飭部從優議恤之處出自逾格鴻施其部下各營已飭其分帶營官總兵樊本德副將顏武林  
等督帶回湘業已由粵起行所有該提督在防病故請 旨賞恤緣由謹繕摺具呈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會請已故藩司 優卹摺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奏為已故藩司卓著循良盡瘁防務懇 恩優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已故廣東布政使沈銘題於  
本年十月十九日因病出缺業經臣等奏報在案查該藩司由進士即用知縣分發江西歷任長寧上饒  
新建青溪等縣知縣深已愛民息訟治盜興學養士所在皆有循聲上饒有九龍山為齋匪窟穴以計訪擒其  
渠魁亂萌始息嗣選授安徽太平府知府郡無城郭該司潛壞置柵盜賊屏息調安慶府時值皖北水災殫心  
拯濟以工代賑庶暑介馳烈日中董率撫輯全活無算居官守正不畏強禦臣王麟巡江過皖備悉其詳心甚  
敬之特升安徽鳳遠光緒九年 擢授廣東按察使粵民勁悍健訟械鬥命盜重案最多勇民侍洋人為獲  
符彖族以良懦為魚肉該司明慎公勤一介不取抵任以後清釐積案數百起洋結京控要案十餘起用法皆  
得其平尤以廉正風厲僚屬力過奔競遇事守經而體察情通達政體處人和澁而不為苟同其所施設與  
論會然十年存問兼署兩廣運司粵益積年疲銷課餉甚鉅該司任事數月釐剔奸查設法疏銷除正額照解

外復帶完價款銀七萬兩籌捐海防經費銀二十二萬兩餉銀藉以挹潤五月復法事愈棘專防戒嚴沿海各口營屯林立軍書旁午該司總理營務處係其專責凡調和將士肅清內奸經營臺臺舉辦團練無不竭盡心力區畫得宜臣等深資其助時方議發大軍進規越南援助滇桂計畫已定而苦於饋餉無出本省財力已竭兼須接濟台閩藩司困於持籌不能兼顧該司遂兼任籌規越之餉百計羅掘懇誠勸諭紳富捐集鉅款出關之軍乃得成行啟暮寇急出巡各營申徵戒備除夕駐守海墘與將卒共營苦而司中公事仍復親自經理不少休息本年四月調任粵藩六月接篆防務甫解撤留省內省外關內關外各營數至四萬餘人移屯併皮給資清餉費益浩繁散勇雲布時西北兩江大水為災人心惶惶深慮擾動該司籌款資賑復派員弁分途押送均各帖然回籍一面籌措巨款議修廣肇兩府圍堤考核圖經規畫工料現已籌度畧定該司以粵省吏治久頹亟思激揚而廓清之自受藩篆以來嚴立章程銓品人才孜孜如恐不及數月以來屬吏欣欣皆有爭自濯磨之意八月以後洋款屆期京協各款待解尤急司庫搜括殆盡該司焦思籌畫屢指出力杜浮留餉於簿書反分不息自夏間積受暑溼重以勞瘁過甚中氣耗損致患風痺危證溼瘡偏體難在假中仍力疾伏牀手治官書與臣等函商兵食要政使牘往來日猶數起調理稍愈即馳出治事十月十六日委赴波羅廟致祭南海神因令就近察開牛山新築炮台工程形勢頗不支十八日還省頓發前病適作函稟陳公事發函御筆倒枕困伏氣息頗微風痰驟湧遂以不起沒之日布被蕭然一如寒素僚屬無不同聲痛悼竊維粵省物博民庶事變日多而習氣日靡吏事餉事無一不費整理若該司之才職操守久為粵省官民信服使之久任必能轉移俗弊節官常本年五月奉 旨令保奏善清滇桂各員已擬將該司首列刻章一旦因病出缺臣等失指臂之助尤不能不為 國家惜此人也合無仰懇 天恩垂念該司盡瘁防務遺疾殞生歸部時藩司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生平政績 宣付史館列入循吏傳以為以死勤事者勸出自 諭格鴻慈不勝感悚待 命之至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查廣東學政奏摺 光緒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奏為查明廣東學臣科試惠州卷友外匪勾串滋弊獲犯審明定擬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屆學

臣葉大焯科試惠州府屬歸善博羅二縣取進文章願招物議於二月底三月初間先題臣之洞與撫臣倪文

蔚訪聞立飭前任廣州府知府蕭昭會同善後局委員督同南海番禺兩縣查明投買聞姓各標如有未實成

鍾王三大姓而轉買文田彭各小姓者將應得米銀三十一萬三千八百三十六兩二錢六分悉數充公以絕以

後弊獎弁利者之望一面嚴飭司道府縣嚴切查辦訪緝多日並未得有學署投買聞姓憑據並題臣之洞立

即向學臣調取惠州取進新生試卷詳加推究亦未能遽定其弊端之所在隨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有人奏廣東學政葉大焯串同卷友舞弊全利無厭科考廣州

時聞姓尚設澳門有神羽二姓應考者各一人同時入選聞省喧傳舉案得七十萬金按試惠州投考之王姓

廖姓數百人皆被抑而特取一二人赴試之文彭所得又將百萬眾論喧囂置試院轉門該學政張皇失措

再行招復將文彭二姓扣除其時眾志皇皇遠調駐省勇丁刺被彈壓語所畏是不屬實者張之洞確切查

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分飭確查旋據前任廣州府蕭韶查明上

年科試廣棚所取神驥一名係由僧生入學卒業文理尚優羽崇德一名先於府考時曾經該府面試取列第

一牌二十三名寫作均可入教尚無弊端並據惠州府楊霽查明當日考試歸善博羅二縣文章皆係抄獲眾

人閱看時雖有喧嘩不平情形並未拆毀棧門亦無在省調勇彈壓之事又於六月二十日欽奉五月二十五

日 上諭有人奏廣東聞姓樂會滋多本年惠州科考將舉鍾王三大姓全數禁不獲售文田彭三僻姓全

數獲售榜於士子拆毀棧門幾釀巨案擬經該督撫飭拏舞英之人並將所獲之彩七十萬元提充軍餉學臣

因病任職卷友家丁放厥舞英請飭澈查等語前有人奏葉大焯串通卷友舞弊貪得無厭各節當令張之洞

確查具奏茲據所奏該學政考試惠州幕友家丁舞弊情形大畧相同且有厨人暗進巴豆湯致誤字收腹瀉不能閱卷等情此案查經被人參奏必應確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著張之洞歸入前奉秉公確奏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其所稱提究軍餉七十萬元一節究竟有無其事著一併覆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又經飭據南海番禺二縣稟獲投買閩姓之羅紀南梁玉山二名並訪獲曾在學署閱卷經羅紀之幕友安徽附貢生戴羅俊一名及學署書吏麥禮臣即麥輝一名先後投交廣州府獄局確審並訪聞已經圖籍之學署幕友福建貢生薩廷蔭舉動可疑當即委員密緝薩廷蔭來粵訊辦戴羅俊雖據供有勾串情事惟特無實証情詞游移當經臣之洞將獲犯訊供查辦大畧情形先行覆奏在案並因廣州府知府蕭韶升授湖北刑宜施道經臣之洞附片 奏准暫留粵省查辦此案又於七月初二日欽奉六月初十日 上諭有人奏廣東聞姓黎寶滋多學臣幕友家丁舞弊查經諭令嚴之洞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稱葉大焯按試惠州歸善博羅二縣學署與逆匪通同作弊揭曉之日眾情洶洶不得已再行招覆文理不符者甚多該學政即將文炳熙彭日光兩名降作僮生真才屈抑物議沸騰等語著彭玉麟會同張之洞按照所奏各節確查明據實具奏不得稍涉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又於八月初十日差并齎回臣之洞覆奏獲犯記供大畧情形原摺復閱軍機大臣奉 旨覽吳巴恩即著將已獲各犯研訊確供並飭屬嚴鞫案內要犯澈底根究務令水落石出不得稍涉含糊葉大焯應得處分著候定案時再降諭旨欽此均即欽遵辦理其時已經提到薩廷蔭及學署家丁王斌委員會同惠州府訪獲投買得承較多形跡可疑之林亞元即監生林文輝均經臣之洞先後飭發審辦並將供出之巴華承差吳子衡懸賞訪緝在案臣玉麟臣之洞遵 旨公同確查如原奏所稱抑其數百人投考之王廖而特取一二人赴試之文彭又云按試歸善博羅兩縣文姓考者僅六人而錄其四田姓十人則錄其五等語檢重府縣送考名冊悉細紅案歸善應試童生共二千零二十五名鍾王廖三姓共一百零八名縣考前五十名內鍾王廖共有二名府考前五十名內共有四名文姓應考

多川直公家高

1110

六名先取後扣一名彭姓三名取進一名先取後扣一名田姓十三名取進一名博羅應試童生共九百六十  
三名鍾王廖三姓共六十九名縣考前五名內共有一名府考前五名內共有一名惟該縣鍾王廖三大姓  
及文彭田三小姓均無取進者兩月以來臣等會飭蕭巡督同現任廣州府知府孫楫及嶽局委員查獲各犯  
悉心研鞫嗣據陳送次訊究情形即將供出之福建廖生楊謙審委咨提並將戴羅俊等即牽涉之番禺縣  
廖生衛榮照先行分別咨華飭緝復經臣等會札飭委潘泉道三司督糧道會同覆訊茲據現署廣東藩司蕭  
紹秉司理運司蔣澤春督糧道李憲凱明議擬解勸前來臣等親提覆鞫緣戴羅俊係安徽婺源縣學附生  
報捐貢生羅廷陰係福建閩縣廖生考取恩貢均於光緒八年間經現任學政葉大焯邀請來粵與福建廖生  
楊謙及山東拔貢郭潤齋湖北附生陶坤湖南附生張布詠周勳籍湖北舉人呂文選各在幕中襄校生童試  
卷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學臣科試惠州呂文選患病留省未經出鄉歸善童場戴羅俊等已將各人名下  
所分試卷馮文閱薦滿學臣染患腹瀉精神疲倦囑令楊謙先行彙集覆閱楊謙即到各友房中尋取落卷戴  
羅俊與羅庭陰見其手中持有抄錄府案原底形跡可疑當向楊謙詰問楊謙不能隱瞞即將在省晤見未獲  
之番禺縣人吳子衡即廖署於光緒九年已革之承差吳彰設及起意邀集番禺縣廖生衛榮照及各親友等  
夥湊本銀投買歸善博羅二縣賢官關姓每本銀一元頭米可得銀六百元二米二百元三米一百元大姓人  
人官買須多買偏僻小姓方能制勝旋知在學署閱卷囑令遇有各小姓多薦數卷許俟猜中獲利提出承銀  
二千元作為謝禮伊已允許之言向戴羅俊等告知並囑不可聲張將來得到謝銀每人分給銀數百元戴羅  
俊羅庭陰亦即應允代為徇隱此外郭潤齋等均不知情楊謙隨將各友所薦歸善試卷並在落卷內挑取文  
理通順者潛拆彌封查對鈔存府案原底共取有文田彭小姓試卷四本當將彌封照舊粘好連別姓試卷一  
併送交學臣覆核學臣即就所薦之卷取錄招復外間眾論不平聚集學署經提調譚慶解散並遣署面稟學臣  
學臣向幕友查詢載羅俊等均稱憑文閱薦不知孰為大姓孰為小姓學臣即於二月十七日再行招覆將文

炳熙彭日光二名扣除降作僧生尚有彭鏡修田錫川二名仍准取進其扣除額缺二名未經補取旋經臣之  
洞與撫臣倪文蔚訪聞此次科試議論紛紛立飭將投買關姓各標查明顯有弊害者應將承銀全數扣留充  
餉學臣回省亦經商請將學標充公一面出示如有招搖舞弊之人無論本署內外均許指名稟究並將嚴  
俟等及楊謙等概行辭去奉次欽奉諭旨飭令確查具奏經臣等先後訪獲嚴羅俊陸廷隆等飭發確審經  
該司道等提犯訊悉前情並以該犯等既經贖從勾串扶同徇隱圖得謝銀究竟實在得過銀兩若干有無立約  
封銀及自行出本投買關姓情事當時楊謙既到各處尋取落卷何以同卷郭潤奮等並不知情各童姓名彌  
封內向不明寫何以折閱知為小姓府案原底如何來應且楊謙首先聽囑勾串此次試卷又適由該生會集  
覆閱恐所供尚有迴護隱匿別情屢加研詰據稱當日楊謙言明吳子衡係允猜中後分給謝銀旋因奉提充  
公實不知猜中銀兩共有若干委止口許虛賦並未得受現銀及封立銀約亦無自行出本投買情事與友各  
有書房並非聚集一處是以楊謙尋取落卷時僅止伊等看出破綻郭潤奮等實不知情至於試卷彌封向係  
按照府案名次編列字號各棚向有一定字樣如首一字第一號即為府案第一名其餘類推是以將府案查  
對彌封即知為大姓小姓廣東縣府童試新生入學向有鈔錄全家名次發售人人皆可購買不獨惠州一府  
為然學官聞卷向有一人彙總楊謙向來閱文眼力最準大約因此今其彙閱其先在省城與吳子衡等商謀  
作學學政實不知情等語提同學署家丁王斌等質訊堅稱覆校試卷係幕友專司非他人所能預聞縱使欲  
謀多薦小姓豈肯向伊等告知自行漏洩之理至羅紀南等僅止代人投買關姓所買標內間有購買文田彭  
等小姓者係屬偶然猜中均無同夥勾串情弊實請嚴羅俊等亦稱王斌等與羅紀南等俱不知情然審多次  
矢口不移並經臣等咨查學臣葉大焯覆稱本年二月間試至惠州府屬善場後忽患腹瀉曾囑楊謙將薦  
卷再閱一過仍由該學政親自核定去取當時士子久集場廂待續偶患小恙出榜未取展緩各卷彌封曾經  
審視並無破綻亦無暗進巴豆湯之事文田彭四卷正場調度文理均屬妥順當時憑文錄取原不知其何姓

迨合覆各屬後聞有浮議恐有弊端因特再行招覆文炳熙彭日光二名文理不盡相符又因其並非搶替是以扣除仍舊生其田錫川彭鏡修二名前後文字一律均順自來便故抑單實概行黜扣又恐罔利者仍從作獲缺額未補係為任缺毋濫起見回省後當經面商將蘭姓簿據可疑者查提充公曾經該學臣附片具奏在案屢向該幕友等研詰未肯吐實即經出示招告未據有人將署內作弊之人指許又未便將該幕友等仍留在署是以概行辭去此外家丁書差人等形跡均無可疑亦未據獲犯供指無憑發交究辦各等語現查該犯楊謙吳子衡即吳彭等分緝未獲現獲各犯供情似無遁飾未克久懸施累應即先行議結查律載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無祿人各減一等枉法贓各主者通算全科無祿人一百二十兩絞監候又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交若枉者准枉法論減受財一等又名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該生戴羅文薩廷於在廣東學政幕中襄校試卷因吳子衡即已革學署書差吳彭濶集資本投買聞姓起意串同算反楊謙於閱看歸善試卷時多薦文田彭各小姓許於猜中得到米銀提出銀二千元作為謝禮該生等圖分銀兩聽從勾串代為徇隱尚未得財即經破獲備查律例並無因買聞姓聽許財物作何治罪明文查小姓試卷據稱仍須於各小姓中擇其文理通順者方予呈薦較諸指名賄買生童情節為輕惟於法究屬有枉該生等既經圖謝扶同徇隱即與為從無異以吳子衡所許楊謙二千元分給每元七錢二分計之贓數已在一百二十兩以上該生等係屬賈生並無月俸有犯仍應照無祿人科斷自應比律問擬應如該司道等所擬戴羅文薩廷陰均應革去賈生比照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交若枉者枉法論減受財一等律於無祿人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罪上遞減二等為從又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事據供係在逃之吳子衡即已革承差吳彭起意為首現在吳子衡與先行聽許財物之楊謙雖未就獲從犯係先獲到案隔別研訊供詞如一將來單獲吳子衡等到案可無惑其欺辨應請先決從罪毋庸監候待質候奉准復定地押發充徒至吳子衡等先係在省商謀隨撥開案雜樂事在棚內均非提調所能稽查失察職名應請免開此外幕友郭潤金等均不

知情家丁王斌等書吏李曉臣等及代人投買開姓之羅紀南渠五山林亞元均訊無司夥舞樂情事俱毋庸議所許謝禮係屬口許虛賦無從著追充公銀兩實止洋銀三十一萬餘兩並銀七十餘元之多業經臣之洞督次奏明在案其中由吳子衡等投買者固屬不少此外多係舖戶代收代買展轉寄託散在各州縣或借開風附和或係傳中偶合實非一致礙難一一拘究既將米銀充公所有買標之人應免深究以省株累迨犯吳子衡衛榮熙及楊謙等飭緝獲日另結其廣州府一柵查無弊端應勿庸議學臣督大城職司文衡又當粵省場禁素多之地宜如何嚴密防精心校閱乃因偶患病証發持急假去取但憑幕反並不認真稽核於幕天楊謙等與匪人往來利串聽囑多薦小姓圖得謝銀各情平日既漫無關防臨事又毫無覺察難查無串匪舞獎情事各已難辦且文炳熙彭日尤兩卷既經扣除何以並不補進足額歸善童試人數甚眾文風向稱可觀即所給彭日尤卷亦僅乎順何至再挑兩卷平順之文亦不可得顯係因思議再廢意存否未詳額不備以據具前次取錄平順之文以此校閱粗率迴護任性實屬有辜職守其應如此懲儆之處未候 聖裁臣等伏查聞姓一事利之所在等事身兼向有匪徒扛姓包槍招搖射利聞棍之名由來已久自同治以來粵省考官學政以此招徠者頗多而人無聞言者亦復不少惟在司文衡者考校嚴明則百弊自息即如本年乙酉科鄉試一榜多係名宿與論會試武闈亦毫無異議事理顯就總之無論開設何處均須加意防閑經此次獲仁德鄭正將交標卷銀悉數充公諒必各知儆懼不敢再行嘗試惟立法期於持久防患貴於未然應由臣等通行各府州縣以儆戒科省生童試卷其滿封編號不得通用千字文舊日次序應由該提調隨行另挑數百字空編次序嚴密寫結點卷因其紙册即存是調內署不准漏洩每考更換不得沿用上周字樣以杜拆開揣測之虞並嚴防各省文武各衙門隨時留心杜絕無論鄉場小考一聞有勾串情事立即破除情面密速查擊通稟密究不得稍涉寬假庶幾考試可期整肅而規矩亦斷不敢因緣為奸矣除將供招各節外所有查明各處錄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報銷第二起軍餉摺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奏為臣軍餉項收發數目並遺繳各營勇川資造冊送部作為第二起結總結案請 旨飭銷恭摺具奏仰

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十月遵 旨赴粵籌辦海防其自光緒九年十一月起至十年十二月底

止所有各省協濟及部撥餉項收支數目經臣飭行營支應委員造具清冊送部作為第一起餉案並經具

奏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今海防解嚴臣前奏請撤遣防軍以節糜

費奉 旨俞允現撤防軍將各項軍需及遺散勇丁數目澈底清釐計自光緒十一年正月接第一起銷

案起至是年十一月底止共舊存新收銀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二兩有奇共支銀二十五萬二千七百二

十七兩有奇共舊存新收水三千零九十四石八斗有奇支數如左查臣軍每年部撥餉三十萬兩撥於粵

海關六成洋稅項下尚存銀四萬兩廣東撥餉項下尚存銀三萬五千兩本擬提取入撥存廣東海關五萬八

千四百四十餘兩臣共節省餘存銀共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餘兩編惟時值多故籌餉維艱今雖西夷就款

漸熄海氛然沿海設防派置船炮需用尤極浩繁必須能省一分之虛糜方能增一分之實用臣自抵粵防以來

事事務從撙節其統帶各員臣每接見常加訓飭無敢蹈軍營浮冒之習是臣所部一軍差弁尚無冗費茲據

辦理報銷委員造具清冊詳請咨部照銷並請具 奏前來臣詳加覆核雖或有未符例案之供支委無有

不核實之款已除齋冊送部外謹恭摺具 奏請 旨飭部一律查銷臣素性剛直實事求是治軍以來

無不實用費銀謹陳 文宗顯皇帝溫諭 褒以誠實不欺之語臣從不敢稍有欺飾即在粵辦防三

載所有照例應領薪水公費以及實缺廉俸均未敢支取分毫惟有自奉寒素勉竭愚分以期無負 天恩

又前由江蘇調練之數字台字各營其餉由江蘇解交臣營發給現准江蘇撫臣衛榮光據藩司譚鈞培詳請

咨由臣處造冊請銷從十年春間該軍防欠領餉起截至十一年十月底止所發餉項一併造冊送部再臣

前 奏刊欽差辦理廣東防務兵部尚書木質隨防一類此次拜摺後應即銷燬仍遵用 欽差巡閱長

江水師兵部尚書關防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開缺并開除差使摺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為微臣扶疾回籍沿途察看水師情形及病勢日增伏懇 恩准開缺並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恭摺

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四月初十日由浙起程回籍前經具奏在案便道察看長江水師均能恪守舊章修

明紀律所有一提五鎮臣俱次第接晤並傳齊各營哨弁面加訓誡飭令操防勤慎肅清江面以仰慰 宸衷

垂念江防之至意臣於八月十八日行抵衡陽原籍殘年七十有三抱沉疴於頤表復生近於枌榆得以重拜

先榮共報城之情話無非 高厚仁慈之所賜感激涕零粉身莫報惟是以久病虛弱之軀跋涉江湖河漢

縱橫八九千里加以巡歷五省邊警告誠愈覺困憊異常現在心中氣逆筋骨疼痛等証日益加劇心動神疲

龍鍾形骸萬分難支不敢取隱自維精力銷亡地曠景迫實不堪復勝艱鉅況本兵重職以臣菲材已屬處非

其據若更以衰病老朽久致曠官刑臣之咎戾滋甚而巡閱長江亦斷非沈痼餘生之所能維持有益伏懇

皇太后 皇上矜全格外施臣世世犬馬難報之恩 准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並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

俾臣從容調攝或可稍冀就痊而自問經學愚分非必欲苟且以圖安實不敢勉支而情事大局幸甚長江幸

甚所有微臣衰朽不能勝任迫切愚忱謹披瀝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扶病起程巡江摺光緒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五省水師由籍扶疾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每年巡閱長江一

次自光緒九年遵 旨辦理廣東海防事務因此數年未到長江巡閱於十一年十二月奉 旨撤防維

時臣已深染海濱瘴毒手足不仁因航海東渡到浙江西湖退省履歷醫度歲至上年三月醫藥無效仍抱沉

疴仰沐 聖恩賞假三箇月回籍調理於四月初十日由浙江省起程溯江而上奏明便道巡閱五省水師

至八月十八日到衡陽本籍診治病軀歷年病苦情狀願懇 天恩准開戶兵部尚書官缺並開除巡

閱差使俾其在籍靜養專摺具奏奉 旨著賞假三箇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並毋庸開去巡閱長江水師

差使欽此欽遵在案臣荷 皇太后 皇上格外矜全有加無已銘心踵膺感敷涕零不意臣福薄災

纏百醫診視用藥無靈醫如不醫藥如不藥入奉加以舊創舉發筋骨酸疼氣逆心中咯血等証次第叠

見新舊疾苦交攻較上年增劇前兩載手足雖麻木不仁心中尚未恍惚今則舉動需人左右扶掖始能移步

語言蹇澀思慮昏蒙每日飲食難進形同食牘每夜寢不成寐輾轉難支如此衰頹日甚積素不足感人感亦

使人生玩不持無裨軍政且恐貽誤匪輕惟沐 累朝知遇之隆涓埃未報臣雖庸愚竊真具有天良何敢

因夙疾未康偷安殘喘以自干罪戾而上負 鴻慈茲萬分勉強定於三月二十一日扶疾由籍起程自相而

鄂而皖吳按營巡閱督同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認真整頓務求操防精熟以仰副 朝廷慮念長江慎重

東南半壁防務之至意如有營員弁兵不肖不守軍政舊章胆大妄為立予拿究棍責不致姑息示恩如有精

涉嫌疑之事臣不敢推諉當懍遵 諭旨一身任之專摺具奏除俟巡閱查察五省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

扶疾由籍起程日期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謝賜人役 恩摺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廿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具報巡閱長江五省水師扶疾起程日期於四月二十七日遵回

原摺奉 硃批覽奏已悉該尚書扶疾起程具見忠悃嘉許之餘彌深慶賀著賞給人役四兩妥為調攝以

資倚畀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叨蒙 恩遇莫比涓埃夙疾新痾侵尋自甚屢

次陳情乞骸登荷 溫語慰留屢被 高厚生成即捐糜頂踵莫足仰酬萬一此次扶疾起程由湘而鄂

顧頓於扁舟風浪中眩暈之餘心神益形恍惚正擬行抵安徽省垣簡軍事畢暫息旬餘以便靜心服藥調攝

稍痊再赴下游按營巡閱否則萬分難支終必借事乃於江西途次仰懇 宸廑優加 賚以珍品 天

錫駐年之樂臣叨逾格之榮淪決克懷感涕下際此時報未艾武備宜謹求臣以衰病之躬強自教率雖  
報國之志願永矢無涯而靡盬之馳驅豈終有裨臣素性嗜直惟待此一息尚存不敢稍渝夙志以冀仰副  
聖主宵旰憂勤慎重江防之至意除俟巡閱長江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 臣感激下忱理合具摺仰祈  
聖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巡閱事竣請開缺開 附奏使摺 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為 微臣 巡閱事竣痼疾益深懇懇 恩准准予開缺酌除差使生還本籍莫得靜養調攝以期稍痊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年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一次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湖南衡陽縣本籍扶疾

起程業經專摺奏報旋即汴江東下由泚而鄂而荆沅而江皖於四月二十七日由驛遞回原摺奏 硃批  
暨奏已悉該尚書扶疾起程具見忠忱嘉許之餘彌深慶著賞給人篋四兩妥為調攝以資倚單欽此欽遵

比即望 闕叩 頭祇領具摺恭謝 天恩在案伏念臣何人斯叨蒙 恩遇無已有加查荷 溫綸  
至周且溥即捐糜頂踵莫足仰酬萬一惟有盡職盡心訓練將弁士卒講究軍政營務不敢稍渝夙志冀上好

聖主宵旰憂勤祇因病骨難支在皖有延醫服藥稍愈自餘旋即巡江南蕪湖太平金陵瓜洲鎮揚等處  
水師查察營制營規不憚三令五申講求實濟力除粉飾於長江五省各鎮將營官汛弁擇其能實心實力防

務整齊地方安靖者即殷勤加獎以勉勵之於稍有怠惰偏惡徇情乖張違事因循者即嚴行詰誅以振  
作之於官弁兵丁疎懶不自有壞營制軍規者即明問其咎重責軍規以儆怠惰於頑劣不職滋生事端者

即行參解或撤任痛去翎頂留營以觀後效重則參革出營永不叙用以示懲創又於沿江各汛擊獲獲江劫  
盜並拒捕者即飭送各方州縣詳晰訊供如有賊據確鑿 臣即親提訊問屬實屢獲重犯有應得未便稽誅

即於問明後以軍法從事為首示懲藉清江面而靖地方大凡養維即一足以及警百亦防微杜漸不  
保不然耳均隨處隨時查明各督撫暨長江提臣彙案辦理以一事權於時各省督撫隨時均商商江防整

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頃事且於長江提臣李成謀在湖北武昌省並江南蕪湖對面兩大互相稽查務使長江水師將弁兵丁謹守舊章所刊訓言百條不得稍乖境習致解防務復將本年軍政大典切囑提鎮於各標將弁履歷應劾各考語悉心詳慎斟酌於五花清冊內擬註明晰臣愚昧雖直固不敢稍存己見瞻徇私情尤不敢略示寬容游溢玩愒仍由該提督咨呈兩湖督臣裕祿兩江督臣曾國荃主政臣此次巡閱長江水師二十四營官兵隊伍尚屬整練技藝亦皆嫻熟惟洋槍打一尺二寸寬鐵靶中紅鵠者六七成八九成不等切實嚴勸勤謹操練總期精益求精以執生巧朝斯夕斯勿稍怠忽以仰體

皇上太后 皇上慎重江防未雨綢繆之至意臣今年以病勢日重沿途調攝甚速故竣事較早刻下巡抵浙江於七月二十二日扶病到西湖退省藩府擬乘暇調理痼疾無如昔年名醫存性臣病愈增不能不醫以冀痊可報効 朝廷此素願也伏

思臣賦質孱弱兼感德成以來於克復杭州城九江府城小池口為城右偏手腿三次受炮子傷老來血氣愈衰舊創舉發愈形酸痛久在軍中艱苦備嘗心血耗盡加以廣東南海戰賊深受瘡痍潮溼初則中風難於飲食繼則手足麻木語音澀塞周身不仁於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在廣東軍次奉 上諭彭玉麟自赴廣東

辦防以來實心任事不遺餘力該尚書向有咯血等證現聞尚未痊愈亦未服藥調理身在行間與士卒同甘苦不遺少息朝廷深察必宜善自調攝方能為國宣勤該尚書務當仰體此意慎求醫藥勉節勞勩以副倚畀之殷保身即所以報國也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涕失聲謹遵聖訓廣求醫藥及十一年秋撤防不能

山行航海東渡至今三載醫藥未離總無大效形同傀儡動需人扶持偶疏即致傾跌事奔走靡遂既不

足壯巡閱之視瞻恐轉貽軍民之製玩長上之整頓無益 朝廷之體制有虧且江湖險阻願橋渡濟潮溼暑

熱病愈難痊更以衰朽之身上履 聖德優加 慈惠 貴以珍品 天錫駐年之樂臣叨逾格之

榮錫骨銘心清夜淚落惟有鞠躬盡瘁以期浪濤鯨鯨長江經靖上慰 宸衷永無 南顧之憂臣方免

辜負之罪無如福薄災纏毫無起色實因精疲力盡故也年來心目昏蒙神思憊於往來公文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神家亥混同以此糊塗時艱無補臣前後在軍數十年百事躬親未用解辦同治十一年奉 命巡閱五省

吳江每年一次於今十餘年蒙 恩賞每年公費一萬兩陳明不敢祇領以整頓五省水師是臣分內之事即

在廣東辦軍務數載照例應領公費銀兩因兵餉支絀難籌亦未支領報銷所有歷任廉俸報効軍需臣以寒

士始願以寒士終曾經 奏明在案故力薄未能延募友幫助以致年邁精神心力疲困之極四肢成廢一

蹶不能復振職是之由其意苦心忡忡逆筋骨疼痛猶其餘疾矣今滿擬到浙仍延舊醫日名醫乘暇診視不

意事與願左勢又不能不廣求醫治擬即附塔輪船速回本籍得以閉門謝客屏去公私靜養服藥或者見效

惟今久未能循例在浙防度誠無可如何耳泣懇 天恩准開臣尚書銜缺銷除差使不限假期寬予歲

月俸俾得以安心靜養調攝以冀痊可臣具有天良但稍能步履行動如恒心地清白即行具摺請 陛

見候 賞差使此後微臣有生之日皆 皇太后 皇上所賜之年臣生世世天馬圖報不盡也

拜摺後即行旋里就醫合並陳明所有 臣巡閱長江事竣病日增劇泣求 皇太后 皇上准開尚書

銜缺銷除差使回籍養病緣由理合具摺由驛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假滿未愈扶病巡 江摺光緒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奏為 恩賞病假四月已滿痼疾並未稍痊長江公事最關緊要本敢藉病推諉該屆巡期祇得扶掖臥病

由衡陽本籍起程按管巡閱五省長江水師俟今年巡竣銷差仍泣求 天恩 賞開 微臣兵部尚書缺

並巡閱長江差使以免防務廢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每年巡閱五省長江水師一次上年

在道病日增劇因趕急調攝事甚速於七月二十二日扶病到浙江退省原擬乘暇調治病軀不得已

奏明告病回籍調理於九月初六日歸相初十日奉到回摺 硃批著賞假四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並

毋庸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欽此欽遵 臣伏讀之下悚惶無地感激涕零伏思 臣屢沐 深仁優切 厚

德 生成養養無已有加臣粉身碎骨消埃未報以致福薄災生糾纏歲月加以粵防深憂瘴癘潮溼癩瘋

手足心思俱已成廢飲食舉動需人為理非敢喪心昧良欺人憐樓屢劄陳苦情再四誠懇無如 又思

未邀 俞允猷得遵 旨扶病出巡仰體 皇太后 皇上南顧宵旰憂勞重江防之至意茲

續於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衡州本籍起程按督巡閱雖則老耄頹唐而一息尚存稍餘知識不敢不認真嚴

整防務未容因循須臾貽誤大局以致 慶繁 聖懷於使清靖長江水師萬里波濤是為至願惟臣資

庸素弱在軍數十年奔波江湖河海驚濤巨浪之中氣竭而結入屢受重創頻醫罔效一切病狀上年摺內盡

已聲明在案今百病依然不敢再三清煩 聖聰臣此次巡閱長江數省沿途竟醫診治藥根 慈德臣

病或稍有起色所慮者臣有時心思散亂神智昏迷動輒方張冠李戴出於不自知則壞大局多多巨難與

死不足以償罪戾惟伏懇 皇太后 皇上於今秋臣巡閱差使事竣 賞開臣尚書缺並請巡閱

長江差使做臣生生世世願効天馬之勞所有臣痼疾並未稍痊情形暨巡閱五省長江水師起程日期恭摺

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巡江事竣再請開缺開除差使摺光緒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聖鑒事竊臣奉 命巡閱五省長

江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本籍帶病臥巡扶疾程業經陳明在案隨即由湘而鄂而江皖按察營伍傳集

營哨各官不憚三令五申反復詰誥曉以利害講明營伍整飭規規懍懍營務即其勇亦天良不昧尚知感泣

不得真無可奈何也所有巡行各省行過數千里查察一周於鎮將嚴加訓誡不准因循頓項市恩見好於各  
哨弁兵丁嚴稽告戒不准稍染嗜好者嚴參其長官摘去翎頂並責軍棍以觀後效而效尤隨時咨明督撫  
並長江提督查照辦理以一事權臣察看提督等成謀十數年恐始終如一實心任事不市私恩實為長江不  
可多得之員長江重寄得李成謀實心實力任事可擇 聖主青旂南顧之憂臣夙疾未痊累次扶病出巡  
職所宜然乃累次 天恩高厚 溫語慰勞 君上之慈嚴視 臣如骨肉 恩感備至 履

念尤深 途格裁成有加無已追數古人遺德之隆無以過於此臣自顧何人涯數 聖眷雖肝腦塗地  
未能圖報於萬一原想仰賴 皇太后慈德 皇上洪福臣見病屢遠退以冀臣巡閱與長江相終始縱紛  
身碎骨固臣所深願也無奈命運相左百病叢生有如無減求生無路求死無門神智昏迷心惰散亂論理則  
東扯西挪述事則左支右絀大庭廣眾徒貽人以笑柄私室自問實滋愧於臣躬四肢已成殘廢既不足壯觀

雖於體制一身盡是痼疾復不能作表率於尊倫長江不能巡督規不能整宿臣廢物無能為用則事小而暗  
中大壞水師事宜風氣日見敗壞於無影無形之中則事大且病入夫性詭語瘋言毫無忌諱伏懇 天恩恕  
臣萬死不擇言之罪是幸臣於六月初四日抵浙江省城巡按五省水師二十四營均平安無事緣由並  
痼疾難痊泣求 皇太后 皇上下施 天恩並開微 臣兵部尚書缺及巡閱長江水師差使

飭臣回衡州本籍養病得救春蠶一絲之命易勝感泣臣幸負天恩萬死無辭不勝誠惶誠恐倚命之至敬謹  
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聖鑒 奏  
謝開缺并暫免巡江 恩摺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奏為 微臣 仰蒙 宏恩准開兵部尚書寶缺並暫免巡閱長江五省水師差事謹繕摺恭陳叩謝 天恩  
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六月十一日拜發巡閱事竣命歸漢口 准開寶缺銷除巡江差使一摺昨於  
七月初六日兵部遞回原摺奉到 上諭彭玉麟奏痼疾難痊懇請開缺並開去差使回籍調理一摺彭玉

彭玉麟奏



歷巡閱長江勳卓著連年以來因病屢請開缺未經允准茲復據奏病勢增劇請開缺不得如所請

以示體卹兵部尚書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其長江水師巡閱差使毋庸開去即責成交成謀認

真經理彭玉麟不必抽定假歸一俟病體稍愈仍著照舊任事以副朝廷倚畀至意欽此欽遵臣跪讀之下天

恩未泯不禁淚如泉湧鑄骨銘心感激萬萬不獨職臣感泣於不盡即臣子子孫孫亦沒世不忘 天恩高

厚也竊臣一介魯夫深蒙 累朝 鴻慈高厚不擇臣資質駁庸不次 茲成至有今日雖臣碎骨粉身

涓埃未能圖報於一二而臣職忝承 聖師深愧於萬千朽木逢春獲蘇欲活是臣有生之日實 皇太

后 皇上恩賜之年不備臣肝腦塗地感 天恩於不盡即臣子子孫孫亦肝腦塗地報 天恩於不

盡也惟臣痼疾稍痊日有起色隨即謹 上諭時舊巡閱長江以仰副 皇太后 皇上慎重長

江五省江防之至意而上行 廣人皆斷不敢藉病推諉至繫 聖懷謹將微臣感激下忱敬具摺由驛

馳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報回籍日期摺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奏為微臣 病勢益增乞 且開除巡江差事扶疾回籍調理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巡江

事竣抵乞巧抱沉疴不得已懇陳病苦情狀懇懇 天恩准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並開除巡閱差事卑臣靜

一減軀等措具奏奉 上諭彭玉麟奏痼疾難痊懇請開缺並開去差使回籍調理一摺彭玉麟巡閱長江

勳勤卓著連年以來因病屢請開缺未經允准茲復據奏病勢增劇請開缺不得如所請以示體恤兵

部尚書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其長江水師巡閱差使毋庸開去即責成交成謀認真經理彭玉

麟不必抽定假期一俟病體稍愈仍著照舊任事以副朝廷倚畀至意欽此欽遵在案臣謹行 天恩格外

矜全有加無已銘心感骨感激涕零原擬廣求醫藥以冀病軀痊可仍舊巡閱長江上紓 聖主南顧之憂

下免微臣辜負之罪不意且臨病從經百醫診視藥石無效且入春以來一切病症不獨毫無起色較上

年更加增劇語言益形澀寡舉動愈覺艱難似此老病頽唐已成殘廢細懷 恩遇報効未能靜夜以思淚  
如泉湧現定期於二月二十五日由浙江登舟溯江回籍再求醫治臣因在長江多年百事躬親經手繁此  
次沿途逐件料理清楚俟抵衡州本籍得以閉門謝客摒去公私靜心服藥或者見效所有長江水師營務臣  
於接晤提鎮當隨時囑令認真整頓務求操防精熟江面肅清以仰副 朝廷慎重五省長江防務之至意  
臣具有天良僅能固疾稍空心地清白仍應懷遠 諭旨照舊巡閱江防以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斷不敢  
稍渝夙志藉病推諉至負 宏恩也所有微臣 病勢增重乞 恩開除巡江差事扶疾回籍江浙起程日  
期理合恭摺具 奏再臣奉 命巡閱長江曾奏明刊刻木質關防其文曰 欽差巡閱長江兵部尚  
書關防並用清漢文合璧今仰蒙 天恩開兵部尚書實缺未便仍用前次關防今另刊一顆文曰 欽  
差巡閱長江前兵部尚書之關防以昭信守即將舊刻關防銷燬用此關防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各情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